

## 第一回 李节度拜佛求子 真罗汉降世投胎

话说南宋自南渡以来，迁都临安，高宗皇帝建炎天子四年，改为绍兴元年。在朝有一位京营节度使，姓李名茂春，原籍浙江台州府天台县人，娶妻王氏，夫妻好善。李大人为人最慈，带兵军令不严，因此罢官回籍，在家中乐善好施，修桥补路，扶危济困，冬施棉衣，夏施汤药。这李大人在街市闲游，人都呼之为李善人。内中就有人说：“李善人不是真善人，要是真善人，怎么会没儿子？”这话李大人正听见，自己回至家中，闷闷不乐。夫人王氏见大人回来，闷闷不乐。可就问大人因何不乐？大人说：“我在街市闲游，人都称我为李善人，内中就有人暗中说，被我听见。他说我惩恶扬善，又说善人不是真心，要是真心为善，不能没儿子。我想上天有眼，神佛有灵，当教你我有儿子才是。”夫人劝大人纳宠，买两侍妾，也可以生儿养女。大人说：“夫人此言差矣，吾岂肯作那不才之事？夫人年近四旬，尚可以生养儿女。你我斋戒沐浴三天，同到永宁村北天台山国清寺拜佛求子。倘使上天有眼，你我夫妻也可生子。”王氏夫人说：“甚好。”李茂春择了日期，带着僮仆人等，夫人坐轿，员外乘马，到了天台山下。只见此山高耸天际，山峰直立，树木森森，国清寺在半山之上。到了山门以外，只见山门高大，里面钟鼓二楼，前至后五层大殿，后有斋堂客舍，经堂戒堂，二十五间藏经楼。员外下马，里面僧人出来迎接，到客堂奉茶。老方丈性空长老，知道是李员外降香，亲身出来接见，带着往各处拈香。夫妻先至大雄宝殿拈香，叩求神佛保佑：“千万教我得子，接续香烟。如佛祖显灵，我等重修古庙，再塑金身。”祷告已毕，又至各处拈香。到了罗汉堂拈香，方烧至四尊罗汉，忽见神像由莲台坠地。性空长老说：“善哉善哉，员外定生贵子，过日我给员外道喜。”李员外回到家中，不知不觉夫人有喜。过了数个月，生了一个公子。临生之时，红光罩院，异香扑鼻，员外甚喜，这孩自生落之后，就哭声不止，直至三朝。这日正有亲友邻里来庆贺，外面家人来回话，说有国清寺方丈性空，给员外送来一份厚礼，亲来贺喜。员外迎接进来。性空说：“员外大喜。令郎公可平安？”员外说：“自从生落之后，直哭到今朝不止。吾正忧虑此事。老和尚有何妙法能治？”性空说：“好办。员外先到里面把令公子抱出我看看，就知道是何缘故了。”员外说：“此子未过满月，就抱出来，恐有不便。”性空说：“无妨。员外可用袍袱盖上，可以不冲三光。”员外一听有理，连忙把孩儿从里面抱出来，给大众一看。孩儿生得五官清秀，品貌清奇，啼哭不止。性空和尚过来一看，那孩儿一见和尚，立止啼哭。一咧嘴笑了。老和尚就用手摸那孩儿头顶说：

莫要笑，莫要笑，你的来历我知道。

你来我去两抛开，省的大家胡倚靠。

那孩儿立时不哭了。性空说：“员外，我收一个记名徒弟，给他取个名字，叫李修缘罢。”员外应了，把孩儿抱进去，出来给和尚备斋。吃罢，众亲友都散去，性空长老也去了。员外另雇奶娘抚养孩儿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知不觉过了几年。李修缘长至七岁，懒说懒笑，永不与同村儿童聚耍。

---

南渡：1126年金兵攻入开封，北宋亡。次年宋高宗（赵构）在南京（今河南商丘）称帝，后建都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。“南渡”即指迁都。

拈香：即烧香。

入学读书，请了一位老秀才杜群英先生在家教他，还有两个同伴，一个是永宁村武孝廉 韩成之子韩文美，年九岁。还有李夫人内侄，永宁村住，姓王名全，乃是兵部司马王安士之子，年八岁，三子共读书，甚是和美。就是李修缘年幼，过目不忘，目读十行，才学出众。杜先生甚奇之，常与人言：“久后成大器者，李修缘也。”至十四岁，五经四书诸子百家，背诵极熟，合王韩二人，在学房，时常作诗，口气远大。这年想要入县考取文童，李茂春卧床不起，人事不知，病势垂危。派人把内弟王安士请来，到床前。李员外说：“贤弟，我不久于人世。你外甥与你姐姐，全要你照应。修缘不可纵性废读，吾已给他定下亲了，是刘家庄刘千户之女。家中内外无人，全仗贤弟分心。”王安士说：“姐丈放心养病，不必多嘱，弟自当照应。”员外又对王氏夫人说：“贤妻，我今五十五岁，也不算夭寿。我死之后，千万要扶养孩儿，教训他成名。我虽在九泉之下也甘心。”又嘱了修缘几句话，自己心中一乱，口眼一闭，呜呼哀哉。李员外一死，合家恸哭。王员外帮办丧事已毕，修缘守制不能入场。是年王全、韩文美都中了秀才，两家贺喜。王氏夫人家中有一座问心楼，一年所办之事，写在帐上。每到岁底，写好表章，连同帐一并交天，一年并无一件事隐瞒的。李修缘好道学，每见经卷必喜爱，读之不舍。过了二年，王氏夫人一病而亡，李修缘自己恸哭一番，王员外帮办丧事完毕。李修缘喜看道书，到了十八岁，这年孝满脱服。他立志出家，看破红尘，所有家中之事，都是王员外办理。李修缘自己到了坟上，烧了些纸钱，给王员外留下一纸书字，竟自去了。王员外两日不见外甥，派人各处寻找，不见外甥。自己拆开字来一看。上写的是：

修缘去了，不必寻找。他年相见；便知分晓。

王员外知道外甥素近释道，在临近庵观寺院，各处派人寻找，并不见下落。派家人贴白帖，在各处寻找：“如有人把李修缘送来，谢白银百两。如有人知道实信，人在何处，送信来。谢银五十两。”一连三个月并无下落。书中交代，且说李修缘自从家中分手之后，信步游行，到了杭城，把银钱用尽，到了庙中要出家，人家也不敢留他。他自己到西湖飞来峰上灵隐寺庙中见老方丈，要出家。当家和尚方丈，乃是九世比丘僧，名元空长老，号远瞻堂。一见李修缘，知道他是西天金身降龙罗汉降世，奉佛法旨为度世而来，因他执迷不醒，用手击了他三掌，把天门打开。他才知道自己根本源流，拜元空长老为师，起名道济。他坐禅坐颠，还有些疯。庙里独叫他颠和尚，外面又叫他疯和尚，讹言传说济颠僧。他本是奉佛法旨，所为度世而来，自己在外济困扶危，劝化众生，在庙内不论哪个和尚有钱就偷，有衣服偷出去就当了的，吃酒，最爱吃肉。常有人说和尚例应吃斋，为什么吃酒？济颠说：“佛祖留下诗一首，我人修心他修口，他人修口不修心，为我修心不修口。”自己就是与庙中的监寺僧广亮不对。庙中除去了方丈，就属监寺僧力尊。广亮新作了一件僧衣，值钱四十吊。他偷了去当在当铺中，把当票贴在山门上，监寺广亮一见僧袍没有了，派人各处一找，把当票找着。和尚挂失票不行，把山门摘下来，四人抬着去赎。广亮回禀老方丈，说：“庙中疯和尚不守清规，常偷众僧的银钱衣物等物，理应按清规治罪于他。”元空长老说道：“道

---

武孝廉：“孝廉”即“举人”，“武孝廉”即“武举人”。

守制：即遵守服孝的约束、限制之意。

比丘僧：也称“比丘尼”，佛教名词，指佛教出家五众之一。

济无赃，不能治他。你等去暗中访察，如要有赃证，把他带来见我就是。”广亮派两个徒弟在暗中访拿济颠。济颠在大雄宝殿供桌头睡觉。两个小和尚志清、志明，每日留神。这天见济颠在大殿里探头出来，往各处偷瞧了多时，后又进去一看，蹑足潜踪出来，怀中古棚棚的。方至甬道当中，只见志清、志明由屋中出来，说：“好济颠，你又偷什么物件？休想逃走！”过去一伸手，把那济颠和尚抓住，一直竟到方丈房中回话。监寺的先见长老说：“禀方丈知道，咱们庙中济颠不守清规，偷盗庙中物件，按清规戒律之例治罪。”元空长老一听，心中说：“道济，你偷庙中物件，不该叫他等拿住。我虽然护庇你，也无话可说。”吩咐人：“把他带上来就是。”济公来至方丈前屋内说：“老和尚你在哪里？我在这里问心。”见了方丈永远是这样，元空也不教他磕头，说道：“道济不守清规，偷盗庙中物件，应得何罪？”广亮说：“砸毁衣钵戒牒，逐出庙外，不准为僧。”老方丈说：“我重责他就是。”就问道：“道济，把偷之物献出。”济公说：“师傅，他们真欺负我。我在大雄宝殿睡觉，因扫地没有盛土之物，我放在怀中。你等来看罢。”说着，把丝绦一解，哗啦落下土片。老方丈大怒，说：“广亮误害好人为盗，应得重责！”吩咐看响板要打监寺。众僧都来瞧热闹。济公自己出来，到了西湖，见树林内有人上吊。济公连忙过去要救此人。正是：行善之人得圣僧救，落难女子父女相会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董士宏葬亲卖女 活罗汉解救好人

话说济公长老在西湖见一个人方要上吊，自己按灵光一算，早已知道。书中交代，那人姓董名士宏，原籍浙江钱塘县人，为人事母至孝。父早丧，母秦氏。娶妻杜氏早死，留下一女名玉姐，甚伶俐。董士宏锤金匠手艺，他女儿八岁时，秦氏老太太染病不起，董士宏小心进汤医。家贫无力赡养老母，把女儿玉姐典在顾进上家作使女，十年回赎，典银五十两，给老太太养病。老母因看不见孙女，问：“我孙女哪里去了？”董士宏说：“上他外祖那里去了。”老太太病重，一连七日不起，竟自呜呼哀哉。他就把家中些银两尽力葬母之后，自己到镇江府那里忍耐时光。十载光景，好容易积凑了六十两纹银，想把女儿赎出来，另找婆家。在路上无话。这一日到了临安，住在钱塘门外悦来客店中。带了银两，明日到了百家巷。一问顾宅进士，左右邻居都说：“顾老爷升了外任，不知在哪儿做官。”董士宏一听，如站万丈高楼失脚，扬子江断缆崩舟，自己各处访问，并不知顾大人住在哪里，也不知女儿下落。到了钱塘门外，在天竺街酒店吃了几杯闷酒，不知不觉，醉入梦乡。出了酒店想要回寓，不觉自己走错道路，把银子也丢了。及至酒醒，身边一摸，银子丢了！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无奈走至树林，越想越无滋味，想：“女儿也不能见面了，自己不如一死，以了此生之孽冤。”想罢，来至树林，把腰中丝绦解下来，拴上一个套儿，想要自缢身死。忽然对面来了一个和尚，口中说：“死了死了，已死就了。死了倒比活的好！我要上吊。”解下丝绦，就要往树上拴。董士宏一听，猛吃一惊，抬头一看，只见那僧人长的甚为不堪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脸不洗，头不剃，醉眼也斜睁又闭。若痴若傻若颠狂，到处诙谐好耍戏。破僧衣，不趁体，上下窟窿钱串记，丝绦七断与八结，大小鞦接又续。破僧鞋，只剩底，精光两腿双股赤，涉水登山如平地，乾坤四海任逍遥。经不谈，禅不理，吃酒开荤好该戏，警愚劝善度群迷，专管人间不平气。

董士宏看罢，只听和尚说：“我要上吊了！”就要把绳子往颈里套。董士宏连忙过去，说：“和尚，你为什么去寻短见？”济公说：“我师父同我化了三年之久善缘，日积月累，好容易凑了五两银子。我奉了师傅之命，派我买两身僧衣僧帽，我最好喝酒，在酒馆之中，因为多贪了两杯酒，不知不觉，酩酊大醉，把五两银子丢了！我有心回庙见我师父，又怕老和尚生气。我自己越思越气，无路生活世上，故来此上吊。”董士宏一听这话，说：“和尚，你为了五两银子，也不至于死。我囊内尚有散碎银子五六两，我亦是遇难之人，留了也无用。来罢，我周济你五六两银子罢。”伸手掏出一包递给和尚。和尚接在手中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你这银子，可不如我银子那样好。又碎又有成色潮点。”董士宏一听，心中不悦。暗想：“我白施舍给你银子，你还嫌不好。”自己说：“和尚，你对付着使用去吧。”和尚答应一声，说：“我走了。”董士宏说：“这个和尚真真不知人情世务。我白送给他银子，他还说不好。临走连我姓没问，也不知谢我，真正是无知之辈。唉，反正是死。”正在气恼，只见和尚从那边又回来，说：“我和尚一见了银子全忘了，也没问恩公贵姓？因何在此？”董士宏把自己丢银子之故，说了一遍。和尚说：“你也是丢了银子啦，父女不能见面。你死罢！我走啦。”董士宏一听，

---

(luò)鞦(dá)：用生革做成的缕束，古人衣服常用的拴束。

说：“这个和尚太不知世务，连话都不会说。”见和尚走了五六步又回来说：“董士宏，你是真死假死呢？”董士宏说：“我是真死。怎么样？”和尚说：“你要是真死，我想你作一个整人情吧。你身上穿了这身衣服，也值五六两银子。你死了，也是叫狼吃狗咬，白白的糟踏。你脱下来送给我吧。落一个净光来净光去，岂不甚好？”董士宏一听此言，气得浑身发抖，说：“好个和尚，你真懂交情！我同你萍水之交，送你几两银子，我反烧纸引了鬼来。”和尚拍手大笑说：“善哉善哉，你不要着急。我且问你，你银子丢失，你就寻死。五六十两银子也算不了什么。我代你去把女儿找着，叫你父女相会，骨肉团圆好不好？”董士宏说：“和尚，我把赎女儿的银子已丢了，就是把女儿找着，无银赎身，也不行。”和尚说：“好，我自有道理，你同我走吧。”董士宏说：“和尚，宝刹在哪里参修？贵上下怎么称呼？”济公说：“我西湖飞来峰灵隐寺。我名道济，人皆叫我济颠僧。”董士宏见和尚说话不俗，自己把丝绦解下，说：“师傅你说上哪儿去？”济公说：“走。”转身带了董士宏往前走。和尚口唱山歌：

走走走，游游游，无是无非度春秋。今日方知出家好，始悔当年作马牛。想恩爱，俱是梦幻。说妻子，均是魔头。怎如我赤手单瓢，怎如我过府穿州，怎如我潇潇洒洒，怎如我荡荡悠悠，终日快活无人管，也没烦恼也没忧，烂麻鞋踏平川，破衲头赛缎绸。我也会唱也会歌，我也会刚也会柔。身外别有天合地，何妨世上要骷髅。天不管，地不休，快快活活做王侯。有朝困倦打一盹，醒来世事一笔勾。

话说和尚同了董士宏往前走。进了钱塘门。到了一条巷内。告诉董士宏说：“你在这里站着。少时有人问你生辰年岁，你可就说。你可别走，我今日定叫你父女见面，骨肉相逢。”董士宏答应说：“圣僧慈悲慈悲。”和尚抬首一看，见路北有一座大门，门内站着几十个家人，门上悬牌挂匾，知道是个仕宦人家。自己迈步上了台阶，说：“辛苦众位。贵宅赵姓么？”那些家人一瞧，是个穷和尚，说：“不错，我们这主人姓赵。你作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听人说，贵宅老太太病体沉重，恐怕要死。我特意前来见见你家人，给老太太治病。”那些家人一听和尚之言，说：“和尚，你来得不巧。不错，我家老太太因我家小主人病重，心疼孙子，急上病来，请了多少先生皆没见好。我家主赵文会，最孝母，见老太太病重，立时托人请精明医家。有一苏员外，字北山。他家也是老太太病了，请一位先生绰号赛叔和，姓李名怀春。此人精通岐黄之术，我家主人方才上苏宅请先生未回来。”正说着，从那面来了一群骑马之人。为首三个人，头一匹白马上人，五官清秀，年约三旬，头戴四楞中，上安片玉，绣带双飘，身披宝蓝缎逍遥员外氅，上绣百蝠百蝶，足登青缎宫靴。面皮微白，海下无须。此人就是赛叔和李怀春。第二位是双叶宝蓝缎逍遥员外中，三蓝绣花，迎面嵌美玉，安明珠。身穿蓝缎逍遥氅，足下青缎宫靴。面如古月，慈眉善目，三绺长髯，飘洒胸前。这就是苏北山。第三位也是富翁员外打扮。白面长髯，五官清秀。和尚看完，过去阻住马说：“三位慢走，我和尚守候多时了。”赵文会在后面，一见疯和尚截住去路，说：“和尚，我等有急事，请先生给老母治病，化缘改日来，今日不行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行。我并非化缘，我今日听说府上老太太病势沉重，我是许下心愿。哪里有人害病，我就去给调治。今日我是特意来给治病。”

---

岐黄之术：古代传说中医家歧伯与黄帝讨论医学，以问答形式写成《内经》。后世称中医学为“岐黄之术”。

赵文会说：“我这里请来先生，乃当代名医。你去吧，不用你。”和尚一听，回头看了李怀春一眼，说：“先生，你既是名医，我领教你一味药材治什么病。”李先生说：“和尚，你说什么药？”济公说：“新出笼热馒头，治什么病呀？”李先生说：“本草上没有，不知。”和尚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你连要紧的事均不知道，还敢自称名医。新出笼热馒头治饿，对不对？你不行，我同你至赵宅帮个忙儿吧。”李怀春说：“好。和尚，你就跟我来。”赵文会、苏北山也不好拦住，只好同着和尚进了大门，来在老太太住的上房之内落坐。家人献上茶来。李先生先给老太太看看脉，道：“是痰瘀上行，非把这口痰治上来不能好。老太太上了年岁之人，气血两亏，不能用药。赵员外另请高明罢。”赵文会说：“先生，我又不在医道之内，我知道哪里有高明之人？你可荐一人。”李先生说：“咱们这临安，就是我和汤万方二人。他治得了的病，我也能治；他治不了的病，我也不行。我二人都是一样能为。”正说到这儿，济公答说：“你等不要着急，我先给老太太看看如何？”赵文会本是孝子，一听和尚之言，说：“好，你来看看。”李怀春也要看看和尚能力。济公来至老太太近前，先用手向头上拍了两掌，说：“老太太死不了啦，脑袋还硬着呢。”李怀春说：“和尚，你说的什么话？”济公说：“好，我把这口痰叫出来就好了。”说着，走到了老太太跟前，说：“痰啦痰啦，你快出来吧！老太太要堵死了。”李先生暗笑说：“这不是外行吗？”只见老太太咳出一口痰来。济公伸手掏出一块药说：“拿一碗阴阳水。”家人把水取来。赵文会一看说：“和尚，你那药叫何名？可能治我母亲之病吗？”济公大笑，手托那块药说：“此药随身用不完，并非丸散与膏丹，人间杂症他全治，八宝伸腿瞪眼丸。”济公说罢，把药放在碗内说：“老太太因急所得，一口痰瘀上涌，立刻昏迷不醒，你等给她好好扶养，吃了我这药，立见功效。”赵文会一听，知道和尚有些来历，说的原因真对，忙忙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慈悲吧！我母因疼孙子，急的这场病。我有一小儿方六岁，得了一宗冤孽之症，昏迷不醒。我母一急，把痰急上了。师父要治好我母亲，再求给小儿治治。”和尚叫把药灌下去，老太太立刻痊愈。赵文会过来给老太太请安，复给和尚磕头，求和尚给他儿子治病。济公说：“要给你儿子治病也不难，须依我一件事，方能治好。”赵文会问哪一件事。济公不慌不忙，说出这件事来，叫董士宏父女相会，赵文会全家病好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施禅机赵宅治病 说佛法暗中救人

话说济公把赵文会之母治好，还有六岁孩儿求济公治。济公说：“我能治，就是药引子难找，非有五十二岁男子。还得是五月初五日生人。十九岁女子，八月初五日生人。二人的眼泪合药，才可治好。”苏北山、李怀春见和尚真有来历，便问和尚在哪里住？贵上下怎么称呼？和尚全皆说明。赵文会至外面派家人找五十二岁男子，五月初五日生人。众人觅问一回，就连本宅及外来亲友家人皆没有。岁数对了，生日不对；日月对了，年纪不对。大众直找至门口，见外面站了一人，年约半百以外。家人赵连升忙过去抱拳拱手，说：“老兄贵姓？”那人说：“我姓董名士宏，本钱塘人氏，在这里等人。”家人说：“老兄五十二岁吗？”答曰：“不差。”又说：“五月初五日生辰吗？”答曰：“不差。”家人忙过去一拉，说：“董爷你跟我来，我家主人有请。”董士宏说：“贵主人怎么认得我？你说给我听再去。”家人就把找药引子之故，说了一番。那董士宏就跟他到了里面，见了济公、赵文会等，家人回明皆引见了。济公说：“快去找十九岁女子，八月初五日生人来。”董士宏一听，这岁数及生日，合他女儿一般，心中辄恻不安。只见家人进来说：“姑奶奶的丫环春娘是十九岁，八月初五日生辰，把她找来了。”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个女子，董士宏一看，是自己的女儿，心中一惨，落下泪来。姑娘一看是她父亲，也就啼哭。和尚哈哈大笑说：“善哉善哉，我今一举三得，三全其美。”伸手取出药来，托在手中，叫家人用二人泪水化下药，叫人给赵公子灌下去。少时神清气爽，病症全好。和尚告诉赵文会董士宏丢银子上吊，自己救他父女团圆之故。赵文会帮了董士宏一百两银子，把春娘教他领去，自给姑奶奶再买一个使女。李怀春一问和尚，方知和尚是灵隐寺济公长老，苏北山过来给和尚行礼。求慈悲慈悲，给母亲治病。和尚站起身来说：“我到你家里去吧。”苏北山说：“很好。”赵文会也不好相留，拿出白银百两，给济公作衣服。和尚说：“你如谢我，附耳过来，如此如此。”赵文会说：“师父请放宽心，我是日必到。”说完，同苏北山出了赵宅。董士宏父女谢济公送走不提。且说和尚到了苏北山家中书房落坐。和尚问苏北山：“令堂老太太之病，可曾请人治过？”苏北山说：“实不相瞒，请过多少先生皆不行。前者有一位神医活人汤万方先生给治，并未见好。又转请李先生给治，也不见效。皆说上岁数人，气血两亏，不能扶养也。我也尽人力凭天命。今日得遇圣僧，真乃三生有幸，该当老母沉痾痊愈。”说着，就同和尚出了书房，来至青竹轩西院上房门首，是路北五间，至内落坐。只见老太太在床上躺着，那些婆子丫环均站旁边，笑和尚身上破烂不堪。和尚说：“你等休笑我这件衣服，且听我道来。世人休笑僧衣破，本来面目世上无。”家人献上茶，济公掏出一块药，托在手中。苏北山一见，其黑似槟榔，异香扑鼻，伸手接了灵丹妙药，问：“此药何名？”济公说：“那是我和尚的妙药，名叫要命丹。比如人要该死，吃了我这药去，把命要回来。双名伸腿瞪眼丸。”苏北山用水化开，给他母亲灌下去，少刻老太太病症痊愈。苏北山吩咐摆酒，请和尚在书房之内，落坐吃酒，谈论些古往今来之事。济公胸藏锦绣，满腹经纶。苏北山方知是一位世外高人，便拜和尚为老师，要给和尚换衣服。济公一概不要，说：“你要谢我，只须如此这般。我要走了。”苏北山说：“师父，我这里就同你老人家俗家一般，哪时愿意来，哪时就来，在我家住着。”和尚答应说：“好说，我今天回庙去了。”和尚出了苏宅，

到街市之上，口唱狂歌说：

自古当年笑五侯，含花逞锦最风流，如今声势归何处？孤家斜阳漫对愁。嗟我儿辈  
且修修，世事如同水上鸥，因循迷途归愿路，打破迷关一笔勾。

济公回到庙中，他在大碑楼上睡觉。广亮要害济公长老，以报前仇，知道济公在大碑楼上睡觉，派徒弟必清夜内放火烧死济公，头次放火，被济公一泡尿，撒了小和尚一脑袋，把火浇灭。二次又放火，把大碑楼点着了，只见烈焰腾空，火光大作。有诗为证：

凡引星星之火，勾出离部无情，随风照耀显威能，烈焰腾空势猛。只听忽忽声响，  
冲霄密布烟升，满天遍地赤通红，画阁雕梁无影。

这大火一起，庙中众僧皆起来说：“不好了，快救火！疯和尚道济在楼上睡觉，要被火烧死！也该遇着劫吧。”大众把火救灭，监寺广亮以为这次把疯和尚烧死，无人知觉，正喜悦之间，只见济公由大雄宝殿出来，哈哈大笑说：“人叫人死不肯，天叫人死有何难。”广亮一见济公没死，心中不悦。他至方丈那里回话，说：“火烧大碑楼，理应治罪于他。”老方丈说：“火烧大碑楼，此乃天意。与道济何干？”广亮回禀方丈：“国有王法，庙有清规。咱这庙内一人点灯，众人皆点灯，按时刻吃斋睡觉。道济点灯火不息，连夜点灯，凡火接引神火，有犯清规，理应治罪于他，砸毁衣钵戒牒，逐出庙外，不准为僧。”老方丈说：“太重，派他募化重修可也。”吩咐：“叫道济进来见我。”不多时，只见济公从外面进来，立在方丈面前打一问讯，说：“老和尚在上，我问讯了。”方丈说：“道济，你不守清规，火烧大碑楼，派你化缘重修此楼，必得一万两银子工程。问你师兄给你多少日子限。”济公说：“师兄，你给我几日限？”广亮说：“三年你可化来一万两银子吗？”济公说：“不行，太远，还得说近着些日期。”广亮说：“一年你化一万两银子，修大碑楼工程，行了吗？”济公说：“不行，还远，你往近说吧。”广亮又说：“半年吧。”他摇头还说近些。广亮说：“一月。”济公仍嫌远。广亮说：“一天你化一万两银子可行吗？”济公说：“一天化一万两银子，你去化吧，我不行。”济公说罢，哈哈大笑，众僧皆议论道：“一百天限期，叫他去化。如化了一万两银子，将功折罪。”济公也答应，每日出去化缘，在临安舍药救人，普渡众生，记名徒弟收了无数。装疯作傻，也不露本来面目。那日在飞来峰后山坡之上，见两猎户扛着兔鹿狐鹑。他阻住去路说：“二位贵姓？哪里去？”那人说：“我叫陈孝，绰号美髯公。那是我结拜弟，病服神杨猛。由山上打猎回来，师傅何人？”济公说明了，又哈哈大笑说：“每日在山穴，终朝来打猎，你为养你生，他命就该绝。”杨猛、陈孝知和尚是高人隐士，立刻跪下行礼，拜济公为师，说：“我二人从此改行，同朋友在镖行找碗饭吃，想个安身立命之处。”和尚说：“好，你等必日见茂盛。”二人走后，和尚在庙吃酒开荤，并不化缘。广亮也不催他，想到了日期，好把他逐出。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过了一个多月，他一两银子没化。这日济公见看山门的和尚不在，他到了韦驮殿，看神像威仪，甚为可观。有诗为证：

凤翅金盔耀目，连环锁甲飞光，手中铁杵硬如钢，面似观音模样。足登战靴墨绿，  
周身绣带飘扬，佛前护法大神王，魔怪闻知胆伤。

济公看罢，说：“老韦同我出去逛逛吧。”伸手把韦驮扛起来，出了山门，循西湖往前行走。来往行路之人就说：“众位，我瞧见过化缘和尚，有

---

韦驮：佛教守护神之一，亦称韦天将军。

拉大锁的，有打木鱼的，没有过扛着一个韦驮爷满街化缘的。”和尚哈哈大笑说：“你不开眼，少说话。这是我们庙中搬家。”众人听和尚之言都笑了。和尚正往前走，猛抬头一看，只见一股黑气，直冲霄汉之间，济公按灵光连击三掌，口中说：“善哉善哉，我焉能不管。”正往前走，只见大街路北有一座酒饭馆是醉仙楼。上挂酒牌子。写的是：太白斗酒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口称臣是酒中仙。两旁对子是：醉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，里面构只响。济公一掀帘子，说：“辛苦了掌柜的。”里面掌柜一看，只当他是化缘的小和尚，说：“和尚，咱这里是初一十五才给钱。”那济公说：“是了，我们这里是初一十五才卖哪。”站在门外，只见从东边来了三人，是米粮店掌柜请客来。济公一伸胳膊说：“三位要吃饭哪？这里初一十五才卖哪。”三人一听往别家去。一连来了三四起人，都被济公挡回去了。饭馆掌柜的大怒，从里面出来说：“和尚，你都把吃饭之人挡走，是什么居心哪？”济公说：“我要吃饭，方一进门，你就告诉说初一十五。我知道你这里是初一十五才卖饭呢。”掌柜的一听说：“我只当你是个化缘的哪，故此才告诉你初一十五给僧道的钱，你知道吗？”济公说：“不对，我是吃饭的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你请进来罢。”济公扛韦驮到了后堂，找了一张净桌儿坐下，要了几样菜，吃了四五壶酒。用完，叫跑堂的过去，算一算，一共算一吊六百八十文。济公说：“写账罢，改日吃了一同给。”掌柜的早就在这里留神了，听说没钱，掌柜的过来说：“和尚，把吃饭之人都给支走了。今日吃完，你不给钱走不了！必须要给一吊六百八十文。”济公正与伙计口角相争，只听外面一声呐喊，如雷霆之声。来了两位英雄，要大闹酒饭馆，引出许多事来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回 扛韦驮周宅捉妖 病服神怒打老道

话说济公在酒饭馆吃完饭没钱，正合铺中人口角相争，只见从外进来两个，来至济公跟前行礼。众人一看，头走的那人，赫扬扬身高八尺以外，头戴翠蓝扎巾，搵金抹额，二龙宝，迎面茨菇叶乱晃，身穿蓝箭袖袍，腰系丝绦，足下青缎快靴，外披蓝缎绣团花英雄氅，面皮微黄，长眉阔目，二目神光满足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方海口，海下一部黑胡须，飘洒胸前。后跟那人是二十以外年岁，头上粉缎色软包中，绣团花，分五彩，身穿粉色缎绦箭袖袍，上绣三蓝花朵，足下快靴，闪披英雄氅，面如白纸，白中透青，并无一点血色。头一位乃是美髯公陈孝，后跟病服神杨猛，新从外保镖回来，要上灵隐寺瞧瞧济公，正走至这里，听见饭馆中一阵喧哗，二人掀帘进来，见济公正与伙计争吵。他忙过来给济公行礼，说：“师傅，你老人家因何来到这里争吵？哪个欺辱你老人家？告诉弟子，我将他的脑袋给他拿下来。”陈孝过来说：“兄弟不可莽撞，问问倒是因为什么。”饭铺伙友见这二位形象，吓得战战兢兢，说：“二位达官老爷别生气，原来这位大师傅吃完饭没钱，反出口不逊，因此争吵起来。”和尚说：“好的，你们二个徒弟来得好，这饭铺把我欺辱苦了。”陈孝说：“师傅，他们因为什么欺辱你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吃完饭，他们不放走，要钱。”陈孝一听这话，不由一笑，说：“这应当给钱。”回头说：“掌柜的，你们不认得这和和尚，勿论吃多少钱，不要跟和尚要，三爷我还钱。这就是灵隐寺活佛济公长老。”掌柜说：“我们实在失敬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二人吃了饭没有？”陈孝说：“我们吃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两人给我扛着韦驮，跟我化缘去罢。”陈孝说：“你老人家的弟子，都是缙绅富户，用多少，我不敢说，十两八两现成，何必你老人家化缘？”和尚一摇头说：“化缘那是我和尚的本事。杨猛你给我扛个韦驮。”杨猛答应扛起来。三个人出了酒饭店往东走，街上来往的人有认识杨猛、陈孝的，低声说：“二位达官，怎么跟和尚化小缘哪？”陈孝臊得脸一红，蹲在一旁，跟熟人谈话。杨猛浑人，不懂的害臊，跟着和尚往前走，见眼前路北新开张的大茶叶铺，济公叫杨猛把韦驮放下。和尚心中一转：“我必须得如此这般这样。”想罢，一上茶叶店台阶，说：“辛苦，辛苦。”茶叶铺伙计一听和尚道辛苦，赶紧过来说：“和尚买茶呀？”和尚说：“不买茶叶。你这铺子是新开张，我来道喜。”伙计说：“原来和尚你来道喜，请里面吃茶罢。”济公说：“一来道喜，二来我要化个小缘。”伙计说：“你化小缘化多少钱？”和尚道：“你给二百两银子我就走，并不多要。”伙计一听说：“化小缘就是二百两！和尚你别处去化罢，我们这店施舍不起。”济公闻听哈哈大笑：“这时候化你二百两，你给就算完；要等太阳一正午，就是四百两；太阳一斜西，就是六百两；太阳一落，就是八百两。你要叫化一天一夜，把你的铺子给我，还算不清帐。”掌柜一听这话，知道是个疯和尚，来这搅闹。旁边有买茶叶的人爱管闲事，过来说：“和尚，人家大新开张的，你别在这里闹。你要化两股香钱，我给你，要化三吊两吊的，换换衣裳，改天来，在我身上。”和尚说：“在你身上，你驮得动我吗？”那人一听和尚话不正经，说：“和尚，别玩笑。我不管你，你可准化出银子来，化不出来不算好和尚。”济公说：“不用你管，你瞧着我必有转身。”济公说：“杨猛，回头你瞧。由南胡同出来一个老道，你揪住，把他打死这铺子门口，叫茶叶铺打一场人命官司。”杨猛本是浑人，听见济公说，他点头答应，瞪着眼瞧着胡同内，静等老道。

果然工夫不大，由胡同出来一个老道，身高八尺，细腰扎背，头戴青缎子九梁道巾，身穿蓝缎子道袍，腰系丝绦，白袜云鞋，背上背着一口宝剑，绿沙鱼皮靴，黄绒穗头，黄绒腕，真金什件；面如三秋古月，慈眉善目，五官倒也清秀，三绺长髯，飘洒胸前，根根见肉，一面走，老道口中作歌说道：

玄中妙，妙中玄，三清教下有真传。也非圣，也非仙，长在洞中苦修炼，口服金丹

原神现，方显三清真有传。

杨猛一看，勃然大怒说：“好妖道，我在此等候多时，哪里走？”赶过去抡拳就打。书中交代这个老道从哪里来？济公长老因为什么叫杨猛打他？只因为这临安城内太平街，住有一家财主，姓周名景字望廉，外号人称周半城。家中称百万之富，跟前就有个儿子，名叫周志魁，二十一岁，尚未有室。周志魁长得相貌甚美，每逢提亲，是高不成，低不就。官宦人家又不给，小户人家又不要，因此总未定亲。周员外七十余岁，就是这一子。这天周志魁忽然染病，在花园书房调养，请了许多高明医生，吃药永不见功效。老员外心中烦闷，这天晚上，自己点上灯笼要亲自到后花园书房看看病体如何。刚来到书斋门首，就听屋中有男女欢笑之声。老员外心中一动：“这必是婆子丫环勾引我儿做那苟且之事，这还了得！败坏家风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？”来至窗棂外，将纸窗湿破，望里一看。这屋中是顺前檐炕，炕上搭着小桌，摆着几样菜，一枝蜡烛。东边是他儿坐定，西边坐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，生得芙蓉白面，珠翠满头。老员外细细一看，认得是东隔壁街邻王成王员外之女，名叫月娥。老员外大吃一惊，心说：“我与王员外是孩童携手，垂髻之交，这两个孩子做出这不要脸之事。”自己也没敢进去，怕二人害羞难当死了。自己转身回归前面上房，一见安人把灯笼熄灭，老员外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安人，你晓得儿子哪里是病。他与东隔壁王成之女王月娥，在那里吃酒取乐，你看这便如何是好？”安人说：“员外不必着急，明天你亲到那院，见见王贤弟，跟他谈谈，问问他女儿有婆家没有，如没有婆家，赶紧托媒人去说。一来保住两家名节，二则依了他二人之心愿，倒是两全其美。”员外一听此言，深为有理。夫妇安歇，一夜晚景无话。次日早晨起来，吃了早饭，带着家人，老员外换上衣服，出去要拜王员外。刚来到门首，就见由正西尘沙荡漾，土雨翻飞，一驢马二乘小轿，来者正是王员外。那王员外翻身下马，就与周半城行礼。王成说：“兄长久违，一向可好？”周员外说：“贤弟你上哪里去了？轿里是什么人？”王成说：“轿里是你侄女王月娥，她在她舅舅家住了两个多月，只因我给她停当婆家，明天放定礼，故此今天一早，我亲身前去接她回来。”周员外一听，心中一动：“此言差矣，昨天我看见王月娥在后面同我儿吃酒，她怎么又会在舅舅家住两个多月？莫非我眼花了，认错了人？决定不会！”想罢，说：“贤弟，你把轿子搭进大门，我瞧瞧我这个侄女。”王成叫把轿子搭进来。婆子下轿，把小姐轿帘打开，搀王月娥下轿过来，给周员外深深万福。周员外一看，果然跟昨天看见在书房的女子长的一般不差，心中一想：“了不的了！那个王月娥是非妖便则怪，非鬼便则妖狐。”自己一着急，几乎跌倒。幸有人扶住。王员外说：“兄长，

---

临安：府名。宋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置行宫于杭州，为行在所，升州为临安府，治所在钱塘（今杭州市）。

垂髻（tiáo）之交：古时儿童未冠者头发下垂，所以“垂髻”指童年或儿童。“垂髻之交”，指从小的交谊友情。

安人：宋徽宗时所定命妇封号。此处指者员外之妻。

见你侄女为何这样？”周员外说：“贤弟，我看见侄女，想起你那侄儿来了，现在病势沉重。”王成说：“我实在不知道，过一天必要来看望。”说罢，员外告辞。周员外回到家里，唉声叹气。安人一问缘由，也是着急。员外说：“你我夫妻活不成了。这怎么是好？”夫妻正在烦恼，由外面进来一个书童叫得福，十五六岁，甚是伶俐，说：“员外不必着急，在清波门外，有座三清观，有个老道刘泰真，善能捉妖净宅，退鬼治病。员外去请他来，准能把公子爷病体治好。”员外一听有理，赶紧吩咐备马，带着四个从人，书童引路，来至清波门外三清观门首，下马叩门。由里面出来一个小道童，问：“你们几位，找谁？”家人说：“我们是城里周员外那里来此，请道爷捉妖。”道童往里面通报，这庙一层殿，东西配殿，有东西跨院。老员外来到东跨院，老道降阶相迎。周员外见老道头戴旧道巾，蓝布道袍，五官生得清秀。员外说：“久仰仙长大名，如轰雷灌耳。现在我花园有妖作乱，变了一个女子，是我们邻居王月娥的模样，将我儿志魁迷住。求仙长大发慈悲，去捉妖净宅，退鬼治病。”老道知道周宅是大财主，连忙答应，说：“员外请回，小道随后就到。”老员外吃了一碗茶告辞，老道送出来，回至庙中，问：“道童，我的新道冠新鞋，押多少钱？”道童说：“那天打酒押两吊。”老道说：“拿磐和蜡扦换出来。我那道袍丝绦当多少钱？”道童说：“当五吊。”老道说：“拿围桌和幔帐顶去换出来。这一去得穿好点，好多进钱。”道童赎来，老道穿戴齐了，就步进清波门。他又绕着进钱塘门，为是显显这身衣裳。正往前走，只听对面一声呐喊，杨猛抡拳就打。济公要戏耍老道，周宅捉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回 周员外花园见妖 三清观邀请老道

话说杨猛过去抡拳就打，打了老道几拳，把道冠打坏，金簪落地。济公赶过去拉开。这时陈孝赶去说：“杨贤弟，你还不走！帮着师傅疯闹，打出人命官司来。”拉着杨猛竟自去了。老道气得两眼发直，口中直嚷：“反了，反了，无冤无故，揪我就打。我上钱塘县去告你去。”济公说：“得了，道爷瞧着我罢，这么话说，把道爷的髻蜡扞也打掉了地下，把五供围桌帐幔也脏了，我给你掸掸罢。”老道一听这话就一愣，心说：“我顶当他怎么知道？”拿眼上下一瞧，和尚长得其貌不扬，身高五尺来往，头上头发有二寸余长，滋着一脸的泥，破僧衣，短袖缺领，腰系丝绦，疙里疙瘩，光着两只脚，拖一双破草鞋。老道问道：“和尚宝刹在哪里？”济公说：“我在取马菜胡同黄连寺，名字叫苦核。”老道说：“你上哪里去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上临安城内，有一家财主在太平街，姓周叫周望廉，是临安城内第一家财主，人称叫周半城，请我前去捉妖净宅，退鬼治病。”刘泰真一听，心中大大不悦，心说道：“周员外就不对，既请我就不该请和尚，既请和尚就不该请我。我在那里瞧，要恭敬我，我就捉妖；要恭敬和尚，我急速退步。”想罢，说：“和尚，你我一同走罢。”和尚扛起韦驮像一同走，说：“刘道爷贵姓？”老道说：“你叫我刘道爷，又问我贵姓。你是个疯和尚。”济公哈哈大笑，信口说道：“说我疯，我就疯，疯颠之症大不同。有人学我疯颠症，须谢贫僧酒一瓶。”说着话，二人进了钱塘门，来到太平街路北大门，见门口四棵龙爪槐树，门里有几块匾，上写：“急公好义。乐善好施。义重乡里。见义勇为。”来到门口叫门，管家出来一瞧，说：“道爷来了。”老道说：“辛苦，劳驾往里回禀一声，就提我山人来了。”见和尚扛着韦驮一言不发，管家瞧了瞧僧道，转身进去，来至书斋。员外正在书房等候老道。家人进来回禀员外：“清波门外三清观刘泰真来了，还同着一位和尚。”周员外一听一愣，问：“和尚是谁请的？”周福说：“必是老道请的。你老人家出去，倒要恭敬和尚，给老道做脸。”其实都闹错了。员外疑惑和尚是老道请的，老道只道是本家请的，其实全不对，原来是和尚开味来的。员外由里面出来，济公睁眼一看，见这员外身高八尺，细腰扎背，头戴宝蓝缎大叶逍遥员外巾，三蓝绣花，迎面嵌美玉，镶明珠，衣带双飘，身穿宝蓝缎逍遥氅，腰系丝绦，白袜云鞋，面如三秋古月，慈眉善目，三山得配，五岳停匀，海下一部花白胡须，根根见肉。员外出来迎和尚，抱拳拱手说：“和尚请了，道爷里面坐。”老道心中有些不悦，心说：“这是恭敬和尚。见和尚抱拳拱手，见我就嚷道爷。走罢。”有心不进去罢，又想自己好容易拿五供蜡扞赎出衣裳来的，指望着来得几十两银子，好赎当，无奈，只得同员外进去，来至书房，是西配房二间，当中条案八仙桌，两旁两把椅子，墙上名人字画，甚为清雅。和尚老道落坐，家人刚献上茶来。和尚说：“摆酒罢。”老道一瞧，和尚比我熟识，必是常来。很够着自己，不分彼此。老员外立刻吩咐摆酒。少时家人擦抹桌案，杯盘碗箸，将酒席摆上。和尚并不谦让，就在正当中坐下。老道心中虽不愿意，也不好说出来。吃了三四杯酒，见周员外很恭敬和尚，老道实忍不住了，问员外道：“这位和尚你老人家怎请的？”周员外一听，此言差矣。连连摇首说：“不是我请的。我不认识，是跟道爷来的。”老道说：“我不认识他。他说是员外请的。”和尚说：“不用提这个，再喝一盅罢。”周员外说：“好，和尚！你敢是蒙吃蒙喝的？来人，快把他轰出去！”家人过来，

见和尚还端着酒杯要喝。周福说：“好和尚，你蒙到我这里来了，快出去！”拉拉扯扯，把和尚推出大门，关上门进来一瞧，和尚把韦驮像落下。过来回禀员外，已把和尚赶走，没拿韦驮像。员外说：“回头来拿给他，不准难为他。”老道喝着酒，问：“员外，现在贵宅有什么妖精把公子爷迷住？我回头给烧古香瞧瞧，画道符。”本来老道长瞧香画符，也没有多大能为，无非倚靠三清观的神仙找碗饭吃。周员外说：“现在妖精变了一个女子，是我们隔壁邻居王月娥的姑娘模样，天天晚间同我儿在花园吃酒。”老道一听就是一愣。老道一想：“我也无非瞧香画符，妖精善能变化人身，我别捉妖不成，反叫妖精捉我去。”自己踌躇了半天，这才说：“员外，我捉妖须用七个人，连我是八卦连环式，才可以捉妖，以保万全之策。”员外说：“可以。”叫：“周福，你跟道爷去捉妖。”周福说：“不行，我闹肚子，不能当差，员外派别人罢。”员外吩咐：“周禄，你去。”周禄说：“不行，我害眼呢。”周员外是位善人，一听都不愿去，自己明白：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，人不为利，谁肯早起。员外说：“谁要去跟道爷捉妖？不白去，一夜一个人，我给十两银子。可就要七个人，谁愿去谁去。”旁边周福说：“员外，我去。”员外说：“你不是闹肚子吗？”周福说：“我方才得了个仙方，买一棵芍药要粗的。”员外说：“要那个做什么？”周福说：“熬水喝了，就好。”员外说：“你这是听见了银子了，混帐东西！”周禄说：“我去。”员外说：“你不是害眼吗？”周禄说：“不是。员外没听明白，我在家碍眼。”少时七个家人都有了。员外问：“道爷用什么东西？”老道叫拿笔，开了一个单子：用高桌子一张，太师椅子一把，五供堂蜡扦、香炉一份，素蜡一对，长寿香一封，钱粮一份，新笔一枝，朱砂一钱，砚台一方，黄毛边一张，香菜，无根水，五谷粮食，白芨一块。员外吩咐照样预备，问：“道爷，这东西搁在哪里？”老道吩咐：“搁在后花园公子书房的院内，我随即就去。”少时天已掌灯，老道同员外带着七个从人，各拿顺手的兵刃。来至花园，老道睁眼一看，这花园甚是齐整，花卉群芳，树木森森，楼台殿阁，水树凉亭，曲院雕栏，真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草。老道往前走，见对面白灰墙花瓦堆的窟窿钱，当中棋盘心。老道进去一看，这院子三合房，北房三间，东西配房各三间，见院中所要用的东西，预备齐了。众人来至院中，屋内公子听见有动作，说：“外面什么东西？快滚出去！”家人说：“公子爷别嚷，请来道爷给捉妖净宅，退鬼治病。你给妖精捉住了。”公子说：“混帐胡说！”老道也不答言。员外回前厅去，净听老道的喜信。老道叫众家人在上房外间屋中给他助威。老道在院中椅子上坐，候至天交二鼓，把蜡烛点上，恭恭敬敬烧上一股香，心中祷告：“三清教主神佛在上，信士弟子刘泰真，我乃三清观老道，现在周宅请我捉妖净宅，退妖治病，望神佛保佑，将妖怪退去，我得几十两银子，回庙挂袍上供还愿。”祷告完了，将道冠摘下，包头解开，披散了头发，抽出宝剑，用香菜沾无根水，往宝剑上一掸，把五谷粮食搁在宝剑上，拿白芨研浓了朱砂，画了三道灵符。老道说：“周福，你看我这头道符一烧，狂风大作；二道符把妖精拘来；三道符用宝剑斩了妖怪，叫他立现原形！要是人死变为鬼，鬼死化为灰，当时结果了他的性命。”周福等大众，看着老道作法，把头符贴在宝剑尖上，见老道口中咕哝咕哝念念有词，不知念的什么。就听念完。老道说：“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赦！”点着头道符，拿宝剑一晃，真有冰盘大的火光，把符一甩，众人看着一点风也没有。周福说：“你们瞧老道是造谣言。”周禄说：“别忙，且看他第二道符。”

老道口中又念咒，把二道符用剑挑着，点着扔出去，又不见动静。老道一瞧真急了，把三道符贴在剑上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刚扔出去，只见一阵狂风大作。这阵风一过去，老道睁眼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！来了一个妖精要吃老道。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回 周望廉细说见妖事 刘泰真捉妖被妖捉

话说老道三道符烧完，一阵狂风大作，只听有脚步的声音。老道只打算这妖精必是青脸红发一身毛，仔细睁眼一看，却原来是一位千娇百媚的女子，果然芙蓉白面，杨柳细腰。怎见得？有词为证：

只闻异香阵阵，行动百媚千娇，巧笔丹青难画描，周身上下堆俏。身穿蓝衫称体，

金钗轻拢发梢，垂金小扇手中摇，粉面香腮带笑。

真是梨花面，杏蕊腮，瑶池仙子、月里嫦娥不如也。这女子扑奔老道说：“好贼，泰真你敢拘起你家姑姑来了。”周福同众人家说：“敢情不是外人，跟老道都是亲戚。”老道吓得魂飞魄散，说：“仙姑不要生气，你听小道，我天胆也不敢拘你老人家。只因周宅请我来给公子治病，把仙姑请来。我给你说，哈哈。仙姑，必是在深山幽谷之中修炼，道德深远，何必贪恋凡尘？劝仙姑你老人家可以修炼个万世不化金身好不好？”妖精一听此言，说：“你放屁！我多日不曾吃人，今天我要饱餐一顿。”说着话往前扑奔老道，就见把肚子一瘪，由嘴内喷出一口黑气。老道哎呀一声，就地栽倒，宝剑也扔了。周福等众家人，吓得亡魂皆冒，往床底就挤。众人挤不下，周禄就拉周福的腿，说：“你出来，我藏进去。”周福吓昏了，说：“姑姑别拉腿。”众人正在乱藏，只听外面山崩地裂一声响，有胆子大的往外面一看，见外头红光一片，有一位金甲天神在门口站着，正是韦驮显圣。众人也不敢出去，直至天色大亮。老员外在前面，一夜没睡。天亮，员外带着一个胆大家人，来至花园瞧老道捉妖怎么样。来到这院一看，见老道在地下躺着，脸都青了，宝剑在旁边扔着。过去一摸，身上都凉。来至书房一看，见众人也有在床底下的，也有在桌底下的，过去一拉腿，众人说：“姑姑别拉腿，饶命！”老员外说：“哪里来的姑姑？你等还不出来！”周福众人一瞧，说：“员外呀，可吓死我们了！”周员外一问是怎么回事，周福就把夜间老道捉妖之事，如是情形一说。员外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真是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妖没捉成，老道在这里死了，只得报官相验。”有钱的人最怕打人命官司，赶紧吩咐先把院子打扫打扫。员外回至前面，自己一想：“和尚这个韦驮倒不错，在前厅搁着，怎么跑到后面显圣？等和尚来取，别说给他，问要多少钱，我买下可以镇宅。”正在这般景况，就听外面打门，说话是和尚声音，叫：“开门！取韦驮来了。我那韦驮有主人，给六百万银子也不卖。”员外一听，赶紧往前面奔来，向门口一看，见外面不是和尚，站立一人，身高八尺，头戴宝蓝缎逍遥员外巾，身穿宝蓝缎逍遥氅，粉底官靴，面似三秋古月，慈眉善目，三络黑胡须，飘洒在胸前，后面跟着小童十四五岁。周员外一看，认识是拜弟苏北山。周员外问：“是苏贤弟叫门？”苏北山说：“不是，我给兄长引见一位朋友。我常跟兄长提西湖灵隐寺济颠活佛，昨天晚上到我家去，提起扛韦驮化缘，说兄长家中闹妖精，到这来捉妖，被兄长轰出，将韦驮像留在这里。昨天住在我家中，我想，兄长必然是不认识，要知是济公，兄长决不能待慢。我今天陪着来，一来捉妖，二来取韦驮。”周员外说：“贤弟，可了不得了，现在三清观的刘老道来捉妖没捉成，反给妖精喷了妖气，至今昏迷不醒。我正要给老道庙中送信，报官相验，听外面和尚叫门，贤弟你把大师父让过来。”苏北山一瞧，和尚在影壁墙根蹲着。苏北山说：“师傅请过来，给员外相见。”周员外往里让，来至厅房，家人献上茶来。周员外说：“圣僧，我等不知，望希恕罪。”赶紧吩咐摆酒给和尚陪话。济公说：“我

今天不喝酒，我先捉妖净宅，退鬼治病，然后才喝酒。你带我到后面去瞧瞧。”周员外说：“是。”立刻头前领路，来至后面，见老道还在地下躺着。和尚说：“老道，昨天许是遇着亲戚了。”周福说：“不错，昨天我们听见是老道的姑姑。”济公说：“我先把老道治好了罢，你们去拿半碗开水，半碗凉水，我灌他点药，拿阴阳水一送，老道就好了。”家人把水取来，和尚把药化开，给老道灌下去。少待片刻，老道呕吐了半天，睁眼一看，是那穷和尚同着周员外、苏员外都站在跟前。老道都认得，自己站起来说：“惭愧惭愧。”和尚说：“员外，你给老道五十两银子，让他回庙，好拿五供蜡扦赎出来。”员外吩咐家人把银子拿来递给老道。老道谢了谢员外。老道说：“这位大和尚的宝刹在哪里？”周员外说：“是西湖灵隐寺的济公活佛。”老道一听，赶紧趴地下磕头，说：“我可实不知是圣僧，昨天多有冲撞你老人家。”济公说：“道爷不可行礼，你回庙还想替人家捉妖不想了？”老道说：“这一回几乎要了我的命，我可怕了。从今以后，再不敢捉妖了。”说完，老道这才告辞回庙，来至三清观，叫童子去换银子赎当，把外头的捉妖净宅的匾摘下，嘱咐童子：“勿论是谁来请我捉妖，就说我入山采药去了。”不言讲老道，单说济公见老道走后，和尚说：“员外，我先给公子退鬼治病，然后再捉妖。”员外说：“好，圣僧大发慈悲罢。”带领济公来到公子周志魁屋中。见这屋子顺前檐炕，公子头向东，脚向西横躺着，面上焦黄，一点血色没有。周员外一看，心中甚为难过，连叫数声：“志魁儿呀！”公子并不言语，睁开眼看了看员外，又把眼闭上。苏员外一看，说：“我这儿子素常是风流人物，这些日不见，大改了样子，脸上也没了血色，抬头纹也开了，大眼极角也散了，鼻子翘发讪，耳朵梢也干了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济公说：“不要紧，我给他点药吃就好了。”周志魁是一向的羸弱，白天昏昏沉沉，晚上彻夜无眠，精神恍惚，心中却也明白，见老员外、苏员外同和尚进来，睁眼瞧瞧，见和尚伸手掏出一块药来。周员外说：“圣僧，这什么药？”和尚说：“这叫要命丹。你儿子的命是没有了，拿我这药把命要回来。”和尚把药搁在口内嚼了，拿手一拨周志魁的嘴，和尚一喷，把药喷在公子嘴里。周志魁一见和尚真脏，要吐没吐出来，把药咽下去，觉着肚子里咕噜一响，药引血走，血引气行，五脏六腑，觉着气爽，身上如去了一座泰山。和尚说：“周志魁，你父母跟前有几个儿？”周志魁公子说：“就是我一个。”和尚说：“你既知道就是你一个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你在花园以邪招邪，做出这桩事来，我和尚越说越有气。”说着话，照周志魁的天灵盖就是一掌。本来公子是病虚了的人，当时一伸腿，呕吐一声没了气。周员外大惊。和尚一回头说：“员外，你倒不用着急。是儿不死，是冤不散，这是该死。合该我庙中有了买卖，接三堂焰口。”员外心疼儿子，点头答应。书中交代：周志魁这病怎么得的皆因他在花园念书，这花园有三间艳阳楼，那一日公子上楼，扶着栏杆看花，厅东隔壁有妇女说话的声音。周公子一看，是王员外的花园，姑娘王月娥叫丫环摘鲜花。公子仔细一看，见王月娥果然长得天姿国色。公子暗说：“头几年我与月娥在一处玩耍，见她长的平平无奇。这几年不见她，会变的这么好看，真是女子十八变。我周志魁娶个这等媳妇，也一辈子不委屈。”心中想着，二目就瞧出神。那里王月娥正叫丫环摘花，一抬头见西院楼上站定文生公子，见周志魁右手一揪绣带，左手拿了扇子，往身后一背，伸着脖子睁了眼，往这边瞧。姑娘臊的脸一红，告诉丫环：“荷花，快下楼吧。”公子直看着姑娘下楼，这才叹一口气：“唉，我恨不能肋生二翅，飞过去跟月娥

成其好事，才合我心愿。”由这天，公子就中了迷，在书房闭上眼，书房内童子一倒茶，公子就说：“月娥贤妹来了！”吓的书童撒腿就跑。这天晚上闷坐，一闭眼就仿佛月娥在眼前，睁眼又没了。天天跑到花园，叫道：“月娥妹妹快来吧！”闹的小书童真骇怕。有一天晚间，公子闷坐无聊，说：“我这条命给月娥耍了，要得单思病，茶饭怕吃。”正在思想，见帘板一起，进来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，正是王月娥。公子如得了斗大明珠，赶过去用手相拉。不知该当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回 见佳人痴呆起淫心 想美丽花园遇妖女

话说周志魁在屋内枯坐无聊，思想王月娥，天有二鼓之时，听外面有脚步的声音，那帘板一起，进来一位千娇百媚女子，果然品貌秀艳，姿容绝代，风雅宜人，有诗为证：

但只见头上乌云，巧挽盘髻，髻心横插白玉簪，簪押云鬓飞彩凤，凤头鞋趁百子衫，  
衫袖半吞描花腕，腕带川镯是发蓝，蓝缎官裙捏百褶，褶下微露小金莲，莲花裤腿鸳鸯带，  
带佩香珠颜色鲜，鲜艳秋波芙蓉面，面似桃花柳眉弯，弯弯柳眉趁杏眼，眼含秋水鼻悬胆，  
胆垂一点樱桃口，口内银牙细嘴含，含情不露多姣女，女中国色，好似九天仙女临凡。

周志魁一瞧，正是月娥，忙说：“贤妹，你可来了！我正想你如大旱之望云霓，你今一来，真遂我生平之愿。”书中交代：来者并非是真王月娥，原本是天台山一个精灵，有三千五百年道行，天天至城隍山前去听经，从此路过，见周志魁想王月娥发疯。她倒是好意，变出个王月娥度脱度脱他。她也见过王月娥，自己摇身一变，变的一点不差，来至公子屋中，说：“周大哥，你天天站在墙根叫我的名子，倘若妻子丫环听见，岂不败坏我名节。你若真心爱慕于我，可托媒人前去提亲，大概我父母不能不允，那时名正言顺，以合我二人之心愿。”周志魁一听，说：“贤妹你别走，我自从那一天看见贤妹，我时刻想你，恨不得你我一时成其夫妻，今天你既来了，我今焉能放你过去。”拉住苦苦不放。妖精本打算来劝解，见周公子死不放手，又见周公子长的美貌，自己一想：“我何不盗取他真阳炼补内丹。”想完，这才说：“君既有情意，妾岂可不为你铺被叠床。你我这也是前世俗缘，惟恐你父母知道，多有不便。”公子此时神魂飘荡，一概不顾，真是色胆比天大。当时二人携手把腕，共入罗帷，鸾颠凤倒，如醉如痴，直至更交四鼓。妖怪说：“我走了，恐其被人查出。”公子说：“你多时来？”妖怪说：“明天来。”由这一天，就天天初鼓来。二人喝酒谈心，追欢取乐，食则同桌，寝则同床，天天如是。人有多大精神，闹的周志魁精气神三宝损亏，饮食不进，面如白纸，一日不如一日。员外不明底细，以为他念书用功，劳神过度，焉知他净在夜里用了功。今天和尚一掌，把妖气打散，公子当时没了气。员外心疼儿子急呆了，苏北山也是后悔：“真是荐卜不荐医，这怎么好？”正在为难，见公子悠悠气转。和尚说：“我越瞧你越有气。”过去伸手要打，给苏北山阻住。员外见儿子好了，也放了心。公子此时定了定神，要一碗白糖水，妖气也散了。和尚说：“我们捉妖。”叫周福、周禄二人，把韦驮拿过去。二人前去，也抬不动。周福心说：“看这韦驮不很重，怎么两人会抬不动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就知道你们抬不动。”说着，过去伸手，就把韦驮拿开。原来妖怪押在韦驮底下，一股黑风起来，要大肆横行，本来见和尚其貌不扬，济公又闭着三光，妖怪要拿妖气喷和尚。济公哈哈大笑道：“好孽畜，你也不知我是何人。”自己用手一拍天灵盖，透出佛光、灵光、三元。别人瞧和尚照旧肉体凡胎，妖怪一见，吓得惊魂千里，见和尚赤赤扬扬，身高六丈，头如巴斗，面如獬盖，身上穿铁铎，赤腿光脚，活活一位知觉罗汉。用金光一照妖怪，照去五百年道行。和尚摘下僧帽一扔，霞光万道，紫气千条，竟把妖怪照住。只见一阵狂风，现出原形。大家过来一看，乃一个大狐狸，跪

---

三光：指日、用、星，谓佛教中的神光。

三元：亦指日、月、星。

在地下叫。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求和尚饶命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别气，弟子本打算解劝他，公子苦苦揪着不放，我不从他，他也是想死。师父呀，你老人家慈悲慈悲，放了我，再也不敢滋事了。”和尚这才过去，把帽子拿起来，说：“好东西，我今天便宜你这条命，你再遇到我和尚手里，我定用掌心雷霹你。”妖怪自己走了。老员外见儿子也好了，把和尚请至书房摆酒，邀苏北山陪着。喝了两杯，周员外把北山叫到一旁，说：“贤弟，你看你侄儿也好了，妖怪也捉了，我这家当你说句话，我在和尚面前尽点心。你只管说，我不驳回。”苏北山说：“兄长，你打算要给济公银子，那可不行。圣僧的脾气古怪，最不爱财，前次给我家治病，给赵文会治病，我们皆打算要给银子，奈和尚分文不要。依我倒有个主意，兄长至轿铺要顶八抬轿，全分执事，把韦驮抬了，送回灵隐寺，那倒体面，圣僧定愿意。别提给银子，他的徒弟富户施主很多。”二人商量好了，回至书房，见和尚还喝着酒。苏北山说：“师父，方才周兄长叫我到外面同我说，师父给捉妖治病，打算谢你银子。”和尚说：“好，我这两天正需银子。和尚按口也就同俗家差不多，我和尚也得吃饭。”苏北山说：“师父，我知你老人家素不爱财，我已给拦下，不叫他给银子，叫他雇顶轿子，把韦驮送回去。”和尚说：“给银不给银倒不要紧，千万别给我惹事。这回用轿把韦驮送回去，以后我一出来，他就磨我，别提多跟脚了。回头我打着走在街上，找个地方把他脑袋撞个窟窿，下次他就不想跟我出来。”周员外说：“既是如此，我送师父点银子，换换衣裳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若给我银子，附耳如此如此，须紧记在心，不可错过。”大家点头。和尚扛着韦驮告辞出来，往前走不多远，睁开慧眼一看，有股怨气冲天。和尚点头，见路北一座酒馆，和尚往里走。众人一看，说：“和尚化缘吗？”和尚说：“不是。”众人说：“和尚，你怎么打了韦驮满街走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是贩韦驮的。”众人说：“和尚，这韦驮打哪贩来？卖多少钱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由外口一百两本，卖二百两。我这韦驮供在哪庙，哪庙就灵，有人烧香。”说着，要了一壶酒，把韦驮搁在一旁，吃了两杯酒，和尚告诉伙计给他看着：“我到外头一行。”和尚刚一出去，就由外面进来八九个和尚说：“在这里呢。我们庙里一个疯和尚把韦驮偷出来，到处诓酒喝。奉老和尚之命，叫我等来找。”掌柜的一听，说：“你们众位扛了去吧。一个泥像，我们要了没有用。”掌柜的短一句话，也没问是哪庙来的。众僧七手八脚，把韦驮搭走了。工夫不大，济公回来，一进门：“哟，我的货哪里去了？”掌柜的说：“你们庙里和尚扛走了。”济公说：“他是哪庙的？”掌柜的还不出话来。和尚说：“你给人家蒙了去，你赔我二百两银子。没有，咱们是一场官司。”众饭客皆说：“堂倌，这是你不是。方才那些和尚来扛韦驮，你就该问是哪庙的。”回头说：“和尚瞧着我们吧，他本是苦人，一月才能挣两吊钱，他哪赔得起二百两银子。我们给你凑几吊钱。”和尚说：“凑几吊钱，我不能要得了。既你们众位出来管，我钱不要了，韦驮也不要了，我走了。”说罢，出了酒馆往前走，见一股怨气直冲霄斗。和尚往前飞跑。济公施法力大展神通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回 练法术戏耍刘泰真 李国元失去天师符

话说和尚出了酒馆，正往前走，想起要到三清观找刘泰真，见股怨气冲天。和尚按灵光三击掌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善哉善哉，我焉能不管。”嘴里念念道，出了清波门外至三清观，见门口捉妖的牌子也摘了，冷冷清清。和尚拍了二下门，老道自打周宅回到庙中，拿银子把当赎出，叫童儿把捉妖的牌摘下：“如再有人请我捉妖，你说我入山采药上了。”小童点首答应。老道天天看书解闷。今天童子正在院中玩耍，听外面叫门，童子出来开门一瞧，门口站了一个穷和尚。道童道：“找谁呀？”济公说：“找你家刘道爷，到我们那儿捉妖，请他退鬼治病。”道童说：“不行，我师傅入山采药去，不定几天回来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到里面告诉在屋内看书的那个老道，就提我老人家，他就得见我。”小童一听一愣，心想：“哟，他怎么知道我师傅在家看书？”赶紧说：“和尚，你等等。”忙奔到里面说：“师傅，外面有个穷和尚，说请你捉妖净宅，我道你采药去了，他说你到里面告诉那看书的老道，就提他来了准得见。”老道一听一愣说：“许是他老人家来了。”小童说：“对了，和尚也说我老人家来了。”老道忙跑到外面一瞧，果是济公，忙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从哪里来的？弟子这里稽首了。”济公说：“好，你头前领路，我到你庙里坐坐。我问你一件事，你这不捉妖净宅，师徒几个靠着什么吃饭？”老道说：“师傅，我这里素常就指着给人治病，蒙碗饭吃。自从周宅回来，吓的我哪敢捉妖，我这庙并无分文进项，你老人家给我想个什么主意吃饭。”说着来到里面落坐。和尚说：“我教你个搬运法。你如学会，要金银，一念咒就有；要好衣裳好食物，一动念就来。”老道说：“我就学这个好，别的全不学。师傅，你老人家教我练练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练不了。要练先得一天磕一千个头，磕四十九天。你须认我为师，你跪在地上念声无量佛，磕一个头站起，念声阿弥陀佛，才算一个。”老道说：“我练。一天磕一千头，只要我四十九天练成了，想要什么就有，我愿意练。”和尚说：“还个行。我和尚喝酒谁打去？”老道说：“我叫童子打去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每顿饭要吃肉，谁去买？”老道说：“我去买。早晚两遍点心，三顿饭，全是我的。”和尚说：“就是，由明天早晨起来就练。你先叫道童给我沽酒买菜，我先喝酒。”老道忙叫小童去买了酒菜吃了。次早，和尚出了个主意，用二个筐箩，买一千黄豆，和尚坐在蒲垫，老道念一声无量佛，磕一头念一声阿弥陀佛，由黄筐箩拿粒黄豆，搁在红筐箩内，省记着。老道磕了几十头，就觉腰酸腿痛，磕至二百，见和尚闭着眼打盹。老道一想：“我捧过一把去，少磕些。”见和尚睡熟了，忙捧了一把，往红筐箩内搁下。和尚一睁眼，说：“好东西，练法术偷私，重磕！”把豆儿又抓回去，又拐了三百多去。老道磕了五六天，把剩的银子也花完了。和尚叫打酒买菜，老道叫童子：“把我的道袍别顶，金簪当了，等我练好搬运法，再换好的。”童子给当了，吃了五六天又没了钱。老道叫当铺盖，卖大殿的桌椅板凳。话不可重叙，直到一个月另六天，老道就剩了一条裤子，四个道童光着屁股。老道说：“师傅，我可真没了钱，你教给搬运法。搬了来再吃吧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要会搬运法，为什么叫你给我打酒？”老道一听说：“对呀，师傅冤了我，怎么样呢？”和尚说：“你没钱我走了。”老道说：“圣僧一走，我同徒弟一同吊死完了。”

---

蒙(m ng)：作“欺骗”解。

和尚说：“我教你念咒，你学的会。”老道说：“什么咒？”和尚说：“唵嘛呢叭吽。”老道没听明白说：“叭了，你就轰。”和尚说：“对了。”一连教了三遍，老道会了，和尚叫他在院中跪着念。老道刚一念：“唵嘛呢叭吽。”济公在后面用手一指地下，由地下飞起来一块小砖，照着老道脑袋吧哒一下，打了一个小疙瘩。老道说：“师父，这怎么的？”济公说：“你一念咒，砖头见你就打，这就是你练的能为。”老道说：“我不练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我教你几句话，你见砖头就磕头说：‘砖头在上，老道有礼，我不念咒，你也别起。’”老道说：“师傅，我怎么好？”济公说：“把我僧袍给你穿上，僧帽戴上，教你几句话，到钱塘门西湖苏堤上，有个冷泉亭，往上一站，你说：李国元，李国元，不必上西湖灵隐找济颠，十两纹银交于我，腰里还带着三百六十钱。”老道要不去吧，庙里一文没有；去吧，真难看。每常出去衣貌整齐，今天老道没法，穿了一身和尚的破衣裳，说：“师傅，我到那里去说三遍，就有着落吗？”和尚说：“你只管去，高嚷三遍，就有人问你。我和尚说法，化个小缘，就够你一辈了用。”老道没法，出了三清观，低头恐怕碰了熟人。这溜老街旧邻，认识老道的不少，有人瞧见这个说：“这不是三清观的刘道爷吗？怎么这个样？平常很有钱。”那个又道：“这必是输掉了。道爷没别的，就爱赌。”老道听了，也不好答言，自己往前走，来到西湖苏堤冷泉亭。这里是一条大道，来往人不少。老道就站在亭子上一嚷：“李国无，李国元，不必上西湖灵隐找济颠，十两纹银交于我，腰里还带着三百六十钱。”道爷嚷了三遍，围了好些人，大家纷纷议论。有说这老道是疯子的，有说这也许找李国元的。正在纷纷议论，由那旁来了两个人。这个说：“贤弟，你看济公真有先见之明。”二人来到近前，老道一瞧，头里走的这位是富翁员外打扮，后面一位文生公子打扮。二人一瞧老道，这位员外道：“你这老道把济公害了，这身衣裳你穿着。”老道说：“我倒没害济公，他把我害了，吃的我剩一条裤子。二位贵姓？”书中交代：这位文生公子叫李国元，家住临安青竹林四条胡同，本是财主，乃是文生秀才，取妻蔺氏，甚为贤德，无故这天得了疯病，请多少先生也瞧不好。李国元甚为烦闷。他有个朋友叫李春山，在杜大夫家中教读。一天李国元去找春山，二人本是知己，李国元就提妻子得了疯病，请多少先生瞧不好。李春山说：“我们杜大人祠堂里，有一张五雷八卦天师符，是镇宅之宝。我说给你借，他准不借。我偷着给你拿来，你挂在家中。有什么妖邪皆去得了。”李国元说：“好，倘能把你弟妹病治好了，我再送回来。”李春山到了祠堂，开开箱子，把天师符拿出，是个楠木匣装着。李春山说：“这是杜大人传家之宝，我私自借给你，可千万小心留神，你挂两个时辰邪去了，可速送来。”李国元说：“我明天送来。”拿着告辞，自己出来一想：哟，还没吃早饭，本打算约李春山吃饭，一提这轴画，把饭忘了。我也不便回家吃去，跟前路北就是酒馆。自己进来一看，真是高朋满座。众人皆站来，让说：“李先生一同喝吧。”李国元说：“众位别让，我还同着人说话。”自己到后面找张桌，要了酒喝了两杯。自己一想：“人让我，我不让人家，这可不对。”忙站起，过去回让，让完，转身回来，睁眼一瞧，吓得目瞪口呆，五雷八卦天师符，踪迹不见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回 赵文会西湖访济公 醉禅师西湖盗灵符

话说李国元只顾让人，回头见画轴不见，自己酒也不喝了，饭也不吃了，心中暗想：“丢了别的东西，我可以赔人家。这种东西有钱没处买，这是杜宅传家之宝，倘若走漏风声，岂不把李兄长馆散了。”自己忙叫堂倌算帐：“给我写上。”堂倌说：“你怎么不吃了？”李国元说：“我还有要紧事。”也并没有声张，跑至家中，派几个心腹家人，说：“我方才在莱酒馆吃饭，丢了一轴五雷八卦天师符。你们去访查访查，是哪路贼偷去？不怕托个人花些钱买回来。这是人家东西。”家人答应出去，工夫不大，李升出来说：“方才我打听明白，你在那里喝酒，这个东西叫白钱贼偷去，已卖给博古斋古玩铺的刘掌柜。刘掌柜是三十两银子买的。他跟秦丞相府要好，现已卖给秦丞相五百两银，挂在阁天楼镇宅。”李国元一听：“可了不得！要在古玩铺，我可以多花钱买回来；落在丞相府，论人情势利，均比不了人家。”正在踌躇，外面打门，叫家人出去一瞧，原来是李春山之子少棠说：“方才你走了，听说杜大人宅里明日有祭祀，我父亲叫我把五雷八卦天师符拿回去，等过了明天，再给拿来使。”李国元说：“你先回去，我这轴画方才一挂，撕了一点，送在裱画铺去，少时立刻送过来，你不必来了。”李少棠走后，李国元更急了，正为难之际，家人报赵员外来了。李国元走出去一看是赵文会，二人知己之交，赶紧上前行礼说：“兄长久违。”赵文会说：“我今天约贤弟先逛城隍山，回头上天珠街望江楼吃酒，逛逛天下第一江。”李国元说：“大哥，今天小弟不能奉陪，我有心难的事，兄长请里面坐。”来至书房，国元把丢天师符情节一说，赵员外说：“不要紧，这事我给你办。西湖灵隐寺济公长老，他是在世活佛，你我去走一趟，求他老人家，天师符也可以找回来，弟妹病也可治好，真是神通广大，佛法无边。”国元一想：“我闻其名，未见其人。倘若回来，约他来吃饭，我得带着银子。”赶紧拿了十两银子四百钱，同赵文会出来，买了四十钱茶叶，一直往前。真是十里长堤跨六桥，一株柳树一株桃。这是怎名曰：苏堤春晓。乃是苏东坡做此地太守时，修的这道堤。到了三春之时，桃柳争春，湖中有湖心亭，南望南屏山雷峰塔，北山坡有林和靖的梅园，西眺有岳王墓，苏小小坟。二人将走至冷泉亭，就听人群中有人喊说：“李国元，李国元，不必上西湖灵隐找济颠，十两纹银交于我，腰内还带着三百六十钱。”赵文会一听说：“贤弟，圣僧有先见之明，在这里等候你我。”乃至分开众人一瞧，是济公衣裳，不是济公。赵文会过去一揪，说：“好老道，你把济公长老害了，你是蒙事来。”老道说：“我倒没害济公，济公把我们师徒吃的一件衣服都没有，教给我这儿句话，叫我到这里来说。”赵文会说：“济公在哪里？你带我二人去见见。”老道这才带着二位来至三清观。赵文会一看这庙，穷的什么都没有，四个道童赤身露体，济公赤着背在椅子上坐着。文会说：“师傅在上，弟子赵文会有礼。”忙叫李国元参见圣僧。国元一瞧和尚，真像乞丐，冲着赵员外的面子，不能不过去行礼，作了个揖。和尚说：“你二人来此何干？”赵文会就把丢五雷八卦天师符情节一说。和尚说：“不要紧。”叫老道把衣服脱下，和尚穿上。把国元银子要过来，给老道赎当。和尚同二人出三清观，来到国元家中。和

---

苏东坡：即苏轼，姓苏名轼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北宋文学家、书画家。曾出知杭州、颖州，官至礼部尚书。

尚说：“找先给你妻子治病，然后再找天师符。可有一件事，我给你妻子治病，回头我跟她揪在一处，滚到一处，你可别管。”国元一听，半晌无语。赵文会说：“贤弟，不必生疑。济公乃是在世活佛，决无差错。要是不敦品的人，我亦不能请来。”李国元说：“就是吧。”带了济公直奔上房，门也锁了，藺氏也用铁链锁着，丫环婆子早躲开，怕疯子打。刚一开锁，藺氏见外面是穷和尚，忙往外追。和尚跑至院中，有口大鱼缸，和尚就转鱼缸，口中直嚷：“可了不得了！要一追上，我就没了命。”说着跑着。藺氏摔了一个筋斗，口内吐出一堆痰来，心中也明白了，自己说：“我怎会到这里来？”这才有胆大婆子过来，搀扶起来。和尚掏了一块药，叫人拿水化开给她吃。书中交代：藺氏这病本是痰迷心窍，被事所挤。皆因她家有个兄弟叫藺庭玉，在家把一份家业皆花完了，所交些匪人，这天找姐姐借钱，说去做买卖。至亲骨肉，焉有不疼之理，瞒着丈夫借给他几百两银子，藺庭玉拿去，跟狐朋狗友一花花完了，这天又找他姐姐，说他“拿银子去做买卖，走在半路被强盗劫去，你再借给我几百两银子做买卖，赚了钱连先前银子一并交还”。藺氏又给了他。这天藺氏在花园坐着，见庭玉又来了，身上褴褛不堪，心中一着急，一口痰上来迷住，因此疯了。今天和尚一溜，把痰溜开，吐出来。国元很佩服和尚，请他书房摆酒款待。正在喝酒之际，外面家人进来回禀：“李少棠又来催五雷八卦天师符。”李国元叫家人出去告诉他随后就送去。李国元说：“师父，怎么办？”和尚说：“回头我雇我庙里的韦驮给你把五雷八卦天师符盗来。”李国元说：“师父，你庙中韦驮是泥胎，怎么能偷东西？”济公说：“能行。我们那韦驮专管些闲事。”李国元说：“师父，怎样去请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得就去跟他商量，得拿钱雇他去，白叫他去不成。你们喝着酒等我，我先去，回头再喝。”和尚站起身，往外就走。二人送出回来。李国元说：“赵兄长，你听和尚这话是真的吗？”赵文会说：“我也不知真假。前次在周半城家扛韦驮捉过妖，这事在两可之际，也许是真的。”再说二人摆着酒，直等到掌灯以后。二人甚为焦急，恐怕关城，将济公关在城外。正在说着活，就见济公进来。二人说：“师父回来了。”济公说：“可气死我了。”赵文会说：“师父同谁生气？”济公说：“跟我们庙里韦驮。真可恨！平常我一出来，他就说济师公要有事，给我张罗着。我今天回去，他瞧我奔了他去，他把脸一扬不理我。我就答讪着，跟他说，老韦，我给你找了个事。他问什么事？我就提叫他到秦相府花园阁天楼去，偷五雷八卦天师符。问他要多少钱？他一嘴就要大价。”李国元、赵文会齐说：“他要多少钱？”和尚说：“他要五吊钱。我给他五百钱。”李国元说：“五吊钱也不多。”和尚说：“头里他倒让了个价，说要三吊钱，少了不去。我说你落了价，我给你添了凑满五百钱，多了不要。他说少了不去。故我们俩散了。我由庙里出来走大佛寺，碰见大佛寺的韦驮，远远的就问我上哪去。我说给你找个事，你去不去？他问什么事？我就叫他去找符。说你没跟你庙里老韦驮说吗？我说说了，因为他要钱太多。他要三吊，我给五百钱，没雇停当。他说我也不能少要，少要对不起我们庙的韦驮。我说我要多花了也不对。因此又散了。”李国元一听说都没停当：“这怎么办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又往前走，走至紫竹林，那庙韦驮饿的都打了晃，远远就喊我。我一提这个事，他就愿意。他说回头就来，价钱随我开。”李国元说：“他什么时候来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们吃完了饭，院子预备桌案，我一叫，他就来。”李国元忙摆饭吃完了，叫家人预备应用东西，搁在院中。和尚说：“你们大家不消慌，一眨眼等星斗出

全了，那时我请韦驮来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乃非别，我乃非别，西湖灵隐，济颠僧也。韦驮不到等待何时！”只听半空中一声喊嚷：“吾神来了！”不知来者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回 赵斌夜探阁天楼 英雄仗义救公子

话说济公在院中烧香请韦驮，只听房上一声喊嚷：“吾神来也！”书中交代：来者可并非是真韦驮。这部济公传，虽没请神请鬼，并非奇怪之事，总得合乎神理。书有明笔、暗笔、伏笔、顺笔、倒笔、忿笔、惊人笔。此来者乃是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之子，祖贯镇江府丹阳县人，姓赵名九州，绰号人称一轮明月，东西南北中五路总镖头，娶妻梅氏，膝下单生一子，名叫赵斌，生来天真烂漫，混耀闷楞，跟他父亲练了一身拳棒，好上天。老英雄一生就教了两个徒弟，一个儿子。大徒弟乃江西玉山县的威振八方杨明，二徒弟是东路镖头上伙计叫尹士雄。赵九州这天病在床上，把梅氏叫至跟前，说：“我死之后，千万别叫赵斌保镖。他眼空自大，狂傲无知。留下我这点虚名，传留后世。”说罢竟自呜呼哀哉。他母子办理丧事安葬已完，就剩下他母子度日，赵斌游手好闲，他父亲留下这点家私，也可享受着度日。他在外头交了几个本地朋友，一个叫秦元亮，绰号人称飞天火祖；有一位马兆熊，人称立地瘟神，二人皆是绿林，跟赵斌颇为知己。这天三个人在一处吃饭。秦元亮说：“赵贤弟，你知我们是做什么的？”赵斌说：“我不知二位兄长做什么生意。”秦元亮说：“我们都是贼，可不是下贱采花淫贼。我等专讲究偷富济贫，杀赃官，斩恶霸，除暴安良，专管不平之事。只因爱贤弟这身能为，要约你入伙，这叫行侠做义。我这里有身夜行衣送给你。”说着递给赵斌一个包袱。赵斌打开一看，里面全分皆有。赵斌就由这天跟这二人，夜间时常出去偷富济贫。这天赵斌把包袱落在家中，梅氏打开一看，是夜行衣。赵九州之妻，也是开过眼，什么皆见过。正瞧着，赵斌由外面进来。梅氏一见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赵斌，你父亲保镖一辈子英名，被你弱尽。你敢情做了贼！好孩子，我是一头撞死，决不活着。”赵斌说：“母亲不要生气，不叫孩儿做贼，我就不做贼。”梅氏说：“你趁此把这衣服烧了，刀砸了。”自己一想，要在这里住着还不成，得给他把这班朋友断绝子，不然，仍怕有人勾引他。老太太要学孟母三迁之法，急把家中房产变卖，带着细软金银，同赵斌来在京都临安，租的青竹巷四条胡同卖果子王兴的房。赵斌仍旧没事可做。王兴的母亲王老太太可就说：“赵老太太，为何不叫你儿做个买卖？在家闲了，坐吃山空。”梅氏说：“他自幼没做来，也不懂的什么。”王老太说：“可叫他同我儿上果子市买点果子买卖，操练操练。”梅氏一想也好，同赵斌一商量，也愿意。次日拿上两吊钱，同王兴上果子市买了点北鲜。王兴说：“你这货买的便宜，总得找对半利，赚两吊钱才卖呢。你合算去卖。”赵斌吃完饭，拿了小筐出去，见人也不敢吆喝，走了几条胡同，人家皆以为是送礼的，不象做买卖的，也没人买。赵斌走到凤山街，见路北一座大门，象官宦人家，门口有大板凳。赵斌把果筐搁在地下，坐在门首，瞧了果子发呆，就见由里面出来一位员外送客。这员外长的身高八尺，虎背熊腰，面如乌金纸，环眉阔目，姓郑名雄，人称铁面天王，本是世家。他是武进士，素常在家见义勇为，乐善好施，今天出来送客，见赵斌相貌一表非俗，坐在那儿发呆。郑雄很爱慕，说：“朋友，你在这作什么？”赵斌说：“卖果子。”郑雄说：“卖多少钱？”赵斌说：“我两吊钱买的，四吊钱才卖呢。”郑大官人吩咐家人把果筐倒在里面水筒里，给他拿四吊钱来。家人答应。郑雄说：

---

弱尽：作“丧失、败完”解。

“朋友，你没做过买卖吧？”赵斌说：“我今天头一回。”拿起果筐四吊钱回家，告诉母亲说赚了两吊钱，次日仍然同王兴上市，点名买两吊钱北鲜，回家吃完饭，提筐出来，不上别处，一直赶奔凤山街来，至郑宅，把果筐搁下一坐，候至晌午。郑雄要出门，刚一出来，赵斌说：“别走，我给你送果子来了。”郑雄说：“谁叫你送来的？”赵斌说：“你拿进去，我不去卖了。”郑雄说：“你愿意我不愿意，我不如天天白给你两吊钱好不好？”赵斌说：“好。”郑雄一听也乐了，说：“我今天留下，明天可别送来，我不要了。”叫家人给拿四吊钱。赵斌一听，说：“好丧气，好容易卖出主来，又散了。”自己拿钱回家。由此练着做小买卖，有赚钱的时候，有时赔钱。这一天在西湖，因花花太岁王胜抢人家逛西湖的姑娘，他路见不平，打死恶霸的三条人命，被济公把他救了，他认济公为师，济公今天由李宅出来，正碰见赵斌卖果子。和尚说：“赵斌，跟我喝酒去。”赵斌跟和尚到了酒馆喝酒。和尚说：“你今天给当一回韦驮。”赵斌说：“怎么当韦驮？”济公就把李国元丢五雷八卦天师符，落在秦相府花园阁天楼，叫他给盗回家。到李宅装韦驮，遮盖众人耳目。赵斌说：“我不认识李国元家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带去。”吃喝已毕，给了钱，带着赵斌直奔李宅门口。和尚说：“你晚上来。如此如此。”赵斌点头，回至家中告诉母亲说：“师傅济公叫我今天晚上给当韦驮去。”梅氏说：“什么叫当韦驮？”赵斌说：“师傅叫我到相府，给人家找五雷八卦天师符，充韦驮神。”梅氏知济公是好人，若非济公的事，也不叫赵斌晚上出去。赵斌换好衣服，带一把切菜刀，天有初鼓，跳出墙外，省的母亲关门，自己直奔李宅，蹲在上房，在暗中等候，听济公喊：“韦驮不到，尚待何时！”赵斌这才答说：“我神来也！”和尚说：“老韦，你到秦相府花园阁天楼去，把五雷八卦天师符取来。”赵斌说：“遵法旨。”就转身蹿房越脊，奔和合坊来，至相府的花园。一看，这园地势很大，不知哪座楼是阁天楼，真是水阁凉亭，楼台小树，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草。跳下墙，各处一找，找得东北角单有一所院子，是北房，暗五明三，东西各有配房。北房屋中灯光闪闪，人影摇摇。赵斌来里间窗外，用舌尖舔破窗糊纸，往里一瞧：顺前檐的床，靠北墙是一张八仙桌，二把椅子，墙上一口单刀，桌上搁着蜡灯，两个人坐在对面椅上喝茶。靠东这人，有六十以外年岁，面皮微白，两道剑眉，一双三角目，花白胡须，头戴蓝绸四楞巾，身穿蓝绸篆花袍。西边这位有三十来岁，头戴青缎壮士帽，身穿青缎箭袍，腰系丝绦，闪披皂缎英雄大氅。就听那老人说：“壮士，我把你扶养好了，所为叫你给我办这件事。真要给我办好，我给你一百两银子。你拿着，天涯海角，决叫你打不了人命官司。”说着话，就见老者由怀内掏出那两封银子，放在桌上。真是白花花。那壮士说：“多蒙老丈之恩，栽培之德，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，敢领不恭之罪。”老者说：“壮士，恭敬不如从命。”就见这位壮士把银子揣在怀中，伸手摘下那墙上挂着的刀说：“老丈外面无论有什么动作，你千万别管，少时自有人头前来见你。”说完话，往外就走。赵斌赶紧找暗处一隐身，见他走过，赵斌后面跟着，心说：“这不定是上哪去杀人吗？我倒要跟了瞧瞧。”见往西走了两层院落，路西是四扇绿屏风，门内有北房三间，灯光隐隐，似有读书之声。见这人提刀进去，赵斌湿破窗纸一看，见里面一张八仙桌，两把椅子，椅上坐着一位文生公子，正在念书，旁边老家人伺候。这人进去把刀往桌上一扑，说：“你主仆二人快说明来历，我特来结果你们性命。”公子同家人吓倒在地，说：“好汉爷饶命，你要问我是如此这等这般。”赵

斌一听，气的肺都炸了，拉切菜刀要闯入室中，多管闲事。不知所因何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一回 兄弟相认各诉前情 主仆逃难暂寄李宅

话说赵斌在暗中，观看这人拉刀进去，要杀那主仆二人，公子吓的战战兢兢，跪在地下，求“大太爷暂息雷霆之怒，容我慢禀。”那老家人也跪倒。那壮士说：“你主仆二人是怎么一段事？快说！”老管家说：“你老人家要问，我家主人姓徐名志平，原籍建安县人氏，老太爷名徐占魁，跟这秦相府花园总管韩殿元是知己之交。韩殿元有一女，跟我家公子同岁。他情愿把女儿给公子为婚，自幼下定礼。后来我家老爷去世，家中遭了一把天火，将万贯家财烧得片瓦无存。我就同了公子，来到这里投亲。韩殿元一见我主仆衣服褴褛，他就有悔亲之意，嫌贫爱富，明看他留下我主仆，叫公子在这花园读书。谁想到他叫你老人家来害我主仆。”拿刀的这壮士一听说：“原来如此，我实不知道。”说着话，由怀内掏出那一百两银子说：“我赐你主仆，赶紧拿了逃命吧。找个地方，用心攻书，等待大比之年，好去求取功名。你们不可住此，恐他还想害你们。”赵斌在外面一听，说：“这事办的好。”他是个直性的人，自己忘了是偷听了，心中一爽快，不觉失声说办的好。那壮士一听外面有人说话，窜出来摆刀照赵斌搂头就剁。赵斌用切菜刀急架相还。两人走了几个照面。赵斌心中一动：怎么他使的刀法同我一样？那壮士也是心内纳闷，忙往圈外一跳，用刀一指说：“你且慢动手。你姓甚名谁？住在哪里？这刀法同谁练的？来此何干？”赵斌说：“我姓赵名斌，绰号人称探囊取物。你要知道我的厉害，不必前来讨死。”那壮士一听，忙把刀一扔说：“原来是贤弟，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。”赵斌说：“你是谁？”壮士说：“我姓尹名士雄，贤弟你把哥哥忘了。”赵斌一想：“我八九岁的时候，尹士雄正跟我父亲练艺。这话有十几年了。”赵斌这才把切菜刀一揣，赶过去行礼，二人叙离别之情。尹士雄说：“我自从东路保镖，回头听说师母同贤弟来到京都，我特来访查，也未找着。我病在三顺店，腿上长一个疮，遇见这花园总管韩殿元。他是三顺店东家，给我瞧病，接到花园给我把病养好了。今天他给我一百两银子，叫我来杀他的仇人。我来至这里一问，方知怎么一段事。贤弟你来此何干？”赵斌把别后的事略说一番，今天是奉济公之命，来此盗五雷八卦天师符。尹士雄说：“你今天幸遇了我，若不遇了我，你也盗不了符去。你先同我把徐志平主仆救走，然后我帮你盗符。”二人这才进到屋内，叫徐志平：“赶紧收拾好逃命，这一百银送你作盘川。”徐志平问了尹士雄的姓名，老家人徐福给尹士雄磕头：“谢谢恩公。”忙把琴剑书箱收拾好了。徐福说：“尹恩公，这黑夜光景，我二人上何处去？这京师重地，巡更查夜甚多，要把我等捉去。如何是好？”尹士雄一听有理，说：“赵贤弟，你有地方安置，帮叫他二人去，明天再给找店。”赵斌说：“尹兄长在此少待。你主仆跟我走。”带着二人出了花园角门。赵斌本打算把他二人带在自己家去，不想才一出园门走了不远，就见眼前站定一人，正是济公。赵斌一见说：“师父你来了？好。现在他主仆是如此如此。”济公说：“好，我正为这件事来的。我在书房同他们喝酒，我说出来出恭，来到这里。你赶紧给我办事去，把他二人交给我。”徐志平一瞧，见个穷和尚，连忙问道：“这位大和尚怎么称呼？”赵斌说：“这是灵隐寺济公长老。”徐志平一听忙行礼。济公带了他二人来至李国元的家内，叫徐福把担子放在院中，带了二人走至书房。赵文会、李国元正在喝酒，见济公带进一位文生公子，一个老仆，忙站起来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从哪里

带来这二位？”和尚把徐志平的根由一说，李国元这才明白。和尚说：“你借给他几间房屋，叫他在这里念书，有什么差池，有我和尚一面承当。”李国元见徐志平很文雅，说：“师父，就是罢。”连忙让坐，一同喝酒。天有三鼓之时，就听外面一声喊嚷：“吾神来也！济公长老在上，吾神将五雷八卦天师符盗来。”济公赶紧出来，房上是赵斌、尹士雄二人。原来赵斌把徐志平主仆交给和尚带走，赵斌复返回花园，一见尹士雄，二人够奔阁大楼。这二十五间阁天楼地面宽大，拿火折纸一照，在当中有悬龛。尹士雄上去，一见上面有个硬木匣，打开一瞧，正是五雷八卦天师符。赵斌说：“得了，师兄，你我一同走罢。”尹士雄说：“你我这要一走，这个乱子大了。”赵斌说：“有什么乱呢？”尹士雄说：“你想他是当朝宰相，他把传家之宝去了，岂有不跟本地官要的？那时官府彻底根究，未免又拉出好些是非来。不若给他个剪草除根！”说罢，掏出引火之物，就把阁天楼窗格点着。二人跳出楼，只见火光大作，金蛇乱蹿，烈焰腾空，怎见得？有赞为证：

凡引星星之火，勾出离部无情，随风逐浪显威能，烈焰腾空势猛。只听忽忽声响，  
冲霄密布烟生，满天遍地赤通红，画阁雕梁无影。

二人早窜出墙外，施展飞檐走壁之能，来到李宅上房一嚷：“吾神来了！”济公出来把符接下，拿了个小黄口袋，装上五百钱，一香炉米，五碗炉食饽饽。和尚说：“老韦你拿去罢，这是本家的谢礼。”上面赵斌接去就嚷：“吾神去也！”同了尹士雄回家看他母亲不表。单说和尚把五雷八卦天师符拿进来，打开一看不错。李国元赶快派妥当家人，给拜兄李春山送去。这里喝了一夜酒，天亮济公告辞，李国元要送给金银。济公说：“你要谢我，附耳如此如此，我和尚领情，你好好照应徐志平念书。”李国元答应。济公告辞，正往前走，见眼前立定一人，家丁打扮，说：“济公上哪去？”和尚说：“哪位。”家丁说：“我家店东捱了四十棍，伤痕颇重。听说你老人家有仙丹妙药，求你给治治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家店东是谁？”家丁说：“是开三顺店的韩殿元，乃秦相府花园总管，因昨夜花园里阁天楼失火，秦相大怒，说韩殿元失于检点，打了四十大棍，现疼痛难忍。”和尚一听，跟着到了三顺店，一进柜房，见韩殿元躺着，哼声不止。有几个伙友正在劝解，见和尚进来，众人说：“得了，这位师父有仙丹妙药。大师父慈悲罢！”和尚哈哈一笑，用手指点说：“妙药难治冤孽病，上天速报狠心人。”韩殿元听着心中一动，暗想：“这和尚真有点来历，夜间我派尹士雄去杀我未过门的女婿徐志平主仆，也未见回来。他主仆走了，无故阁天楼失火。”想罢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救我罢。我昧心了！”和尚说：“我给你治好了，你把女儿给徐志平不给？”韩殿元说：“我好了，情愿把徐志平找回，把女儿给他，我也无悔。现秦相已把我赶出，我决不敢再生异心，如再生异心，叫我天诛地灭。”和尚给他一块药吃了，棒伤立止疼痛。和尚叫他到李国元家内去接徐志平，韩殿元点头。和尚出了三顺店往前走，见眼前围了一圈人，里三层外三层，拥挤不动，怨气冲天。和尚按灵光一算：“哎呀，阿弥陀佛，我和尚焉可不问！真是一事未了，又接一事，忙分开众人挤进去一看，有一宗岔事惊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二回 济公善度韩殿元 寒士舍子遇圣僧

话说和尚分开众人挤入一瞧，只见里面站着一位穷儒，头戴旧文生巾，烧了窟窿一个，穿一件旧文生氅，上下补钉七条，怀内抱一小孩。此人有三十多岁，一脸枯槁，站在那里说：“众位，我抱的这小孩，生一年零二个月。他娘死了三天，我又雇不起奶娘，岂不要饿死。哪位愿意要就抱去。”书中交代：此人叫马沛然，原籍常州府常熟县人，自幼在家读书，娶妻周氏，把一分家业坐吃山空全完了，只懂的念书，不知营运，直过的上无片瓦，下无尺地，跟前就有个小孩，带了妻子逃难，来至临安，住在钱塘关外吴伯舟家中。这位吴伯舟，他就在西湖使船，是有游西湖的，多雇他的船。手下有百余条船，同马沛然原系故交，知道马沛然是位文士，就留他在船上管帐，每天挣个二三百钱，也够他夫妻糊口，不想大运不通，西湖出了四家恶霸，时常在西湖抢人，闹的没人敢游湖了，船也没人赁了。马沛然没法，只好歇工罢。这西湖头一个恶霸，就是秦丞相之弟花花太岁王胜仙。那时高宗皇帝手下丞相是秦桧。他本姓王，过继给秦家。王胜仙是秦相亲兄弟，他倚仗哥哥势利，时常带了打手游湖，瞧见美貌的妇女，就叫打手抢，没人敢惹他，因此皆不敢游湖，故吴伯舟的船也赁不出去，马沛然也没了事。他妻周氏是位贤德人，说：“你我夫妻莫非饿着么？你在家中看看孩子，我出去做点针线活，你我也好度日。”连说了好几句，马沛然一语不发，周氏便把孩子留在家中，竟自走了。马沛然坐在屋中，自己一想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能养妻育子，等着媳妇给人家做生活吃饭，算怎么回事？”自己越想越烦，实在无路，抱了孩子打算跳西湖一死。又一想：“这孩子投爹娘来了一年，又要死了，怪可惜的，不如把他给了人，我再一死。”这才来至十字街一站，说：“众位谁要这小孩谁抱去。”连喊了几声，旁边有个老者一瞧，这孩子生的不错，自己一想：“我也没儿，我倒可以留下。”刚过去抱，旁边有人说：“老者别要，你要一抱孩子，他就要跟你去。这两天他娘也来了，同你借银，过两天他爹也来了，你可别上当。”那老丈一听也不要了。济公说：“你把小孩给我罢。”马沛然说：“和尚，你要小孩作什么？你是出家人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收他作个徒弟。”马沛然说：“和尚，这孩也不会吃饭，还不能离乳，那如何能行？”和尚说：“不行我不要。你说实话，这孩是他娘真死了么？我的庙在你住家隔壁，你住吴伯舟的房对不对？”马沛然说：“他娘虽没死，我可不是生意，指着孩子讹人。”和尚说：“我知道。你跟我走罢，我带你找你妻，叫你夫妻孩子见面，给你找点事。”马沛然一听，问：“和尚宝刹在哪里？上下怎么称呼？”和尚一一说明，带着马沛然往前走，济公信口作歌：

谁能谁不能，能者在五行，五行要不顺，能者也不能，众公不信细叮咛。看那众富

翁，骑骡押马身受荣，再看那贫军寒民与百姓，无吃无穿受困穷，皆因前生造定。

济公带马沛然往前走，来到酱园门首。和尚说：“掌柜的，给我三文钱的大头菜。”里面答应，给拿出来。和尚说：“太少，我给两个钱。”掌柜的过来说：“和尚，咱们这作铺的买卖，并不二价，还价不卖。”和尚说：“倒不是我还价，我这兜子里就剩二文钱。我化你一文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你

---

高宗皇帝：即宋高宗赵构。

秦桧：南宋投降派代表人物，为高宗所宠信，官至宰相，杀害抗金名将岳飞，为人民所痛恨。

是出家人，就是罢。”和尚伸手一摸兜子说：“哟！我这兜子漏，又丢了一文钱。先给你一个罢，明天我给你带来罢。”说罢往前走，对过就是青菜摊。和尚来至切近说：“掌柜的，给我一个钱蒜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一文一头。”拿了一头蒜给和尚。和尚给了一文钱，接过蒜来一瞧说：“掌柜的，一文钱，一头蒜，你还给我一头烂的，你给换换罢。”掌柜的又抽了一头给和尚，和尚也没把烂的交还，给人家一文钱买两头。和尚原本就带了两文钱，要买四样礼去给人家上寿。马沛然瞧了和尚太贫，跟和尚走了半里路，见路旁一个卖狗肉的。和尚过去说：“这肉真肥真香真烂，五花三层，要吃肉，肥中瘦。”夸了半天，说：“掌柜的，饶给我一块吃。”卖肉的正没开张，见个穷和尚夸赞了半天，要一块吃。卖狗肉的一高兴，拿刀给切一块有二两。和尚接过来一瞧，说：“你要多给吃点。”卖狗肉的说：“你没够。”和尚说：“不是我没够，和你要不给添，连这块人情皆没了，做情做到底。”卖狗肉的又切给吃一块。和尚一文钱没花，白得两块狗肉。和尚又往前走，听那边卖馒头的，和尚叫卖馒头的：“过来，我买。”那卖馒头的过来，和尚说：“热不热？”卖馒头的说：“才出宠。”说着把挑子搁下，一掀盖，热气腾腾。和尚伸手一拿，就是五个黑指头印。和尚刚往嘴里咬，赶忙扔下说：“我忘了，没带钱，我没敢吃。”卖馒头的瞧了有气，这个馒头卖不出去了，又是牙印唾沫，又是黑印。自己一想，“我有心恼气罢，刚出来，他又是个出家人。”愣了半天说：“得了，我这馒头就算扔了。”认了晦气。和尚说：“你既要扔，别扔，舍给我和尚罢。我明天碰见你，我要带着钱还给你。”卖馒头的说：“你拿了去罢。”和尚拿了馒头，带着马沛然来到凤山街，见路北大门悬灯结彩，车马盈门。这家乃临安城头等富户，姓郑名雄，人称铁面天王，今天给老太太做寿，临安的绅士财主都来给祝寿。和尚来至门首，告诉马沛然，附耳如此如此，在这等候，自有机缘可遇。马沛然点头。和尚上了台阶说：“辛苦众位。”由门房出来一个家人，见是个乞丐穷和尚。家人说：“和尚，你来得太早，还没坐席。”

3 你要杂会菜回头来。”济公说：“你胡说！我知道这里老太太生日，买了四样礼，特来拜寿。”家人一听，暗想：“素来我们大官人最爱施舍，挥金如土，仗义疏财，遇见穷苦的人必要周济。也许我们大官人待他有好处，他知道今天寿辰，要来报答报答，我倒不能小觑他。穷人也有一分尽心，或许知老太太爱吃什么，买点什么。也许送桃面点心酒席票。”想罢说：“和尚，你在哪庙里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在灵隐寺小庙出家。”管家说：“你的礼物是自己带来，还是随后有人挑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随身带来。”家人说：“你的把礼物拿来，我给你回禀帐房去。”和尚由袍袖里拿出一个馒头，两头大蒜，两头咸菜，两块狗肉，递给管家。和尚说：“给老太太吃狗肉就蒜瓣，吃馒头就咸菜。”家人一瞧，赌气给扔在地下说：“你快走开罢，跑来搅我们。”刚扔到地，过来两条狗就要吃，和尚赶紧轰开：“花脖四眼，你们两个给吃了，老太太吃什么？”和尚捡起来说：“你不给回禀，我会嚷。”大声喊嚷：“送礼来了！”拿手抓住往里扔。众家人瞧了，全部说：“这和尚是疯子，不管他。”书中交代：这郑雄原本是临安头一等绅士，又是武进士，为人最爱交友。他叔父在外省做总兵，今天给老太太做寿，临安城上自公侯，下至庶民，都来送礼拜寿。今天有美髯公陈孝，病服神杨猛，赵文会、苏北山、姜百万、周半城，皆在客厅，真是高朋满座。郑雄的母亲，今年七十整寿，可就是双目失明，有二年多了，请了多少先生并未治好。今天郑雄

正在厅上应客，家人拿进一个礼单来，说：“三清庙的广惠师父前来拜寿。”郑雄一听，一愣说：“我素日跟他并无来往。”接了礼单一瞧，上写：“银烛一对，寿桃全堂，寿酒一坛，寿面一盒，寿帐一轴，山羊四只。”郑雄忙迎进。众人一看，此僧有五十多岁，衣貌鲜明。书中交代：广惠来给郑雄送礼，他有贪心，知郑府的花园闹妖，他会捉妖净宅，打算以送礼打进步，好给捉妖赚点银子。今天来到这里，众人一让，把广惠让至杨猛、陈孝这张桌坐下。杨猛爱说话，说：“大师父来了。”广惠说：“来了。”杨猛说：“我同你打听一位和尚，你可知道？”广惠问：“谁？”杨猛说：“西湖灵隐寺济公长老。”广惠说：“济颠和尚，疯颠颠颠算什么，我倒同他师父相好。论起来他是师侄，常要跟我学能为，我没那么大工夫教给他。”杨猛一听就恼了，一想：“这东西，说话真可恨。他说我师父是他师侄，我成了他孙子了。我去找我师父去问问，如果是真便罢，如没有这回事，我把这秃头给砸碎了。”想罢站起来，才要往外走，就听外面喊嚷：“上寿送礼来了！”杨猛一听是济公的声音，说：“我师父来了，好，我倒要问问。”忙往外跑。济公这一来，要大闹寿堂，法斗广惠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三回 广惠僧狂言惹祸 济禅师妙法惊人

话说杨猛忙往外跑，陈孝也就跟来。二人出了客厅，到外面一看，正是济公，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因何大喊小叫？”济公说：“我来这里给老太太上寿，他等嫌我破烂，不给我回禀。”陈孝、杨猛说：“他们本是势利的。”郑雄也从里面出来，一见和尚甚穷，说：“二位贤弟不在厅上吃茶，来此何干？”杨猛、陈孝说：“我给你二位引见引见，这位上人就是我常合兄长提说，灵隐寺那位济公禅师。”郑雄说：“原来是圣僧，久仰大名，今幸相会，真三生之幸。”和尚说：“今天老太太千秋诞辰，我特前来拜寿，送点寿礼。”郑雄见和尚衣服褴褛，象那讨饭化缘之人，怎能往客厅里让？看看陈孝、杨猛，又不好不让！心中犹疑未定，只听和尚说：“我来送点礼，拜拜寿，我也不能客厅去坐，贵府高亲贵友不少，我也没衣服。”郑雄一听暗喜，不免虚让说：“和尚既来之，则安之，请进罢。”杨猛也愿济公进去，对对广惠那话真假。和尚说：“郑大官人这么一让，我倒不能不去给老太太拜寿要紧。”郑雄也不好阻拦，同和尚来至客厅。和尚叫茶房把八仙桌放在正中，上铺猩猩毡。济公把狗肉等物拿出来，上边竟坐，郑雄眼都气直了，当了陈孝、杨猛未便发作，还过去谢承和尚，叫家人扔了。在座之人，济公认识一半。茶房摆上酒菜，济公立起来各桌上都让，让到广惠那里。广惠傲然高坐，一语不发。让完，回座吃酒，只听广惠说：“郑大官人，我今一来拜寿，二则要在老太太面前孝敬个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河里浮的，草里蹦的戏法。你去后面回禀一声，我在这里变，老太太那里就瞧见。”郑雄一听，说：“好。”到了后面，见众亲友的女眷都陪老太太说话。郑雄说：“娘呀，现有三清庙广惠僧要变戏法，给娘瞧瞧。”老太太一听，气得颜色更变说：“你同和尚取耍笑我，快叫秃头滚出去！老身眼睛已坏了二年，你还叫我瞧戏法。”郑雄一听，这才悔恨，忙说：“老娘不必生气，孩儿一时忘了。”旁边有几位女亲友，都说：“伯母，你老人家叫他变个我们瞧瞧。”又有几位小姐都说：“奶奶，你叫他变与我们瞧瞧。”老太太这才说：“郑雄，你叫他变去罢。”郑雄这才回至客厅说：“大师父，你变罢。”和尚要了一把剪，一张纸，剪了许多蝴蝶。和尚有点能为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吹一口仙气，就见一对对蝴蝶直奔后堂飞，大家齐声喝彩。杨猛同陈孝一起说：“师父，你也变献点手段。”济公立起来大嚷：“我也要变了！”嚷罢，说：“唵嘛呢叭 吽唵敕令吓。”只见有三十多条小长虫满厅乱飞，大家一愣，低首一瞧，筷子皆没了，哄堂大笑。济公用手一指，长虫没了，每人跟前一双筷。大众称奇。广惠见众人夸济公，他脸上无光，说：“郑大官人，我孝敬老太太一碗汤罢。”站起来就要了一块包袱，盖在桌上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把包袱一掀，见变出一大碗三鲜汤，仿佛有人托着似的，飘飘悠悠，就往外走。济公用手一指，那碗汤在广惠头顶上一反，正泼了广惠一身，脑袋也烫红了。众人拍手大笑。广惠赌气用手擦了，说：“众位，我本想今天在人前显耀一番，变些仙桃孝敬老太太。”众人一想：这时正在四月里，陈桃早没了，新桃尚没长成，正在青黄不接之际，这倒新奇。广惠才念咒，济公过来说：“你变出来，别掀开包袱，我能猜着。”广惠说：“就是罢。”口中说道：“寿桃”一盘献堂前，献与堂前不老仙，今日变出芙蓉果，寿比桃儿还在先。”念完，就见包袱鼓起。济公说：“你说这话不对。”广惠说：“我不对，你说。”济公说：“黑果一盘献堂前，献与堂前不老仙，今日变出带把果，羊肉熬着占醋蒜。”广惠

打开一看，是四个茄子。哄堂大笑，广惠臊的面红耳赤。郑雄怕和尚难过，叫家人拿出去，家人郑福端出大厅一看，是四个大桃，说：“东西，真可恨。我再端回，叫众人瞧瞧。”不料到了客厅，众人一瞧还是茄子。郑雄说：“郑福你疯了，端来作甚？”郑福气的转身就走，出来还是大桃。一想：“这该当我吃。”才要吃，济公追出来说：“郑福你干什么？”郑福说：“人家变的是桃，你用什么法子遮盖的？我要吃这桃。”济公手一指说：“你吃。”郑福拿起一咬，把牙崩了。原本是木头桃，济公说：“你拿去给老太太吃。”郑福拿进去，见老太太一吃，顺嘴流水。郑福一想：“真奇怪。”回身出来，济公一瞧广惠在那里默默无言，济公说：“郑大官人，今天我要变个戏法，请老太太正瞧个真切。”罗汉施佛法，大展神通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十四回 济公游戏耍广惠 郑雄为母求圣僧

话说济公耍笑广惠，变了几个茄子。济公叫郑雄：“去到里院把老太太请来，我要变个稀奇戏法，叫老太太瞧个明白。”郑雄说：“不行。老母二目失明，足有二年，怎可瞧见的？”济公说：“我因老太太二目失明，我才叫他老人家瞧。要是有眼之人，也不算能力。”郑雄知和尚有些来历，这才到后面把老太太请出。两个丫环搀住，来至外面。众亲友皆站起来说：“给老太太拜寿，但愿你老人家多福多寿。”老太太落了座，郑雄说：“娘呀，现有灵隐寺济公长老，他要变个戏法，能叫你老人家瞧的明白。”老太太点头。济公来到老太太面前，说：“寿筵开，寿桃色色鲜，寿酒霞杯筵，五福寿为先，寿绵绵，福长远，真正是寿比青松不怕风霜减，恰好似福如东海寿比南山。”念完了这几句，济公用手在老太太眼睛上一画，暗念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 吽。”老太太果然眼睁开了。老太太说：“郑雄呀，我这左眼瞧得见了。”郑雄还不信，一招手，叫过一个丫环来，说：“娘亲，你见这是谁？”老太太说：“这是春梅。”丫环说：“正是。”老太太大喜：“真瞧得见了。”郑雄一听大喜，赶紧过来说：“娘亲，你看儿怎么样？”老太太说：“日月消磨，你也半老。”郑雄赶紧给济公行礼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慈悲慈悲罢，既把左眼治好，再把我这老眼右眼给治治。”老太太说：“我就是左眼瞧得见。”济公说：“我可不能治右眼，现在你大门外有一个抱小孩的，他叫马沛然，把他请来，一治就好。”郑雄赶紧派人出去把马沛然请进来。郑雄赶忙行礼，说：“先生，求你把我娘亲的右眼治好，我必要重谢。”马沛然刚要说不会。济公过来说：“马沛然，你给治罢。”过去暗递给马沛然、一块药，这个时节，众仆妇丫环都来在门外站着，瞧给老太太治有眼。内中过来一个妇人，就把马沛然抱的小孩接过来，给小孩吃乳，小孩哇的一声就哭了。马沛然也是福至心灵，拿着这块药说：“用无根水 化开，这是佛爷赐的仙丹妙药，叫老太太用水一擦眼就好了。”这才叫家人与药化开，果然给老太太一擦右眼，立时眼就好了。郑雄见新来的仆妇抱马沛然的小孩接过来给乳吃，不知是怎么一段事。赶忙问马沛然。马沛然就把夫妻怎么贫苦，妻子出去，我怎么要跳河舍小孩，遇见济公，把自己的事由头至尾一说，郑雄一听，方才明白说：“得了，我这里正少个管帐先生，你就在我这里罢，我单给你夫妻顺出一所房子居住。圣僧你老人家的慈悲，我给圣僧你换换衣裳。”济公说：“你倒不用给我换衣裳。我和尚化你的缘，你把清波门外的两顷稻田地，施舍给三清观的刘泰真，做为那庙的香火地，就算谢了我和尚了。”广惠在旁边坐着，一看济颠大展奇才，他有些气忿不平。广惠站起来说：“郑大官人，我知道你这后面花园内有妖怪作祟，我情愿到后面给捉妖净宅，我分文不取，丝毫不要。我所为跟济颠比并比并法术，看我二人谁行谁不行。”济公说：“好，你既这等说，我就同你去到后面捉妖净宅，退鬼治病，还叫你先施展法术。你捉了妖精，就算我输了，你捉不了，我和尚接后场。”广惠说：“也好，咱们这就去。”济公说：“你别忙，咱们吃完饭再去，也没有白天就捉妖的，妖精也不来。”郑雄说：“我这花园，我不知道是妖怪可是仙家，时常家人在后面楼上睡觉，就把家人给扔下楼来。再不然屋中的东西乱响，乱掷地下。或者楼上没人，就点上灯。可始终没人瞧见

---

无根水：指眼泪。

什么，也不知是妖是怪；我也不解其意，直闹了有半年了。”广惠说：“不要紧。今天晚上，我也不管他是妖是怪是鬼，我拘了他来，拿戒刀将他结果性命。”众人大家谈话，天色已晚。郑雄问：“二位和尚用什么东西？”广惠拿笔开了单子，郑雄就叫家人照样预备，放在花园，一概安置停当。两位和尚来到花园内一看，是八仙桌一张，椅子一把，香炉蜡扦一分，长生料香一颗，钱粮一分，砚台一方，白芨一块，朱砂一包，新笔二枝，黄毛边纸一张，香菜一棵，五谷粮良一盘，无根水一碗。广惠看了一眼，先点着了香烛，然后祷告过往的神抵：“保佑弟子广惠把妖怪捉住，回庙烧香上供，答谢上苍。”祷告已了，用无根水拿白芨研了朱砂，拿笔画了神符三道，自己一烧，化作灵符，口中念念有词说：“头道符一烧，狂风大作；二道符，把妖精拘来；三道符，用戒刀把他结果了性命。”郑雄带着一个胆大的家人，在旁边瞧着。济公在那里拿着一把酒壶，一声不语，见广惠口中念念有词，把头道符点着扔出去，并无一点动作，也没一点风。众家人无不嘻笑，都说：“广和尚造谣言，没有能为。”广惠又把二道符扔去，也并无动作。广惠真作急了，把三道符往外一甩，只见就打外面一阵怪风，刮的是沙灰荡漾，尘土翻飞，怎见得？有赞为证：

无影又无踪，卷杨花，西复东，飘蓬叶悟空。江湖常把扁舟送，推白云过岭，过园

林乱摆花枝动。吼青松，穿帘入户银烛影摇红。

这阵风过去，就见对面这三间楼，楼门一开，由里面走出来一位年迈的老翁，面如童子，鹤发苍髯，头戴古铜色四楞中，身穿古铜色大擎，白袜云鞋，手拿蝇拂，向广惠一指说：“好，广惠，我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何故特来惊动我？所为何因？”就使用蝇拂一指，一股白气扑奔广惠。广惠觉得头晕眼黑，翻身倒在地上。济公拿着酒壶哈哈一笑说：“你本是修道之人，无故蹈入红尘，还敢欺凌三宝的弟子。”和尚说完，把脑袋一拍，露出三光。那仙家本是修道，在楼上住着，有几千年的道行，只因郑雄的家人常不清洁，冲撞了他，他才在楼上闹。

今天见济公现出三光，那仙家是修道的，他不敢过来，恐被济公的三光照着，就得除去他五百年的道行。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这位狐仙既能变人，道法就深远，赶紧说：“圣僧不要动怒，这倒不怨我，只因郑雄的家人冲撞了小狐，他等不知自爱，我叫他等知道知道。”济公说：“你急忙给我快走！如不走，我要请雷劈你。”就见那仙家当时化作一阵清风而去。济公才拿出那一粒药，把广惠治好。广惠臊得面红耳赤，自己告辞回三清庙去了。济公住在郑雄家中，次日清早起来，郑雄款待酒饭，想济公给母亲把眼治好，自己心中甚感激，要给济公换衣裳。济公说：“此番你要谢我。”随附耳如此如此，郑雄点头答应，济公方才告别，出了郑宅，向前行走，一直够奔钱塘门而来。来至钱塘门外，见大道旁边有一个卖狗肉的担子。这个卖狗肉的，在玉皇阁对过大影壁底下蹲着出恭。济公睁开慧眼一看，按灵光三击掌。济公说：“真乃世界之中第一孝子。我和尚不来救他，雷必取他。”想罢，和尚就问：“这狗肉担是哪位的？”连问三声，并无入答言。书中交代：这个卖狗肉的姓董，叫董平，住在钱塘门内，家中就是他母亲。娶妻韩氏。董平为人的性情，最好生疑，时常在他母亲面前不孝。虽没有什么大过，无非言语中不顺。清早起来，他就跟母亲辩嘴，说他母亲不知好歹。他妻子韩氏是一位贤良妇人，常时劝他，说：“老娘这大年纪，你就不应该无事生非，惹老娘生气。”董平也就不言语，出去做买卖。这天董平在家中煮肉烧上锅，

叫韩氏看着，他出来买狗。宋时年间，准许人买狗卖狗肉，董平走到一条胡同。见路北门首站着一人，有三十多岁，买卖人的打扮，说：“你买狗是卖狗肉去吗？”董平说：“不错。”那人说：“我本不愿意养狗，由去年来了一条野狗，轰它它也不走，晚间关门，就把狗关在院里。我夜间听狗叫，我起来一看，原来有贼拨门，我把贼赶走。一想，此狗倒也有用，故此我留下养了。今年又生了一个小狗，两个狗争打架，我怕碰了孩子，我有心把它卖了，那有恩养仇杀之理，我也不要钱，你白拿了去罢。”董平一想，这是顺事，用绳子把大狗一捆，扛着小狗，谢了谢那人，拉着狗回家，到家把大狗搁在院中就走，进屋中拿了一把刀要杀狗，把刀搁在院中，到屋内拿盆子出来，一瞧刀没了。董平问他妻子：“你拿了刀去？”韩氏说：“没见。”董平一找，见小狗把刀衔在东边，藏在身底下，露出刀柄。董平过来一脚踢开小狗，拿刀过来要宰大狗。小狗跑过来往大狗脖子上一趴，龇着牙瞧着董平。小狗眼泪一滴一滴往下落。董平大嚷一声，就把刀扔在地上，往屋中就跑，吓得韩氏目瞪口呆。不知所因何故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五回 狗度董平改恶为善 葷酒回庙耍笑众僧

话说董平要杀狗，只见小狗儿趴在大狗脖子上，只落泪。董平愣了半天，自己想：“狗都知道身从何处来，何况我生个人来。”自己把大小狗放开说：“我也不杀你了。你母子愿意在我这里，我有食水喂养；不愿在我这里，任你自去。”他到屋中给他母亲跪倒说：“孩儿我自己时常在你老人家面前无礼，罪该万死。”韩氏说：“只要你好好在老娘跟前尽孝，我们夫妻自有好处。”董平说：“我今日把这一锅狗肉卖了，明天改行做个小本经营，这血盆子里的买卖我不做了。”把狗肉挑前去，到了外面。每日挑出来一卖就完，今日走了十几条胡同也没开张，走在钱塘江大街玉皇阁照壁前，觉得腹中疼痛，把肉担儿放在道上，只见从东边来了穷和尚问：“这肉担儿是谁的？”董平也不言语：“昨天在大街白要了我两块狗肉，今日又来问我，不答他，看他如何？”济公见董平一脸黑气，按灵光一察，知是他乃世界上第一孝子。“我若不救，雷必取他。”书中交代：董平怎么是第一孝子呢？按善书有云：比如这个人要做了半辈子的善事，他要做了件恶事，那书上注写他是第一之恶人，把从前半生的善事全没了。比如那人做了半辈子的恶事，忽然自己知道不好：“我须当改，不然，我要遭报。”定能改过迁善，痛改前非，把从前恶事全勾了。书上注写乃第一之善人。嫠妇失节，不如老妓从良。董平虽不孝母，自己忽然知道改悔，要在他母亲跟前尽孝，乃一片至诚之心，并无半点虚浮，这就算第一之孝子。济公问肉挑是哪位的，连问两声，无人回音，济公挑起肉担就跑。董平一瞧急了，赶紧站起来扣中衣迈步就追，刚往前一跑，只听后面山崩地裂一声响，原来是那影壁墙塌下半截，董平吓得目瞪口呆，心中说：“若非是和尚抢我的肉担，被土墙压死了，真乃好险好险！”书中交代：和尚说雷必取他，怎么土墙压死，是雷劫呢？谚语常说：天打雷劈五雷轰，莫非天上还打五个雷么？原来是金木水火土谓之五雷，刀砍死谓之金雷，木棍打死谓之木雷，水淹死谓之水雷，火烧死谓之火雷，土墙压死谓之土雷。要被天雷殛了，那必是罪大恶极的。话不多叙。董平一想：“我去找找和尚，跟他要挑子，还得谢谢他。”想毕向前走。哪想济公他挑着这担子，来到热闹街上，把担子一放，拿刀就切狗肉。切完了，和尚用手一点指，这狗肉变的好象有一斤重一块，济公喊卖六文一块。那走路的人走在这里，远远就闻着这狗肉的香扑鼻。素来不吃狗肉的人，今天见肉块又大又香，又甚便宜。这个三块，那个五块，那个十块八块，眨眼就卖了一堆钱。肉已快完了，剩了几块，和尚不卖了。买不着狗肉的，也有懊悔说：“可惜这样便宜的狗肉，我未赶上买着，实在懊悔。”有一位买了四块肉，心中甚喜。心想：“这肉足够一斤一块。”走两步，他闻一闻。俗话说得不错：肉贱鼻子闻。心想到家给老娘们两块，剩两块找大哥约老弟可以喝点酒。闻了闻，走了两步，打开瞧了一瞧，这肉剩了有半斤一块。心想：“我莫非挑花眼了？我瞧着有一斤一块。”自己纳闷。又走了两步再瞧，一块剩有四两；再走几步瞧，四块肉也无四两。买肉的一想：“今天叫那和尚冤了我。”赌气回家去了。济公这里卖一堆钱，狗肉也快完了。董平赶到说：“和尚，这肉担是我的。我来把话与你说明白了。今天你要不抢我的担子，我便被土墙压死了。我倒要谢谢你。”济公一翻眼睛说：“对，今天大早起来，你许是

---

嫠(lí)妇：做“寡妇”解。

没跟你妈妈辩嘴。”董平听和尚一说此话，他倒一愣，连忙问：“和尚，你在哪庙里？”济公如此如此一说。叫董平：“你把卖的这钱拿了去作个小本经营。”董平说：“我明天改行，不做这杀生的买卖，我卖鲜果子去。”济公说：“好，你把担子钱都拿了去，我就要这几块狗肉就得了。”董平谢了和尚，济公兜住狗肉。顺着西湖苏堤往前行走，信口唱起狂歌。歌曰：

孤衾独拥，睡熟转浓，梦见登科第，圣恩优宠，官居极品，父母褒封，衣锦归故里，拜友祭祖茔。一虚忙惊醒，依然散帐枕樵童。只听窗外寒虫叫，原来残蝉唱古松。世人忙碌碌，都在一梦中。也梦为寒士，也梦做庄农，也梦陶朱富，也梦范丹穷，也梦文章显达，也梦商贾经营，也梦位登台鼎，也梦执掌元戎。离合与悲欢，寿夭共穷通。仔细从头看，都在一梦中。方知父母与妻子，儿孙合弟兄，俱是梦里来相共。纵然衣紫腰金，出拥花駉，也是南柯一梦中。

济公顺着西湖苏堤口唱狂歌，过了冷泉亭，来至飞来峰灵隐寺山门外。看守山门的和尚静明、静安说：“济师父，你拿着是什么东西？”济公说：“我带来是狗肉。你二位吃点？”静安、静明说：“不行，我二人吃素，你也不能往庙内带。咱们这处庙是长素，荤酒莫入。提笼架鸟，都不准入庙，你白骨喧天往庙中带不行，快扔了罢，你犯了戒啦！”济公说：“我不知道。身上痒痒，疥又犯了。”说着，和尚低头在身上找。静明说：“不是身上长的疥，是犯了咱们和尚清规戒律。出家和尚讲究三规五戒。”济公说：“什么叫三规？哪叫五戒？你说说。”静明说：“可惜你还是和尚，连三规五戒都不懂。咱们出家和尚，三规是佛规、僧规、法规。五戒是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，你快把狗肉扔了罢。要到庙里，连我二人都有失察之罪。监寺要看见，他也有罪。”济公说：“你二人懂的什么，别阻我高兴。我到庙给监寺狗肉吃。”两个门头僧也不敢阻止，由他去了。济公到里面，在大雄宝殿前面把狗肉放下，坐在旁边，说：“有买肉的来买。”众僧人来了十几位，内中善心的和尚都道：“济师父别卖了，要叫老和尚监寺的知道，必要治你之罪。”济公说：“你不要管。”旁边就有恨济公的和尚，说：“你卖了，谁敢管你？”济公也不理论。只见监寺广亮从那边过来说：“济颠你卖狗肉，我也不管你。就是杀两条狗，我也不管你。我竟问你，今日是到什么时候了？自从火烧大碑楼至今日，派你化缘，我要问你，这一万银两工程，该当怎样呢？”济公说：“一万我可没有，我倒有个九千。”广亮说：“我不同你胡闹，我带你见老和尚去。”济公说：“别忙，火烧大碑楼之时，我与你说话是天交正午，此时还短一个时辰，少时没有一万两银子，我再合你见老方丈去。”广亮一听说：“好，你就多待一个时辰，我看你哪来的一万两白银？”监寺广亮方要走，只见从那边进来两个门头僧，一伸手把监寺僧拉住说：“广师父，外面有一件新奇事，只因我二人在山门坐着，见由西湖大路来了有二三百位，内中有官绅富户，也有商贾人等。头前有二位员外骑马，衣帽鲜明。一位白面长髯，一位清奇古怪，都带着有二三十个家人，到了山门外，把我二人唤过去，问：‘此庙可是灵隐寺？’我等答应‘是。’那二位问：‘活佛可在

---

登科第：“科第”，科举制度考选官吏后备人员时，分科录取，每科按成绩排列等第，叫做“科第”。“登科第”，即“考中官吏”。

南柯一梦：唐李公佐《南柯太守传》记：淳于棼做梦来到大槐安国做南柯太守，享尽荣华富贵，醒来才知是一场梦，原来大槐安国就是住宅南边大树下的蚁穴。后用“南柯一梦”泛指一场梦，或比喻一场空欢喜。

庙内？’我等说‘我们这庙内没有活佛。’那二位员外又问：‘罗汉可在庙内？’我说：‘庙内罗汉堂有五百零八尊金身罗汉，不知你二位给哪位烧香？’那二位员外说：‘不是找泥像，是找活罗汉。’我们说‘没有。’那二位员外说：‘善缘不巧，我等往别处施舍去罢。’我等说：‘员外别走，这活佛倒是叫什么名字？’那二位说：‘若说活佛的名字，得损阳寿十年。’我二人说：‘员外你说活佛的名字，我二人替你损寿。’那二人先叩头后说：‘我二人损了三十年阳寿，你看如此如何？’”监寺说：“活佛是哪位呀？你二人说话不明白。”静明说：“不行，我二人不能说了。算命排八字，都说我活五十三岁，今年我二十二岁了，方才损了三十年，敢早敢晚，明年必死，再说了没的往外找。”监寺的说：“不要紧，你二人说罢，我替你二人损阳寿十年。”那静明和尚不慌不忙，说出活佛的名字。要知后事毕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六回 济公庙内卖狗肉 万善同归修碑楼

话说监寺广亮听静明之言，他要问问活佛是谁。静明说：“我要一说，可是你损寿十年。咱们这庙道济，你损寿十年。”监寺一听：“哎呀！道济呀？”静明说：“得二十年。”监寺说：“那个道济不要紧哪。”静明说：“你也三十年。”广亮说：“你别闹了。每日他在庙里，也不卖狗肉。今日凑巧有人来访他，这如何是好？哦，有了。”几个和尚披偏衫打法器，迎到山门。那些人一看，内中没有济公，二位员外先恼了，说：“众位，尔等来看，这些僧人都是妖言惑众，装模做样。此处善缘不巧，你我往别处施舍去罢。”广亮连忙说：“众位跟我去见活佛来。”二位员外带着众人到山门内，只见济公在大雄宝殿前闭目而坐，口中还说：“狗肉六文钱一块。”那两位员外一看，这才说：“尔等大家来看，这才是活佛罗汉的气象，你我大家上前磕头。”监寺的广亮一听，把气都气歪了，心中大大的不悦，心说：“我等大家披偏衫，打着法器迎接他们，他说我们妖言惑众，装模做样。道济这里卖狗肉，他们倒说是活佛罗汉。”就见众人跪倒，给济公磕头，济公扬扬不理。广亮恐怕施主不悦，连忙过去说道：“济公太不知事务，众位施主来拜访，汝怎么不应酬？”济公尚未回言，这两位员外先恼了，站起来说：“你这和尚太似无礼，汝敢呼喝活佛！”吓得监寺广亮往后倒退，不敢回言。济公不慌不忙，睁开二目说：“众位施主来了。来此何干？”就听那穿白的员外说：“弟子久仰圣僧大名，特地前来拜访问禅。”和尚说：“你馋了，吃一块狗肉罢。”那员外摇头说：“我不吃。”那边穿蓝的员外说：“我也是久闻圣僧大名，特地前来请问禅机，我来问机。”济公道：“饥者饿也。饿了吃一块狗肉。”那员外说：“我二人原本是来问禅机妙理，并非是馋饥。乃是音同字不同。”济公道：“这二人原来问馋饥二字，我和尚可知道。”那二位员外说：“只要师父说对了，我二人情愿修盖大碑楼；如说不对，善缘不巧，我二人往别的庙施舍去。”济公道：“你二人听着。山里有水，水里有鱼，三七共凑二十一。人有脸，树有皮，萝卜筷子不洗泥。人要往东，他偏要向西，不吃干粮尽要米。这个名字叫馋饥。”二位员外一听，连忙摇头道：“我二人是问的佛门中奥妙，参禅之禅，天机之机，师傅说的这个一概不对。”和尚道：“这二人好大口气，也敢说佛门奥妙，禅机。好好好，我和尚要说对了怎么样？”那二位员外道：“要说对了，我二人助银子修盖大碑楼。”和尚道：“你二人且听来。”和尚便说道：“须知参禅皆非禅，若问天机哪有机；机主空虚禅主净，净空空净是禅机。”二位员外一听，拍掌大笑道：“罗汉爷的佛法，顿开弟子茅塞。来，监寺的看缘簿伺候。”广亮赶紧拿过缘簿，文房四宝。那穿白的员外让道：“贤弟先写。”那员外道：“大水漫不过船桅去，还是兄长先写。”那穿白的员外拿过笔来，又让那面三百多人：“众位写缘簿。”众人道：“水大漫不过鸭子去，还是员外爷先写。”众人哈哈大笑：“水长鸭子浮，这话更对。”那员外拿笔写上，头一笔是“无名氏施银一万两。”穿蓝的员外拿过缘簿一看，心想：“我等皆是来助济公一臂之力，他既写一万，我也不能写九千。”赶紧写上“无名氏助银一万两。”剩下众人也有写三十两的，也有写五十两的。写银就给银子，写钱立刻就给钱。这些人原来是临安城的绅董富户，都是济公平时早化下的，今天特来现场。写完了，那穿白的员外到里面坐下，便告诉道：“我城里关外有十六座大木厂，把大木厂也舍施在灵隐寺庙内修盖大碑楼使用罢，盖完

为止，不拘多少。”众人说完了话，告别而去。济公方才问道：“师兄，这些银子可够修大碑楼么？”监寺的广亮一看说：“富足有余。”济公说：“你就叫人动工修罢，我到我的施主家住几天去。”说完了话，济公兜起一兜狗肉，出离了灵隐寺竟是去了。监寺的广亮找瓦木作，择黄道吉日开工动土，兴夯定磉，立柱上梁。过了好些日子，砖瓦俱已齐备，抹缝灌浆，一切修理好了，就少油漆彩画。哪想到好事多磨，那一天有人进来报告：现有秦相府四位管家，带着四位三爷，在山门外下马。监寺的广亮一看，赶紧往外迎接。书中交代：这几位管家无事不来。只因秦相府的花园，有五五二十五间阁天楼，前次被火烧了，打算要重修此楼，叫管家到大本厂购买大木料。十几家木厂子都说，东家把木料施舍在灵隐寺，修盖大碑楼。管家一回秦相，秦丞相说：“灵隐寺一座大碑楼，能使多少大木？派秦安、秦顺、秦志、秦明四个人去到灵隐寺，就提我暂借些大木修楼，转年等皇木来了，我必如数奉还。”四个人答应，转身刚要走。秦丞相说：“回来。你等到灵隐寺去，和尚借是人情，不借是本分，赶紧回来，千万不可倚着人情势利，欺压和尚。”四位管家答应出来，到了门房，秦顺就说：“这个苦差使派上咱们，一文钱的找项都没有，当这个黑差使。”秦安说：“兄弟，你好糊涂。这件事咱们四个人每人有二千银子进款。”秦顺说：“大哥你穷疯了，跟和尚借大木，他借了，咱们给相爷派人取来；他不借，咱们回复相爷，哪来的进项？”秦安说：“兄弟你不行。吃这碗饭，寻岔子多。到那上下提说借，就说相爷有谕，拆他的大碑楼盖阁天楼。和尚必不叫拆，必托人见咱们，就得给咱们三千两五千两的。然后再跟和尚借大木，和尚借了，咱们就回相爷，说和尚卖给相爷，相爷再给几千，咱们四个人一分，这不是两头剩钱。”秦顺一听，说：“还是兄长高明。”吩咐外面备马，带着十余个从人，二十多匹马，出了秦和坊，一直奔至钱塘门外，来到飞来峰灵隐寺山门下马。门头僧一看是秦相府的管家大人，赶紧过去行礼，往里回话。广亮出来迎接，让四位管家来至里面禅堂，吩咐小沙弥献上茶来。广亮说：“众位管家大人，今天是游山，还是逛庙？”秦安说：“并非是来游山逛庙，奉我家相爷堂谕，叫你们把大碑楼拆了，修盖相府花园子阁天楼。”监寺的广亮一听，口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说：“这大碑楼工程浩大，独力难成，多少贵官长者，善男信女，惠助资财，共成善举。好容易修盖起来，尚未工竣，今再要一拆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修？望求众位大人在相爷跟前说几句好言语罢。”秦安尚未回言，秦顺道：“相爷堂谕，不亚如圣旨。哪个敢违背？”这不会说话的人，一句话关了门。秦安瞪了他一眼，心想：“应该说：我给你回上相爷，若是相爷答应，你也别欢喜；相爷不答应，你也别烦恼。等着有人来给了我们钱，就算相爷答应；不给钱，就说相爷不答应。”他这一句话，说出来关了门，秦安也不好再改说，监寺的广亮一听此话，说：“众位大人既是要拆，我得回上老和尚。”秦顺说：“你回老和尚也要拆，不回也拆。”广亮赶紧来到后面禅堂，一见老和尚元空长老。广亮说：“回禀老和尚，现有秦相府四位管家大人，来到咱庙说相爷有谕。要拆大碑楼修盖相府阁天楼。我不敢自专，特来回报老和尚。”老方丈一闻此言，口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说：“广亮，老僧已是上了年纪，这大碑楼是道济化的，你与他商议去吧。”广亮说：“道济自从修楼动土那天出去，至今未见回来。”老和尚说：“你出去到山门，看道济可曾回

---

沙弥：指初出家的年轻的和尚。

来。”广亮听老方丈之言，赶紧来至外面山门一看，见四位管家派了众位三爷，在那里传相爷堂谕说：“众工匠人等听真，相爷有谕，拆大碑楼修盖相府阁天楼，哪个敢说不拆，立即送交钱塘县治罪！”瓦作、木作、油漆、土匠工人等，哪个敢违了秦相爷的堂谕？立时铤镐乱动，尘上飞扬，眨眼之际，把一座大碑楼拆得瓦解冰消。监寺的瞧着，心中甚是难过，自己又一回想：“还幸亏疯和尚没在庙里，他要在庙里，必要惹出大祸来。”正在思想，只见疯和尚一溜歪斜，脚步踉跄，直奔山门而来，要怒打四位管家大人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七回 假相谕拆毁大碑楼 显神通怒打恶都管

话说监寺广亮正在这里慨叹，见济公由西湖苏堤冉冉而来。书中只表济公自那日灵隐寺出去，在苏北山、赵文惠两家住了这些日子，今天正在苏北山房内与苏员外下棋，忽然打了一个冷战。济公按灵光连拍三掌，早已占算明白，说：“苏北山，我可不能在你这里，我要走。秦丞相派人拆我庙里大碑楼，我要斗斗这个秦丞相！”苏北山说：“圣僧不可，他乃是当朝宰相，位显爵尊，师父一个出家人，安能惹得起他？”济公也不理论，站起来就走。苏北山连忙送出来，见济公已走远了。和尚一直奔至钱塘关外，顺着苏堤一边向前走，一边口中唱歌，说道是：

人生百岁古来少，先出少年后出老，中间光景不多时，又有闲愁与烦恼。世上财多用不尽，朝内官多做不了，官大财多能几时？惹得自己白头早。月过中秋月不明，花到三秋花不好，花前月下能几时？不如且罢金樽倒。荒郊高低多少坟，一年一度埋青草。

和尚唱着歌来至山门，广亮一瞧说：“师弟，你回来了。可了不得了！咱们庙中现有塌天大祸！”济公一听，明知故问说：“师兄，什么塌天大祸？不要紧，都有我济颠呢。这个可不能容他。谁会得欺压本庙的和尚呢？”广亮说：“师弟，这你可惹不起他。是秦丞相派了四位管家大人，来拆咱们庙里大碑楼，修盖相府阁天楼。”济公说：“呵，他是当朝宰相，传堂谕要拆大碑楼就得拆？过两天京营殿帅来传谕，拆大雄宝殿，也得叫他拆？那还了得！再过两天，临安府来个信，要拆东西配殿，也得叫他拆？再过两天，钱塘县仁和县来个信，要拆藏经楼，也得叫他拆？那还了得！这大碑楼是我化的，我不能给他拆！”广亮说：“师弟，你既敢挡不叫拆，四位管家大人现在里面禅堂坐着，你去找去。恐怕你找出乱子来，你接不住。”济公微微一阵冷笑说：“师兄不要你管。”说罢往里就走，直奔禅堂。这院是三合房。院中站着十几位三爷，四位管家在北上房屋中正在吃茶。见进来了一个穷和尚，衣服破烂不堪。三爷连忙止住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济公道：“是我。”三爷道：“你是谁？现在众位大人在此谈话，你一个穷和尚来此何干？你是哪庙的？”济公说：“我是姑子庵的。”这个三爷一听说：“你这不像话。你是和尚，怎么在姑子庵，男女混杂？”济公说：“你不知道，那姑子庵老姑子死了，小姑子跟人家跑了，我在那庙里看庙。听说众位大人来要大木，我们大庙里房椽房梁堆积如山，真大真粗，比如把唐柁放躺下，这边蹲一个人，那边蹲一个人，这边的人都会瞧不见房柁那边人。”众三爷一听说：“好大的房柁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们那庙的房梁放躺下，这边蹲一个人，那边蹲一个人，这边人瞧不见那边的人。”众三爷一听说：“好大的梁。”和尚道：“我们那庙的房椽子要放躺下，这边蹲一个人，那边蹲一个人，这边人也不得见那边的人。”众三爷一听此话，都乐了，说：“和尚，你打算怎样子呢，是要卖呀？是要送给我们大人呢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倒不卖给大人，叫大人赏给我几文，我换条裤子就得了。”里面秦安听得明明白白，一想这是便宜事，赶紧吩咐叫和尚进来。三爷说：“和尚，我们大人叫你。你见了我们大人规矩着点，别那么猴头狗脑的。”和尚也不回言，迈步掀帘进去。秦安、秦顺、秦志、秦明四个人一看，是个穷苦的和尚。秦安问道：“和尚，你庙有大木？”济公二目一翻，说：“你们四位是哪来的？”四个人说：“我们是秦丞相府派来的。大人堂谕拆大碑楼，修盖相府花园阁天楼。”济公说：“你们四位是奉你们家里大人的堂谕，来拆大碑楼？”四个人说：“我们家里哪

有大人？”济公道：“你们家连大人都没有，怨得你们怎么不知事务。你回去告诉你们大人说，就提我和尚说的：他官居首相，位列三台，调和鼎鼎三公位，燮理阴阳一大臣，理应该行善积福做德，为什么要无故拆毁佛地？你回去告诉他，就提我老人家说的不准！”这几位管家，哪里听他这些话，盖不由己，怒从心上起，气向胆边生。秦安说：“好一个无知的和尚。我先打你！”抡起一掌，照定济公就打。济公往旁一闪道：“你要打？咱们俩外边来。”秦安站起身到外面跟定和尚，吩咐家人：“给我打和尚！”这些三爷往上一围，个个挥拳就打，按倒和尚，拳打脚踢，只打的哼声不止，只听嚷道：“别打！是我。”那些三爷说：“打的是你。你就不应该。跑到我们这里来送死，你真是太岁头上动土。”正打着呢，只听那旁秦顺出来说：“别打，我听见声音不对，瞧瞧再打。了不得啦！和尚在东边站着呢！”众家人一看，果然和尚站在那里直笑，再低头一看，被打的这人正是大都官秦安，浑身是伤。那些家人过来说：“管家，怎么把你老人家打了？”秦安说：“你们是公报私仇，叫你们打和尚，你们把我打了。我说是我，你们还说打的是我。好、好、好。”秦志、秦明二人走出来一看，秦安被打的伤痕很重，说：“好，这定是和尚妖术邪法，大家替我去打他！”众三爷一听，个个怒目横眉，齐奔和尚而来。济公说：“好，善哉善哉。人善有人欺，马善有人骑。”口中念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 吽，唵敕令。”吓的那些三爷都打了个寒噤，彼此都有气。张升看着李禄说：“我瞧见你就有气，早已想要打你一个狗头。”李禄说：“好，咱们二人分个上下。”那边也是这样，甲合乙抓在一处，子合丑二人要一死相争，十八个家人打了九对。秦明一看秦志，说：“秦志，你的外号叫秦椒。我知道你定然是难斗，非打你不可。”挥拳打在一处。秦顺一看秦安浑身是伤，说：“告诉你秦安，我一瞧你就有气，你叫大众打了个鼻青脸肿，你要合我生气。”过去就是一个嘴巴，二人也打在一处。济公站在一处，竟支嘴笑说：“好，你怎么竟叫人家打。”那家人说：“我不是他的对手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帮个忙儿，你打他几下，把这人给反上来。”和尚看着他们打，有一个人一歪嘴，把那人耳朵咬下来。那人也真急了，一回头把那人鼻子咬下来，众人正自乱打，监寺的过来一看，说：“道济，你这个乱子惹的可不小！你把那秦相爷的管家大人打的这样狼狈不堪，这还了得吗！你还不把那咒语撤了吗！”济公说：“师兄，要不是你说情，我定然把一伙坑贼人生生打死，今日饶了他罢。你们别打了！”只这一句话，果然众人都明白过来了，彼此埋怨。那个家人说：“张升兄，你我二人知己之交，你因何打的我好苦？”张升说：“我哪里知道？你看看我的耳朵，也叫你给咬了去啦。”那人说：“别说了，我的鼻子不是你嘴里吐出来的吗？”众三爷都埋怨秦安无事生非，秦安向监寺问道：“那个疯和尚是哪个庙的？别放走了他。少时我没有疯僧，我合你要人。”吩咐三爷带马，出了灵隐寺，一路之上鞭上催马还嫌慢，进了钱塘门到相府方下马。只见从里面出来一位同事，一见众人说：“你等怎么这样回来？”秦安把上项之事，由头至尾说了一番。那人说：“见上相爷，别照实话说，求相爷作主，拿这一伙凶僧。”秦安到书房，秦相正在看书，一抬头说：“你四个人到灵隐寺借大木，为何这样回来？”秦安说：“奴才奉大人之谕，到西湖灵隐寺借大木。那庙中和尚都肯借给大人，只有一个疯和尚不但不借，反行殴辱，求相爷作主。”秦相一听，说：“灵隐寺又出疯僧了？胆敢打我的家人，真是可恼！”即用朱笔一标牌，传到京营帅府，调两员将五百兵，府县衙各带官兵围困灵隐寺，

锁拿济公。要知后来之事毕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八回 兵围灵隐锁拿疯僧 戏耍班头醉入相府

话说秦相听秦安等回话，勃然大怒，传谕发传牌知会京营殿帅府县衙门，兵围灵隐寺，锁拿疯僧。这道传牌一出，京营帅即派两员将，五百官兵，临安府派八位班头，仁和县派八位班头，各带散役，来至灵隐寺，把庙一围。众班头进庙问老方丈：“疯和尚哪去了？”老方丈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众班头铁链一抖，把老方丈元空长老锁上说：“你这和尚胆子真不小，胆敢打秦相爷的管家大人。”侍者过来讲情，不叫锁老和尚，班头把侍者锁上。知客过来庇护侍者，把知客锁上。连监寺的共锁了五个和尚，带着来至秦相府，往里一回禀。秦相立刻升坐花厅，外面有七十几个家将在两旁伺候。当差人等上来回禀：“现把灵隐寺方丈带到。”秦相吩咐：“把僧人带上来。”两旁传话：“相爷有谕，把僧人带上来！”当差的把五个和尚带到堂帘以外，老方丈坐在那里，这几个都跪下。相爷在里面隔着帘子瞧的真，众僧人往里看不见。相爷在里面问道：“这几个和尚哪一个是疯僧，通上名来。”下面僧人俱各答话。老方丈说：“我叫元空。我是那庙方丈。”那个说：“我是那庙的监寺广亮。”那个说：“我是那庙的知客德耀。”那个说：“我是那庙侍者宗瑞。”那个说：“我是那庙斋头惠陵。”秦相一听，说：“你们这里头没有疯僧？我派人去锁拿疯僧，他竟敢把我管家打了。”广亮说：“回禀大人，我们庙里疯和尚济颠，本是老方丈的徒弟。众位管家去，他施展妖邪法术，把管家大人打了。我等阻不了，求大人格外开恩，与我等无干。”秦相在里面一听，吩咐手下家人传谕各府县头役拿疯僧。钱塘县几个班头在庙内找到拆大碑楼的那里，见疯僧指指掇掇，瞧拆大碑楼。这些瓦木作土工，听说有秦相府堂谕拆大碑楼修盖阁天楼，哪敢违背。内中就有好人，一想：“和尚庙里不容易，不定费多大事，化的缘修盖这座楼，一旦之间就拆了，作孽不小。我别作孽，我用铁钺把瓦掇拢，反正也正二百钱，不犯上作这孽事。”正在这里思想，济公在旁边用手一指，这人从楼上一滑，吊下来，七八丈高落在地上。下脚实地，并未摔着。自己一想：“好险，我幸亏未拆楼，我要拆楼，定然摔死，必是有点说处。”自己站起来溜了。就有真拆的，自己想得开：“拆完了修秦相府的楼，做两个月的活，修秦相府楼完后，那庙还得动工，又做两个月工，半年的活工有了。”正在那里拆卸，济公用手一指，那人山上面摔下来，正坐在一块三尖石头上，把粪门剝破了，这小子扒着家去歇了半年的工。济公施佛法正在报应那些瓦木匠土工人等，过来几个头班，哗啦一抖铁链，把济公锁套脖颈，说：“好和尚，你惹的这祸多大，你还在此指指掇掇瞧热闹呢！”和尚抬头一看，是八位班头：赵大、王二、张三、李四、孙丘、刘六、耿七、马八，拉着和尚就走。和尚说：“我惹这个祸有多大？”赵头说：“难比给你瞧，到相府去，你就知道了。有你个乐。”和尚说：“这样叫我走我不走。”赵头说：“你还叫我费事吗？”和尚就地上一坐，口念：“唵嘛呢叭 吽唵敕令赫。”赵头用力拉也拉不动，叫王二过来帮忙。王二用尽平生力也拉不动。王二说：“你们几位别瞧着，大家拉他。”张三、李四、孙五、刘六、耿七、马八齐过来用力拉，和尚如同泰山一般。众人说：“这真可怪！”只听背后有人哈哈一笑。赵头回头一看，是仁和县的两位班头。一位姓田叫田来报，一位姓万叫万恒山。这两个人在仁和县当差，那任官都是红差事，人也精明强干，跟赵头众人还是连盟的兄弟，见赵头众人拉和尚不动，不由的一阵狂笑说：“你们众位就会吃饭，没事坐

在班房胡吹乱谤，今日有了事，你们全没有主意了。”赵头一听说：“你们二位光别说现成话，你们二位要把和尚拉起来，算你们全能为。”田来报说：“我要拉不起和尚来，我把田字倒过来。”万恒山说：“我要拉不起和尚来，我不在六扇门混饭吃。你们躲开！”赵头众人躲开，见田、万二位用手按上缨翎帽，整了衣服，紧了皮带，蹬上靴子，向前赶走几步，就在和尚面前跪倒说：“圣僧，我等跟你老人家无冤无仇，皆因是你老人家惹了秦丞相，秦相派我们老爷带住我等来请你老人家。你老人家既敢惹他，就敢见他。你要不去，秦相一气，参我们老爷，我们老爷得担处分，必要革我们的职，我们把差事一丢，一家大小挨了饿，求你老人家人发慈悲罢。”和尚一听，一阵冷笑着说：“要照你二人这样说来，我和尚早就去了。田头，贵姓呀？”田头一听也乐了，说：“你知道我姓田，还问我贵姓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名字不是叫来报？”田头说：“我叫来报。”和尚又说：“万头，贵姓呀？”万恒山道：“师父不要恼人，慈悲慈悲，跟着他们去罢。”和尚说：“走就走。”田来报这才说：“赵头，这个差事得对付着点，我给央求好了，你们带着走罢。”赵头过来，方才拉着和尚出了灵隐寺，往前走了二里之地。那西湖苏堤一带，全是酒铺。和尚走到一个酒铺门首，就向地一坐不走了。赵头说：“师父怎么不走了，要歇歇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倒不是要歇着，我且问你一句话，你们当差讲究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指皇树，穿皇陵，无多有少，无大有小，得有朋友见过我和尚。你把我带到相府，算你们能办案，当好差事，可得在我和尚身上花点钱。不然，我不能太平跟着你们去。”赵头一听，心里说：“我当了这些年的差事，头一回遇见打官司的跟原差要钱。”赵头说：“师父，你一个出家人，要钱做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得喝酒，犯了酒痛走不了。”赵头说：“喝酒行。师父喝多少酒罢。”和尚要了二十壶酒，酒铺给拿过来，和尚一仰脖就是一壶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说道：“酒要少吃性不狂，戒花全身保命长。财能义取天加护，忍气兴家无祸殃。”眨眼和尚把酒喝完，赵头一掏钱，整整剩了二十壶酒钱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。赵头说：“师父，你再多喝一壶，我的钱不够。少了一壶，我剩下钱。”和尚说：“赵头，你早上起来，是你女人给你装的钱不是？”赵头说：“是。”和尚说：“那是我和尚昨天晚上给她的。”赵头说：“师父别玩笑，快走罢。”拉着和尚往前走了有二里地。和尚说：“赵头，你换个人拉着我罢。”赵头说：“做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你没了钱啦，换个人罢。”赵头叫王头拉着。王头接过来：“师父，走呀！”和尚说：“不走。你知道赵头因为什么下拉着我？”王头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济公说：“他拉着我和尚，得给我花钱。”王头说：“师父要钱做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吃酒。”王头说：“师父喝罢。”和尚说：“给我来十壶酒罢。”王头说：“对，我就带着四百钱整够，多了我也没有。”济公把十壶酒喝了。书的节目，叫醉入秦相府。王头拉着和尚往前走有二里地。和尚说：“王头，你也该换人拉着。”王头说：“师父你不讲理。赵头拉着出了灵隐寺有二里才喝酒，喝完了又走二里，共四里才换我。我接过来半步未走，就喝酒。方才走了二里，怎么就换人！”和尚说：“赵头是二十壶酒，你是十壶酒。”王头说：“我也不跟你争论，张头你来拉罢。”张头说：“师父，你要喝酒只管喝，此地醉仙楼酒铺我有帐，你尽量喝罢。”和尚说：“给我来三十壶酒。”张三一听，暗中一伸舌头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一天喝多少酒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也喝不多，早上起来喝二斤，吃早饭喝二斤，吃晚饭喝二斤，一到起更大，我就不喝了。”张三说：“你

就睡去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跳在酒缸中泡着去。非是泡着，不能过瘾。”张头这三十壶酒他也喝了。话休烦絮。那八位班头都喝到了，才来至秦相府的门首，仍翻回赵头拉着。和尚喝的酩酊大醉，府门口当差人直催说：“你们这差事怎么当的？相爷叫带疯僧，你们必得等相爷怪下来才带呀？”赵头说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领着济公进秦相府，和尚抬头一看，只见相府里好生威严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阁设麒麟玉做琛，堂前窟窍翠屏门，洞门高宏入宝辇，琅琊深广藏雅琴，锦绣丛中古玩润，珠玑堆里词赋分，除却万年天子贵，就让当朝宰相尊。

和尚看毕，赵头带着往里面奔去。罗汉爷施佛法大展神通，要去戏耍秦相。不知后来之事毕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九回 秦相梦中见鬼神 济公夜来施佛法

话说济公来至相府，有听差人等往里回话，秦相吩咐：“把疯僧带进来。”左右一声答应。还是赵头拉着济公来至里面。一看，老和尚、监寺的、侍者都在这里，两廊下站着七十二个家人。济公到来，立而不跪。秦丞相在里面往外一看，原来是一穷僧。在上面一拍桌案说：“好大胆的疯僧！我派我家人到庙来借大木，借是人情，不借是本分，胆敢施展妖术邪法，打了我的管家。从实说来！”和尚就应该照直说来，怎么要拆大碑楼，我不叫拆，怎么打起来的。济公并不说这个话。和尚说：“大人，你还问我。你官居首相，位列三台，应该行善积德作福，今无故拆毁佛地，我和尚越说越有气呀！把大人拉下来，给我打四十板子再问！”秦丞相在上面一闻此言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好大胆的疯僧，竟敢欺谤大臣。来！左有将疯僧拉下去，给我重打四十竹棍！”原来这竹棍是秦相府的家法，最厉害无比。在竹于当中灌上水银，无论多强壮的人，四十竹棍能打得皮开肉绽。今天要用竹棍打疯僧。济公听说要打，一回身蹲在老方丈监寺的五个和尚当中，过来三个家人，伸手揪着济公按倒地上说：“好，和尚，你藏在此就算完了！”一个按住肩头，一个按住腿。和尚头向西，掌刑的拿着竹棍在南边请相爷验刑，抡起竹棍打了四十下，和尚并不言话。三个人打完了，往旁边一闪，秦相在里面一看，说：“你们这一干狗头！我叫你们打疯僧，为何把监寺的打了？”三个人一瞧，暗思奇怪？方才明明揪的是济颠，怎么会变了监寺的广亮？广亮才可说出话来：“哎呀，打死我了！”方才干张口喊不出来，四十棍打了，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淋。秦相吩咐：“再换一班掌刑的人，给我重打疯僧四十竹棍！好疯僧，我要不比你，誓不做人！”又过来三个掌刑人，一揪济颠说：“和尚，这可不能揪错了。”济公说：“该我，我就去。”三个人道：“和尚，这还待我们费事吗，你躺下罢。”济公说：“你铺上被褥了么？”家人道：“你别不知道什么了，这就要打你，还铺被褥。”用手把济颠揪倒，一个骑着肩头，两手揪着两个耳朵，一个骑着腿，这个把三片中衣一撩，拿起竹棍。秦相吩咐：“打！打！打！”掌刑的用力把竹棍往下一落，距济颠的腿还有一尺，不由的竹棍拐了弯，正在骑肩头那人的腰上扑咚一下，把骑肩头的那人打出三四步远去。那人拿手按腰腿，哎哟哎哟直嚷：“打死我了！好好好，你早间跟我借二百钱我没借，你官报私仇！”秦相大怒，叫下去吩咐：“再换掌刑人来，给我重打疯僧八十棍！我不打你这疯僧，誓不为官！”济公说：“我要叫你打了，我誓不当和尚。”又过来三个人。这个说：“可是我骑肩头，秦升按腿，你掌刑。你可别拿竹棍满处里混打。”掌刑家人答应，对准了和尚的腿，棍刚往下一落，就拐了弯，扒叉一下，正在骑腿的那人背脊上，打的那人往前一栽。里面秦相一看就明白了，头一回错打监寺的，二回打了骑肩头的，这回又打了骑腿的，这必是和尚妖术邪法。吩咐家人把堂帘撤去，自己打算拿当朝宰相之威，可以避掉他那邪术。家人撤去帘栊，秦相迈步出来。这个时节，济公在地下躺着，翻二目一看，秦相好生威严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。但只见：

头戴乌纱帽，方儿高，长展翅，摧遥遥，翅起玳瑁攒细巧。当朝一品一顶丞相貂，身上罩，蟒翻身，龙探爪，攒五云把海水闹，寿山永固一件紫罗袍。腰系有，锦恒腰，揽八宝，白翡翠，吐光毫，富贵高升玉带一条。足下蹬，墨尼胶，时样好，细篆白底把毡包，寿山永固一双方头皂。看相貌，真不好，甚难瞧，五官丑恶相貌，奔楼头，下巴梢，瓠口

双眼睛暴，怒冲冲一喘白玉带，喘吁吁二件紫罗袍，急尖尖汗流满面把乌纱摇，恶狠狠连踪朝靴才把圣僧瞧。

秦丞相那一番急怒相貌，令人可怕，吩咐家人：“给我打！打！打！”众人那敢怠慢，这个抄起竹棍，恶狠狠过来要打和尚，一举竹棍往下一落，用力大些，一甩棍出了手，棍奔秦丞相打去。那家人吓得亡魂皆冒！秦丞相见此光景，气往上冲，弯腰捡起棍来，要亲自打和尚，猛然听内宅鏊响，秦丞相大吃一惊。原本秦相治家有道，内宅没有男子，就是婆子丫环三尺的童子，非呼唤不能入内宅，有要紧事才能打鏊。今天一听鏊响，秦相正在一愣，由内宅内跑出一个婆子说：“大人可了不得了！大人的卧室失了火！”秦丞相一听说；知道是和尚妖术邪法。连忙吩咐家人二十名：“把和尚锁在空房，三更天我要审问和尚。”用手指着济公，秦相说：“疯僧，你就把相府烧个片瓦无存，我也要把你解到有司衙门，打你八十竹棍，方出我胸中之气。”说罢，吩咐秦升：“带二十家人看守和尚，我到内宅去看。”带着几十名家将到了内宅，见夫人站在院中，吓得战战兢兢，婆子丫环那里连忙救人。夫人问：“由哪里引的火？”仆妇说：“是由大香炉内引出星星之火，把窗棂之上碧纱引着。”秦相立派家丁人等，大家去把火救熄，自己把香炉拿起来摔在地上，吓得众仆妇连忙收拾起来。看了看香炉并未损坏，乃是生金铸的。渡云：金盆虽破值钱宝，分两不曾短半分。秦相见火已灭，到了房内。夫人问：“大人所因何事，这般大怒？”秦相便把疯僧妖术打家人，兵围灵隐寺，把庙中和尚锁来，“我正要责打疯僧，不想一连三次，都被他邪术躲过去。我方要自己打他，后宅火起，我仍是把众僧锁押在空房之内，三更天定要责打疯僧。”夫人说：“大人何必向这些无知之人较量。”正说之时，家中仆妇回话：“晚饭已好，请示相爷在哪里用？”秦相说：“就在这里用罢。”丫环摆上杯箸，秦相满心怒气，吃不下去，稍吃两杯，就撤下去了，在屋中看书，点上灯光，秦相看了几遍，也看不下去，伏几而卧，曲肱而枕之，方一迷离之际，似乎要睡，昏沉之间，只听：

一阵阵冷气吹人，一声声山林失色，咕噜噜声如牛吼，哗啦啦进来一个的溜溜就地

乱转，原来是地府魂魄。

话说丞相一看，从外面进来一个大鬼，身高八尺，面似黑烟，头戴青缎六瓣壮上帽，身穿青布小袄，腰扣青纱包，大红袖子中衣，足下青缎快靴，环眉大眼，手持三股烈烟托天叉。后面又跟进来一个，身高八尺，帽子够二尺，浑身皆白，面皮微紫，紫中透黑，手拿着哭丧棒，冲着秦丞相一站。后面又进来了个头戴如意巾，两个朝天如意翅，身穿绿缎子袍，足下官靴，面皮微白，四方脸，手中拿一支笔和一本帐。后面又进来一个，头上蓝缎子软帕包中，绣团花分五彩，青缎软靠，青布快靴，面皮微紫，重眉阔目，手拉铁链锁定一人。项带大锁，手上有铐，脚上有镣，一脸枯槁，发髻蓬松，一团胡须如乱草一般。秦相一看，正是他爹老太师秦桧，回煞归家。后面跟定一个小鬼，头上绢帕罩头，面上青泥，两道朱砂眉，一双金睛暴出，身似刷漆，腰系虎皮战裙，手执巨齿钉，狼牙棒，紧跟后面。秦相说道：“老爹爹，孩儿我打算你老人家早升了天堂，谁想你还在阴曹地府，受这般苦楚。你老人家先回去，孩儿明天定请高道高僧，超度你老人家早早升天。”秦桧说：“儿呀，为父在阳世三间，久站督堂，闭塞贤路，在风波亭害死岳家父子，上干天怒，下招人怨，现在把我打在黑地狱，受尽百般苦楚，今奉阎罗天子之命，回煞归家，劝戒于你，你身为宰相，就应该行善积福做德，你不但

行善，你反要拆毁佛地，罪孽深重。因为你拆毁灵隐寺大碑楼，锁拿和尚。要听我良言相劝，赶紧把僧人放回去，大碑楼重修。”正说在此处，就见那拿叉的大鬼说：“众家兄弟拉着走！”哗啦啦一抖阴阳铁叉，摔拉着秦桧就走。秦相说：“爹爹慢走，孩儿还有话禀告。”众鬼卒不容分说，拉着就走。秦相忙上前用手一拉，只听得当啷一声响。秦相睁眼一看，有一桩岔事惊人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回 赵斌夜探秦相府 王兴无故受严刑

话说秦相见众鬼卒拉着他爹爹秦桧就走，他一急，用手一拉，只听当啷一响，睁眼一看，原来是南柯一梦，把蜡灯摔在地上。外面有值宿的丫环，进来把蜡灯捡起来，照旧点上。夫人那里也醒了，问道：“大人因何这等大惊小怪？”秦相说：“我方才在灯下看书，偶然心血一迷，已睡入梦中。方才得了一个兆，见老太师回煞归家，带了手铐脚镣，众鬼卒押解，述说我在阳世三间之恶。我打算要把大碑楼止工，将众僧人放回，夫人你看意下如何？”夫人听了一笑道：“大人乃读书之人，你怎么也信服这攻乎异端，怪力乱神之事？”秦相一听夫人之言，他又把善心截住，问丫环外面有什么时光。丫环说：“方交三鼓。”秦相说：“传我的堂谕，三更天我在外书房审问疯僧，非重重责罚他不可。”正说着，只见屋中这盏蜡灯呼呼呼，灯苗长有一尺多高。秦相爷一愣，冒然间这灯又往回缩，缩来缩去，灯苗剩了有枣核大小，屋子里全绿了，如是者三次。秦相把镇宅的宝剑摘下来，照着灯头就是一剑，忽然献出两个灯光，秦相复又一剑，献出四个灯光。秦相一连几十剑，满室中灯光缭绕。就听婆子叫：“大人，门外面站着一个大头鬼，冲着我们直晃脑袋！”丫环说：“可了不得！桌底下蹲着一个支牙鬼，冲我们直乐。”那丫环说：“快瞧，在帘子那里有个地方鬼，直点头。”秦相吩咐叫婆子打锁，叫家人进来打鬼。婆子丫环到门外一呼唤，外面众家丁往里跑，听内宅闹鬼，都要来在相爷面前当差，刚要到了内宅，就听声音一片喊叫：“了不得了！相爷，看那破头鬼的头上直流血。了不得了！相爷，有了抗枷的鬼，了不得了！相爷，有了吊死鬼。了不得了！相爷，有了无头鬼，又有了淘气鬼了，净打了拧人。”书中交代：此乃是济公施的佛法，只因秦相派了二十名家人。在外面廊房之内看押和尚，内中秦升说：“咱们这差事可不是玩耍，昨夜我就一夜未睡，今日又有这个差事。我出个主意，咱们大家每人出二百钱，做一个公东，买些酒菜来，入夜二更之时，大家喝了酒，至三更相爷要升书房审问和尚，也误不了事。你等想想怎样？”众人都说道：“好好好，就是那样办罢。”众人凑了四吊钱，叫一个人去沽酒买菜，都办齐了。天有初更之时，只见内中有说：“咱该喝了。”众人把酒菜摆上。济公说：“众位慈悲慈悲，我和尚喝一杯酒呀。”秦升说：“和尚不准饮酒！你因何要喝起酒来了？和尚说的是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，此为五戒。你要喝，岂不犯了戒么？”济公呵呵大笑道：“管家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内中还有许多好处呢。天有酒星，地有酒泉，人有酒圣，酒合万事，酒和性情，仲尼以酒为道，但不及乱耳。”秦升说：“和尚，你知道这些事，我给你一杯吃。”伸手斟了一杯给和尚。济公接过来，说：“好好好，日长似岁闲方觉，事大如大醉亦休。”把那杯一次而尽，说：“众位再给我一杯吃罢。”秦升说：“已然给你一杯吃了，还要，真不知自爱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要不给这杯，连那杯人情也没了。”秦升又给他斟了一杯。和尚喝了说：“来，再给一杯，凑个三杯。”秦升说：“没有了。不是我不给你，合别位要罢。”济公哈哈大笑说：“好，我自己会喝。”拿着酒杯连说：“俺赦赫，来来来。”就见杯中酒忽满了，和尚连吃了几杯酒，把酒杯放下。那些家人都要喝酒，一个个向前伸手倒酒，那瓶内连一滴皆无。众人都说买东西那个剩下钱啦，又把那个酒瓶拿过来，也是点酒皆无。秦升一语未发，一闷气就先躺下了，众人东倒西歪都睡了。济公先点化了几个鬼，想要把此事完了，也就省心了。不料秦

夫人一句话就给挡住。和尚见家人睡了，和尚把铁锁盘起，就到内院去报应用。那些恶仆平日倚主人之势，在外招摇是非。和尚打一下，拧一下，正是报应众人。只见北房上有一人，手持钢刀一把，要杀秦相，代济公报仇。罗汉睁眼一看，来者非别，正是探囊取物赵斌。只因前次赵斌帮着济公盗五雷八卦天师符，装韦驮在秦相府遇见尹上雄，两个人回家中，见过赵老太太，有了两天，尹上雄告辞就走了。赵斌仍是做小本生涯，倒不为赚钱。老太太因叫赵斌有个养身之道，省得胡作胡为。这一天赵斌正在西湖卖鲜果子，见有无数官兵，围住灵隐寺。赵斌见有认识的人，过去一问，方知是济公打了秦相府的管家，秦相发传牌调兵围灵隐寺，捉拿疯僧到相府，要把济颠活活打死。赵斌一听大吃一惊，自己一想：“济公待我有救命之恩，他老人家遇难，我如何不救。”又想：“我娘亲晚上又不叫我出来。有了，我说个诳，等我娘亲睡着，我带上切菜刀一把，奔那秦相府把相杀了，给我师父济公长老报仇雪恨。”自己慢慢回家，老太太问：“今天因何不卖了？”赵斌说：“我今天身子不爽。”老太太说：“既是身子不爽，在家休息罢。”及至晚饭后，赵斌正望他母亲睡觉，忽听外面打门。赵斌一听，心中大大不悦，心想：“我母亲将要睡，又有人打门。”出来一看，乃是对门街居王老太太。一见说：“赵斌，我烦你一件事。只因我王兴儿清早起来卖果子，去到秦相府门首摆摊，正午的时候，来了一乘小轿，说我儿得了子午痧，把我媳妇接了去，直到这个时候，还不见回来，我甚不放心。家中又没人，我烦你去代打听打听。”赵斌连忙答应。他本是实心做事的人，进去告诉母亲。换好了衣服，揣上一把切菜刀，出来一直奔至秦和坊，来到秦相府门首。此时已晚，见王兴的果摊尚未收，有看街的郭四在那里看守。赵斌一看熟人，说：“郭头，我王贤弟那里去了？”郭四道：“原来是赵爷。你问王兴，别提了，今天一早秦相府二公子把他叫进去。他叫我给看着，也给他卖了钱不少。我尚有忙事，他一进去，就没有出来。我进去打听，他们都不叫我问，我也不知是什么事。”赵斌也不知王兴是怎么一件事，别了郭四，便在各处访查，也未打听着，直至天有二鼓，自己就奔秦相府，找僻静之处，将身蹿上房去，打算要刺杀秦相给济公报仇。哪想到将来到里面，在房上一看，院中灯火绿沉沉的，照得那些家人直似一群怨鬼，吓得赵斌战战兢兢，穿房越脊，往西奔去。来到一所花园，赵斌站在房上东张西望，心说：“这所花园子，不是秦相府里。在他这相府隔壁，是谁家的？”看了够多时，只见在东北上有一所院落，灯光闪的。赵斌跳下来切近一看，周围栽的桂树，路北的垂花门。一进门，目前一带俱是花墙子，当中白灰抹的棋盘心。这院子是北房三间连月台，东西配房各三间。赵斌抬头一看，见上房屋中垂下竹帘子，里面现着灯光，由外向里看的甚真。见里面是一张八仙桌，桌上摆的干鲜果品，冷荤热炒，上等高粮，是一桌海味席，赵斌想：“这倒是活该给我预备的，叫我吃饱了，喝足了，再杀那狗娘养的。”赵斌往前刚走了两步。猛然心中一动，自己叫着自己：“赵斌你太粗卤了！倘若屋内有人，我便往里走，岂不被他看见？那时多有不便。我不免找块石头，探探有人没有。”在院中找了一块小砖头，照定帘子打去。绿林人讲究投石问路，用石头一打，要有人必有答话：“这是谁砍砖头呀。”有黄狗听见有响动，汪汪一叫，也就探出来。赵斌今天用砖头照帘子一打，并不见动作，自己满心大悦，知道是没人，这才往前行走。刚上一台阶，只听上面叫：“哎呀，大哥来了。快救命呀！”赵斌大吃一惊，抬头睁眼一看，原来是王兴夫妻二人在房梁上倒吊，浑身是血。

不知这夫妇二人因何在此遇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一回 遭速报得长大头瓮 荐圣僧秦相请济公

话说赵斌抬头一看，见王兴夫妻在这里吊着，身受重伤，不由大吃一惊。书中交代：这一所花园，乃是秦丞相的二公子秦桓的花园，平日秦桓就不安本分，他倚仗着他父亲是当朝的宰相，他哥哥已死，就剩了他一个。他任意胡为，手下养活着许多的打手，时常在外面抢夺人家少妇幼女，抢了来就要霸占了。如其本家找来，他叫手下的打手一阵乱棍打死。到府县告去，衙门不敢接呈子，都知道他是宰相的公子。因此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，叫追命鬼。今天是在花园内看书，看书也不瞧正书，也无非是淫书邪说，正瞧的是唐明皇信宠杨贵妃。瞧到得意之处，自己便乃拍案惊奇。旁边有管家秦玉，平常最得脸的人。说道：“公子爷为何这样喜悦？有何得意之处？”秦桓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怪不得唐诗有云，虢国夫人承主恩，平明骑马入宫门，却嫌脂粉污颜色，淡扫蛾眉朝至尊。这个杨贵妃果然是生的好。”秦玉道：“公子爷，是你亲自所见么？”秦桓说：“这奴才竟说浑蛋话。那是唐朝，此是宋朝，我如何能亲眼得见？”秦玉说：“目今有一个人，比杨贵妃生的好，真是天下少有，世上所无。我自出生以来，就瞧见这样一个美人，身材不高不矮，模样不瘦不胖，眉毛眼睛，都是生得好看。”秦桓本不是好人，一听此言，眼就直了，连忙说：“秦玉，你在哪瞧见的？”秦玉说：“咱们府门口有一个摆果摊的王兴，他家就住在木头市。那一天小人买了两张楠木椅子，想要雇一个人替我挑到我家去，偏巧没有相当人，我就上王兴家找他去了。一叫门，正赶上他的妻子出外。小人一见，果然长得是国色天香，天下少有，第一等美人。打那一天我瞧见，我就要告公子爷，只因未得其便。”秦桓道：“不行呀？好与不好，在王兴家里，还能算的是我的人吗？你可有什么主意？想法把美人给我弄来，我必定多赏你银子。”秦玉说：“公子要这个美人不难，你能花二百银子，奴才有一条妙计，保管今天美人到手。只要公子爷舍得赏我二百两银子，我就替你出个主意。”秦桓说：“去至帐房给拿。”二百银子到手，就在秦桓耳旁说道：“只须如此如此。”秦桓一听，哈哈大笑说：“你就去叫他去。”秦玉到了外面一瞧，见王兴正把果摊摆好，说：“王兴，公子爷呼我来叫你。”王兴赶忙托付看街的郭四照应果摊，跟着秦玉往里走。王兴笑嘻嘻，只打算是要卖几两银子，必是公子要什么好果子。来到花园里丹桂轩，一瞧追命鬼秦桓正在那廊子下坐着，两旁站着有几个家丁。王兴连忙过去行礼说：“公子爷呼唤小的来，有什么事情？”秦桓说：“王兴，你家里有什么人？你多大年纪？照实说。”王兴不知是什么一段事情，赶忙说：“公子爷要问，我家里就是小人，我母亲今年五十岁，我今年二十二岁，我妻子十九岁。家中就是三口子度日。”秦桓一听，这小子一阵狂笑，说：“王兴，我听说你女人长得不错，我给你二百银子，再娶一个，把你女人接来给我罢。”王兴一听此言，打了个冷战，心想：“我若一说不答应，必然一顿乱棍把我打死。”心中一忖度。王兴说：“公子爷在上，小人有下情上告。我娶妻并不为别的，为的服侍我老娘。待我老母死了，我把妻子送与公子爷，我也不敢领二百银子赏。”秦桓听王兴之言，正要说你去罢。那旁秦玉过来说：“公子爷，你休听他此话，明明是搪塞你，他母亲今年才五十岁，再活三十，他媳妇已五十岁了，岂不送了来养老吗？”秦桓一听勃然大怒道：“好一个狗头！你敢在你家公子爷面前搪塞，实在可恼，来！把他替我吊起来！”众恶奴就把王兴吊起来。秦桓说：“秦玉，你有什么主意？”

把他女人给我诳来。我叫他看着跟他女人成亲。”秦玉这小子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到了外面，把跟他的三小子叫过来，交代了几句话，雇了一乘二人轿子，这个三爷跟着来到王兴的住家的门首。一叫门，王兴的母亲由里面出来，说：“什么人叫门？”这个三爷说：“老太太，你不认得我了。姓张，在秦相府花园子有二分小差事，跟我王大哥至相好。今天早起我王大哥刚摆上果摊，他摔了一个跟头，口吐白沫，不知人事。我等把他搭到花园子去，请个先生给瞧。先生说他的病太利害，要有他的亲近人在旁边看着，才给治病呢。我王大哥叫我来接我嫂嫂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也好，我去看着。”那人说：“老太太，你老人家这样年纪，如到那里见事则迷。再者留下小妇女看家，尤不方便。”老太太一听此话甚为有理，到家中合儿媳吴氏一商议，那吴氏也是知三从四德之人，听说丈大病了，心内乱了，忙换衣服说：“孩儿去看来。”到外面说了几句客气话，上了轿子，抬起来竟奔相府而来。到了花园之内，放下轿儿，把帘子一掀，吴氏看见上房廊檐之下，端坐一位公子，他丈夫王兴在旁绑着，吴氏不知所为何因。因那公子打扮的整齐，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但只见—

头上戴，如意中，绣带儿飘，羊脂玉，吐光豪。身披一件达子袍，团花朵朵金线绕。

粉底靴，足登着。看相貌，甚难瞧，贵拉头，下巴稍，瓠口眼，双睛暴，伸看脖子似仙毫，活巴巴的一块料。愿当初，做成时节手执潮。

吴氏看罢说：“公子，你是什么人？因何把我男人绑上了？”旁边家人说：“这是我公子，乃是秦相爷之子，还不过来叩头。”那吴氏尚未回言，只听秦桓说：“娘子，你休要害怕。我本是一举两得，三全其美，不料王兴这个狗头反不愿意起来。我已久仰小娘子这一分芳容，真乃倾国倾城之貌。我想你跟着王兴，无非吃些粗茶淡饭，穿的粗布衣衫。我才把王兴叫进来跟他商酌，打算给他二百两银子，再娶一房。岂不是一举两得，三全其美？二百银子他再娶一个也使不了，又可以发点财，又省得你跟他受罪。把你接来服侍我，我也有一个得意的人。同他一商议，他倒好大的不愿意。因此我把他捆上。”吴氏一听此言，蛾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说：“公子爷，依我之见，趁此把我夫妻放回，万事皆休。你乃是当朝宰相之子，宦门之后，家中姬妾满堂，何必与我等作对？公子理宜行善积福修德，这件事要被御史言官知道，连尊大人都要被参。”王兴在那里也说：“公子爷，我在你府门口做买卖，没有得罪你老人家。你开恩把我夫妻放了罢！”秦桓听此言，反冲冲大怒，吩咐一干恶奴：“把他二人替我吊起来打！”手下人就把这小夫妻两个吊起来，用鞭子一抽，这夫妻是把心横了，就让他打死，也不想从他。这件事直到晚间，他只摆着酒喝着，又拷打二人，忽听东院相府闹鬼，手下人回报道：“公子爷快瞧瞧去罢。”秦桓一听，急忙吩咐家人：“前面提灯，快去看看。”家人也要去看闹鬼，众人一同走了，这里一个人也没有。王兴夫妻在此忍痛。王兴说：“娘子，你同我受这般委曲。”吴氏说：“该是我二人死在这里，但是死后再到阎王爷面前告他便了。”正说之间，外面来了一人。王兴睁眼一看，原来是探囊取物赵斌。上兴说：“哎呀，赵大哥救命罢！”赵斌见王兴夫妻周身是伤，走过去先把王兴由上面放下来，然后把吴氏放下来。赵斌伸手解王兴的绳扣，解不开，捆的太紧，正是着急。后面有一人抱住赵斌。赵斌要使脱袍式把那人捺个跟头，自己好逃走。那知道用尽平生之力，后面那人如泰山一般，把赵斌抱住不能转动。是这样的英雄，今天都会被获遭擒。不知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二回 施妙法鬼入闹秦宅 治奇病济公戏首相

话说赵斌正要给王兴解绳扣，忽有人在后面把赵斌抱住。赵斌打算要夺身出去，哪想到摇不动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济公长老。赵斌说：“师父，你快放开我。只当你老人家为秦相所害，不想到师父还在这里。”济公方才松手，说：“赵斌，你把他们的绳扣挑开，跟我往屋中来，我有话说。”赵斌把王兴夫妻解放下来。济公掏出两块药，把王兴夫妻被打的伤痕治好。和尚进了屋中，上面一坐，大口喝酒，大把抓菜，满面抹油，赵斌说：“好，这桌酒原给师父预备下了。”和尚说：“赵斌，你往西厢房北里间屋中，有四只箱子，第三只箱子内有黄金一匣，重百两，有白银六封，重三百两，你给拿来。”赵斌急忙到那里去一找，果然济公说的不错。赵斌把金银拿过来，济公方才问：“王兴，你是哪里人？”王兴说：“我原籍是余杭县人。”济公说：“王兴，你把这金银拿去，明天可同你母亲雇只船逃回余杭县去罢。你家中破坏的东西，给赵斌罢。你有这金银，到家买些地做个买卖，也足够你们度日子了。”王兴一听，急忙趴在地上，给罗汉磕头。济公说：“赵斌，你可送他夫妻走罢。”赵斌说：“师父，你在这里不要紧么？我原打算杀了秦相，给你老人家报仇。”济公说：“不要你问，我自有道理，三日后你必须得到信。”赵斌点头答应，正要走，只听那旁有人说：“小子们跟我走，看看王兴的妻子从我不从。”众恶奴答应说：“是。”只见打着灯光，原来是二公子追命鬼秦桓，由相府回来，领了一群恶奴。原来是听说东府闹鬼，他便去给秦相请安。秦相疼儿子，怕他害怕，不叫他进去，叫他回自己花园养息，故此率领众人回来。方一到花园子，就想起王兴之妻说：“小子们，去看那王兴之妻从我不从。如其不从，我活活把她打死。”赵斌一听，大吃一惊，道：“师父，可了不得了！要把咱们躲到屋里。”济公说：“不要紧。”和尚用手往外一指，口念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 吽。”秦桓偶然打了一个冷战，扑咚栽倒在地。众家人上前搀扶，大众一乱。赵斌趁他一乱，领着王兴夫妻直奔花园子角门，由角门出去，送王兴夫妻到家。第二天一早，王兴同他母亲妻子叫船逃走，把家中破坏东西给了赵斌，这话不表。单说济公见赵斌等走后，吃饱喝足，仍然回归东府空房。且说这里秦桓摔了一个跟头，心中觉得惊慌。有众家人把他扶至房中。秦桓说：“哎呀，好热！”秦玉把帽子给摘下来，秦桓说：“热！”家人又把袍子脱下来。秦桓仍叫热，连忙把趁袍脱下来。秦桓说：“热。”秦玉又把靴子袜子脱了。秦桓说：“热。”秦玉把大褂中衣又脱了。秦桓叫热，秦玉吩咐快给打扇。打扇也是热，秦玉叫抬进两块冰来。手下人才把冰抬进来，秦桓叫好冷，即把冰抛去。秦桓说：“冷。”照旧把褂裤穿上。还叫冷，又把袜子靴子穿上。秦桓说：“冷。”穿上趁袍还叫冷，套上袍子还是冷，加上帽子还是冷，盖上两床被还是说冷。秦王叫上火盆，才把火盆引着，秦桓又嚷热，把火盆拿出去，还是热，仍然又脱衣裳。书不多叙。如是者冷了热，热了冷四五次，天色已不早了。秦桓突然说：“脑袋里痒，痒的难过。快来人给我搔！”秦玉过去用手一搔，哪知道越搔越大，倾刻间脑袋长的如麦斗相仿，吓的秦玉也不敢搔了，众家人一个个目瞪口呆。天已光亮了，秦玉说：“快给东府送信罢。”秦相本是告假，也不上朝，闹了半夜的鬼，也没有审问和尚，天色明了，正要休息，外面有家丁进来报告说，“有人来送信，公子爷病了。”秦相一听，父子关心，急忙带着从人来至秦桓花园子。秦相到了屋中一看，见秦桓躺在炕上打滚，

脑袋大的如斗。秦相就急了，说：“你们这些奴才，真正可恼！公子爷的这般重病，为何不早送信与我？”秦玉说：“相爷有所不知，昨天夜间公子由东府回来，偶然跌了一个筋斗，到屋内就叫热，脱了又说冷，穿上又叫热，如此者数次，后来就叫脑袋痒，奴才就替他搔。越搔越大，这病来得奇怪。”秦相连忙吩咐：“快请有名先生来调治。”家人答应。那临安城内有一位名医，一位叫指下活人汤万方，一位叫赛叔和李怀春。家人忙至李怀春家相请。李怀春一听是秦相府，不能不去，随同家人来至相府门首，去往里回报。秦相心急如火，赶忙吩咐有请。家人带领李怀春来至里面。秦相见李怀春头戴四楞逍遥巾，身穿蓝袍子大氅，篆底官靴，气宇轩昂，一表作凡。连忙请到屋中，有人献上茶来。李怀春给公子秦桓一诊脉，便心中纳闷。眼瞧他脑袋甚大，看寸关尺六脉十二经，并没有病。察看多时，不知他脑袋之病，从哪经所得，实在自己无法用药。方才说：“公子这病，小生才疏学浅，相爷另请高明罢，我实不能治。”秦相说：“我怎知道谁是高明？李先生你必知道，给引荐一位。”李怀春心想：“我要治不了，汤二哥也不能治，他治不了的病，我也不能治。除我二人之外，还有谁可引荐？”想罢说：“相爷，我实无人可荐。”秦相一听真急了，说：“你既不能治我儿的病，又没人可荐，你今天休想出我这相府！”李怀春一听：“只知以势力压人！”猛然心中一想：“我何不把济师父荐来？”想罢说：“相爷，要给公子治病，只有一个人，就是酒醉疯颠，衣衫不整，恐相爷见怪。”秦相说：“这有何妨，只要他能给我儿治病。”李怀春说：“可是出家人。”秦相说：“不问出家人，只能治病便好。你可说来，快请去！”李怀春说：“乃是西湖灵隐寺济颠。”秦相一听，说：“原来是他呀！现在疯僧在我东院里锁着。”李怀春一听锁着济公，心中方才明白：“怪不得他长大头瓮。”秦相赶忙吩咐家人：“去把疯僧叫来，他要能把我儿的病治好，我放他回庙，免他之罪。”家人急忙来到东院空房一看，众和尚都起来。家人说：“和尚，你这造化大了。”济公说：“灶火大，费点柴。”家人说：“我家相爷叫你去替公子治病，你能治好了，放你回庙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相爷他把我锁来，要过堂审我，一叫我就到，叫我和尚给治病，你就说我说的刷了。”家人一听说：“好，我就照你这话回相爷去。”家人就回来，见秦相说：“回相爷呀，我去说丞相叫和尚去治病，他说要过堂审他，一叫就到，叫治病他说刷了。”秦相不懂这句话，问李怀春什么叫刷了。李怀春微然一笑说：“这句话，乃是一句戏言。相爷要叫他治病，须下一请字。”秦相疼儿子，说：“好，你等去，就说我请他来治病呢。”家人想：“真是和尚走运。”连忙来至东院，见和尚说：“和尚，真真你的架子太大了，我家相爷叫我来请你治病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家相爷安居首相，位列三台，我和尚同他平日并无往来，他要交结僧道，叫御史言官知道，就把你给参了。”家人一听说：“好，和尚，你说的好，我去给你报告，见我家大人去。”自己到了西花园之内见了秦相，说：“回相爷，我去到那边面见和尚。奴才说，大人请他给公子治病。他说大人官居首相，位列三台，他合大人素无来往，说大人交接僧道，要叫御史言官知道，就把大人给参了。”秦相一闻此言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好大胆的僧人！”李怀春说：“相爷不要生气，要教和尚给公子治病，大人必须亲自一往。”秦相见公子满床乱滚，无奈道：“李先生，你要随我同往。到了那里，看和尚怎样？”李怀春答应：“是。”随同秦相到了东府空房院内。秦相咳嗽一声，谓是叫家人知道我来，你们都要规矩点。果然房中众家了听见都站起来，

说：“大人来了。”济公说：“众位，这是狗叫唤。”众家人连忙止住：“不要胡说，我家大人来了。”只见秦相同李怀春进来，到了济公面前。秦相说：“和尚，只因我小儿得了奇怪之病，本阁特来请你治病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是被大人拿锁子锁来的，并不是请我来治病的。”秦相一听，便勃然大怒道：“好好。”李怀春一见事情不好，连忙说：“大人暂息雷霆之怒，我前去必要把济公请来。”秦相只得往后一退。只见李先生过去说了一夕话，圣僧便施佛法，大展神通，要来戏耍秦相。不知后来之事毕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三回 找妙药耍笑众家丁 联佳句才惊秦丞相

话说李怀春到了济公面前说：“师父久违了，弟子有礼。今日秦公子得了奇异病症，我把你老人家荐了去给公子治病。不论什么事，都看在弟子分上。”济公说：“好，李怀春。你要给人治病，都拿锁子锁了去呀？”李怀春一看说：“好，秦大人，请你老人家派人把圣僧铁链撤去。”秦相立刻把和尚链子撤去了。李怀春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可没有别的话说了。走罢！”和尚说：“李先生，我师父、师兄、师弟都在这里受罪，我哪有心来给人治病？”那秦相听见，立刻叫把众僧人都放回庙去罢。众僧人走了，李怀春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可没的说了，走罢。”济公说：“李先生，兵围灵隐寺，拆毁我庙中大碑楼，我要给人治病。我哪能情愿呀？”秦相知道和尚要把兵撤回来，他也没有话说，连忙吩咐手下人去传堂谕：“去把拆楼之人一并撤回，连兵丁也撤回来。”李怀春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可没有话说了，走罢！”和尚说：“走。”站起来说：“行善积福作德，作恶必遭奇祸，贫僧前来度群魔，只怕令人难测。”和尚谈笑自若，秦相想：“和尚放荡不拘，真要把我儿的病给治好了，我要不拆他大碑楼，我是被人耻笑，他白打了我的管家，我白把他锁来。就是他把我儿的病治好了，我也要拆他的大碑楼。”济公在后面哈哈大笑说：“好好，善哉善哉，我和尚唱个歌给大人听罢：皂帽丝绦第一人，难略紫绶罗袍，一品还嫌小。量尽海波涛，人心难忖着。翠养翎毛，谓谁头上好。豕养脂膏，谓谁肠肉饱。千寻鸟道上云霄，是处都经到，平地好逍遥，世人知事回头少。”和尚一唱山歌，秦相暗暗点头，知道这和尚甚是明白。一同来至西花园秦恒的书房，听秦恒在那里咳嗽不止。和尚到了屋中一瞧，说：“哟，原来是这么大的脑袋，可了不得！”李怀春听和尚这话大吃一惊，心说：“费这大事，把他请来，他若不能治，可就糟了。”秦相也是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和尚你会治不会治？”和尚说：“会治。不要紧，这是三小号，我连头号大脑袋都能治。这病有个名，叫大头瓮。”说着话，和尚伸手往兜囊一摸，说：“可了不得了，我把药丢了！”秦相说：“什么药？”和尚说：“治大头瓮的药。”秦相一听一愣说：“和尚莫非是你来到我这相府，就知道我儿长大头瓮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不是。只因有一位王员外，他儿子也得这个病。每逢得这个病，必不是好人，定在外面行凶作恶，抢占少妇长女，才有此病。王员外儿子不法，得了大头瓮，请我去治。我带了药刚要去，被相爷派人把我和尚锁来。我进相府的时候，摸兜子药还有呢，这时候会没有了！”秦相吩咐：“尔等快给和尚去找药！”众家人一听，说：“和尚，你这药是丸药？是面子药？告诉我们，好找去。”济颠说：“是颗丸药，有小米粒大，像瓜皮颜色，也没有纸包着。”众家人一听说：“我去罢。”和尚说：“大人，他这病可有转，这是小三号，要一转了大脑袋，就没法治。”秦相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得吃饱了再治，要不吃饱了治，越治越冤。”秦相一听，怕儿子转冤大头，赶忙吩咐家人摆酒，在大厅上摆下三桌酒，让和尚先行奔厅上去吃酒，吃完了再治病。李怀春同着和尚来至厅上，和尚一看是三桌酒，并不谦不让，就在正面上头落坐。秦相一看，虽是心中有些不快，暗想道：“这个和尚是有点来历，我如今为当朝的宰相，他竟占我的上座。”秦相也没法，只可主座相陪，到让李怀春在东首坐下。和尚酒过三巡说：“大人这个闷酒没喝头。”秦相说：“依你便该如何，可以不吃闷酒呢？”和尚说：“出个灯谜，说个酒令，对个对子，批

个字意，都可解闷。”秦相说：“和尚，你还认得字么？”济公说：“不敢云认字，也略识一两个。”秦相说：“要说酒令，是喝酒，是赌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不赢酒。大人出个对句，我和尚如对上，我赢大人一万两银子；要对不上，我和尚输一万两银子。大人想我一个穷和尚要输了，哪有一万现银子？我要输了，大人不是要拆我那个大碑楼么？我要输了，把大碑楼给大人好不好？”秦相一听，心中甚为欣悦，说：“和尚，我先试试你的文理，要真有才学，我再跟你打赌。我先出两个字你对。”和尚说：“大人说罢。”秦相说：“幽斋。”和尚说：“对茅庐。”秦相点了头说：“开窗。”和尚就对“闭户”。秦相说：“读书。”和尚说“写字”。秦相说：“和尚你输了。我这六个字凑成一处，成一句话，是：幽斋开窗读书。”和尚说：“我那六个字也是一句话，凑成一处。是：茅庐闭户写字。”秦相说：“我给你出个拆字法的对子，你对上，我输你一万银子。”和尚说：“也好。”秦相说：“酉卒是个醉，目垂是个睡，李大白怀抱酒坛在山坡睡。不晓他是醉，不晓他是睡。”和尚吃了一杯酒，哈哈大笑说：“这个对子好对！月长是个胀，月半是个胖，秦夫人怀抱大肚在满院逛。不晓他是胀，不晓他是胖。”秦相。一听连摇手，说道：“和尚不要诙谐。”秦相想：“这个和尚真淘气，我再出个对子，叫他知道我秦相本是满腹文章，怀揣锦绣，腹隐珠玑。”大人说：“佛祖解绒绦，捆和尚扣颠僧。”济公说：“哎呀，大人这个对子可真好，我和尚才疏学浅。”秦相说：“你对上，我再输银一万；对不上，我要拆你的大碑楼。”和尚说：“好。”喝了一杯酒说：“我对一个天子抖玉锁，拿大臣擒丞相。又赢你一万两！”秦相想：“和尚果然满腹奇才。对对于赢不了他。”方才说：“和尚不用对对子，出酒令吧。”和尚说：“出酒令就出酒令。大人说的，还是大人出。”秦相说：“我要说两个古人，两种物件。这两个古人要一样的脸膛，做事相同，落在两件物件上，要一活一死的。说上来算赢，说不上来算输。”和尚说：“大人先说吧。”秦相说：“和尚，你听我道来，你要听着。远看一座楼，近看一只牛，吕洞宾醉卧岳阳楼，孙膑架拐骑牛。”和尚说：“远看一座庐，近看一尾鱼，张飞顾庐，敬德吊鱼。”秦相说：“和尚，你输了一万，张飞顾庐，三顾茅庐还可以说。敬德吊鱼，鱼哪有腿？”和尚说：“甲鱼不是有四条腿？”秦相无法，又让和尚赢了一万。秦相想：“我总要想办法赢他。”出来告诉秦安：“你拿个捧盒装点凉糕，你在外面等着叫和尚猜。他要猜盒子里没东西，你装着凉糕拿进去，他要猜有东西，你拿空盒子进去。”秦安点头。秦相回到里面说：“和尚，我久闻你能掐会算，善知过去未来之事。我已派家人去拿个盒子来你猜，猜盒子里有东西没有。你要猜着，我照数输给你一万银子，如猜不着，我要拆你的大碑楼。”和尚说：“大人，你输急了吧？”秦相说：“我并非是输急了，我倒要试试你的能为。”和尚喝了一杯酒，定了定神说道：“秦大人出的主意高，这件事情真奇巧，捧盒本是空空物——”这第三句，和尚拉着长声，秦安听和尚说是空空物，把凉糕装上拿进来。刚走进来，和尚又说道：“里面装的是凉糕。”秦安一听一愣，到底被和尚猜着。秦相想：“天也不早了，给儿子去治病要紧。”想完说：“和尚，你的酒如何？可以吃饭，给我儿去治病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已然酒足饭饱。哎呀！你们给我找着药没有？”众家人说：“我等趴在地上把鼻子都粘好些土，也没找着。”和尚一伸手掏出一个包，说：“我这点药料，再加两味药就成了。”秦相接过来一看，上面的字太草率，看不出来。打开一看，白的很，李怀春一看，认得原本是

吃的白面，问：“和尚，此是什么？”济公说：“这叫多磨多罗多波罗散。”秦相说：“还有什么东西？”和尚说：“朱砂一两，白面四两，盒子一个，用开水一冲，又用刷子一把。”秦相吩咐赶忙照样预备。家人答应。少时，回报相爷，所有应用的东西俱已齐备。和尚方才放下杯筷，随同秦相够奔书斋，罗汉爷便大施佛法，来治大头瓮，度化秦桓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四回 认替僧荣归灵隐寺 醉禅师初入勾栏院

话说济公听家人回话，所有应用俱已全备，站起身来，同秦相李怀春一同往花园书房之内。早见家人秦玉，端着一盆朱砂红糰子，里面放着一个刷子。和尚伸手拿起来，说：“大人要什么样都行。”照秦桓头上一刷下去，立刻是粘着糰子的，都消肿归原。和尚一连数下，秦桓立刻肿消病止。和尚说：“这病可有反复，必须好好休息。我今给写下一纸药方，如要犯病，看我这药方便好。”秦相知道这是和尚妙法，请济公到前厅。李怀春说：“我可不能相陪。我要告辞，还有几家请我看病，我要走了。”秦相派人送出相府。那济公在书房合秦相一谈，甚是投机，二人高谈阔论，和尚对答如流，秦相甚为喜悦。说：“和尚，我哪能如你跳出红尘，在古寺参修，也不问国家的兴亡，也不问非是之成败，奉经念佛，打座参禅，说是一段乐事。我虽然在朝居官，终日伴君如伴虎，有一些不是，便有身家性命之虞。”和尚说：“大人说哪里后来，大人官居宰相，位列三台，在佐理皇猷，参赞化育之才。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察吏安民。”秦相说：“哎呀，和尚，你休要提那当朝一品，位列三台。不提当朝一品犹可，一提起来，更觉心中发慌。俗语云：官大有险，树大招风，权大生谤。我自居官以来，兢兢翼翼，对于王事，诸凡谨慎，外面尚落了许多怨言。哪里像你和尚如此清闲自在，无患无忧。常言说得好：铁甲将军夜渡关，朝臣待漏五更寒，山寺日高僧未起，算来名利不如闲。我打算要认你和尚作为我的替身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和尚说：“大人既是愿意，我和尚求之不得。”正在说话之间，外面家人进来报告：“大人，公子爷病又犯了，脑袋照旧大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也不用去，你叫他打开我那药方瞧瞧，照那药方行事，他自好了。若不依我那药方行，他的病是越来越重。”家人赶忙回西院去告诉秦桓。书中交代：秦桓他病好了后，便想起王兴夫妻。问家人：“我的美人在哪里？”秦玉说：“丢了。”秦桓说：“好东西！你们敢把我美人放了，那可不行！”方一着急，脑袋呼呼又长起来，吓得家人急向西院里回报相爷。只才听得和尚一说，家人回来告诉秦桓。秦玉道：“公子爷，方才和尚说的话，叫你照那药方行事，病自好了。”秦桓说：“快把药方拿来我瞧瞧。”家人连忙呈上去，秦桓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的是：“自身有病自心知，身病还须心药医，心若正时身亦净，心生还是病生时。”秦桓一看，心想：“哎呀，我这病都是自己找的，我抢掠人家的妇人，作恶多端，我由此要改行为善，我这病就可好了。”想到这些，脑袋呼呼就小了。家人连忙来至东院报告相爷：“公子爷的病，一念和尚的药方就好了。”秦相说：“很好，汝等要好好服侍公子爷。”家人答应去了。只见东府家人进来说道：“夫人得了篆风疼的病，满床乱滚。”秦相说：“知道了。圣憎，你可会治篆脑风？”和尚说：“夫人必是错说了话啦。不然，不能得这样病症。我去看看。”秦相说：“夫人也未说什么呀。是了，昨夜是那里闹鬼，我做了一梦，见老太师回煞归来，劝我良言。我醒来就要传谕大碑楼止工，把众和尚放回。夫人说：这不过是心头想罢了，把我的善念打断，少时就闹起鬼来了。”济公说：“我去照定夫人一抓就好。”秦相同和尚到东院内宅上房，听见屋中咳声不止，和尚说：“夫人，不要着急。我来，管待立时就好。”说完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冲定房中一抓，立刻夫人里面好了。和尚说：“大人，你看好不好？”秦相连说着：“好，好。”济公说：“我会神仙一把抓，一抓就好，抓出来还得捺出去。你看。”照定那里一条卧着

的癞犬一扔，只听汪汪叫了两声，一滚竟自死了。秦相说：“好利害！错说一句话，就得蒙脑风。久后我在朝中居官，说话总要小心谨慎。”秦相同和尚到书房内坐定，派人预备酒菜，就在此作通宵之乐。天有三鼓，只听外面风起。秦相说：“不好，又到昨日闹鬼的时候了。”济公说：“大人不必担心，我去给大人捉鬼去。我合鬼打在一处，千万不可管。”和尚出去了，只听那外面和尚说：“好鬼好鬼，把我吃了，我去合你一死相拼。”秦相在屋内一听，心中大为不安，候至天色大明，出去一看，只见那边和尚躺着不动，叫家人过去把和尚唤醒，到了里面坐下。秦相说：“和尚，我这里给你换换衣服，送你荣归庙宇。”叫家人去到外面，给和尚买僧衣鞋袜。家人答应，去不多时，给拿了三身僧衣，都是上好之物，一身黄云缎的，一身白缎绣花的，一身蓝缎子的，三身连鞋袜，一百二十两。秦相派书童侍候，和尚沐浴更衣。济公头一回洗脸换上衣服，到了书房坐了。秦相把和尚赢的银两给他兑好，派家人把自己所乘之马备好，打全班执事，送和尚荣归故庙便了。和尚说：“大人，可恨我与大人缘浅，相见已晚，离别甚速。今日一分手，不知何年才能相见？”秦相说：“和尚，你何时愿来只管来。这也不是离着千山万水，我正要无事合你盘桓盘桓。”济公说道：“和尚要常到大人这里来，大人，我那里有些门包。”秦相吩咐把门工叫进来。不多时十几个家人都来，站在书房以外，大人说：“济公是我本阁的替僧，何时来，不问我有何公事，不许阻他，须回我知道。”那些家人连声答应：“是是，奴才等谨依命。”济公道：“这几个人我和尚要赏他几个钱，大人意下如何？”秦相知道和尚有赢到的几万银子，必是做个脸，想罢说：“和尚，你自己酌量。”济公说：“众管家，每人我赏你们一百文。”秦相说：“和尚，你多赏他们几两，我给你垫上。”济公说：“不是，我赏他们每人一百文，今天给明天不给了。我和尚来，这一百文，雇他们回话；我和尚不来，有一天算一天，每月每人加工钱三吊，大人你替我垫上罢。”秦相说：“是了。”和尚这才告别，秦相派二十家人护送：“传我的堂谕，所有各庵观寺院，必须跪接跪送，他乃是本阁的替僧，送他荣耀归庙。”众家人答应，外面备马。和尚告别秦相，出了相府上马。家人打着引马，头前边牌锁棍旗锣伞扇，赶退闲人。街市上看热闹的人就多了，都要来看秦丞相的替僧。和尚骑马来至灵隐寺，鸣钟擂鼓，聚集众僧。济公先叫监寺的：“过来。我后面有银子，你给称五十两一封二十封，十两一封一百封。”监寺的答应。济公说：“众管家，当着我和尚，代我传传堂谕。”管家说：“是，不知圣僧就传什么堂谕？”济公说：“你们这庙中和尚听真，济公和尚乃是秦相爷的替僧，今天荣耀回寺。圣僧要同你们这些和尚借钱打酒，要有钱不借，登时送有司衙门治罪。”家人照这传谕，众僧人一听，“这也不错。”济公又说：“众管家来，再给我传堂谕，久后我和尚没钱，跟他们借钱，屋内没人，偷点什么，不许言语。如瞧见，不叫偷。如违，当时推出庙门立斩。”管家一听也笑了，只可含糊答应。众僧人一听，心想：“这庙里由他反了。”虽心中不悦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济公把银子赏二十家人，每人五十两，打执事的人每人十两。一个个欢天喜地，竟自去了。和尚把新衣裳脱下来，包在包裹之内，仍披上旧衲衣，拿住包袱，信步出了钱塘门。见眼前一座当铺，和尚进了当铺，把包袱往柜上一捺。掌柜的一瞧，一个穷和尚，穿着一身破坏，拿了些衣服，都是件件新，再瞧和尚直掀着帘子东瞧西看，仿佛是后头有人追他，他像害怕的样子。当铺掌柜的说：“和尚，你这衣服从哪里拿来的？趁此说实话。”济公说：“掌柜的，

你看估多少给当多少？不然，给包上，我上别处当去。”旁边二柜过来说：“你别不开眼了，这位大师父，不是方才骑着马由门口过去，做了秦相的替僧。你不认得了？大师父当多少钱罢？”济公说：“给我当一百五十吊钱吧。”二柜说：“和尚要银子要票子？”和尚说：“我要现钱，暂把当票存在柜上。”掌柜的叫人把现钱搬在门口，和尚就嚷：“谁来扛钱？”由那边过来一大汉说：“和尚，我给你扛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心坏了，不叫你扛。”和尚叫些穷人这个扛三吊，那个扛二吊，大众一分，还剩下五吊，和尚说：“叫那大汉扛着吧。”大汉扛起来趁乱就跑，和尚不追。众人说：“和尚，把钱扛到哪去？”和尚说：“随便吧。”众人各自散去。和尚找胡同一蹲，那大汉扛了五吊钱跑了十七条胡同，和尚过去一把将大汉揪住。不知后事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五回 尹春香烟花遇圣僧 赵文会见诗施恻隐

话说济公过去，一把揪住大汉。和尚说：“好东西！你没造化，你要在那里多站一刻的工夫，我把五吊钱就给了你；你打算抢了走，那可不行。你只有五百文的命，若要拿五吊跑，我把你揪到钱塘县打场官司。”那大汉一听一害怕，用力一扯，撒腿就跑。和尚说：“追。”那大汉忙不择路，刚一拐胡同，正遇见一个磁器担子。他没存神给碰了，摔了十七个碗，两个碟子，一算四吊五百钱。大汉没法，不得不赔，给人家四吊五，剩了五百，不怪和尚说他心不好。和尚把钱都施舍完了，正往前走，见前面来了两位员外，一位是赵文会，一位是苏北山。一见济公，苏北山二人赶过来行礼，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的官司冤了。我们听说师父被秦相府锁了去，我等甚不放心，今日特地到灵隐寺去探访。”济公说：“我官司已完了，秦相也未把我怎么样。”便把相府之事向二人说了一遍。苏北山一听说：“今天可曾吃过酒了？”济公说：“我正要想吃酒。你二人这时上哪去？”苏北山说：“我等听家人传说，有一官家之女落在烟花，只不知是真是假。我二人要去瞧瞧。”和尚说：“好，我也去瞧瞧。”赵文会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要上勾栏院，有些不便了。你是出家人，讲究修道参禅，要到那个地方去，岂不被人耻笑？”和尚说：“逢场作戏，也未为不可。你我三人，就此前往。”苏北山哈哈大笑，三个人一同向前行，见前面是东西的一条胡同，上写烟花巷。进了胡同，是路北第二个门，见上门高悬门灯，门上有一副对联，上写的：“初鼓更消，推杯换盏多美乐。鸡鸣三唱，人离财散落场空。”和尚看毕，三个人往里面走，才一进去，门房便让：“原来是赵老爷、苏老爷二位员外来了！”和尚抬头一看，迎门是照壁，墙头前有一个鱼盆，里面栽的是荷叶莲花。照壁上有四句诗，上写道：

下界神仙上界无，贱人须用贵人扶。兰房夜夜迎新客，斗转星移换丈夫。

三个人往里面走，只见那院中方砖铺地，北上房五间，前廊后院，东西配房各三间，东西配着还有院子。院子里搭着大天棚。北上房柱子上有一副对句，上面写的：“歌舞庭前，栽满相思树。白莲池内，不断连理香。”横批是：“日进斗金。”三个人方到院中，见由上房出来一位仆妇，说：“苏老爷、赵老爷来了！今天怎样这等安闲？”高打竹帘，三个人进到上房一看，见靠北墙一张花梨俏头案，头前一张八仙桌子，一边一张椅子，条案上摆着一个水晶鱼缸，里面养住龙睛凤尾的蛋黄鱼，东边摆着一个果盘，里面又有许多果子，西面摆着镜子，墙上挂着一幅条山，上面是画的半截身子一个美人，有人题了四句诗，上写道：

百般休态百般姣，不画全身画半腰，可恨丹青无妙笔，动人情处未曾描。

下面写着：“借花主人题。”两旁又有一副对联，上面写的是：得意客来情不厌，知心人至话偏长。”赵文会看罢，点了点头，果然是风月天生一种人。三人落座，老鸨儿说：“老爷，今日是哪阵风把你老爷刮来，许久不到这里了。”苏北山说：“我等听家人说，你这里新接来一个美人，把她叫出来，我们见见。”鸨儿说：“我这院人皆是新接来的，我唤来你们老爷看罢。”说了一声：“吩咐见客！”只听外面娇滴滴声音婉转，软却却万种风

---

勾栏院：“勾栏”，一作“勾阑”、“构兰”。“勾栏院”，原指宋元时百戏杂剧演出的场所，此处指妓院。

流，进来四名美妓，个个皆是光梳洗头，淡敷胭脂粉，轻扫蛾眉，身穿华服，到了赵员外、苏员外二人跟前站定。问了姓名，都瞧有一穷和尚也坐在那里，众妓掩口而笑。济公说：“好好，苏北山你二人看这几人如何？”苏员外说：“也好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看那些人都好。按我说，芙蓉白面，尽是带肉骷髅，美丽红妆，皆是杀人利刀。”说罢，提起笔在桌子上拿了信纸，随手写了一首七律：

烟花妓女俏梳妆，洞房夜夜换新郎，一双玉腕千人枕，半点朱唇万客尝，装就几般娇羞态，做成一片假心肠，迎新送旧知多少，故落娇羞泪两行。

赵文会二人看了，哈哈大笑。只听鸨儿说：“老爷吩咐叫哪个伺候？”用手指指定报名：兰香、秋桂、莲芳、小梅，苏北山说：“不是这几人，你家新接来那个，我听说还是宦家之女，误入烟花，我等是访她而来。”那鸨儿素知道这二位是临安首户有钱，连忙说：“二位老爷不提那新买之人，倒也罢了。提起那新买之人，一言难尽。原来我们吃这行饭的人，一老就不行了。我有一个女儿，叫花花太岁王胜仙大人买去作妾。我虽得几百银子，指着它吃，坐食山空，我才买了一个人。此人原来是金陵人，她父亲先年作过刺史，母早亡，因被议在京，住在胡万成店。她父亲叫尹铭传，要在京找个门路，哪想到被骗子骗了几千银子，功名也未得着。他一口气病在店中三个月，把积的几文全行用完，便死了。他女儿春香就卖身葬父，我用了三百五十两买来。及至过来，她一看是烟花院便恼了，要寻死。我一细问她，合共使了一百两都叫胡万成转了。胡万成告诉她，是卖与官家为妾，她一见是勾栏院就要死。还是我苦诉我的苦处，这三百五十两甚不容易，你若死就苦了我了！她也好，说暂在我这里避难，如遇知音之人，把她赎出去，银子少不了我的。她亲笔写了首诗，说：“如有绅商文雅之人，可给他一看。”苏北山说：“你拿来我看。”鸨儿取来展开一看，二位员外一愣。上写：

万种忧愁诉向谁？对人欢喜背人悲。此诗莫作寻常看，一句诗成千泪垂。

济公三个看毕，问：“尹春香在哪院？我等要见此人。”鸨儿说：“在东院，本是我女的住房，三位爷跟我来。”苏北山等站起来，同她出了上房，向东有四扇屏门，进去也是一所院落，三合房，北上房前出廊，后出厦。掀帘而入，只见北壁上挂住四屏条，两旁有联头。一条上画一个女子在门首站立，有五六个男子都不走，站在那里瞧女子。上面有人题的诗句：

一 凤髻绿如云，八字牙梳白似银，欹倚门前翘首立，往来多少断肠人。

第二条上画的是一个女子，在那里梳头，一个男子仿佛要走，那个女子仿佛不叫男子走。画的甚是传神，上面也有人题了四句诗：

姻缘本是百年期，相思日久岂肯离，描神画影传体态，二人心事二人知。

第三条上画的是一个女子，一位公子拉着手，仿佛要去安睡的样子。上面也有人题了四句诗：

欲砌雕栏花两枝，相逢却是未开时，姣姿未惯风和雨，嘱咐东君好护持。

第四条上画的是一张床，上面有帐幔，露出男女安眠半春的意思。上面也有人题了四句诗：

鸾凤相交颠倒颠，五陵春色会神仙，轻回杏脸金钗坠，浅扫蛾眉云鬓偏。

两旁边的对联上写的是：“室贮金钗十二，门迎珠履三千。”二位员外瞧了

---

金陵：古邑名，在今江苏省南京市。

刺史：官名。

一瞧，果然是别有一番的风景。进了屋中坐下，见东里间垂着落地帐幔，西里间也是如此。东墙挂的条山，上面的牡丹富贵图，有人题四书两句：“素富贵行乎富贵，素贫贱行乎贫贱。”两旁又有一副对联，上面写的是：“名教中有乐地，风月外无多谈。”鶯儿到里面说：“姑娘，今有赵老爷、苏老爷特前来过访，久仰姑娘这样的高才美貌。”就听见里面娇滴滴的声音说：“原来二位老爷来此探访，待奴出去看看。”用手掀起帘子，由里面走出一位女子来。赵文会、苏北山连济公睁眼一看，果然是国色天姿，一种柔情玉骨，婉转动人。不知尹春香见了苏赵二员外，毕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六回 救难女送归清净庵 高国泰家贫投故旧

话说赵文会、苏北山、济公三人，在外间屋中坐定，见东里间帘子一起，出来一位女子，长得是姿容秀美，大约在十八九岁，头梳的盘龙髻，身穿的是素服。苏北山一见，便知她是个良户人家之女。一问女子的出身来历，那女子现出一种愁容，就把卖身葬父，后为好人拐卖，误入烟花巷的事，由头至尾细述了一遍，二位员外一听，心中甚为悲惨，便问道：“春香姑娘，你可能吟诗？”尹春香说：“我粗通文理，略知一二。”赵员外说：“你既能如此，可以做两首诗，如感怀绝句我看看。”赵员外方才见那诗句，疑惑不是春香自己写的，故此要当面试试她的文理。那尹春香并不加思索，提笔就写：

教坊脂粉喜铅华，一片闲心对落花，旧曲听来犹有恨，故园归去却无家。云环半缩

临妆镜，两泪空流湿绛纱，安得江州白司马，樽前重与诉琵琶。

写完了，递与苏赵二人观看，连济公俱是赞美，可惜这样的高才，这样的人品，坠落在烟花院中，甚是可怜，甚是可叹。正在叹息之间，又见尹春香又做了一首七律诗，上写的是：

骨肉伤残事业荒，一身何忍入为娼，涕垂玉暑辞官舍，步蹴金莲入教坊，对镜自怜

倾国色，向人羞学倚门妆，春来雨露深如海，嫁得刘郎胜阮郎。

济公将诗看完，连声说好。赵文会说：“来来，我作一首七绝。”鸨母取过文房四宝，赵文会不加思索，提笔一挥而就，上写：

误入勾栏喜气生，幸逢春香在院中，果然芳容似西子，卿须怜我我怜卿。

苏北山也是信口做了一首绝句诗，上写的是：

红苞翠蔓冠时芳，天下风流尽春香，一月饱看三十日，花应笑我太轻狂。

济公说：“我也有一首诗。”便说道：“今天至此甚开怀。”尹春香听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修道的人，叫我作什么？”济公说：“快快解开香罗带，赠与贫僧捆破鞋。”众人听了，连声大笑。和尚说：“二位员外可以作一件功德事。”苏北山问：“尹春香，你愿意把婆家，还是怎么样？”尹春香说：“但能有好善之人，救我出这火坑，我情愿出家作一小尼，我尹氏之门三代感恩不浅。”苏员外问：“鸨儿，要多少身价？”鸨儿说：“我花费了三百五十两之多，还不算她在我家来这两月日用吃穿。”苏北山说：“好办。”赵文会说：“苏兄这件事，你给我作吧。我花五百两，把她救出，送在城隍山上清贞老尼姑那清净庵中，叫她照应她也好。”吩咐家人立刻取了五百两银交与鸨儿，叫家人雇轿，把春香送往尼庵。春香一听，连忙给三位叩头，求三人亲自护送。济公说：“很好，我三人先走，前头在那里等你。”家人赵明等候跟轿。济公三人出了勾栏院，一直奔城隍山而来。和尚信口说道：“行善之人有善缘，作恶之人天不容，贫僧前来度愚蒙，只怕另人不惺松。”罗汉正往前走，只听上面有人喊叫说：“济公，你老人家可来了！我连到灵隐寺去了三次，并未见着，今日你老人家可来了。”说着，跑到面前双膝跪下，向上叩头。济公一看，是一个六十以外年纪老者，头戴四楞巾，身披土色铜鞮，腰间束丝绦，白袜云鞋，五官倒也纯正。书中交代：来者这个人是怎么一段原故呢，只因城隍山有一位老尼姑，名叫清贞。他娘家有一位侄女，名叫陆素贞，配夫高国泰，原籍余杭县城里南门内儒林街住家。那个高国泰本来家中甚有钱，后来他只知道念书，不懂的营运，家中过的一贫如洗，只剩他夫妻二人。上无片瓦遮身，下无立足之地，口无隔宿之粮，柴无一把，

米无一粒。陆氏娘子可就说：“你我夫妻莫非待守坐毙不成？常言说的好：人挪活，树挪死。莫如你我投奔临江城，我有一姑母在城隍山出家，你我投奔到那里找个学馆，一则也可度日，二来官人也可用功，待至大比之年，官人再求取功名。不知官人意下如何？”高国泰说：“你我二人也只是可，走吧！也没法可施。”夫妻二人才变卖些破烂的家伙，零星的物件，凑成了盘费。夫妻起身，那一日到了城隍山。老尼姑一见，心中甚悦，特给他打扫三间房子，叫他夫妻这里居住，陆氏娘子帮助做些针线，高国泰在庙中发愤读书。在此庙中，夫妻甚是平安。过了有一个多月，这天合该有事，老尼姑有一个大徒弟，名叫慧性，看高国泰是玉堂人物，文质彬彬，满腹经纶，文雅秀士，品貌端方，两个人常时在一处高谈雄辩。这位慧性乃是宦门之女，文理通达，高国泰也是对答如流，这一天屋中寂然无人，慧性就拈笔挥毫，做了一首七绝诗，呈与高国泰。高国泰接在手中一看，上面写的是：

身在白衣大士前，不求西度不求仙，但求一点杨枝水，洒在人间并蒂莲。

高国泰一看，颜色改变，说：“少师父不必如是，人生世上，男女只因片刻欢娱，坏一生名节，遗臭万年，被人耻笑，况且这乃是佛门善地，岂可污秽？”慧性一听此言，便面红耳赤，竟自去了。从此慧性再见高国泰自知羞耻，急忙奔避。国泰也知多不便之处，便求老师父：“在山下找两间房子，我夫妻搬在山下居住，庙中多有不便。”老尼没法，就在山下给找了三间屋子，单门独院，是周半城周员外的房子。周员外问老尼：“什么人住？”老尼说：“是我一个亲戚，由余杭县来，在庙中居住，是我内侄女，就是他夫妻两人。我这内侄婿姓高，名叫国泰。他是念书的人，他因住在庙中多有不便，故此要找房住。”周半城说：“明天你把高国泰带来我看肴。”老尼次日把国泰带去见房东。周员外一看高国泰举止端方，文文雅雅，欲有心周他，初次相见，又恐高国泰不受，自己又觉卤莽，暗中吩咐家人，“高国泰房钱如有拖欠，不许催讨。”这是周员外一分恻隐之心。果是他夫妻搬下山来，国泰以卖卜为生，得一百吃一百，得二百吃二百，夫妻度日，甚为窘困，不知不觉，已是半年六个月的房钱，尚未交过。这日，合该有事，收房租的家人告假，就托伙计代收房租。伙计不知细情，把房租折子一查。只有高国泰欠房租六个月。他就想：“高国泰项长三头，肩生六臂，头顶着脚，踏着人家的产业，不给房租，我去找他去！”那家人到国泰门首叫门，里面陆氏问道：“什么人叫门？”那家人说：“是周宅来取房租的。”陆氏说：“我家先生不在家，回来告诉他罢。”家人说：“人不在家，钱也不在家么？六个月都不在家吗？住人家的房子，你们头顶着，脚踏着，不给钱，挨便挨过去就算完了。”陆氏说：“待我家先生回来，给送钱去罢。”家人说：“不用送，我们在口外头修理房屋，把街门借与我们使罢。”家人就把街门扛走了，至晚，高国泰回来，一见街门没有，便问陆氏。陆氏说：“房东来索房租，家人扛了去。”国泰一听，气冲牛斗：“好个大胆周半城！竟敢欺辱斯文？我要往钱塘县把他去告状！”陆氏说：“官人，我们没钱，就是没理。六个月的房租都未把还，要告人家，岂不于理不合？”夫妻二人正在商议，就见老尼姑清贞来了，见他夫妻正在焦烦。老尼一问，陆氏便把取房租扛门之故，说了一遍。老尼说：“先生不要在外面住了，仍是回我庙内去罢。在外面找钱甚难，先生指着算卦，如今天一天卖了三件假，三天卖不了一件真。先生口太直，不必在外面了。”就叫陆氏收拾收拾，老尼代交房子，同他夫妻仍回城隍山。哪想到他夫妻到庙住两天，那天一早，国泰不言而去，临走给陆

氏三张字柬。陆氏一看，吓得魂飞魄散！不知因何原故？且看下回再解。

## 第二十七回 寄柬留诗别妻访友 拜请济公占卦寻夫

话说高国泰二次回城隍山，仍在旧屋子居住。那天晚间，同陆氏对坐。国泰说：“娘子，明天我要访友去。”陆氏说：“官人明天出去，我还有二百钱，是我姑母与我买针线的，官人拿去作茶点之用。”说完便拿出来，国泰含有愧色，接在手中，说：“娘子，安息罢。”陆氏安眠，国泰坐在灯下，痴呆呆发愣，仰天长叹，徒唤奈何，心中一阵难过，提笔写了三张字柬，押在砚台之下。待至天明，意欲唤醒妻子，又怕烦闷，站起身来，硬着心往外便走。庙中有一位香火道，姓冯叫冯顺，今已六十多岁，老者起的早，在院内扫地，见高国泰出来，问道：“高先生因何起得这般早？”国泰说：“老丈你开下门，我要下山访友去。”冯顺开了门，高国泰下了城隍山竟自去了。陆氏醒来，不见丈夫，不由的大吃一惊，连忙到外面各处寻找，听冯顺说：“高先生清早就走了。”陆氏连忙到屋内各处找寻，只见那边有三张字柬，头一张字柬上写的是：“时衰运蹇度日难，含羞无奈往尼庵，佛门虽有亲情意，反被旁人作笑谈。”陆氏看了这首诗句的意思，云是自己因为贫寒，不能养家立业，与妻子托身庙中，岂不为人耻笑。再看那第二张是：“此去他乡少归期，生死存亡自不知，大略今生难聚首，有缘来世做夫妻。”陆氏一看这二句诗是绝话，此番一去，没有回来之日，死活不定，大概不能团圆，再结来生之缘。又看那第三首是：“留书落笔暗含悲，恨我无能更恨谁，寄与贤妻细参悟，托身另找画蛾眉。”陆氏一看这第三首诗，放声痛哭，五内皆裂。正在悲惨之时，老尼姑过来问道：“侄女因何这般伤感？”陆氏就把高国泰留了三首绝命诗走了，大概是九死一生。老尼姑说：“儿呀，不要着急，我倒有个主意，现在西湖灵隐寺有一位济公，乃是在世的活佛，能掐会算，善知过去未来之事。我派香火道冯顺去到灵隐寺，把他老人家请来，给占算占算，高先生上哪去了？落在哪方？派人去把他找回来。”立刻陆氏说：“既是如此，赶紧派人去请济公。”老尼姑派冯顺下山去请济公，第一次到灵隐寺，济公不在庙里。第二次去请，见兵围灵隐寺。第三次冯顺一打听，济公被秦相锁了去，因此耽误了三四日。那天冯顺又下山去找济公禅师，见罗汉爷同着赵文会、苏北山正往山上来。冯顺赶忙跑过来行礼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可来了。我连次到庙里去找你老人家几次，今天你老人家为何这般消闲？此时上哪里去？”济公说：“我要到你们庙里找老尼姑，我们送一个人出家。”冯顺说：“好，好好。我们当家的，正要请你老人家有要紧事。”赵文会、苏北山问道：“你们的庙里有什么事？”冯顺就把那高国泰之事，由头至尾，一五一十，详细说了一遍，众人方才一同奔进庵来了。冯顺前面引路，进了庙来，到得西院。那院是三合房，东西房各三间，北房三间。冯顺同众人进了北房。赵员外一看，屋中甚是清洁，北墙旁一张条桌，上面摆了许多经卷。头前一张八仙桌，两旁有椅子。济公在上首椅子上坐，赵文会在下首坐下，苏北山在旁面椅子上坐定。抬头一看，见正面墙上有一副对句，写的甚好。当中一张大挑，上写的是：惟爱清幽远世俗，靠山搭下小茅屋，半亩方塘一鉴水，数棵柳树几行竹。春酒热时留客醉，夜灯红处读我书，利锁名缰全撇去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两旁又有对句，上写的：“青山不改千

---

香火道：寺庙中管理香火杂物的人。

大挑：本为古代选官的一种制度。此处可作“较大篇的一张”解。

年画，绿水长流万古诗。”下面落款，写的是高国泰拙笔，苏北山一看说：“圣僧，你看高国泰真是风流才子。方才听冯顺之言，果然不差。你看这对句，写的笔迹甚佳。圣僧，你老人家大发慈悲，把他找回来，我成全成全他，给他找个学馆，待至大比之年，我再赠他银两，叫他求取功名。”和尚说：“好，这也是员外的功德。”正说之间，老尼姑清贞领着徒弟侄女，一同前来参拜圣僧，求罗汉大发慈悲：“这是我侄女陆素贞，只因她丈夫高国泰把她留在我这庙中，不言而别，今天已三四日，求圣僧大发慈悲，给占算占算。”和尚说：“那个容易，我们今天救了一个人，乃是名门之女，误入烟花。她意欲出家，我等打算送到你这庙里来，你收个徒弟罢。”老尼姑说：“师父吩咐，弟子从命就是。”赵文会说：“少时就送到，我施舍给你庙里二百两香资。”老尼姑谢过赵员外，还求：“圣僧先给占算占算，高国泰落在哪里？”济公按灵光连拍三掌，和尚说：“呵呀，完了，完了！”陆氏娘子在旁边一听，吓得面色改变说：“圣僧慈悲设法搭救搭救。”清贞也苦苦哀求，和尚说：“此刻有了什么时光？”冯顺说：“天已到了午初之时。”济公说：“这个人刻下距此有一百八十里路，天要到落日之时，他有杀身之祸。”苏北山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慈悲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要找他回来，你可以代他成一个学馆。”苏北山说：“弟子成全他便了。”济公说：“你派家人同我去叫他，带二百银子盘川。”苏北山说：“苏禄，你快去钱铺之中，去取二百两银子，同圣僧去找高先生。”清贞说：“冯顺，你同济公前往。”陆氏连忙叩首。济公说：“赵文会，苏北山，你二人待尹春香来，送她出家，你二人再走。”二人答应。苏禄把银子取来，济公同二人出了清净庵，到了山下，往前走一步，往后退三步。苏禄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到黑还走一百八十里路，连八里路也走不了，你老人家要换个样走容易哪。”和尚说：“换个样走不难，向前走两步，向后退三步。”冯顺暗地只是笑，说：“师父，你至黑走回去了，这样走如何是好呢？”济公说：“我要快走，你跟的上吗？”二人说：“跟的上。”济公说：“好，我就走。”说完，行行，往前就跑，转眼就不见了。那二人连忙追下去，只跑了有二三里之遥，二人走的浑身大汗说：“咱们到树林之内休息罢。”二人方一进树林，和尚说：“才来呀。”二人说：“我等连休息都没有，你老人家早来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倒睡了两个盹了。那腿是你两个人的？”二人说：“我们腿长在身上，这不是我们的是谁的？”和尚说：“倒是你二人的，我一念咒，他就走。”冯顺说：“好好，你老人家来念咒罢。”和尚见二人都站好了，说：“我念咒了。”口中念念有词，说：“唵嘛呢叭 吽唵敕吓。”那二人身不由自主，两腿如飞的跑下去。苏禄只叫道：“师父，可了不得了！前面皆是树，撞了，准死无疑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都有我哪，到了那里就撞不上。”二人果然到了那里，穿着树就过去了。正跑着，见由村里出来一人，手中拿了一个碗。济公睁眼一看，这是一个逆子。此人姓吴名叫云，家里就是他寡母。今天吃包饺子，他母亲都做好了。吴云回去一瞧，没打醋，他就恼了，说他母亲：“年纪越老越昏，哪家吃饺子不打醋？你真是没用！”他母亲也不回言。他赌气出来，拿了碗打醋，被济公看见，济公早已占算明白，用手一点指，这吴云也就跟了冯顺二人跑，不由的喊叫道：“我不往哪里去呀！这是什么一段事、我的腿要疯呀！”三个人耳朵内，只听呼呼风响，仿佛驾了云一般往前跑去，见眼前白亮亮是河。苏禄就叫：“圣僧，休叫我跑了，面前是河呀，跌在里头就死了！”和尚说：“不到紧，加点劲就过去了。”来到河这里，仿佛如飞，

就过了河。苏禄想：“我快找株树抱住就得了。”好容易见有了树，苏禄忙一抱，栽倒在地。冯顺也跌倒在地，那打醋的人也跌倒。和尚来到说：“你们起来。”三个人说：“起不来了。”和尚掏出一块药来，分给三个人吃。三个人觉得身体能活动，站起来，吴云直发呆。由那边过来一位走路的，苏禄道：“借问这是什么所在？”那个回道：“这是小刘村。你们几位上哪里去？”苏禄说：“我等由临江城上余杭县去。”那人说：“你们走过来了，只离余杭县二十里地面。”吴云一听：“哎呀，把醋碗也摔了，饺子也没有吃，出来二百里之远。如今怎么回去？”和尚说：“我还把你轰回去！”吴云说：“可别轰了，我一个站不住，上了北塞，我怎么回来？”自己由这里走了两天一夜，才到了家。自此见了化小缘的和尚就跑，把穷和尚怕在心里。这且不表，单说苏禄向圣僧问道：“你我今日可是往余杭去找高先生么？”济公说：“正是。”三个人于是直奔余杭而去。罗汉爷又做出一件惊天动地之事，搭救高国泰。不知后来之事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八回 苏北山派人找寒士 高国泰急难遇故知

话说济公带着苏禄、冯顺，来至余杭县南门外。路东有一座饭店，和尚抬头一看说：“苏禄、冯顺。你我进去吃杯酒，可休息休息再走。”二人点头，进了饭店，要了几样菜。苏禄说：“圣僧，你我已至余杭县地面，高国泰现在哪里？可以把高先生找来，一同喝酒好不好？”和尚说：“咱们先喝点酒，回头再找他去，离这样的路甚远。”三个人说着话，把酒吃完了，给了饭钱出来，离了酒饭店，进了南门，来至十字街，往东一拐，路之北头就是县衙门，和尚放步就往衙门里跑。苏禄说：“师父往哪里去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两个人在这里等着，我到里面找个人。”和尚才一到大门，就听见里面叫喊：“抄手问事，万不肯应，左右看夹棍伺候！”“把高国泰夹起来再问！”和尚闻之，就打了一个寒战。书中交代：高国泰因何来至此处吃官司呢？这内中有一段隐情。只因那日高国泰下了城隍山，自己因回思细想：若要投往地方，又没有亲故，也没处安身。自己一想：“莫如回归余杭县。”自己搭了一只船，也是乡亲给了一百文船钱，吃了东西，来至余杭县，二百文也是用完了，心想：“此时回往故土，也是没处投奔。一无亲戚，二无宾朋，想借几吊钱的地方都没有。在外思想回家，即至回家，又该如何？有几家至亲，也可以代我分忧解闷；有几个知己的朋友，也可以谈谈肺腑之言。真是应了古人那两句话：贫居闹市有钢钩，钩不住至亲骨肉；富在深山有本棒，打不断无义亲朋。”自己想了半天。高国泰本是一位有志气的人，又不屑求亲乞友，越想越难过，倒不如一死方休！来至南门外城河，打算跳河一死。站在河沿一看，来往船只不少，心想：“死了死了，一死便了，万事皆休。生有时，死有地，这就是我绝命之所。”想罢，将要往下跳，就听背后有人说话：“朋友，千万勿跳河，我来了。”高国泰回头一看，见那个人身高七尺，细腰扎背，头戴青壮帽，身穿青布裤袄，青抄包，外罩青绸于英雄氅，面皮微紫，紫中透红，红中透紫，环眉阔目，准头端正，三山得配，五岳停匀，年有二十以外，说：“先生乃读书明理之人，何故寻此短见？”高国泰说：“兄台，你不必问我，是阳世三间没有我立足之地，我非死不可。”那人说：“先生，你有什么为难之事？何不与我谈谈。”高国泰见那人诚实，说：“兄台，尊姓大名？”那人说：“姓王名成壁，就在此地居住。我在河沿这里当一个拢班，所有来了客货，都是我找人来卸。先生是因何事寻此短见？”高国泰说：“我也是此地人，王兄。我在南门内居住，姓高名国泰，只因家世式微，我带着家眷，到临安城投亲，把家眷住在尼庵之内。我想男子立身于天地之间，上不能致君泽民，下不能保养妻子，空生于世上，因此我想生不如死。”王成壁说：“兄台，你聪明还被聪明误，何必如此轻生，你先来同我到酒饭馆中吃点酒，我给你再出个主意。你不必呆想，人死则不能再生。”高国泰方才同王成壁来到酒馆里。两个人要酒要菜，吃了个酒醉肴饱。王成壁说：“我现在手底下没有一文，也没有一项进款，还要等上半天才能到手，今天你先去拉船纤。”高国泰说：“我手无缚鸡之力，哪里能个拉纤？”王成壁说道：“先生，你不要这样子说，人得到那里是那里。你可记得古人有两句话：君子之身可大可小，丈夫之志能屈能伸，才能够行呢。今天你先去拉纤，等我的钱到手，我再给你些银两去接家眷，然后，我再托朋友，给你找一学馆，你看好不好？”高国泰想：“我今与你萍水相逢，如此劝我，我也不可过于固执。”想罢说：“兄台，既是这样厚爱小弟，我就去拉船纤。”王成

壁说：“好。”站起身来，领着高国泰来至河沿，见有一只杂货船，早已装好，少时就开船。王成壁说：“管船的，我这有一位朋友，叫他同你们拉拉船纤，管船的多照看点，到了卸了货，千万仍把他带回来，可不必管他。”管船的道：“是了，有王大爷在里头，我们决不能错待了。”高国泰就在这里等候，工夫不大，管船的开船，众人都拿起纤板。大家皆是行家，高国泰也不懂。有人把纤板递给他。当时开船，别人拉纤都喊号子，高国泰想起念书来了，念的中庸右第十三章：“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，素富贵行乎富贵，素贫贱行乎贫贱，素夷狄行乎夷狄，素患难行乎患难，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。”他只念他的书，众拉纤人一阵大笑。那一日到了殷家渡，货船卸了，高国泰累的疲困不堪，就在船中睡了。次日船上又装上别的货往回走，高国泰又拉起来。这一日回至余杭县，正到了码头口，见王成壁在那里站着，国泰即赶过来。王成壁说：“先生，这一次多有辛苦了。我在此盼望你，合是你我弟兄有一段前缘，今天我进了一笔款三十五吊，你先同我来吃碗茶，用点心，回头再进城换银子，明天你去接家眷。今天沽酒买肉，你我痛饮，以尽通宵之乐。”高国泰说：“很好，很好，我与王兄初会，兄长这般厚待，我深感谢。”王成壁说：“你我好弟兄知己，不必客气。”国泰想：“这个朋友倒很诚实。”跟王成壁吃了些点心，天已不早了。王成壁把钱交付高国泰，进城换银子，拿了酒瓶，打酒买肉。高国泰拿了钱入城，换了五十两银，打酒买肉。买完了东西往回走，正要关城，国泰刚赶出了城，只见由对面来了一人，飞也是直奔，仿佛有急事的一般，正与高国泰迎面相撞。那人连忙说：“先生不要见怪，我一时太急，因有要事，我给先生陪罪。”拱手作揖，说着话，竟自出城去了。高国泰本是文雅之人，虽被他碰了一下，自己一想：他也不是有心。这有何妨。国泰出城往前走，忽然一想：“方才不要把银子碰去了！”用手一摸，银子形影全无，把国泰吓得目瞪口呆！原来方才那个是个白日贼，早看见高国泰换银子。真是贼有贼智，故意撞高国泰，把银子搭了去了。高国泰越想这件事越不对：“回头我见了王成壁，无言可答，莫如我一死。昨日要死没死了，是还有两天罪来受完呢？这真是阎王注定三更死，哪敢留人到五更？”到了护城河岸，打算要投河。自己叫道：“高国泰，高国泰，你好命运不通！不想我今天死于此地。”正自怨恨，只听那旁有人说话：“莫非是恩兄高国泰吗？”来至切近，把高国泰一拉说：“恩兄可想死小弟了！我往各处去找，并无下落，不想今日在此相见。”说着话，就过来叩首。高国泰一看，并不认得。看来似面熟，一时想不起来，因说道：“老兄不要认错了人。”那人说：“兄长，你连我小弟李四明都不认识么？”高国泰一听，说：“哎呀，原来是你呀？”且说那李四明幼年家贫，寡母住在高国泰家和左右比邻而居。高国泰一家全好善，时常周济他家，后来李四明就在高国泰家念书。他母亲死了，也是高家花钱给他安葬。高国泰问李四明：“是要求功名，还是去作买卖？”李四明说：“要我找个铺子去学生意才好。我家又没钱，哪有这样花费去求功名？”国泰说：“也好，我给你找一个买卖罢。”便在本城天成米店去学生意。凡上工一切衣服被褥，全是高家代给。李四明也用心练习，并不荒误，专心做那生意。三年已满，东家到店算帐，见李四明各事勤俭，心甚爱悦，把他带到家中，另给他开个米店，在清江做买卖，甚为得利。东家没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，把李四明招做养老的女婿，把一分家业全给他。后来他们老夫妻也死了，李四明一手成运，全是他经理。想起当年若不是恩兄，我那得有今日？就带着家眷，收拾细软物件，要回故

士，去访恩兄高国泰。到了余杭探访，并无人知道高家移往何方，皆云穷跑了。李四明太息不已，就在西门外买了一所房子，又在南门外开了一个粮店。今天是要回家，遇见高国泰，二人相见，悲喜交加，各诉往事。高国泰说：“老弟，我今日要不去银，你我也见不着。”李四明说：“你光跟我到家，咱二人有话再讲。”二人站起来，往前走了不远，高国泰脚下一拌，伸手拿起一宗物件来。有分教，小人怀仇挟恨，误害良民，忠良尽公，判决奇案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九回 故友相逢知恩报德 小人挟仇以德报怨

话说高国泰捡起来伸手一看，原来是两匹缎子。借着皓月当空，打开一看，上面有兴隆缎店四字。李四明说：“那两匹缎子，还不是咱们本地余杭县的字号。我们余杭具有两家绸缎店，字号是天成永顺。这兴隆缎店不知在哪里？”高国泰说：“咱们在这里站着，等等有人来找好给他。要是本人丢得起，还不要紧，倘如是家人替主人办事，一丢了，可就有性命之忧。”那二人在此等候多时，不见有人来找。李四明说：“天也不早了，你我回去罢。待明日有人找，说对了，就给他；没人找，我们四门贴起告白，也不算瞞昧这东西。”高国泰说：“我今天理该去见见王成壁。我拿钱出来买东西，并换银子，他还待我回去吃酒。我因为丢了银子，才要寻死。今我不回去，恐其他多疑。”李四明说：“兄长先同我回家，然后再派家人去给他送信，明天你我弟兄再回拜。”说着话，两个人向前走，来到西门李四明的住宅门首，大门虚掩，推门进去。高国泰见二门外有西房三间，屋中灯光门的。高国泰说：“今天天已晚了，明天我再至里面，我们就在这屋中坐罢。”李四明说：“这三间房，被我租出去，我倒可不要房钱。因为我常不在家，再招一家街坊，彼此皆有照应了。”高国泰点头，来至二门叫门，里面出来一个婆子，开了门一看：“大爷回来了。”李四明说：“你进去告诉你主母，就提我恩兄高国泰来了。”老妈进去不多时，听里面说：“有请。”二人才来至里面上房，见屋中倒也干净。里面何氏出来，见了高国泰行完了礼。李四明告诉婆子：“给收拾几样菜，我们弟兄两个，到东配房去吃酒。”两个人来至东配房，在灯光之下，又把两匹缎子打开一看。李四明说：“两匹缎子倒是真真宝蓝的颜色，只不知这兴隆缎店的字号在哪里？明天咱们四门贴上告白条，要有人来找，说对了就把他。没人找，合该你我每人做一件袍子穿。”高国泰说：“是，明日贤弟你要带我去谢那王成壁大哥。若不是他救了我，我早已在九泉之下。那位朋友倒是一位忠正诚信之人，笃实仁厚，大有君子之风，同我一见如故，我心中甚为感念，良友颇不易得。”李四明说：“好，明日我同兄长去见见那个朋友。”二人吃完酒，安息，一夜无话。次日天明起来，二人净面吃茶，只听外面有人叫道：“李四明，你家住着一位高国泰吗？”连声叩门。二人站起来，到了外面，门开了一看，门口站两个头役，带着四个伙计，头戴青布英翎帽，身穿青布衬衫，腰扣皮廷带，足下穿着窄腰快靴，个个手拿铁尺木棍。这两个头儿，一位叫金陵寿；一位叫董世昌。一见高国泰道：“朋友，你姓高叫国泰罢？”高国泰说：“不错，二位怎样呢？”那头儿一抖铁锁，把高国泰锁上。李四明走来一拦，把李四明也锁上了，拉住说：“进院搜赃。”到里院各屋一找，由东屋找出那两匹缎子来。李四明二人问：“头儿，你二人因什么事，把我二人锁上？”金头说：“这里有一张票子，是我们本县老爷派我们来急速拘锁，我二人无故也不敢误锁良民，诬良担不了。你二人作的事，自己也知道，尚来问我们吗？”那些头役说：“拉着走，休要多说。到了衙门，你们就知道了。”立刻拉着二人，抱了二匹缎子，到了县衙班房之中坐下。此时老爷迎官接差未回，候至日色西斜之时，老爷方回衙署之内，立刻传伺候升堂。三班人役喊堂威，站班伺候。壮班，管的是护堂施威；皂班，管的是排衙打点；快班，管的是行签叫

票，捕盗捉贼。三班各有所司之事。老爷姓武名兆奎，乃是科甲出身，自到任以来，断事如神，两袖清风，爱民如子，真正治的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今日升堂，吩咐：“来，带差事！”只听下面有人说：“殷家渡抢夺缎店，明火执仗，刀伤事主，抢缎子五十匹，银子一千两，贼首高国泰，窝主李四明拿到。”“哦。”两旁一喊堂威，立刻带上高国泰、李四明。二人跪下，口称：“老爷在上，生员高国泰叩头。”“小的李四明叩首。”老爷在上面一看，只见高国泰文质彬彬，品貌端正，五官清秀，面不带凶煞之气，遂问道：“高国泰，汝等在殷家渡抢夺缎店，明火执仗，同伙共有多少人，抢去缎匹归于何处？讲！”高国泰说：“老父台在上，生员乃读书之人，不知殷家渡抢缎店之故。至于明火执仗，生员一切不知。”老爷把惊堂木一拍，说：“呔，抄手问事，万不肯应。来，拉下去，给我打！”高国泰说：“老父台且息怒，生员有下情上达。殷家渡明火执仗，刀伤事主，生员实不知情，要严刑拷打，就是叫我认谋反之事，生员也不认。”老爷说：“据我看来，你这厮必是久贯为贼之人。既是抢缎店你不知情，因何这两匹缎子在你手？”高国泰说：“生员昨日晚在城外拣的。我本打算今日四门贴帖，如有人来找，生员必还他。不料老父台把生员传来，这是一派真情实话。”老爷把那两匹缎子拿在手中一看，吩咐：“带兴隆缎店守铺王海。”不多时，只见由外面上来一人，年约五旬以外，五官丰满，面带忠厚，跪下给老爷叩首。老爷叫差人：“把二匹缎子拿下去，看是你铺中卖出的，是贼人抢了去的？事关重大，不可混含。”王海拿过去一看，说：“老爷，这两匹缎子，是贼人明明抢了去的。”老爷一听，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是被贼人抢了去的，有什么凭证？讲。”王海说：“回老爷，有凭证。在小的铺子内，架子上的货，就有兴隆缎店。没有我们铺中的图记兑印，要是有人上我们那里买的缎子，临买好之时，单有一个兑印，图记是篆字：生财有道。这缎子上没有兑印，故此知道是贼人抢去的。”老爷吩咐下去，高国泰跪在一旁听的明白。老爷说：“高国泰，你可曾听见了么？给我上挟棍，挟起来再问。”高国泰说：“老父台的明见，生员这两匹缎子实是拾的。就是贼人抢了去，也许遗失，被生员抬着。老父台说生员明火执仗，有何凭证？可以考核。”老爷一听勃然大怒，把惊堂木一拍，说：“你这厮分明是老贼，竟敢在本县面前如此刁猾，你还说本县把你判屈了。”吩咐左右“把见证带上来”。高国泰一听有见证，吓的面上失色。只见从旁边带上一个来。高国泰一看，并不认得。只见此人有二十余岁，头戴青布头布，身披青布小夹袄，青中衣，白袜青鞋，面皮微白，白中带青，两道斗鸡眉，一双瓠口眼，蒜头鼻子，薄片嘴，窄脑门，撇太阳，长脖子，大颊落素。李四明一看认得，原来是同院的街房姓冷行二，外号叫冷不防，住李四明外头院三间房，平时与李四明借贷不遂，他怀恨在心。冷二就是人口两个过日子，他养不了他媳妇，他媳妇去给人家佣工做活，他一个人在家终日盘算，可恨李四明有钱不借给他。那天晚上，他正在屋中着烦，听李四明的家中请人。冷不防想：“李四明平时未在家内请过朋友，莫非有什么事？”他暗中偷听，请的是高国泰，李四明同了进去。冷二站在二门一听，听四明说拾这个两匹缎子，是兴隆店的，没人找，我们二人做两件袍子。冷二听的明白，心中想：“我听说兴隆缎店在殷家渡，前次闹明火执仗，此案尚未拿着。我明日到衙门去，给他贴一贴膏药，就说他是窝主。李四明真是可恨，发此大财，我去借几吊钱都不惜，叫他知道我的厉害！假使我再借钱，他就不敢不借给我了。”因此他第二天一早，奔县公署来，问：“哪位

头该班？”有人答话：“是金陵寿金头的该班。”冷二进来说：“金头，殷家渡明火执仗这案，你们办着没有？”金头说：“没办着。”冷二说：“我们院里房东李四明，他窝藏汪洋大盗，昨天有贼首高国泰住在他家，两个人商酌一夜，我听的明白，特地前来送个信息。”金头儿一听说：“好哇，我带你见见我们老爷罢。”叫人往里回话，老爷立刻升堂，带上冷二回话。冷二上来跪下说：“老爷，小的住的李四明的房子，常见有形迹可疑之人从他家出入。昨夜晚间，有贼首高国泰在他家里，诉说殷家渡的明火执仗，刀伤事主，我合房东并无冤仇，怕老爷访知，小的有知情不报，纵贼脱逃之罪。”老爷吩咐先把冷二带下去，派金陵寿、董世昌把高国泰、李四明一并锁拿到案，及二人一到，说带见证，便把冷二带上来。不知如何判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回 余杭县清官逢奇案 殷家渡济公捉贼人

话说冷二上堂来。老爷问道：“冷二，你说高国泰明火执仗，现在已把高国泰带来，你可认得？”冷二说：“认得。回上老爷，他与李四明在屋中谈心，小的听得明白。”高国泰在旁说道：“回老父台，我生员并不认得他。”李四明往前扒跪半步，说道：“老爷在上，这个冷二原来跟我同院，住我的房子，皆因他欠着小的的房租不给，时常同我借钱。借了几次不还，他还要借，我不借与他，因此借贷不遂，他记恨在心，诬赖好人，求老爷格外施恩。”老爷说：“好，我用刑拷你们。”

拷明了准，我办谁。大概抄手问事，万不肯招，把高国泰并李四明一同夹起来再问。”两旁衙役等答应。将要用刑，忽然间公堂之上起了一阵狂风，刮的真正好厉害，对面下见人。少时风住了，老爷再一看，见公案桌上有一张纸，上写“冤枉”二字。老爷也不知是谁写的，自己揣度：其中必有原因。吩咐：“来，暂把高国泰、李四明二人押下去，把冷二也押下去。”老爷退了堂。书中交代：这阵风乃是济公来到，把手一指，起了一阵怪风。迷住众人眼目，在公案之上写了“冤枉”二字，自己出了衙门，领了冯顺、苏禄二人到了西门外，他也并不说住房，仍是往西走了有二里之遥，说：“二位，你看这是哪里来的银子？”苏禄、冯顺二人立刻收拾起来，一起往口袋里装。济公说：“这必是保镖的达官遇见贼，把银子抢了，这是剩下的，咱们拣个便宜。”三人说着，一直往西走，到一个镇市叫殷家渡，由北往南走了有一箭之地，只见路东有一段白墙，上写黑字是“孟家老店，草料俱全，安寓客商”。济公立于那座门外叫开门，里面问：“做什么的？”外面说：“住店，快开门。”里面说：“没房，都住满了。”济公说：“找一个独屋就行了。”里面说：“没有。”济公说：“我这里银子甚多，走不了，如何是好？”里面听的明白。书中交代，这座店乃是孟家老店。店东孟四雄、李虎。两个伙计，一个姓刘，一个姓李，久贯害人，要有孤行客，行李多，彼套大，他们立刻用蒙汗药酒，把他治倒杀害。上房全有地道，因此这店不只做买卖，竟专门害人。伙计一听外面说有银子，连忙到门口往外一看，见三人扛着有无数银两。伙计连忙来至柜房说：“掌柜的，外面来了两个人，同着一个和尚，带着许多的银子要住店。”孟四雄说：“你何个把他们请进来。”伙计说：“我已经告诉他们说没房。”孟四雄说：“我教你几句话，你就说我们掌柜的说了，怕你们三位带着银两一路走，年岁饥荒，倘若遇见贼，轻者丢银两，重者伤性命。我们掌柜的最喜行好，给你们三位顺一间房，叫你们住罢。”伙计听明白，回身出来开门，见三个人还站在门口。伙计说：“三位没走呀？”济公说：“你们掌柜的听见了，顺一间房叫我们住，怕我们丢了银子是不是？”伙计说：“不错。”济公说：“好，前面引路。”伙计前头走，济公三人大步进了店门，见迎面是个照壁，东边是柜房，西边是厨房，里面东边一溜房，西边一溜房，正北是上房。和尚站在院里不走，说：“你这院内是什么味？”伙计说：“什么味呀？”和尚说：“有点贼味。”伙计说：“和尚别打哈哈，你们住上房罢。”和尚说：“好，上房凉快，八面全通的。”伙计说：“只是没有糊窗户，你进去罢。”和尚同苏禄、冯顺来至上房西里间一看，靠北墙是炕，地下靠窗户是一张八仙桌，两把椅子。冯顺、苏禄也困乏了，坐下休息休息。伙计先打洗脸水，然后倒茶送来，说：“你们三位要吃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你随便给煎炒蒸煮，配成四碟，外两壶酒。”

苏禄、冯顺说：“我们两个人可不喝，已困乏要去睡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不喝我喝。”伙计下去喊了煎炒蒸烧四个菜，“白干两壶，海海的迷字。”和尚说：“伙计回来。”伙计问道：“要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代我要白干两壶，海海的迷字。”伙计一听，大吃一惊，心想：“这和和尚可了不得，真是内行人。要不然，他怎能也说江湖黑话？”伙计回道：“和尚，什么叫海海迷字？”和尚说：“你说理不说理，你如不说理，我打你一个嘴巴。”伙计说：“我怎么不说理？”和尚说：“你才说海海的迷字，你倒问我，我还要问你什么叫做海海的迷字。”伙计一想：“这话对呀，方才可不是我说的吗，倒叫和尚问住我了。”伙计方才说：“我方说的海海的迷字，是给你打些好酒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也是说要点好酒，你去拿去罢。”伙计到外面把酒拿来，和尚便睁开一只眼直向酒壶内瞧。伙计说：“和尚你瞧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瞧瞧分量多少，贵姓刘伙计？”伙计说：“你知道我姓刘义问我。”和尚说：“我看你这个人倒很和气，咱们两个人一见就有缘，来罢，你可喝杯酒？”伙计说：“不行，我是一点酒不喝，一闻酒便醉了，人事不知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少喝点，一杯罢。”伙计说：“不行，要叫我们掌柜的知道，我跟客人喝酒，明天就把我散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不喝我的酒，倒叫我好疑心，仿佛酒里放搁上什么东西是的，你不喝我也不喝了。”伙计说：“和尚，你喝你的：倒不是我不喝，如我们掌柜的知道，不是买卖规矩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喝一口酒，这也不要紧，一段小事。”伙计说：“我把酒给你温温去，也许凉了。”伙计拿注酒壶来至柜房说：“掌柜的，这个和尚真怪，拿了酒去，他叫我喝，我不喝，他也不喝。我先换一壶没麻药的，他叫我喝，我就喝。”掌柜的给了一壶好酒，伙计拿到上房来说：“和尚，小店本没有这个规矩，你既叫我喝，回头我喝。”和尚说：“你把酒温热了？”伙计说：“温热了。”给和尚，和尚一仰脖子，把一壶酒都喝了。和尚拿那壶有麻药的给伙计，和尚说：“你喝这壶罢。”伙计赌气往外就走。和尚说：“你不喝，我也不喝了，一个人喝酒没趣。”吃了些饭菜，撤去残桌，和尚闭上门睡了。伙计到前面柜房说：“掌柜的，这三个人可就是和尚扎手，回头动手的时候，可得留神和尚。”李虎说：“不要紧，回头叫李伙计拿刀去，你在此休息，用你问了。”刘伙计点头答应。待天交三鼓后，李伙计拿了一把刀，就奔北上房。来至里面，把上头门插棍挑开，再挑底下。把底下挑开，用手一推，门上头又插上。伙计一想：“怪呀。”又挑一头，把上头又拨开，一推门，底下又插上。伙计把窗户捣了一个小洞，往里面一看，见屋内三个人睡的是呼声振耳，沉睡如泥。伙计又拨门，拨了半天，依旧没拨开。他方才直奔上房西边，单有一个单间，有地道通到上房。李伙计把一轴画卷起来，桌子移开，由地道而入。方一低头向前走，走不动了，仿佛有什么阻住。掌柜的李虎在柜房等了半天，不见李伙计出来，叫刘伙计去瞧瞧。刘伙计拿了一把刀，来至上房，见那门也没开，也不知李伙计往哪去。刘伙计便直奔上房东边，也有一个单间通到上房，有地道。他到了那东间把桌子挪开，画条卷起。打算要由地道进去。及下地道向前走不过去。把李虎、孟四雄等了半天，不见李刘两伙计回来。二人等急了，各持钢刀一把，扑奔上房，见门闭了，也不知两个伙计往哪里去了。李虎用刀将门拨开，二人来至外间屋中，入神一听，西里间屋内鼻息如雷，方才把西里间帘子用刀一挑，往屋中一看，见和尚头向南，伸着脖子脑袋，将炕帘搭拉着，那两人睡的人事不知。李虎想：“合该你三个人该死。”放步向前，举刀方欲杀和尚，见和尚冲他支牙一乐，把

李虎吓了一跳，回身便要走。见和尚又睡了，李虎想：“敢是和尚做梦呢？我怎么刚要杀他，他冲我一乐？”楞够多时，复又近前把刀举起来，往下一落，和尚用手一点指，用定神法把他给定在那里，李虎也不能动。孟四雄在外面等了半天，看李虎举刀不往下落，心中着急，方才闯进屋中，伸手拉刀。罗汉爷施佛法大展神通，要捉拿贼寇、搭救高国泰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一回 拿贼人完结奇案 施邪术妙兴定计

话说孟四雄拉刀要杀济公禅师，罗汉爷翻身扒起来，用手一指，口念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 吽唵敕令赫。”就把贼人用定神法定在那里。和尚一脚，把苏禄揣醒，一脚把冯顺揣醒，这才喊嚷：“了不得了！有了贼人，要杀人呢！”和尚站起来要往外跑，苏禄、冯顺二人睁眼一看，只见孟四雄、李虎二人，各执利刃，站在那里不动。二人立刻跳下床去，往外就跑，站在院中喊嚷起来，说：“有了贼啦，杀了人啦！救人哪！”外边正遇巡夜官兵到来，听说店内嚷有贼，本汛千总 刘国斌，带着有二十名官兵，正因前街兴隆缎店明火执仗，刀伤事主，失去缎子五十匹，银子一千两，并未破案获贼。今日听见店内有人喊嚷有贼，连忙叫兵丁登梯子上房，跳在院中，先把大门开放。刘老爷从外边进来，先把苏禄锁上，苏禄说：“众位先别锁我，我不是贼，贼在屋中哪！我们同伴三人，还有一个老头儿冯顺，一个和尚济公，共三个人，是由临安来找人，昨日住在这店内。是贼人执刀要杀我们，故此我们喊嚷。”官兵说：“好，我们要不是上过当的，我们还不先锁你。只因我们前番在绸缎店内捉贼，进院内有人嚷，我们疑是本家，没拿。进屋一看，把本家全上了锁，贼倒跑了，我也是出于无法，这次不能上当了。”苏禄说：“你们先到房内看看贼，找我们同伴两个伙计。”众兵丁到上房一看，原来是孟四雄、李虎、刘大、李二。先把四人刀给夺过来，然后都锁上。出来各处一找，并不见那二人，正自着急，听见马槽底下有沉吟之声，过去一看，原来是冯顺爬在那里。出来一问，合苏禄说的一样。先把苏禄放开，再找和尚。众兵丁帮着苏禄、冯顺找和尚，各房中都找到了，并没有和尚。找到厕中，听见里面呼声振耳，到里边一看，果然是和尚站在那边，身倚墙睡熟了，冯顺过去一推说：“济公，你老人家还睡呢，官兵来了，把贼拿住了。”和尚一睁眼，说：“了不得啦！有贼啦！救人哪！”苏禄说：“有贼，你老人家为什么会睡着了呢？”济公说：“只因贼人一闹，把我睡着了。”众人说：“到上房拿你们的東西。”三人到北上房再看，那些银子全变了石头了。苏禄问和尚：“银子怎么会变石头了呢？”济公但笑而不答。官兵把三人带到武汛衙门之内，问冯顺，把已往之事述说一番。刘国斌问了贼人的名姓，一并办好文书，连济公三人解往余杭县衙门。且说余杭县老爷正因高国泰这案为难，不知如何办法，只见殷家渡武汛千总解上这案来。先把济公叫上来一看，是个穷颠和尚，站在那里。老爷问：“和尚是哪里的？来此何干？见了本县，因何不跪。”济公哈哈大笑说：“老爷，我是西湖灵隐寺济颠和尚。只因：西湖有座城隍山，清贞礼拜我济颠，只因寻找高国泰，谁想公堂来鸣冤。”知县一听，说：“原来是济公，弟子不知，来人安座！”和尚坐下，述说住店情由。苏禄、冯顺二人磕头，起来站在一边。知县叫把贼带上来，两旁答应。先把孟四雄带上来，跪下叩头。老爷问道：“孟四雄，店是你开的。”贼人答应：“是。”又问道：“因何害人！开贼店，共有多少年，共害了多少人？讲。”孟四雄说：“回老爷，小的务本做买买，并不敢害人。只因昨天夜内小的店中闹贼之时，小人执刀追贼，正遇官兵巡夜，把小人捉住当了贼啦。”知县说：“你先下去。”叫上官兵问问，是怎么拿的？官兵把捉贼的情形，大概说了一回，老爷叫把李虎带上来，不准叫他二人串供。

带上李虎来跪下，堂上老爷一看那贼人，五官凶恶，定非良善之辈。年有三旬以外，一脸横肉，短眉圆眼。看罢问道：“李虎，方才孟四雄已然全招，你还不实说吗？”李虎想：“他既实说，我也不必隐瞒。”说：“老爷，既是他说，小人我也说罢。我二人都是殷家渡本街人，自幼结义为友，开这座店之时，也是我二人同伙开的，今年整开了十年多。每有孤行客商，行囊褙套大，下些迷魂药酒，把人迷倒了，害人得财，共害了有三四十个人。今年上月二十六日，我们店内来了山东蓬莱岛的三个人，全是绿林中朋友。为首的净江太岁周殿明，还有他两个徒弟翻浪鬼王廉，破浪鬼胡方。他三人因为买缎子，合兴隆缎店口角，相争打起来了，当晚邀我等去抢兴隆缎店，抢去缎了五十匹，银子一千两，持刀押颈砍倒更夫。有我们店中四个人，抢回来，因为分赃不均，周殿明赌气走了。我等只因和尚带着二人到店之内，见他等银子多，我等派伙计去暗害他二人，不想被官人拿获。这是已往之事，小人并不敢撒谎。”知县问明白，把两个伙计叫上堂来，一问，刘大、李二二人也都招认了。再把孟四雄带上堂来对词，都讯问明白。把高国泰、李四明、冷二三人带上堂来，叫招房书班先生一念招供，抢兴隆缎店，并无高国泰、李四明。先吩咐把二人开放，冯顺一见高国泰，连说：“先生久违，我等都为找你而来。”高国泰下堂站住，见冯顺过来先行礼，然后把上项之事，从头至尾，述说一番。只见堂上把冷二打了四十板子，钉枷示众。把孟四雄打了四十板子，连李虎带两个伙计，一同钉镣入狱。济公见把这案了完，立刻站起身来，谢了知县下堂。见高国泰，都引见了明白。李四明说：“先请高兄同济公，二位管家，先到我家，明天再走。”济公说：“也好。”一同往前走，方出西门，济公问高国泰说：“王成壁周济你的银两，被何人偷去？”高国泰说：“弟子不知是准，圣僧莫非知道！”和尚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你来跟我看那边。”用手一指，只见从李网明院中出来一人，年有二十多岁，青白面皮，短眉小眼，两腮无肉，头挽牛心发髻，身穿青布小夹袄，青布中衣，白袜青鞋，两只眼似篱鸡，东瞧西看。李四明一看，认的是冷二的妻弟，名叫夏一跳，久在街市窃取偷盗，是个白日贼。那天高国泰在钱铺换银子、被他看见。贼起贼智，假作进城，故意把高国泰撞了一个斤斗，把银子掏去，在赌博场中两夜的光景，把五十两银子输净。今日找冷二借钱，到这里一问左右街坊，才知道是冷二打了官司。自己方一出门来，正遇见济公带着众人，用手一指。夏一跳说：“众位你等看我，今天报应临头。”伸手自己打了几个嘴巴，跑在河沿，跳下河去，往上冒了一冒，登时死了。地方官人知道，报无名男子一个。本地面该管职官相验已毕，就地葬埋。李四明请众人到家，整理酒筵，款待济公。高国泰说：“李贤弟，你到南门外去找王成壁，把我的事部说明白，你替我谢谢罢。”李四明说：“明天我就去。”留济公住了一夜。次日天明，济公带高国泰、苏禄、冯顺由余杭县起身，顺大道直奔临安。这日正往前走，到了一座镇店，见街市人烟稠密，买卖甚多。正走在十字街，只见东边路北有一座人门，门内高搭一座法台，三丈六尺，上安法桌法椅，头挂五色彩绸，分东西两边。济公看罢，按灵光连击三掌，说：“善哉，我和尚既遇此事，焉有袖手旁观之理？且慢，我必须如此如此。”书中交代，这座镇店名叫云兰镇，路北这家姓梁名万苍，家私巨万，膝下一子，名梁士元。老员外为人乐善好施，专好修桥铺路，斋僧布道，创修寺院，印造经文。只因有一个老道在这里，化了一百两银子，说修佛殿，及至给了他银子走了。老员外在西街拜客，正看见老道由烟花院出来。老员外回到家中，

对家人说：“我施舍这些钱，原来老道前去问柳宿花，我是不能再舍施的。”家人梁修德说：“老员外乃好善之人，咱们这里连年失收，米贵如珠，员外何不修些好事，设立个粥厂，赈济这一方之邻里乡党，倒是一件好事。不知意下如何？”梁万苍一听，心中甚喜，立刻禀明本地该管官长，择日放粥。每日早来，打粥之人，吃粥一份，外给钱一百文，好叫众人种地。梁员外每日在门外看讨粥之人，过了半月之久。这日梁士元在门外闲立，大有晌午之时，只见从正西来了一个老道，年约半百以外，头戴青布道冠，身穿青布道袍，白袜青鞋，背后敬斜宝剑，手拿蝇拂，面似乌金纸，黑中透亮，粗眉大眼，一部连鬓落腮胡子。一见梁士元，恶念顿起。正是妖人妄兴害人计，罗汉长施恻隐心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二回 云兰镇恶道兴妖 梁万苍善人遇害

话说梁七无正在门外站立，见从正西来了一个羽士道人，站在面前：“无量佛，善哉善哉。贫道闲游三山，闷踏五岳，访道寻仙，善观气色，能治吉凶。看公子这分相貌，丑官端方，定是翰院之材。”梁士元连忙躬身施礼，说：“道爷贵姓？在哪座名山，何处洞府参修，我要领教。”道人说：“贫道就在这正北五里之遥，五仙山祥云观出家。我姓张名妙兴，专好相法。”梁士元说：“道爷既是好相法，奉求给我看看。”老道一听，正中心怀。他此来原因他游方回庙，见围墙已倒，大殿失修。张妙兴就说他师弟刘妙通，不知化缘修庙，尽在家中吃饭。刘妙通说：“我不能化缘了。如今云兰镇梁善人概不书缘，家中立了粥厂，竟赈济我们这一方穷人。也是道门中人自己坏事，前者有一位道门中朋友，在梁善人那里化了一百两纹银，说是修佛殿，后来不修佛殿，他把一百两纹银全皆在烟花院中嫖了，被梁员外看见他从烟花院出来。老员外因此不施舍僧道，我还往哪里化缘？”张妙兴说：“好，我要化不了梁善人，我给你磕头，明天我去。”故此今日他来到这里，见公子梁士元在门首站立。他眉头一皱，计上心头，过来一相面，见公子问他，张妙兴要施五鬼钉头法，七箭锁阳喉恶化。张妙兴他先拉过公子的手来，说：“公子这分相貌，是上等相法，看尊像眉清目秀，生在诗书门第，礼乐人家，祖上根基不薄，真乃是石中之美玉，花中之丹桂。此时不但伴水游香，定然科甲有准。此时官星未露，遇而不遇，达而不达，好比冲云之鸟，落在荆棘之内；吞舟之鱼，临于污池之间。未得三江之水，焉能脱鳞为龙？公子把生辰八字说明，我给细细掐算。”梁士元把自己生辰八字全说明白，恶道记住，暗中掐诀念咒，照定梁士元，冷不防一掌！三魄勾去一魂，七魄勾去二魂。梁士元一愕，反身倒下。老道自己回庙中，叫师弟用干草绑一个草人，用朱笔写了生辰八字，用七个新针，把草人之心钉住。刘妙通是个忠厚之人，见他这样行为，问他所害之人是谁。张妙兴说：“你不要胡说，我这不叫害人，我要恶化梁员外。”从此每日往云兰镇上走走。书中交代，那梁士元自老道走后，家人出来一看，公子爷倒在门外，立刻叫同事之人，把梁士元抬至内院上房。梁员外一听，吓的惊魂千里。自己六十多岁，就是这一个孩子，倘有不测，那还了得！连忙派人请高明先生来，就给儿子治病。把先生请来一看，都说：“是失去魂魄，吃药不效。”急的老员外求神祷告上天，许了大愿。一连两天，并不见好。这天早晨，梁善人站在门首，看那讨粥之人，来的不少。他自己本是烦闷，只见从南来了一个妇人，头里跑着三个小子，都有十一二岁，后面跟着两个小子，也有七八岁，背后扛着一个男孩，有三四岁，怀中抱定一子，也有一两岁。梁员外一看，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妇人把街坊孩儿全带来了。来人把那位娘子请过来。”家人过去说：“娘子，我家员外有请。”那个妇人过来，慢慢先把孩儿都放下，然后叩头：“惟愿员外三多九如，多福多寿多儿女，福寿绵长。”梁员外问：“这几孩儿，都是你家的吗？”那妇人说：“我姓赵，只因丈夫在外贸易未归，我这几个孩儿幼小，人口甚重，又过这样荒年，故此我来这里讨一分粥，我一家人也好活命。”梁员外吩咐家人：“取十吊钱赏给这几个小孩儿。”那妇人叩头谢了，拿钱去了。老员外自己一想，方才那个妇人，虽然穷，现有七个孩儿，久后要是

---

翰院：即翰林院，为古代储备人才的所在。

长大之时，倒是造化，我虽有百万之富，这一个儿，如今病的这样儿。我看人生世上，大概也是命中所定，该当无于，苦求神佛也是徒然。正是思前想后，只见正西来了一个老道，穿青色褂，面如刃铁一般，一部连鬓落腮胡子，背后敬插宝剑，口中说：“无量佛，善哉善哉。贫道闲游三山，闷踏五岳，永未见过这样房煞！这房犯五鬼飞廉煞，家中不利小口，主于有恶病缠身。”梁员外一听，连忙过去说：“仙长请了，我家这房犯五鬼飞廉煞，求仙长给破破。”老道说：“员外须带我到宅院之内，细细看个真实。”梁万苍带着老道到了里院，往各处一看，然后到了朽房之内。老道说：“员外明日在大门内，高搭法台三丈二尺，上面预备八仙桌一张，太师椅子一把，再预备长寿香一封，五供一堂，黄毛边纸一张，砚台一方，笔一枝，白茛一块，朱砂一包，香菜根无根水一碗，五谷粮食一盘。法台头前预备五色绸子，青黄赤白黑五色，按金木水火土五行。预备五百两银子，我给你散散福，你这房子的劫煞就没有了。先把这五鬼解了，然后我再给你儿治病。”员外一听，心中甚为喜悦，赶紧吩咐家人倒过茶来，说：“未领教道爷贵上下，怎么称呼？在哪座名山洞府修炼？”老道说：“员外是贵人多忘事，我常到员外这里来。我姓张名妙兴，在这村北五里地，五仙山祥云观出家。”员外说：“原来是街坊，我实在失敬了。”赶紧吩咐摆斋伺候。老道连连摆手，说：“员外不必费心，容日再扰，我还得回庙预备应用的东西，明日好来除煞。”说罢，站起身来告辞。员外亲身送到外面，拱手作别。老道去后，员外赶紧吩咐家人，在大门内高搭法台一座，把应用的东西照样预备。众多家人直忙乱了半天，至日落之时，诸事俱已齐毕，大家安歇，一夜晚景无话。次日众人起来，净等候老道来。天有已正，老道倒没来，和尚来了。原来是济公带着高国泰、苏禄、冯顺从余杭县回京，由此经过。和尚睁眼一看，大门内有法台。罗汉爷早已占算明白，心说：“好孽畜，竟敢在此放妖作怪！”吩咐高国泰、苏禄、冯顺三人在此等候。和尚迈步直奔大门，见门口站立几个家人。和尚打一问讯说：“辛苦众位，我和尚从此经过，由早晨尚未用饭，我要在尊处化一顿斋吃。”众家人说：“和尚你来的晚了，看我们大门上，这里贴着：‘概不书缘。’原先我们员外本是善人，最喜斋僧布道，现在勿论是僧是道，我们员外一概不施舍。你要早来粥厂，可以讨一分粥，你来迟了，明天再来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我由早晨没吃饭，你们众位慈悲罢。”旁边有一位老管家，最好行善，见和尚说的怪可怜的，他站起来说：“和尚，我由早起身体不爽，有一碗白米饭，连菜都一点没吃，我拿来给你罢。”说罢进去，把饭端出来递给和尚，和尚伸手一接，老管家一撒手，和尚往回也一撒手，叭嚓，连碗带饭掉在地下。老管家说：“你这和尚，我好心好意，给你端出饭来，你怎么把碗碰了？”和尚哈哈一笑说：“你叫我和尚吃这个剩饭？”老管家说：“你不吃剩饭吃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要吃干鲜果子，冷荤热炒，粉拌蜜饯，鸡鱼鸭肉整桌的。把我和尚请在上面独坐，叫你们员外陪着我，我才吃呢。”家人一听这话，气往上撞说：“你这穷和尚满嘴胡说，我们员外陪你吃饭？你这是说梦话呢。要叫我们员外陪你吃饭，你还得转世投胎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说的话算不算？我和尚要化不出这样斋来，我对不起你们。”说着话，和尚就嚷：“化缘来了！喂！”拿手往嘴上一抓，往大门里一扔。众家人掩口而笑。和尚连嚷了三声，就听里面说道：“外面什么人喧哗？”由里面出来一位员外。和尚看这位员外身長八尺，头戴双叶逍遥员外巾，三蓝绣花，身穿宝蓝缎子逍遥员外氅，衣领紧系，足下篆底官靴，面如三秋古月，慈眉善目，

海下一部花白胡须。从里面出来，一见济公，要请罗汉爷给儿治病。有分教，行善之人有善终、作恶之人天不容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三回 设阴谋恶化梁百万 发慈悲戏耍张妙兴

话说济公正自喊嚷化缘。见梁员外从内院出来，说：“什么人在我门首喧哗？”和尚过去，先打一问讯，然后说：“员外要问，是我和尚，从此路过，久仰员外是个善人，我一看这所宅院，犯五鬼飞廉煞，家中定有病人，我要给净宅除煞，退鬼治病。一到你这门首，这些家人先问我要门包。我说我又不是来求员外，哪里有门包给你？因此争吵起来。”梁员外一听说：“这些奴才！不知在门首做了多少弊端？”家人说：“员外不是，他来到这里，先说化缘。”就把上项之事，也学说一回，员外也不理论，问：“和尚宝刹在哪里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在杭城西湖灵隐寺。我名道济，讹言传济颠僧就是我。”梁员外看和尚那样，半信半疑，说：“既是济公慈悲，随我来。”济公跟着员外，一直来到里面上房东里间。济公见炕上。躺着公子梁士元，昏迷不醒，两旁有许多婆子家人伺候。梁员外忙说道：“儿呀！梁士元醒来！”连叫数声，见梁士元昏昏沉沉，人事不知，连头也不抬。济公说：“员外不便着急。我叫他说两句话，吃点东西，少时立刻见效。”老员外甚喜，说：“既得如是，圣僧慈悲慈悲罢。”罗汉爷伸手把帽子摘下，叫人把梁士元扶起来，慢慢把帽子给他戴上，口念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 吽唵敕令赫。”见梁士元慢慢把眼睁开，叹出一口气来，说：“来人，给我点水喝。”老员外一看，甚为喜悦，连连称好。和尚说：“冲这一手，值你一顿饭不值？”梁员外说：“圣僧何出此言？慢说一顿饭，就是我常常供奉你老人家，也是应当的。”和尚说：“那倒不必。”员外说：“圣僧你要吃什么？叫他们预备。”和尚说：“你把你们管厨的叫来，我告诉他。”家人去把厨子叫来。和尚说：“你去预备糖拌蜜饯，干鲜果品，冷荤热炒，一桌上等高摆海味席，就在这外间屋中吃。”厨子答应。本是大富贵人家，一应的东西俱都现成，家人摆设桌凳，少时厨子菜已齐备。员外请和尚上座吃酒，老员外旁边陪着开怀畅饮。老员外心说：“和尚这个帽子倒不错，比什么灵丹妙药部强。我问他要多少钱，把帽子留下，给我儿戴。”员外见梁士元在屋中也说出话来，要喝糖水，要吃东西，心中甚悦。员外说：“圣僧的妙法，果然是手到病除。”和尚说：“员外你瞧我这帽子好不好？”员外说：“好。”和尚说：“好可是好，我打算找个主儿，把它卖了。”员外一听，心中欢喜，说：“和尚你要卖多少钱？我留下。”济公说：“员外要留下好办，把你这分家业买卖房地产地业给我，我把帽子给你。”老员外一听，连连摇头说：“我买不起。”说着话，家人把菜上齐，员外陪着和尚喝酒。和尚说：“员外，把你门上看门的那位管家叫来，我有话说。”员外当时吩咐家人叫去，少时来到里面说：“员外叫我有何吩咐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方才说要吃上等高摆海味席，干鲜果品，冷荤热炒，糖拌蜜饯，叫你们员外陪着我。你瞧我没说错罢、对得起你。”家人说：“是。”和尚说：“员外你还得慈悲，我还带者三个跟班的在外头等着，没吃酒呢。”员外吩咐请进，预备酒席。家人心说：“他还有跟班的？连他都没有整衣裳，他的跟班的必然更穷了。”想着，来到外面喊嚷：“哪个是跟穷和尚来的？”高国泰说：“是我。”家人一看，是一位儒流秀士打扮，俊品人物，一表非常，穿的甚是整齐。家人说：“还有二位在哪里？”苏禄、冯顺二人过来说：“我们也是跟和尚的。”梁福一看，这二人更阔了，本来苏禄是苏北山的家人，穿的更齐整。梁福心里说：“和尚有钱，全打扮了跟班的。”赶紧把三位让到门房，摆上酒席，让三个人吃饭。

里面老员外陪着和尚喝酒，说闲话，正在高谈阔论之际，外面进来一个家人，走在员外耳边，说话不敢叫和尚听见：“回禀员外，道爷来了。”这一句话不打紧，梁员外为了难。有心陪着和尚说话，又怕者道挑了眼走了；有心走出迎接老道：应酬老道，又怕和尚挑了眼。老员外的心思，谁也不肯得罪，不拘和尚老道，准把他儿病给治好了，老员外都要谢的，自己正在心中为难。和尚说：“员外你必是来了亲戚，你倒不必拘束。”这一句话，把老员外提醒。员外说：“是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去应酬亲戚要紧，多一半还不是外人，许是你小姨子来了。”老员外一笑站起，吩咐家人给圣僧斟酒，“我去看看，少时我就来陪圣僧喝酒。”说罢站起奔外书房来，这院中是小四合房三间，西配房作外书房。老员外进到书房一看，见老道早已进来坐定，有家人在一旁献茶。梁员外赶紧行礼说：“仙长驾到，未曾远迎，面前恕罪。”老道说：“员外说哪里话来，知己勿叙套言。”梁员外赶紧吩咐摆酒，问：“老道用荤用素？”张妙兴说：“荤素皆可。”家人擦抹桌案，杯盘连落，摆上一桌酒菜。老员外亲自给老道斟酒，一旁相陪，闲谈叙话。梁员外说：“仙长，我跟你打听一个人，你可知道？”老道说：“那个有名便知，无名不晓。”梁员外说：“西湖灵隐寺有一位济公，你可知道？”老道心中一动：“我要说济公有能为，就显不出我来。”想罢老道说：“员外你提的就是那西湖灵隐寺的酒醉疯颠的济颠僧，乃无知之辈，不足挂齿。”这句话尚未说完，就听院中有人答话：“好杂毛老道！背地里说人。”只见帘拢一起，由外面来者正是济公。老员外一见，心里说：“这些家人们实在可恨，我叫你们陪着和尚吃酒，你们为何放他出来？这老道一见面，倘若辩起嘴来，多有不便。”书中交代，和尚在里面喝着酒，家人在旁边伺候，无故的和尚站起，来到里间屋中，把梁士元头上的僧帽摘下来。梁士元正然坐着，又说又笑，和尚把帽子一摘下来，梁士元翻身躺下，人事不知，仍然昏迷不醒。家人说：“和尚，你为什么把帽子给摘下来？”和尚说：“一桌酒要戴多大工夫？”家人说：“好，你拿帽子换酒喝了，也不用我们员外吩咐，再给你摆一桌，你还把帽子给我们公子戴上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不饿了，等我饿了再吃罢。”说着话，和尚往外就走。家人说：“和尚上哪去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上毛坑。”家人说：“我们带你去。”和尚说：“不用，要有一人跟着我，我就不能出恭。”家人也不敢跟了。和尚出来，就奔西跨院，刚到这院中，正赶上老道跟员外说酒醉疯癫的济颠乃无知之辈，何足挂齿，被和尚听见。和尚这才说：“好杂毛老道胆大！背地骂人。”一掀帘子，口中说：“好杂毛老道！”张妙兴刚要答言，济公一抬头说：“哟，这屋里有个老道，你可别挑眼，我没骂你，我骂那个老道呢。”梁员外赶紧站起来说：“圣僧请坐，仙长请坐，我给你们二位引见引见。”济公说：“员外不用给我们认识。”说着活和尚坐下了，家人给添了一份杯筷，和尚斟酒就喝，老道见和尚褻褻不堪，坐下就吃，这才问道：“和尚你是哪庙里的？”济公喝了一杯酒，把眼睛一翻说：“你要问我，就是那西湖灵隐寺酒醉疯癫无知之辈，不足挂齿的济颠。”老道一听，有些个心中不悦，和尚说，“张道爷贵姓呢？”老道说：“和尚你这是成心，你知道我姓张，你又问我贵姓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跟你打听一个人，你可认得？”老道说：“哪个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有个徒孙叫华清风你可认识？”老道一听，气往上撞：“他说我师父是他徒孙，待我结果他的性命。”想罢说：“和尚你满嘴胡说，待我山人结果于你！”老道当时手中掐诀，口内念咒，要跟济公斗法。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，能人背后有能人。不知僧道二人斗法，胜负

如何：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四回 施妖法恶道害人 显神通济公斗法

话说济公同妖道二人正自口角相争，老道说：“和尚我叫你三声，你敢答应我三声？”济公说：“慢说三声，六声我都敢答应你。你叫罢！”老道一连叫了三声，那老道中口念念有词，把酒杯往桌上一拍，说声：“敕令。”只见和尚正自吃着酒，忽然间翻身躺地下。梁员外一见吃惊，连说：“老法师这是怎么了？”老道说：“你要问哪，我略施小术，就把他给治倒。我这酒杯在这扣一天，和尚躺一天；我把这酒杯拿起来，或给他吃药了，他才能活哪。”这话方说完，只见和尚站起来了。老道说：“我这酒杯并未拿起来，你就活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来，你还没给我药吃，我再躺下就完了。”老道说：“和尚你敢把生辰八字告诉我吗？”和尚说：“那也无妨，我就告诉你，我是某年某月某日生人，都告诉了你，你怎么样罢？”老道立刻口中念念有词，说声：“敕令。”照定和尚头顶之上击了一掌，说声：“急！”站起身来，说：“员外我走之后，你急速把和尚放走，要不然鸡一鸣他准死，你可要打人命官司。”梁员一看那济公昏迷不醒，人事不知。老道往外就走，员外在后面紧紧跟随，说：“仙长爷慢走，我来替和尚陪罪。”老道并不答言，一直到五仙山祥云观之内，叫师弟刘妙通：“快给绑个草人来！”刘妙通问：“你又害谁呀？”张妙兴说：“我这不是无故害人，只因我化梁员外，这和和尚济颠僧，他胆敢戏耍于我，我是要暗害济公，报仇雪恨，方出我胸中之气。”刘妙通也不敢违悖他，立刻用干草绑个草人来，放在那里，恶道又派刘妙通制办物件，吃完晚饭，自己先把八仙桌儿放在那大殿之前，然后把香炉蜡扦五供，应用东西物件全都排好，把两个草人按放在两旁。恶道候至星斗出全，他到外面先把道冠摘下来，把扎头绳一去，包头条一解，把头发散开，把宝剑拉出来，立刻点上香，口中祷告说：“过往神灵，三清教主，保佑弟子，我要把济颠害了！我化了梁员外银两，我给烧香上供，挂袍还愿。”说完，把剑用无根水担了，拿五谷粱食一撒，研了朱砂，撕了黄毛边纸条，画了灵符三道，把剑放好，粘上符咒，口中急说道：“快。”把宝剑一抡，那道符的火光，越抡越大，口中说：“头道灵符，叫他狂风大作！二道灵符，把济公魂魄拘来！三道灵符，我叫他人死为鬼，鬼死为灰！”正自扬扬得意，只觉背后一股冷风，抢刀剁来。老道往旁一闪身，抬头一看，来了一位绿林英雄，借灯光细看，头戴透风马尾巾，鬓边斜插一枝守正戒淫花，身穿皂缎软褂，靠周身密排寸扣，缎皂裤，花裹腿，蓝缎袜，倒纳千层底跟鞋。面如白玉，目如明星，眉似漆刷，鼻梁高耸，唇若丹霞，五官俊美，手执利刃，照定老道剁来。张妙兴往旁边一闪，用手一指点，口中念念有词。说声：“敕令。”那人翻身栽倒。老道要过来抢剑剁，只听屋中说：“师兄你千万别杀，那是我小弟的朋友。”过去先把那人扶起。书中交代，来者乃是镇江府丹阳县人，姓陈名亮，家住陈家堡，自幼父母双亡，跟着叔父婶母长大成人。他还有一个胞妹玉梅，他叔父陈广泰，开白布店生理。陈亮自幼爱练拳脚棍棒，他合保镖之人，学了一趟进步连环腿的工夫，后来结交本地有一人，名叫雷鸣，绰号人称风里云烟。二人情如骨肉，把陈亮引入绿林之内。在江西玉山县，有保镖头姓杨名明，绰号人称威镇八方夜游神，乃是行侠仗义之人，专爱管一个路见不平之事，杀贪官，斩恶霸，平生好交结天下英雄。陈亮自入

绿林之后，也就跟这些侠义在一处，人称玉山县三十六侠，内中何等人物都有。只因这日是杨明之母寿诞之辰，众人都来祝寿，俱有寿礼。陈亮来了，并未带来一物。雷鸣就说：“贤弟，你今理应制办些礼物来，以表你孝敬之心。老伯母生辰，叫别位观之也好看。”陈亮说：“我有礼物，少时取来，与众不同些。”此时正值四月初旬，夜内二更之后，他偷来一盘北鲜十个大桃，众人一看个个称奇。此时新桃未熟，陈桃已完，他会找来十个大桃，真不容易。众人给贺了一个号，人称圣手白猿，从此人都以此号呼之。陈亮这一年回家探望叔父，到家，他妹子陈玉梅合他叔父可就说：“陈亮不该身入绿林。咱们陈氏门中，世代虽说没有做官的，也都是诗礼人家。你这一入江湖，绿林为贼，一则上对不起祖先，下也对不过这里街邻。一日为贼终身寇，事犯当官，难免云阳市口，身受国法。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。依我等相劝，你早早回头，急速改过自新，家中买卖也无人照应。”陈亮一听这些话，一语未发。这就是：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次日也未告辞，他自己离家，却另有一个主意。他想：“我这一走，到京师求访高僧高道，自己一出家，了一身之孽冤，上无父母牵缠，下无妻子挂碍。”这日到了云兰镇，想要找点银钱作路费使用，夜间换上夜行衣，到了大户人家，盗了几十两银子，因天晚想要到祥云观看看刘妙通兄长，来至庙前，也没扣门，由东边蹭房进来。一看，那大殿头前，有一张桌子，后面站定老道，发髻散乱，黑脸带煞，手执宝剑，正自作法。陈亮并未识认，自己一想：“这厮定是把刘妙通兄给害了！他在此兴妖作怪，真乃可恼，不免我杀了他，一出我心中之气。”想罢，跳下来一刀，未砍着老道。老道一抖袍袖，把陈亮治倒在地。那陈亮闭目等死。只见刘妙通跳出来：“师兄这是我的朋友，看我份上别杀他。”张道说：“好，原来你勾串外人要害我，你好独占这座庙。”陈亮说：“不是，我是一时粗率，只当是你把刘妙通害了，你自己占这庙，我不知你们是师兄弟。”刘妙通给他二人见了，陈亮认了自己之错，然后到屋内问：“张道爷在那里作何法术？”刘妙通说：“贤弟，你早不来晚不来，单候至今日来，他这是要害那灵隐寺的济公长老，拘人家三魂七魄。我也听人说过，那济公是一位得道之人，恐其未必能把人家魂给拘来。”陈亮一听，心中说：“我正要访高僧高道，想要出家，不想今日在此相遇。我今看他二人谁的能为好？”正在思想，只听外边老道又做起法来，口中说：“济颠魂魄不来，等待何时？”又把那二道符捻起来，火光大作，方往外一甩，只见由西北起了一阵狂风，怎见得？有赞为证：

扬罢狂风，倒树绝林，江声昏惨惨，枯树暗沉沉，海浪如山纵，浑波万叠侵，万鬼

怒嚎天烟气，走石飞沙乱伤人。

这阵风过去，只听有草鞋之声，随风彳躅彳躅。响不多时，只见桌案以前，站定一个穷颠和尚。张妙兴说：“好胆大妖僧！我拘你魂来，你怎么人来见我？”济公哈哈大笑说：“孽障你好胆大！你不知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”要知僧道斗法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五回 烧妖道义收陈亮 访济公路见不平

话说张妙兴正在大殿作法，想要拘济公魂魄，焉想到济公亲身前来。老道一见，勃然大怒说：“好颠僧，我拘你魂魄，你怎么人来了？”书中交代，老道自从云兰镇梁家出来，梁员外没追上老道，梁员外只当是济公死了。及至回到书房，见济公在那房里坐着喝酒。梁员外心中甚为喜悦，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没死呀？老道说把圣僧魂魄拘了去。”济公说：“他把我的魂魄，你儿子的魂魄，一定是拘了去。我今天晚上去找他！”老员外说：“不必，他一个出家人，这等作恶，早晚必遭天报，圣僧不必跟他一般见识。依我之见，由他去罢。”济公也不还言，在这里喝酒，直到天晚。济公说：“我到外面方便方便，少时就来。”老员外信以为真。和尚出离了梁宅，一直正奔五仙山来，到了祥云观，见老道正在作法。陈亮来，济公也看的真真切切，见老道第二次书符念咒，济公这才随着风来到桌案以前。按说老道自己就应当醒悟：拘魂把人拘来，济公这点道德就不小。可是老道倒冲冲大怒，用宝剑一指，说：“颠僧，我化梁万苍，与你何干？你无故坏我的大事，你好大胆量！你今天要知时达物，跪到我法台以前，磕头，叫我三声祖师爷，山人有一分好生之德，饶尔不死，如要不然，当时我用宝剑结果你的性命！”济公说：“好妖道，你在这里兴妖作怪，无故恶化梁万苍，你还敢见了我这样无礼，我和尚越说越有气。”冷不防济公打了老道一个嘴巴，打的老道脸上冒火，气往上撞，抡剑照定济公搂头就剁。二人就在大殿以前，各施所能。老道恨不能一剑把和尚杀了，和尚跟他来回乱绕，掐一把，拧一把，气得老道哇呀呀直嚷。老道身子往旁处一闪，由兜囊掏出一宗法宝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就声：“敕令。”白亮亮一宗物件，扑奔济公打去。罗汉爷睁眼一看，见半悬空刷啦啦一响，白茫茫一宗物件，扑奔顶门而来。济公一看，认识这宗法宝，名叫混元如意石。这石头能大能小，要大真能有数丈大，要小如鸡子一般，可以带在兜囊。这石头要打人，准打个头碎血出。济公禅师用手一指，口念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 吽唵敕令赫。”这石头滴溜溜一转，现了原形，落在济公袖口之内。老道见济公把他的法术破了，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窍内生烟，伸手又掏出一宗物件。老道站在正北，用宝剑一晃，口中念咒，手内掐诀，由就地起了一阵怪风，刮的毛骨悚然。济公再睁眼一看，原来是一只斑斓猛虎，摇头摆尾，扑奔济公而来。罗汉一看，好生厉害，真是：

头大耳圆尾小，浑身锦绣难描；牧童一见胆落，樵夫闻声魂消；常在深山抖雄彪，

万兽丛中招讨。

济公一见，哈哈大笑说：“好孽障，你用这等法术，也要在我跟前卖弄，真乃是江边卖水。”说着话，用手一指，那老虎变作一个纸老虎，现了原形。老道见连破了两宗法宝，不由气往上撞，说：“好，和尚真乃大胆！叫你知我山人的厉害。”伸手由兜囊掏出一根捆仙绳，在手中一托。老道说：“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。我本不打算害你，这是你自找，屡次讨死，休怨山人。我今天要开开杀戒！”他这根捆仙绳，最厉害无比，勿论什么妖精，捆上就得现原形。和尚一看，连说不好！老道口中念咒，把绳扔起来，只见金光缭绕，扑奔济公。济公连声喊嚷：“救人哪！可了不得了！要捆和尚！”转眼就见这根绳把和尚捆了三道，和尚翻身栽倒。张妙兴哈哈大笑说：“颠僧，我只当你有多大神通。敢情原来你就是这样无知之辈，待我结果你的性命。”老道说这话，举剑照定和尚脖颈就剁。宝剑砍上一道白印，见和尚睁

着眼瞧看老道，也不言语，并没砍动。老道想：“怪呀！我这宝剑怎么会砍不动和尚？”老道一连又是数剑，仍未砍动。老道豁然醒悟，心中一动：“莫非这是假的？”想到这里，再一瞧，捆仙绳捆的是一个石香炉。再找和尚，踪迹不见。老道正在各处寻找，和尚由后面掐了老道一把。老道一回头，气得直嚷，说：“好颠僧，气死我也，我今天与你誓不两立。”伸手由香炉内把那点着的一柱香，拿起来，大殿旁边堆着一堆柴草，口中念句火咒，把柴草引着，一团火扑奔济公而来。老道今天下毒手，要用真火把和尚烧死。老道用咒语一催，这团火扑向济公。济公用手一指，口念：“俺嘛呢叭 叭俺敕令赫。”这团火卷回去扑奔老道，老道胡子也烧了，头发也烧了，衣裳也着了，往大殿里就跑。活该应当老道遭报，这火把大殿勾连上，少时凡火勾天火，烈焰腾空，火鸽子火蛇乱窜，就把老道烧在里面，尸骨化灰，连东西配殿火也连上。和尚也不管他，先过去把老道害梁士元做的草人拿起，把七个针拔出来，将梁士元的魂魄收在袖口里，也不管刘妙通死活，和尚往外就走。陈亮此时在东配房里，全都看的真切，见火连配房要连上，陈亮一脚把窗户踹了，跑出来就追。济公和尚紧走，陈亮紧追。和尚慢走，陈亮慢追，跟着和尚来到云兰镇，见济公奔到梁员外的门首。门口有家人，一见和尚回来，家人说：“圣僧，你上哪里去？我家员外都等急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好。”迈步奔向里面，来到书房。梁员外一见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去哪里去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给你儿找魂魄去了，现在已经把你儿的魂魄找回来。”说着话，济公来到梁士元的屋中，只见梁士元昏迷不醒。济公立刻先把他魂魄给入了壳，少待片刻，梁士元能活动了。老员外在外间摆上酒席，款待济公。二人落座，吃了有三四杯酒。济公问：“员外，你这里闹贼不闹？”梁员外说：“我这里不闹贼。好贼知道我是一个良善之家，也不肯偷我。那下流贼他也进不了我这宅院。”济公说：“好，我题几个好贼，你可认的？”梁员外说：“我不认识是谁。”暗中，陈亮正在房上偷听多时，听见要题说几个贼，自己心中一动，不知济公说是哪路的英雄。就听和尚说：“那有一个踏雪无痕柳瑞，你可知道？”梁员外说：“不知。”济公说：“这个人外号人称踏雪无痕，是从雪地上走，全无脚印的。多轻妙。”梁员外说：“好轻妙，人从雪上走都无脚印。”济公说：“他走雪地无脚印，可是拿着扫帚扫着走。”梁员外一听，也就乐了。和尚又说：“有一个登萍渡水陶芳，这个人能从水面上走，落不下去。”梁员外说：“世界上尽有这些能人，可真少，我实未见过。”济公说：“那不算出奇，可是冬天冻冰之时。”员外说：“冬天我也行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梁士元已然好了，我明日急速回临安。”梁员外说：“圣僧何必忙，我还要留师父多住几日，报答你老人家救命之恩。”济公说：“叫一个家人来。”梁福过来，和尚附耳如此如此，梁福出去。陈亮在房上暗中观看，听济公说那些笑话，所说这二人，都是陈亮的朋友，心中说：“他一个出家人，为何也知道我们绿林中之事？”正自思想，只见四方人都围满。梁福带着看家、护院、更夫、壮丁三四十名，各执刀枪器械，口口声声，叫捉拿房上之人！把陈亮吓了一跳。原来是济公吩咐梁福如此如此，就是派他叫人暗中捉人。陈亮站在房上，把手中刀一擎说：“呔！你等闪开，我也不是偷盗，无非借路行走，如挡我者死，躲我者生。”翻身跳下房来，济公从屋中出来，有分教：“英雄得登三宝地，罗汉广开大乘门。”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六回 逛西湖酒楼听闲话 气不平夤夜入苏宅

话说济公出来，见陈亮早已蹿至外面，和尚随后追至在村外，只见陈亮跑的甚快，围着村庄只绕，至天明之际，济公见祥云观已然烧了一个冰消瓦解，一概皆无，尺木未剩，片瓦不存。外边有无数人救火，西边围着有十数人。济公临近一看，只见刘妙通在那里烧的浑身是泡，并无一处无伤，堪堪要死。济公动了恻隐之心，过来说：“道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刘妙通一看是济公，说：“圣僧，我没得罪你老人家，我师兄他行为不端，已然遭报。求师父慈悲，救救我罢！”和尚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既知循环报应，你可知道他自作孽不可活？来罢，我给你一粒药吃。”那边地方官人说：“不行，和尚你别惹事，你给他药吃，倘有错误，那还了得。”刘妙通说：“无妨，我吃死与和尚无干，是我命该如此。”旁边众人说：“他既是愿意吃，何必拦他呢？”济公叫人给他找了一碗热水来，把药化开，给刘妙通端过去。刘妙通喝下去，工夫不大，觉着肚腹咕噜噜一响，浑身烧的泡立刻全化开，流出毒水，也不疼了。旁边众人齐说：“好药！”在济公身背后站立一人，说：“罢了，真乃神也仙也！灵丹妙药。”济公回头一看，见那人身高八尺，细腰扎背，头上戴宝蓝缎六瓣壮上帽，上按六颗明珠，身穿一件月白绸箭袖袍，鹅黄丝鸾带，足上薄底靴子，闪披宝蓝色缎英雄大氅。面如白玉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五官清秀。济公回头一看，照这人脸上“呸！”啐了一口，这人拨头就跑，和尚就追。头前跑的这人，非是别人，正是圣手白猿陈亮。只因他被和尚追了半夜，好容易听不见草鞋响了，自己上住脚步，把白昼衣服换上，打算瞧瞧刘妙通是生死存亡。刚到这里来，见和尚给刘妙通药吃。陈亮一说“好药”，和尚回头一啐，陈亮拨头就跑，和尚随后就追，陈亮跑着，自己一想：“我可就是个贼，他也没拿住我，我何必跑？我问问和尚为什么追我？”想罢，止住脚步，见和尚也赶到了，陈亮说：“和尚，你为甚追我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为什么跑呀？”陈亮一听也乐了，说：“和尚，我知道你老人家是一位高僧，你老人家收我做徒弟，我跟你出家罢！”济公连连摇头说：“你是个贼，焉能跟我出家？我们出家人，讲究三规五戒，三规是规佛、规法、规僧，五戒是戒杀、盗、淫、亡、酒。你要出家，你如何能改得了这几样？”陈亮说：“我上无父母牵缠，下无妻子挂碍，了一身之孽冤。师父所说的话，我都能行得了。”济公说：“你既是行得了，你到临安城去等我。我把这里事情办完，咱们在临安再见。”陈亮一听，说：“师父你叫我临安等你。临安城的地方大，叫我在什么地方等你老人家？”济公想了半天说：“咱们在临安城床底下见罢。”陈亮一想：“必是临安城有这个地名。”这才给济公行完礼，说：“师父我这就起身，直奔临安去等你去。”济公说：“你头里走罢。”陈亮告辞，也不到祥云观瞧刘妙通，自己顺大路直奔临安。在道路之上，饥餐渴饮，晓行夜宿，这天来到临安。

陈亮本是初次到京，见人烟稠密，甚是热闹，就在钱塘门外天竺街，找了店住下。次日由店中出来，打算要逛西湖，散步而行，见西湖上有冷泉亭。站在苏堤上，四下观看。一眼望不到边。信步来到灵隐寺门首，见有两个门头僧在那里坐定，陈亮过去说：“二位师父，这庙里的济公长老，可曾回来？”门头僧说：“他没在庙里。时常不在庙的时候多，也许十天八日不回来，也许三五个月不回来，没有准。”陈亮听罢，转身回来，见人就打听，逢人便问：“惜问床底下在哪处？”一逢人问这个地方，问了好几位人，俱皆不知。

自己无法，心中一烦，打算找座酒楼喝点酒，回头问问跑堂的。想罢，转身往回走，来到上天竺街，见路北有一座酒楼，字号是天和，挂着酒幌子，里面刀勺乱响，过卖传菜。陈亮进了酒楼，登楼梯上去，靠楼窗临街有一张空桌。陈亮坐下，伙计赶紧过来擦抹桌案。陈亮要了几样菜，两壶酒，自己自斟自饮喝着酒。陈亮把伙计叫过来。伙计说：“大爷还添什么菜？”陈亮说：“不是添菜，我跟你打听一个地名，你可知道？”伙计说：“你说罢，大小地名，我都可以知道。”陈亮说：“这临安城有个床底下，你可知道？”伙计连连摇头说：“没有这个地名。”陈亮也不往下再问，心中暗想道：“济公老人家不能跟我撒谎，没有这个地名，我哪里问去？”正在心中发闷，只听下街上一阵大乱。陈亮往下一看，见有一乘小轿，跟着有许多人，各拿刀枪棍棒。听轿子内有人哭，仿佛这个样子，大概是抢人，由西来往东去。陈亮站起来，瞧够多时，又见由西来了一人，浑身的血迹，跟着许多看热闹的，奔到这酒馆，在这楼下争争吵吵乱嚷。陈亮也听不明白，把伙计叫过来说：“伙计，这楼下方才进来那受伤的人，是被何人打的，因为什么事？”堂官说：“老爷，你老人家不是我们这本地人，要问这件事，实实可恼，令人可恨。你可见那位受伤的人，他姓王，跟我们掌柜的是磕头的弟兄，因为管闲事，路见不平，被人家打了。他们门外有一家邻居，姓韩名文成，开钱铺生理，只因把铺子荒闭了，欠下苏北山员外二百两银。今日苏宅管家，去要银子去。韩文成说，等卖了房再还。苏管家不依，带着人把韩文成的妹子金娘抢去作押，把韩文成也打了。那位王三爷多管闲事，要合人打架，被人家打了，来找我们掌柜的给他出气。这位苏北山，是我们临安城内绅士，又是头等财主，结交官长，谁惹的了？”陈亮一听，说：“这天子脚下，要是这样没王法，要到了外省，应该如何呢？这是恶棍，他在哪里住家？”跑堂的说：“在城内青竹巷四条胡同路北头一大房，门也高大，门外有四棵龙爪槐树。”陈亮听了，吃完了酒，会钱下楼，进城在青竹巷左右，探了道路。各处一看，自己找了一座茶社吃茶，心中说：“帝都之所，有这样恶棍。我今既见，就要多管闲事，今夜晚我到他家，把他一家人全皆杀死，也叫他知道天网恢恢，自有报应。”想罢候至天晚，吃了晚饭，找到无人之处，换好了夜行衣，把白天所穿衣服包好，斜插式系在腰间，蹿房越脊，走了有几所院落。到了苏宅，往各处探听。到内宅，见是四合瓦房，前出廊后出厦的上房，西里间屋中灯影摇摇，听有人说话。就听见说：“秋香，把茶给我斟上。”陈亮到窗外一看，见那边有个小小窟窿，吵一目往里看，只见靠北墙是花梨俏头案上，摆上好古玩，顺前檐是一张大床，上放着小几。桌西边坐着一个半老妇人，年约四旬以外，五官清秀，有两名丫环，两个仆妇，正伺候吃茶。听那个妇人说：“员外这时候也不回来，是往哪里去了？内宅又无男子，好叫我不放心。”那使女说：“太太，咱们员外不回来，也应该给送个信来。这内宅男子非呼唤是不能来的，太太你老人家破个闷儿，我们猜猜谜。”太太说：“我说一个，你们猜去：花姐最贱是油头，送旧迎新一夜床，来往客传情不尽，准将玉体肯轻揉。”两个老妈猜了半天，也没猜着。使女秋香、秋桂叫：“太太说了罢，别闷人了。”那太太说：“是芝麻楷。”秋香等全笑了，又说：“你老人家说个浅近的，我们猜猜。”那太太说：“呦，我可不说了，说了

---

会钱：作“结帐”解。

破个闷儿：即“猜个谜语”。

你们猜不着，又来搅我。”秋香说：“这回我们不问了，太太说罢。”那妇人说：“一条白蛇乌在江，乌江岸上起红光，白蛇吸尽乌江水，乌江水尽白蛇亡。说完了，你们猜罢。”使女正是思想要猜，忽听那外边叭嚓一声响亮。众妇人往外一看，一片红光，只冲斗中之间。有一宗岔事惊人！正见：眼见之事由然假，耳听之言未必真。不知陈亮在苏宅做出何等事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七回 听奸言苏福生祸心 见济公皂白得分明

话说苏北山之妻赵氏夫人，正同使女仆妇屋中闲谈，只听外面一声响。大家回头一看，外面火光冲天，见院中那些花盆架和桃拓槐树上俱有火光。仆妇丫环过去一看是火，用手一掐就灭。书中交代，原来是圣手白猿陈亮使的调虎离山计。陈亮见众人出来，自己由房上下来，滴溜一转身，进到房中一看，见屋中极其幽雅，墙上名人字画，挑山对联，山水人物，工笔写意，花卉翎毛，顺前檐一张湘妃竹的床，挂着床帏幔帐。地下桌椅条凳，摆着古玩应用物件。陈亮正在屋中观看，听外面婆子丫环说：“这必是福儿、禄儿两个孩儿淘气，弄的这火。”说罢，众人往屋中直奔。陈亮正在屋中观看，听众人要进来，自己一想，叫人躲到屋中，可不像话。急中生巧，一撩床帏，钻在床底下隐藏。众人进来，也不知屋中藏着人，方才落座，只听外面有脚步声。秋香赶紧问：“什么人？”外面有人答话，原来是家人得福。秋香说：“什么事？”得福说：“员外爷回来了，同着和尚。这位和尚，也不在书房坐着，也不在客厅坐，要到太太屋里来坐着。员外说，赶紧叫太太躲避躲避。”太太一听，赶紧叫丫环把屋中收拾收拾，心想：“员外太不对，外头有客厅，又有书房，为什么卧室里让和尚进来？”正在思想，外面得禄又进来说：“太太快走，员外已然同和尚进来。”太太赶紧躲出去，丫环尚未收拾停妥，只听外面员外说话：“师父请你老人家来到我家，就如同你老人家自己俗家一样，不可拘束，愿意哪屋里坐都可以。”陈亮在屋中床底下藏着，心中暗想：“恶霸他往家里让和尚，也没好和尚，必是花和尚。”外面济公哈哈大笑说：“没有好和尚？我怕你等急了，早来约会了。”苏北山一听：“好呀，和尚跑到我媳妇屋里，拿约会来了。”说：“师傅你老人家醉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没醉。”说着就往里走。陈亮一听，大吃一惊，来者非别，正是西湖灵隐寺济公长老。心想：“济公怎么会来到这里？”书中交代，济公自从打发陈亮走后，回到云兰镇梁员外家中。梁员外说：“圣僧来了，我这里甚不放心，自从夜内追贼出去，不见回来。我派家人各处寻你，你老人家上哪去了？”济公说：“我到五仙山祥云观瞧了瞧，那座庙烧了个冰消瓦解，片瓦无存，尺木未剩。”梁员外吩咐摆酒。把酒摆上，梁员外陪着喝着酒说：“师父你从哪来？外面带着都是什么人？”济公就把被城隍山老尼姑清贞所请，到余杭县寻找高国泰，带着苏禄、冯顺找着高国泰，要回临安。从头至尾，已往从前的事，细说一番。梁员外说：“原来圣僧去找高国泰，是通家之好。他父在日，合我是金兰之好。不想他家中一穷如洗。”叫家人把高国泰请进来，不多时，高国泰进到里面。梁员外让高国泰落座。梁员外说：“高国泰，你家中从前的事情，你可知道？”高国泰说：“我略知一二。”梁员外说：“你父亲名叫高文华，乃是余杭县的孝廉，我等乃是金兰之好，那时你尚年幼，提起这话，有十数年的光景。后来你父亲去世，你也年幼，也没给我送信，因此就断绝往来。不想这几年不见你，落的一穷如洗。方才我听圣僧提起你的名字，我才知道是你。”高国泰一听，曾记得当初母亲也提过，赶紧才站起来行礼，说：“原来是老伯父，小侄男有礼。当年我听我娘亲提过你老人家，只因家道寒难，不能应酬亲友，未能常常给伯父请安。”梁员外说：“现在你兄弟梁士元，正在用功读书，也少个人指教他。你也不必到余杭县去，我把你家眷们接来，你同你兄弟读书，一同用功。等大比之年，你二人一同下场。”高国泰点头答应。济公说：“梁员外，我和尚要化

你的缘。”梁员外说：“圣僧有什么话，只管吩咐。”济公说：“你花几百两银，把祥云观烧的地基买回来，把刘妙通叫来，给他五百两银，叫他回古天山。你把祥云观仍然修盖起来，改为祥云庵，把城隍山老尼姑清贞连高国泰的家眷接来，叫他们住，这段事算我和尚化你的缘。要不然，老道张妙兴也得讹你几千银子。”梁员外说：“是了，谨遵师父之命，赶紧派家人去找刘妙通。”此时刘妙通烧的伤痕已好了，来到梁员外家中，梁员外给了他五百两银，刘妙通知恩感德，拿银两告辞，自己回古天山凌霄观去了。梁员外把高国泰留在这里，把冯顺也留下，派妥当家人直奔城隍山迎接老尼姑清贞等，并高国泰的家眷一同接来。把诸事办妥，济公禅师这才告辞。梁员外给拿出数百两银，叫济公换衣裳做盘费，和尚哈哈大笑说：“员外不必费心，我和尚常说：‘一不积钱，二不积怨，睡也安然，走也方便。’我不要钱。”济公带领苏禄，告辞出了云兰镇，顺大路直奔临安。一路之上，见天气晴和，和尚信口歌曰：

参透炎凉，看破世态。散淡游灵径，逍遥无挂碍。了然无拘未，定性能展才，撒手辞凡世，信步登临界。抛开生死路，萧洒无静界。初一不烧香，十五不礼拜。前殿由他倒，后墙任他坏。客来无茶吃，宾朋无款待。谤的由他谤，怪的由他怪。是非临到耳，丢在清山外。也不逞刚强，不把雄心赛。学一无用汉，亏我有何害？

济公带着苏禄往前走，顺道路饥餐渴饮，晓行夜宿。这日到了临安，见眼前坐西朝东一座酒馆，和尚说：“苏禄咱们这里吃杯酒再走。”苏禄点头答应，刚一进酒店，只见苏北山带着苏升，正在这里吃酒。一见济公进来，苏员外赶紧站起来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回来了，一路之上多有辛苦！可曾将高国泰找来？冯顺哪里上了？”济公就把找高国泰的事，已往从前之事，述说一遍。苏北山说：“原来如此，师父多受苦了，请坐一同吃酒罢！”济公同苏员外刚才坐下，忽然从外面进来一位老者，苍头皓首，须发皆白，手执拐杖，慌慌张张进来，举拐杖照定苏员外搂头就打。苏员外赶紧往旁边一闪，吓得惊慌失色，说：“韩老丈你我素有相识，再者你我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为何见我用杖搂头就打，所因何故？”老丈说：“苏北山我今天给你一死相拼，我这条老命不要了。我儿已然上钱塘县去告你，我老汉上你门口上吊去，我这里有阴状！”苏禄、苏升赶紧把老丈拦住，见这位老丈气得直哆嗦。苏北山也不知所因何故，两个家人把老丈搀扶在板凳上坐，苏北山说：“韩老丈你不要着急，有什么事要跟我拼命？你说明白我听听。”韩老丈坐在那里，缓了半天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苏北山，可是我儿欠你二百银子，把买卖关闭了，应着卖了房子还你钱？你不但等，你竟敢派家人带着许多匪棍，把我女儿抢了去，把我儿打了，将帐目折算人口。我韩氏门中，世代商贾传家，无故你把女儿抢去，这了得么？”苏北山一闻此言，说：“老丈此言差矣！这件事我实不知道，这其中定有缘故，这不是我手下家人。你问问，我如何能做出这样伤天害理之事！什么人去找你要钱？”韩老丈说：“明明是你的家人，当初给我儿送银子，就是他送的。”苏北山想了半天，想不起这个人来。济公哈哈大笑说：“苏北山，韩老丈，都不用着急，我带你们去找这个人去。先叫人去把韩老丈的儿子韩文成找回来，不必叫他钱塘县告去。”打发苏升去不多时，把韩文成找回来，韩文成一见苏北山，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说：“苏北山，我这条命不要了！”苏北山说：“贤弟你我知己相交，你欠我二百银子，我并没打算跟你要，什么人去抢人？把这件事遗在我身上。”韩文成说：“分说是你的家人，去把我妹妹抢了去，打了我一身伤。”

我正要去告你，你还不承认？”苏北山说：“这不是济公在这里，这件事求济公他老人家给办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不便争论，少时你等自然知道，跟我去。”说罢，给了酒饭帐，带领苏北山、韩老丈父子出了酒馆，一直往南。进了一条胡同，来到一家门首，和尚就嚷：“苏管家，给你送银子来了。”只见由里面出来一人，苏北山、韩员外众人一看，说：“原是你！”和尚要捉拿行凶作恶之人，不知出来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八回 苏北山酒馆逢韩老 济禅师床底会英雄

话说济公带着苏北山、韩文成来到一家门首叫门，只见由里面出来一位管家。韩文成一看，说：“不错，找我要银子，带人抢我妹妹就是他。”苏北山一看，原来是苏福，苏北山赶紧叫苏禄、苏升把他揪住。这个苏福当初他本是金华县人，他父亲带他逃难，把他卖给苏员外家五十两银子，充当书僮。自从来到苏员外家，老员外待他甚厚，苏福自己很积聚两个钱，就有一样不好，苏福最好喝酒，喝了酒，不是英雄仗酒雄，坐在门房不管是谁张嘴就骂。这天，同伴伙友就劝他，大众说：“苏福你自己不可这样胡闹，你常常骂人，倘若叫员外听见，你是自找无趣。”苏福借着酒性说：“我告诉你们众位，慢说是员外，我拼得一身刚，敢把皇帝打，就是打皇上一个嘴巴，也无非把我刚了。员外也是个人。叫他听见，他敢把我怎么样？”正说着话，正赶上苏北山由外面回来，听见苏福在门房里大嚷大叫。苏员外一想：“苏福这东西，真是无法无天。”本来素常苏福在外面胡作非为，声名就不好，苏员外就灌满了耳朵。今天听见苏福在门房里胡说，苏员外气往上冲，来到里面，吩咐把苏福叫进来。少时有人把苏福叫进来，苏北山说：“苏福，你这厮素常”在外面指着招摇撞骗，任性胡为，喝了酒胡闹，我早就要管你。现在如今你这样任性，实在难容！我本应当把你送到衙门办你，无奈我这家中乃是积善之家，我不肯做损事。只可你们不仁，我不能不义，你这卖身的五十两银子的字据，我也不不要了。”当时就点火烧了，叫家人“把苏福给我赶出去，是他的东西，全叫他拿了走，永不准进我的门”。苏福自己有几只箱子的衣裳，还有二百多两银子，由苏宅出来，自己住店。手里有钱，年轻人无管束，自己也没事，遂终日游荡，结交一个朋友，姓余名通，外号人称金鳞甲，在二条胡同住家。家里就是夫妻两口度日，素常就指着女人过日子，在外面说媒拉纤，余通他也往家里引人，他还装不知道，假充好人，见苏福年轻又有钱，余通就把苏福带了家去，跟苏福拜盟兄弟。苏福就在余通家住了一年多，把钱也都花完了。余通见苏福没了钱，就要往外赶，苏福常跟余通抬杠。口角相争。金鳞甲妻子暗中告诉苏福说：“你可想法弄钱，你要不想主意，余通说了不叫你在这里住着。说你没钱，在我们这里吃闲饭，养活不起你。”苏福一听急了，钱都花完了，没有主意。忽然想起开钱铺的韩文成，当初借过我们员外二百银子，是我给送了去，我找他要去。这天苏福去找韩文成，韩文成应着卖了房给银子，韩文成也不知道苏北山把苏福赶出去。这天金鳞甲说：“苏福你要真打算找韩文成要钱，我倒有个主意，现在净街罗大公子，要花二三百银子买一位姨奶奶，咱们带着人去找韩文成要钱，他给钱便罢，如不给钱，韩文成有一个妹子长的十分美貌，带人把她抢了来，卖给罗公子，可以卖三二百现银子。你想好不好？要等着韩文成卖了房给钱，知道几时能把房卖出去？”苏福一想也好，说：“你给约会人，明天就去。

他如不给钱，就把他妹子抢来。”余通出去，就找了些地痞光棍，有二十多位，都是不法之徒。苏福带着余通，连余通之妻马氏，一同来找韩文成要钱。韩文成出来一看，说：“苏管家我已然着你说，叫你回禀你家员外，等我折变产业给银子，你怎么又来了？”苏福说：“我家员外说了，这么等不行，你不给钱，我们员外叫把你妹子带了去，就不跟你要钱了。”说着话，马氏带人进去，就把姑娘抢出来，搁在车上，拉起就走。韩文成一拦，这些人把韩文成打了；韩老丈一拦，把韩老头推了几个斤头。隔壁邻居出来，路

见不平，要管闲事，这些人把邻居也打了。大众就把姑娘抢到余通家中，马氏又转了一个媒人，跟净街罗公子说要四百银子，罗公子说：“回头骑马到余通家看看，再还价。”余通、苏福众人在家中，静等候罗公子来瞧人。外面济公叫门，苏福只打算是罗公子那里有人来了，赶紧到外面一看，原来是苏员外同着韩老丈、韩文成、济公众人，苏北山一看，勃然大怒，叫苏禄、苏升过去，先把苏福揪住。余通出来要拦，苏员外吩咐把他揪住，先叫本地地面地保来，别放他二人走。苏北山此地人杰地灵，立刻地保来把苏福、余通二人揪住。一面韩文成到里面一看，韩姑娘倒捆二臂正捆着，要不捆，姑娘早就自己撞死。正在危急之际，韩文成进来把姑娘放开，带出来找了小轿，叫韩老丈把他女儿送到家去。此时天已掌灯，苏北山说：“师父，苏福这两个东西，是把他们交官厅，是送到钱塘县衙门去？”济公说：“不必，暂为把他二人带到你家去，我自有道理。再者，我还有事。”苏北山深信服济公，就吩咐苏禄等押着他二人回家去。众人来到苏员外家中，天有起更以后，叫人看守着苏福、余通。苏北山让济公来到里面书房，济公说：“我今天不在这屋里坐着。”苏北山说：“师父，要。上哪屋里坐？”济公说：“我要到你住的卧室里坐坐。”苏北山一听，说：“师父你老人家到我家，如同你自己俗家一样，愿意哪屋坐哪屋坐。”叫得福快给太太送信，把屋子腾出来，立刻太太躲避出去。和尚同着苏员外由外面进来，刚一到房门，和尚说：“来了么，约会？”苏北山说：“师父你跟谁定约会？”济公说：“有约会，不见不散的约会。”说着话，苏员外同着济公连韩文成一并让着来屋中，陈亮一听是济公，隔着床帏一看，见济公进来。这屋中地下一张八仙桌，两边有椅子，济公在上爵椅子坐下，韩文成也坐下了。苏员外说：“师父，先喝酒先喝茶？”济公说：“先坐堂，先把苏福给我带来。”员外吩咐家人：“把苏福给我带来。”济公说：“苏福你今天给我说实话，是谁出的主意抢人？说了实话，我和尚饶了你。你不说实话，把你送当官治罪。”苏福一听这话，自己也知道济公为人，善晓过去未来之事，不敢撒谎，说：“圣僧要问，我是被主人逐出去，在店中住。金鳞甲余通把我让至家中去，我有衣服银钱，他就帮着使我的，银钱完了，他就往外逐我。他妻子告诉我说，因为我没钱，不叫我在他家住了。我是被穷所困，想出韩文成欠我主人二百两纹银，是我经手给送去的，我想要过来，我先使用。不想他当时没钱，余通听见，他给我出的主意，叫我抢他妹子，卖给净街罗公子，以帐目折算人口。不想被主人知道，把我拿来，这是已往之事，并无半点虚话。”和尚一听，说：“来人把他带到床前头，叫他冲床跪着。”陈亮在床底下听的明明白白，心中暗想，“哎呀，这件事我错了！敢情苏北山苏员外是好人，一概都是他这家人假传圣旨。这件事亏得济公他老人家前来，要不然，还许错杀了好人。”和尚在外面用手指点说：“我叫你认准了他，明天你要报应他，无故的想要拿刀杀人，你好大胆子！你自己知道是错了？”苏北山一听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跟谁说话呢？”济公说：“你不知道，你不要多说。来人，把余通带进来！”家人把余通带到里面，跪到和尚面前，和尚用手指点说：“余通你这厮好生大胆，你打算你做的事，我不知道呢，趁此说了实话，我饶你不死。要不说实话，我把你呈送到当官治罪。”余通说：“众位，这件事实不怨我，实是苏福他要找他主人家帐主要帐，与我无干。”和尚说：“虽然是苏福他要找他主人的帐主要帐，你就不该给他出主意。”余通自己一想，“这件事大概不说不行，莫如我实说了，央求央求和尚，倒许把我放了。”想罢，

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不必往下追问，这件事是我的错。皆因苏福他在我家住着，想起找韩文成要钱，去要不给，我们商量着，以帐目抢他的人卖钱。”和尚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叫他冲床跪着去，你可听见了。”陈亮心中一动：“这是叫我听。”和尚在外面答话：“可不是叫你听。”陈亮一想，莫非济公他老人家知道我在这里”和尚哈哈一笑，说：“那是知道，要不知道呢，我还不来呢！我叫你认准了这两个人，明天你好报应他们。”苏北山道：“师父，你跟谁说话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不要管。”苏北山这才吩咐摆酒。酒摆上，苏北山说：“韩贤弟，你我虽系买卖交易，总算有交情。我素常为人，大概你也知道，我焉能做这伤天害理之事？”韩文成说：“也是懵懂，我既往不咎。”苏北山说：“给圣僧斟酒。”和尚说：“斟酒倒是小事，我闻你这有味。”苏北山说：“什么味？”和尚说：“贼味。”苏北山说：“哪里有贼味？”和尚说：“床底下。”苏北山赶紧吩咐拿贼，大概陈亮要想逃走，势比登天还难。不知该当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九回 圣手猿初入灵隐寺 济长老被请上昆山

话说济公告诉苏北山床底下有贼味，苏北山立刻叫家人拿了绳，往床底下扎了数下，也没见动作，这时吓的陈亮惊魂千里。书中交代，怎么会没扎着陈亮？原来陈亮往上一崩，贴在床上，全仗提着一口气的工夫，家人连扎几下，并未扎着。陈亮以为是躲过去了，心中说：“师父，这可是跟我玩笑，这要是叫人把我拿住怎么好？”只听家人说：“员外，这里头没有贼。要有人，拿棍子还试不出来。”和尚说：“什么没有贼？你拿灯笼照照，或者你们四个人把床翻过来，瞧瞧有没有？我说有贼，准有贼。”苏员外叫家人进来，把床翻过转来瞧瞧有没有。家人果然进来，四个人把床一翻，陈亮如何隐的住？自己执刀往外一蹿，登时把众人吓了一跳。旁边家人用本棍一截，陈亮刀正剁在木棍之上。众人一围，陈亮一害怕，往外一跑，刀已撒手。众家人一片喊叫：“拿人哪！”陈亮早已上房，吓的不敢久待，到了外边无人之处，先把夜行衣换上，然后在暗中等候。天光已亮，到了苏宅门外，只见从里边大门一开，苏福来自言自语：“员外也不要我了，我可往哪里去呢？”正自为难，只见陈亮过来说：“你站住别走，我正想要打你。”一伸手先把苏福抓住，抡拳就打，正打的恶奴苦苦哀求。陈亮正打的高兴，只见从那边过来二位，是一早上果子市。正走至此，只见二人打架，过来说：“二位别打，清晨早起来，为什么争斗起来？别打了。”陈亮抬头一看，说：“你们二位来劝解，我好说话。堂前生瑞草，好事不如无，既是你们二位来劝，冲你们二位完了。”这两人一看，这架倒好劝，一劝就完，又一看，认得是苏福，“这不是苏管家么？你们二位因为什么打起来？”苏福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跟这位也不认识，无冤无仇。我今天早起，由我们宅里出来，他叫我站住，揪住我也不知因为什么？”这二人说：“苏管家走罢。”苏福也不敢不走，打又打不过，自己无奈走了。他刚才走，余通由苏员外家里出来。依着苏北山要把他二人送县治罪，济公说：“不必，他二人既是苦求，只要叫他二人知道知道，如再要不改过必遭恶报。”苏北山说：“既是师父给他二人讲情，便宜你这两个东西。”等到天亮苏员外这才吩咐把他二人放了。先放了余通，刚一出来，那陈亮一瞧，气往上冲，心说：“好东西，要不是你二人，我焉能涉险？”想罢，赶奔过去，揪住余通，不容分说，抡拳就打，连踢带踹，直打得余通满地乱滚。这一顿比打苏福还厉害，偏巧有个路人一劝，陈亮也就不打了，连说：“完了。”余通也不知因为什么，忍痛而去。陈亮在这里立着，工夫不大，见济公出来，手里拿着陈亮那口刀。苏员外说：“师父，你吃了饭再走，何必这么早回庙？”济公说：“我得回庙，我甚不放心，有半月之久，我也未曾回去。”说罢，往前走。走了不远，陈亮在那里看看，四处无人，要过去合济公要刀，又不敢过来，只听济公那里说：“你真好大胆，还要合我要刀？你一过来，我就拿刀剁你。眼见之事犹然假，耳听之言未必真，无故要杀人家满门家眷，也不访察真假虚实。我把这刀一卖，谁要买我卖给谁。”只见那边有一位是专买古玩字画、书籍刀剑，一听济公之言，过来一看，那刀是纯钢打就的。看了看，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要多少钱？我买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给我两瓶酒钱，你就拿去。”那人说：“师父，你要喝多少钱一壶的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喝十两银一壶的。”那人一笑就走了。陈亮这跟到西湖冷泉亭，过来跪倒说：“师父，我只是一时间懵懂，做错了事，你老人家慈悲罢。”济公说：“你起来，把刀给你，跟我回庙。”陈亮

答应，跟随在后。到了灵隐寺山门，见了山头僧，济公说：“二位师弟，我收了徒弟了，你二人看好不好？”净明一看，连连说：“大喜大喜，师兄请罢！”济公说：“也得引见引见，陈亮你过来给你师叔叩头。”门头僧只是说：“不敢当。”济公说：“你不必说虚活，头是要叩的。你二人受了礼，给徒侄多少钱罢。”二人说：“没有，没有，哪里来的钱？你不要取笑。”济公带陈亮进了山门，只见那边监寺的正在那里站定，济公说：“陈亮快过来给你师太爷叩头。”广亮说：“别叩头，我没钱。”济公带陈亮到方丈屋内，先给老方丈行礼。然后行到大雄宝殿，先拜佛，后鸣钟击鼓，聚集大众僧人，说：“众位师兄师弟，我可收了徒弟了，你们众位都要照应。可有一件，陈亮你是我徒弟，我要想酒喝，你就给我沽酒，我要想吃肉，你就给我买肉。”陈亮答应：“是，徒弟理应伺候师父。”济公说：“你要没了钱呢？”陈亮说：“徒弟有钱没钱，我有地方去找。”和尚说：“不必找，要偷在本庙偷，都是你师叔师太爷，哪个看见也不能嚷，我说这件事对不对。”众僧一听都笑了，说：“好，你光教他偷，有什么师父，有什么徒弟。”自此日起，每日陈亮给沽酒买肉供奉济公。陈亮把所有的钱也都花完，把衣服也当了，不到十几天把衣服也都当完，这日实在没钱了，自己一想：“我今夜出去偷些钱，好供奉师父。”候至天有三更之时，只见济公睡着了，陈亮自己起来，先拿夜行衣包，拿起来要走，只听济公那边说：“我告诉你在本庙里偷，你不听我的话呀！好的，先给你落了发，我好管你。”济公站起来，到了斋堂之内说：“伙计们，给我一把开水壶。”那监斋僧说：“好，你黑夜要开水何用？”济公说：“给徒弟剃头落发。”先抢了一把开水壶。到了外边，此时众僧听见喊嚷都来了，说：“黑夜之间，你又犯了疯病。”陈亮不能动转，众人作好作歹，把陈亮拉到外边，说：“你快去罢，他是疯子。”陈亮此时也能活动了，到了外面，换上夜行衣，偷了几十两银，天亮把自己衣服都赎了来换上。找了一个小饭馆，进去要了四样菜，紧靠后门坐下。喝了一口酒，自己心中盘算：“本打算要出家，不想闹的这样。我想济公乃是有道行高僧，进庙之时，先不给我落发，莫非我不应出家？”自己正自后悔，只听外边说：“好一个酒馆，我今日要一醉方休。古人说的‘人生有酒须当醉，一滴何曾到九泉？’”说着话，由外边进来，正是济公长老。只因众僧把陈亮放走，他恼了，讹了监寺广亮两吊钱，一早出庙，到西湖把两吊钱都施舍了，一个也没留，来到酒馆门首，他一看里面人多，一边说着话，就进来了。陈亮一看，吓的跑了。济公到了桌儿一旁落座，拿起酒来就喝。过卖一看，说：“要菜的走了，和尚喝上了。”和尚一边喝着，口里说道：“酒要少吃性不狂，戒花全身保命长，财能义取天加护，忍气兴家无祸殃。”吃了酒足饭饱，站起来要走，过卖一拦，说：“和尚，没给钱哪，别走！”济公说：“你到柜上说，给我写上，改日来我还你，好否？”过卖说：“和尚，我们这里没有帐。”济公说：“没帐好办，叫你们掌柜的去买一本帐。”过卖说：“你不要开玩笑，我们这里有帐的。和尚，我们不认识你，故此说没帐。”济公说：“敢则是你不认识我？你可是胡说，你们都认识我。”过卖说：“我们要认识你装不认识，我是个忘八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发了誓了，你

---

斋堂：指庙中吃饭的场所。

监斋僧：指监管僧人吃饭的出家人。

过卖：即是“跑堂的”。

长这样大，连个和尚都不认识？”过卖说：“我知道你是个和尚，不知道是哪庙里的和尚。”正合他争斗，那掌柜的过来说：“和尚你打算搅我可不成，没钱走不了。”正自二人争嚷，只见从外面进来了两个人说道：“和尚吃了多少钱，我们给罢，我们找和尚如同攒冰取火，轧沙求油。师父，你老人家快跟我们来呀！”济公一看，不知来者二人是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攒冰取火，轧沙求油：从冰中取火，从沙上中榨油，均是不易之事，此处以此形容寻找济公的不容易。

#### 第四十回 济公舍银救孝子 赵福贪财买巨石

话说济公正自同过卖耍笑，从外面来了两个人。是长随打扮，先给还了饭帐，然后过来给济公行礼，说：“圣僧，我二人赵福、赵禄，是这临安太守衙门的。我二人伺候太守老爷，只因我们太夫人双目失明，我们老爷接着信，遍请名医调治，请了多少先生，都说治眼科不行。有一位赛叔和李怀春李先生，在我们大人跟前把你老人家荐举出来，说你老人家在秦相府治大头瓮，在苏宅治过紧痰绝，知道你老人家是一位世外的高人。故此派我二人前来请，好容易才得找着来，求你上给治病。望圣僧大发慈悲，跟我们走罢！”济公说：“我一个出家人，哪里懂得医道。你二人回去罢，我不会治眼。”赵福、赵禄苦苦哀求，济公方才应允。跟随二人来到知府衙门以外，赵福、赵禄二人进去回话，工夫不大出来，说：“我家大人说了，衣冠不整在书房恭候。”济公哈哈大笑，口中说道：“行善之人有善终，作恶之人天不容，贫僧前来点愚蒙，只怕令人不惺松。”济公跟着来到里面，只见太守降阶相迎，头戴四楞青缎方巾，双飘绣带，身穿翠蓝袍，腰横玉带，篆底官靴，面如三秋古月，慈眉善目，三络黑胡须飘洒胸前。和尚一看，就知道是一位于国忠良。太守一见济公，忙躬身施礼，说：“弟子久仰圣僧大名，今日得见，真乃三生有幸！”济公打问讯答礼相还，让着来到屋中落座，家人献上茶来。原本这位太守姓赵，叫赵凤山，乃是科甲出身，为人极其精明。自他有一个兄弟，叫赵凤明，自幼父母双亡，跟着婢母长大成人。近来接到家信，知道婢母老太太把眼坏了，连忙请先生打算到家中给老太太治眼。无奈请了几位先生部说不行，这才有李怀春荐举济公。说：“济公精通岐黄，手到病除。”故此今天把济公请来，赶紧吩咐置酒款待，说：“求圣僧到昆山前去治病。”和尚慨然应允，说：“老爷既是吩咐，我和尚焉敢不从命？”赵太守说：“我派赵福、赵禄二人伺候圣僧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行不行，老爷派这二位伺候我，他们二位穿的是什么衣裳？我和尚这个样，他们二位伺候我，有点不像样罢！”太守说：“这倒好办，我给圣僧拿一身衣裳换换。本来圣僧衣裳太烂，换一身就行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行，我不爱穿新衣裳，我就是这个样。既是老爷派这二位管家伺候我，我可有一句话，只是当着你们老爷，我要把话说明白。他们二位伺候我，走在道上，我说走就走，我说住就住，可不准违背我。哪时要一违背我，我就回来不去了。”赵福、赵禄二人连连点头。太守立时写了一封家信，多带黄金数锭，问：“圣僧是坐轿是骑马？是坐车是坐船？”和尚说：“我骑路。”太守说：“圣僧骑鹿，我哪里找去？”和尚说：“我骑道路之路，全不用，多带点盘费就得了，给我带二百五十两银子。”太守点头答应。把银子备好了，和尚告辞，带着赵福、赵禄起程。赵福、赵禄一想，“到昆山县来回有五十两银子富足有余，我二人每人剩一百两，道路上好好伺候和尚，这次差倒当着了。”跟着和尚往前走。有天正午，和尚说：“住店。”这两人说：“是。”到了店里，要酒要菜，吃喝完了，和尚躺下就睡，这两人坐着直到掌灯时。和尚睡醒了，又要酒要菜，吃喝完了，赵福、赵禄困了，和尚说：“算结帐，我睡醒了，我高兴了要走。”两个人睡眼蒙眬，跟着深一脚浅一脚，走了一夜。天亮人家都出店，他们进店，这两人也顾不得吃，躺下就睡了，和尚要酒要菜吃。这两人睡了一天醒了，有

---

长随：指“地位卑下、做随从的宦官”。

了精神，想着吃的什么走呀，和尚又不高兴了。和尚睡了，这两个睡了一天，倒不要困了，瞪着眼看着和尚睡了一夜。天亮这两人倦了，和尚却睡醒了，吃酒算店帐起身，这两人迷迷糊糊，吃也吃不下去，睡也睡不安神，和尚调动的实在难受。这一天正往前走，离昆山县不远，临近有一个山庄，在一个篱笆院内，有三间土房，听那面嚎啕痛哭，说：“不睁眼的神佛，无耳目的天地，我穷困至此，老娘你老人家一死，我连棺材都买不起！”济公禅师按灵光一算，早已知道这里住着这人姓高叫高广立。原本是一个孝子，打柴为生，待母至孝，皆因他这天打柴由山上一滑摔倒，把腿摔伤。有人把他搭回家中，他母亲一瞧，一着急，又没余钱，如何是好？急得老病复发，一命呜呼哀哉死了。高广立连棺材都买不了，自己嚎啕痛哭。正在悲叹之际，济公在外听见，和尚心中一动：“好事人人愿做，要一花银子，就掌不得。我和尚要明着把银子周济他，大概赵福他二人准不愿意。”济公想罢，用手冲篱笆往里面一指，说：“二位管家，你们看宝贝。”赵福、赵禄一看，里面有一块石头，七棱八角，朔朔放光，金光缭绕。赵福、赵禄二人一看，就问说：“圣僧，那是什么？”济公说：“那是宝贝，价值连城。”赵福说：“既是宝贝，他们本主为什么不收起来，放在这里？”济公说：“你好糊涂，常言说：‘运去黄金失色，时来铁也增光’，本家必是没造化、不知道，要知道是宝贝，决不搁在这里，我和尚过去买罢，你们两人别过去，我去买去，若赚了钱，你们两人二一添作五平分，我和尚不要。”赵福说：“只要赚了钱，我二人必孝敬圣僧。你过去买去罢！”和尚赶上前去问：“里面有人么？”只见里面出来一个妇人，身上褴褛不堪，说：“呦，大师父，找谁呀？”济公说：“我听见说你这里死了人，我和尚问问放焰口不放？”这妇人一听，说：“大师父，我们这里连棺材都没有，不能放焰口？大师父，你请罢，我们也舍不起斋饭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也不化你们斋饭。”和尚用手一指顶篱笆门的石头说：“你们这块宝贝卖不卖？”妇人一想：“我们还有宝贝？这石头由我过门来扔着就在这里顶门，无用之物，他怎么说是宝贝？”想罢，这妇人说：“卖呀！”和尚说：“要多少钱？”这妇人愣了半天，半晌无语，也不知要多少钱好。和尚说：“你也不用要价，我给你一个价，我多了也没有，给你二百三十七两银子，你卖不卖？”赵福、赵禄二人一听，心说，“他倒真能给价，二百五十两银花了十三两，还剩二百三十六两，他还说他会买东西，把银子全给人家。”两个人听着生气。那妇人听和尚一给价，有心卖罢，又怕卖漏了，有心不卖罢，真等着钱使用，想罢说：“卖了。”和尚说：“赵福、赵禄快给他银子，你们抱起来就跑，你掉了地下，惊走了宝贝，可是一文钱也不值。”赵福过来，把二百三十七两银子放在地下。赵福说：“赵禄你帮我抬着。”赵禄说：“我不帮你抬着，你先扛着，你扛不动，我再换你。”赵福一想也好，把石头扛起来，真有七八十斤重，走了有一里多地，扛得力尽筋乏。赵福说：“圣僧，这宝贝叫什么名字？”和尚说：“这叫压狗石。”赵福说：“这个宝贝可不错，就是这个名儿可不好，怎么叫压狗石呢？”和尚说：“本来就叫这名儿。”赵福说：“圣僧，我扛不动了，歇歇行不行？”和尚说：“不行，要往地下一搁走了宝，一文钱不值。”赵福说：“扛在哪里卖去？”和尚说：“在昆山还卖不了，还得扛回临安卖去。”赵

---

放焰口：“焰口”，佛教用语，形容饿鬼渴望饮食，口吐火焰。“放焰口”，即“和尚向饿鬼施食”的一种佛事。

福一听，说：“要把我压死了！赵禄，你分钱不分？”赵禄说：“分钱。”赵福说：“你分钱，别叫我一个人扛着，你也换换我。”赵禄把石头接过来扛着，说：“圣僧要在昆山卖。行不行？”和尚说：“也行，无非少卖钱。要到临安卖，可以卖两万银。要在昆山卖，就卖一万银，少一半。”赵福、赵禄说：“我们没得两万银的命，就到昆山卖也好。”这两人压的浑身是汗，好容易来到昆山。到了十字街热闹地方，和尚说：“你们俩把宝贝扛着，站在这里卖吧。”只见由旁边过来几个人，看见这两个人穿的衣冠整齐，掬着一块大石头站着，众人问道：“二位是做 什么的？”赵福说：“卖宝贝。”有两个人说：“可就是这块石头是宝贝？”赵福说：“是。”这两人微微一笑走了，连连十数次，俱都如是，一问就走。赵福二人正在发愣，只听那边有人说：“世界上有买的，就有卖的，你买罢。”赵福二人睁眼一看，来了两位买主。当时赵福二人就想发财。不知来者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一回 昆山县巧逢奇巧案 赵玉贞守节被人欺

话说赵福、赵禄二人正卖压狗石，从外面进来二人，问：“这块石头要卖多少钱？”赵福说：“白银一万两整。”那二人一语未发，回头就走。和尚说：“二位请回来，我们要的多，也不算卖了。你二位还个价钱，我们满天要价，你二位就地还钱，倒是给多少？”那二人说：“我们是有人送给我们一条狗，它尽跑。我想用链子把这狗锁在这块石头上，他就跑不了啦！你们要的价钱太太，我们要还价，你可别恼，给你一百钱罢！”和尚说：“一百钱也不少，你给满钱罢。”那人说：“也好，我就给你满钱。”把钱给了，雇了一个闲汉，扛着要走。赵福说：“济公，这种宝贝卖一百钱，那如何行？”和尚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这块石头除却他还怕没主要哪。”赵禄说：“一百钱够挨压的钱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二人二一添作五，一人五十文，我一文不要。你们赚钱，我再给你二人去找宝贝，短不了，不定什么人遇见。”二人一听，也不敢说别的话，无奈说：“去罢，我二人这一回差事白当了，分文不落己。”和尚说：“快走。”正往前走，只听对面有人说：“快躲开，来了疯妇人了！见人就打，这可不好。”济公一听，这件事必得我算算，按灵光连击三掌，口中说：“好好，这件事，我焉能不管，这还了得！”正自思想，只见从西边来了一个疯妇人，年有二十以外，姿容秀美，身穿青布裙，蓝布衫，青散发散乱，口中说：“来呀！你等随我上西天去见佛祖。”济公一听，早已明白，说：“好哇，闪开，我也疯了！”撒腿往前就跑。赵福、赵禄随后追。书中交代，这是怎么件事呢？原来昆山县有一家绅士人家，姓赵名海明，字静波，家中豪富，膝下无儿，就是一个女儿，名叫玉贞。生得秋水为神，白玉做骨，品貌端严，知三从，晓四德，明七贞，懂九烈，多读圣贤书，广览烈女文。赵海明爱如掌上珠，家大业大，又是本处绅士，姑娘长大十八岁，尚未许配人家。皆因赵海明有一宗脾气不好，先前常有媒人来给姑娘提亲，海明不是把媒人骂出去，就是赶出去，因此吓的媒人多不敢去了，他有一个本族的兄弟，叫赵国明，乃是乡绅人家，也是个本处大财主，在外面做过一任武营里千户，后来告职在家中养老，为人极其正直。这一天，来瞧他族兄赵海明，二人在书房谈话，赵国明就问：“兄长，今年高寿？”赵海明说：“我今年五十八岁，贤弟你忘了？”赵国明说：“今年嫂嫂多大年岁？”赵海明说：“她今年六十，比我长二岁。”赵国明听罢，点了点头说：“兄长你还能活五十八岁么？”赵海明说：“贤弟此言差矣！寿夭穷通是命，富贵荣华自修，寿数焉能定准。”赵国明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有几句话劝你，我侄女已然十八岁，媒人一来说亲，你就骂出去，再不然抢拨出去，你莫非等着你死了，叫我侄女自己找婆家去？自古以来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人之常礼。”赵海明一听，长叹一声，说：“贤弟有所不知，这并非是不给你侄女找婆家，皆因来的那些媒人，有提的不是浮浪子弟，就是根底不清，都不对我的意思。我要给你侄女找婆家，倒不论贫富，只要是根本人家，本人五官相貌端正，不好浮华，就可以行。真要给一个浪荡子弟，岂不把侄女终身耽误？再说女儿姻亲大事，也不能粗率就办。”赵国明说：“我来就为我侄女的亲事而来，咱们这西街李文芳李孝廉，他有一胞弟叫李文元，新进的头一名文学，小考时也中的小三元，人称为才子，今年十八岁，我想此人将来必成大器。”赵明海说：“好，明天你把这位李文元约来，我求他写两幅对联。我要看看此人人品如何。”赵国明点头答应。次日早饭后，把李文元

带来，赵海明一看，果然生的丰神飘洒，气宇轩昂，五官清秀，品貌不俗，连忙让至书房。家人献上茶来，赵海明说：“我久仰大名，未能拜访。”李文元说：“晚生在书房读书，所有外面应酬都是家兄，故此我都不认识。”谈了几句闲话，又盘问些诗文，李文元对答如流，赵海明甚喜。然后书僮研了墨，求李文元写了一幅对联，写完一看，上写是：“书到用时方恨少，事非经过不知难。”写的笔法清秀，赵海明甚为爱惜。写完了，又谈些闲话，李文元告辞要走，赵海明送至外面，回来就托赵国明去说这门亲事。三言五语，这也该当是婚姻，就停当了。择日下礼行茶，过了有半月，又择了日子，搬娶过门，赵海明陪送嫁妆不少。自过门之后，李文元夫妻甚是和好，过了一年之后，这也是该当李文元下场。自到场以后，自己以为必中，焉想到：“不要文章高天下，只要文章中试官。”三场之后，竟自脱科不第，名落孙山。李文元心中郁闷成疾，到家总说：“考试官无眼，这样文章不中。”越病越厉害，不知不觉病体深重。赵氏玉贞衣不解带，昼夜伺候，不想大限已到，古语说的是：“好花偏逢三更雨，明月忽来万里云。”李文元一病不起，呜呼哀哉，竟自死去。派人给赵海明送信，海明一听这话，如站万丈高楼失脚，扬子江断缆崩舟。老夫妻连忙来到李宅，一见死尸，痛哭不上。到了女儿房中，只见赵氏玉贞连半滴眼泪都未落，赵海明合黄氏安人说：“儿呀，你这样命苦，你丈夫去世，如何你不伤心？”赵氏一听，说：“娘亲，为孩儿，红颜薄命，我怀中有孕，已然六个月之久，我此时虽然五内皆裂，就不敢哭，怕伤损胎，为之不孝。久后生养，要是一男哪，可以接续李氏门中香烟，要是一女，也是我那去世丈夫一点骨血。”说着话，甚是悲惨。那赵海明夫妻，又是劝解，又是悲哀。李文芳请人开吊念经，过了几日，发引已毕，赵氏玉贞暂守贞洁。过三四个月，腹中动作，派人把赵海明夫妻请来，临盆之际，有收生婆伺候，生了一男，起了一个乳名，叫末郎儿。每逢丈夫去世，守节孀妇，生这个孩儿，讹传叫慕生，正字是未生儿。人秉天地阴阳之气所生，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，阴阳合而后雨泽降，夫妇合而后家道成。闲言少叙，赵氏自生了此子之后，单打出一所院子，守节三载。儿童非呼唤不准进那院中去，赵海明夫妻也时常来看女儿来。一天，赵氏向他父母说：“爹爹，娘亲，明天备一份寿礼来。明天是我哥哥李文芳的寿诞之辰，前来给他祝寿，好叫他照应你这苦命的外孙子。”赵海明夫妻点头说：“我夫妻明天必到，给他祝寿。”说完了话，夫妻二人回了家，次日先叫家人送来烛酒桃面，又送一轴寿幛，然后安人坐着轿，员外骑马，带领仆从人等，来到李宅门首。一看，真是车马盈门，白马红缨。那些不是亲的也来强说是亲，本来李文芳又是本处的绅士，又是财主，又是孝廉公，本处谁不恭敬？所有昆山县的举监生员，绅董富户，都来给他祝寿起来。李文芳才三十岁，家中大排筵宴款待亲友。赵海明夫妻来到里面祝寿，李文芳说：“亲家翁，自我兄弟去世，你我久未得畅叙。今天趁此佳期美景，等晚间应酬亲友散去，家中现成的粗酌野芹，你我今天可以畅谈。”赵海明点头。天至掌灯以后，众亲友俱各散去，在书房摆了一桌酒，李文芳同赵海明慢慢小饮，吃着酒谈了些闲话。天有初鼓之际，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使女，手中拿着一个灭灯进来，站在桌前说：“亲家老爷，员外爷，可了不得了，方才吓了奴婢一惊，方才亲家太太同大奶奶在上房屋里吃酒，叫奴婢等去请二主母。我方到东院门前，紧对着书房那里，只见那边一条黑影，我一害怕，也没瞧出是什么来，把灯笼也灭了。”李文芳、赵海明一听这话，心中诧异，把灯笼点上，二人跟着来到东院门首，

叫使女叫门。使女叫了一声：“二奶奶开门！”只听里面脚步响声，把门一开，跑出一个男子，赤身露体，赵海明、李文芳一看，“呀”叫了一声。有一宗岔事惊人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二回 贞节妇含冤寻县主 济禅师耍笑捉贼徒

话说使女正叫赵氏守节的院门，从里面跑出一个赤身露体的男子。李文芳一把没揪住，气得颜色更变，说：“赵海明你来看，这是你养的好女儿！咱们来书房说。”二人来至书房，酒也不能喝了。赵海明气得颜色改变，在那里默默无言。李文芳说：“咱们是官罢是私休？要是官罢，咱两个人到昆山县打一场官司。你愿意私休，你写给我一张无事字，我写给你一张替弟休妻字。我李氏门中，世代诗书门第，礼乐人家，没有这不要脸的人，给我败坏门风。”赵海明是一位读书明理的人，一听李文芳这一遍话，自己本来是没得话，赵海明说：“官罢私休，任凭你罢。赵海明要是不讲理，也有的话，我女儿在我家好好端端，到你家这是你家的门风，我能管三尺门里，不能管三尺门外。无奈，赵海明不能这么说。”李文芳说：“要是依我，咱们私休。”赵海明说：“也好，我先写给你无事字。”使女站在一旁，听明白了，跑到里面上房说：“亲家太太、大奶奶，可了不得了！奴婢去请二奶奶去，走在东院门首把灯笼灭了。我到书房点灯笼去，亲家老爷跟员外爷送我出来，一叫二主母的门，由二奶奶院里跑出一个男子，浑身上下一点衣服也没穿。员外爷跟亲家老爷都瞧见了，也没抓着这个人。我听员外说，要写替弟休妻字，亲家老爷要写无事字，这怎么好？”黄氏老太太一听这话，吓的颜色更变，女儿院中出这个事，酒也喝不下去了。大奶奶本是贤德人，素常妯娌很和美，一听这话也愣了，赶紧同黄氏老太太够奔东跨院。来到赵氏玉贞这屋中一看，地下还点着灯，阴阴惨惨。这西里门是顺前檐的床，见赵氏怀中抱着小孩，脸冲里合衣而睡，已然睡熟，在他旁边有一身男子裤褂，男子鞋袜各一双。使女过去叫二奶奶醒来，连叫数声，赵氏惊醒，睁眼一看，娘亲、嫂嫂带着许多丫环、仆妇在地下站着，赶紧问：“娘亲还没回去么？方才我抱着孩儿睡着，也不知天有什么时光。”黄氏说：“儿呀，你怎么做出这样事来，叫我夫妻二人有何面目见人！”赵氏一听，说：“娘亲，孩儿做了什么事呵？”旁边有个使女爱说话，就把方才之事，如此如此述说一遍，说：“二主母你不必装憨，这男子的衣裳、鞋袜还在这里。”大奶奶就问说：“妹妹，这是怎么一段事情？素常你不是这样的人。”黄氏也是这样说。赵氏玉贞一听此言，是五内皆裂，气得浑身立抖，身不摇自战，体不热汗流，自己长叹一声，说：“娘亲，孩儿此时也难以分辩，有口也难以分诉。这叫浑浊不分鲢共鲤，水清才见两般鱼。”正在说话之际，只见赵海明同李文芳进来，赵海外一瞧，气往上撞，告诉黄氏：“你还不把你这不要脸的女儿带了走，我如今与李文芳换了字样，外面轿子已然都预备在院中。”赵氏玉贞抱着小孩，来到外面，方要上轿，李文芳过去一把抓住说：“赵氏你这一回娘家，不定嫁与张、王、李、赵，这孩儿是我兄弟留下的，趁此给我留下。”由赵氏怀中把孩儿夺过去。赵氏放声痛哭，坐着轿，母女同赵海明回了家。到了家中，母女下轿，来到上房，赵海明气昂昂把门一锁，拿进钢刀一把，绳子一根，说：“你这丫头，做这无脸无耻之事，趁此给我死。如不然，明天我把你活埋了！”黄氏老太太一心疼女儿，身子一仰晕过去了。赵氏玉贞一想：“我要这么死了，死后落个遗臭万年，莫若我死在昆山县大堂上去，死后可以表我清白之名。”自己想罢，拿刀把窗户割开，自己钻身出奔。到了外面一看，满天的星斗，不敢走前院，直奔后面花园子角门。开了角门一瞧，黑夜光景，自己又害怕。往外一迈步，门槛绊了一个筋头，拿着这把刀，把手也碰破了，流了血。擦

了一身的血迹，把刀带好，自己往前行走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心中又害怕，又不认得县衙门在哪里。心中暗想：“倘要被匪人掠抢，自己是活是死？”走到天光亮了，自己也不知东西南北，正往前走，只见有一位老太太端着盆倒水，一见赵氏头上青丝发散乱，一身的血迹，不由的心中害怕，说：“呦，这不是疯子么？”赵氏玉贞一听，借她的口气说：“好，好，好！来，来，来！跟我上西天成佛做祖！”吓的老太太拨头就跑，见人就告诉来了疯妇人了，甚是厉害。过路人又要瞧，聚了人不少。赵氏玉贞也找不着昆山县，天有已正，正往前走，只见对面有人喊嚷：“我也疯了，躲开呀！”赵氏抬头一看，由对面来了一个穷和尚，口中连声喊嚷：“我也疯了！”赵氏看这和和尚，头发有二寸多长，一脸的污泥，破僧衣短袖缺领，腰系绒绦，疙里疙瘩，光着脚穿着两只草鞋，走道一溜歪斜，脚步猖狂。赵氏一瞧，大吃一惊，心说：“我是假疯，这和和尚是真疯，倘若他过来跟我抓到一处，揪到一处，打到一处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吓的不敢往前走。来者这疯和尚，正是济公。后面赵福、赵禄跟着，一听和尚说“我也疯了”，可是气就大了。他俩想：“花二百三十七两银子买了一块石头，压的我二人力尽筋乏，卖了一百钱，他无故又疯了，倒要看看怎么样。”只见济公来到疯妇人跟前，止住脚步，和尚口中念道：“要打官司跟我去，不认衙门我带着去。”说着话，和尚头前就走。赵氏一想：“莫非这和和尚也有被屈含冤之事？他要打官司，我何不跟他走？”和尚头里走，赵氏后面就跟着，大家看着真可笑。往前走了不远，只见对面来了轿子，和尚口中说：“得了，不用走了，昆山县的老爷拜客回来，我和和尚过去拦舆喊冤告状，有什么事都办的了。我和和尚过去一喊冤，轿子就站住，我非得打官司，谁也拦不了。”赵氏一听昆山县老爷来了，心中说：“这是该我鸣冤了。”不多时，只见从那边旗锣伞扇，清道飞虎旗、鞭牌、锁棍，知县坐轿，前护后拥，跟人甚多。这位知县姓曾名士侯，乃科甲出身，自到任以来，两袖清风，爱民如子，今日正是迎官接送回来。赵氏在道旁喊：“冤枉哪！”轿子立刻站住，老爷一看，只见那道旁跪定一个妇人，年约二十以外，身穿缟素。知县看罢，吩咐“抬起头来”，只见那妇人抬起头来说：“老爷，小妇人冤枉！”知县一看，说：“你为何叫冤？从实说来！”赵氏说：“禀大人，小妇人赵氏，配丈夫李文元，丈夫去世，小妇人守孀。只因昨天是哥哥的寿诞之辰，天有初鼓，小妇人在东院抱着未郎儿已然睡熟，使女叫门，从小妇人院中跑出一个赤身男子，上下无根线。我婆家哥哥，见事不明，也不知道怎样，写了一张替弟休妻字样，我父亲见事不明，写了人家一张无事字样，把小妇人带回家去，给了绳子一根，钢刀一把，叫小妇人自寻死道。小妇人非惜一死，怕是死后落一个遗臭万年，故此求老爷给我辨白此冤。”老爷一听这件事，心中一动：“她告的她娘家爹爹赵海明，婆家哥哥李文芳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”打算要不管，只听人群中有一穷和尚说：“放着案不办，只会比钱粮。”知县一听，说：“什么人喧哗，别放走了，拿住他！”官人过去一找，踪影全无，老爷吩咐把那妇人带着回衙，到了衙门之内，下轿升堂，又把赵氏叫上来一问，只见赵氏一字不差，照方才所说之话不二。知县知道赵海明李文芳二人，是本处二个绅士，传来一问便知。想罢，吩咐：“来人，先把赵海明、李文芳传到。”听差人等答应，立刻就到赵宅门首，一叫门，有人出来问明白，到里边一回话，赵海明一听，心中一动道：“好丫头，你上县衙去，现在我有什么脸在昆山住着？”就跟人到了衙门。先禀见，知县一看，是五品员外模样，五官淳厚，看罢问道：“赵海明，你

女儿告你，你要从实说来！”赵海明说：“老父台在上，职员家门不幸，出这样事，求老父台给职员留脸，不必问了。我要不亲看见，如何能答复？”知县说：“事已到堂，焉能糊里糊涂下去？本县必要问明白。”只见来人回话：“李文芳到！”不知此案如何办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三回 巧取供审清前案 赵凤鸣款留圣僧

话说知县正在公堂之上，审问赵氏，下面差役上来禀报：“将孝廉李文芳传到。”知县吩咐带上来。原来李文芳正在家中料理家务，外面家人进来禀报说：“老爷，现在外面有昆山县的差人来传老爷过堂，是咱们二奶奶把你告下来了。”李文芳一听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好一个赵海明，这厮反复无常。你既不要脸面，我还怕羞耻？”自己把赵氏屋中那身男子的衣裳带着，用包袱包着，跟着差人来到县衙，禀见知县，口称：“老父台在上，孝廉李文芳给老爷行礼。”老爷抬头一看，见李文芳年有三十以外，头戴粉绫缎色幅巾，迎面嵌片玉，绣带双飘，上面走金线，镶金边，绣三蓝花朵，身穿一件粉绫缎色袍，绣三蓝富贵花，腰系丝绦，足上篆底官靴，面皮正白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五官清秀，透着精明强干。老爷看罢，说：“李文芳，赵氏是你什么人？他把你喊冤告下来，你可知道？”李文芳说：“回老父台，晚生知道。”说：“皆赵氏犯七出之条，我兄弟已然故去，故此我写了替弟休妻的字样，赵海明写了无事字，他情愿把女儿领回，不必经官，免致两家出丑，不想，赵氏又听他父亲赵海明串唆，来捏词诬告。”老爷一听，说：“赵氏犯七出之条，有何为凭据。”李文芳说：“老父台，有凭据。若没有凭据。晚生也不敢无事生非。她是守节的孀妇，晚间由她院中跑出赤身露体男子，里面有男子的衣服，晚生业已带来，请老父台过目。”把包袱递上去。知县打开一看，里面是男子头巾、裤褂、鞋袜。老爷一看，问：“赵氏，你屋中可见这包袱没有？”赵氏说：“回老爷，不错，这包袱是在小妇人屋里来着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既是守节的孀妇，你那院中又没有男子出入，何以有男子的衣服？你还来刁词诬控，搅扰本县！大概抄手问事，万不肯应，拉下去给我掌嘴！”赵氏一听，心中一动：“我要在昆山县堂下挨了打，我有何面目见昆山县的人？再者赵氏门中岂不玷辱？莫如我一死倒好；死后必有隐婆验我，可以皂白得分，我落个清白之名。”想罢，自己往前跪趴半步，说：“大老爷，先不必动刑，小妇人下有情禀告。”老爷说：“你讲！只要说得有情有理，本县并不责罚你。”赵氏说：“小妇人我苦守贞洁，我院中并无男子出入，老爷如不信，有跟同榻而睡的人。”老爷一听，心中一动，“既有跟她同床共榻的人，这事也许别人做的，她不知情。”老爷说：“什么人跟你同床共榻？”赵氏说：“是我那孩儿未郎的奶娘李氏。”老爷吩咐传李氏。手下差役人等下去，不多时把李氏传到。一上堂，李氏说：“好，我二主母把我告下来了，我正要上堂前去鸣冤！”来到公堂跪倒说：“老爷在上，小妇人李氏给老爷磕头。”老爷睁眼一看，见李氏有三旬以外年岁，长得姿容丰秀，身穿蓝衫、青裙，足下窄小官鞋。老爷说：“李氏，你二主母院中跑出一个赤身的男子，这男子衣服是哪里来的？你必知情，从头说了实话，与你无干！”李氏说：“回大老爷，小妇人我不知道，我昨天告假回家。”老爷一听，在上面把惊堂木一拍，做官的人，讲究聆音察理，见貌辨色，说：“李氏，你满嘴胡说，你这就该打！你当奶娘，你说告假，难道说你走了，把孩子饿起来了不成？”李氏吓得颜色更变，说：“老爷不必动怒，我这里有一段隐情，回头说。二奶奶，我可要说了。”赵氏说：“你说罢，只要你照实话说。”李氏这才说道：“老爷要问，小妇人也并不是久惯指着当奶娘

---

七出之条：即封建时代丈夫休妻的七个理由。

为生，我就在西街住，离我家主人家不远。是我家二主母雇了奶子散了，老不合适，我家就是一个婆母娘，丈夫贸易在外，我有个小女儿死了，我这也是一半行好。这一天，我二主母就问我：‘李氏，你不告假么？’我说：‘不告，未郎公子养活的又娇，带到我家去，二主母不放心，不带了去，公子岂不要受屈？’我家二主母因为这个，有两天没跟我说话。又过了些日子，我家二主母又叫我歇工，小妇人我是不敢违背了，我就告假，二主母还赏了我两串钱，一包袱旧衣裳。晚间给公子吃了乳，我家去睡觉，我在家住了一夜。昨天我家二主母又叫我告假，我还说：‘今天是大老爷的生日，焉有我告假之理？’我家二奶奶说：‘你是我这院中的人，大老爷他也不能管。’故此我就走了，告了假，二主母还给了我三吊钱。这天晚上，就出了这个事，故此我不知。素日我家二主母实系好人，并无闲杂人进院里去。”老爷听罢，说：“赵氏，你叫李氏告假，是所因何故？”赵氏说：“小妇人是红颜薄命，李氏她丈夫贸易在外，新近回来，我想为我这孩儿叫她夫妻分离，不叫她回去么？小妇人是修合无人见，存心有天知。老爷自己不明白，到后面问太太就明白了。”知县一听这话，其中定有别情，说：“赵氏，你这是刁词胡说，大概不打你，你也不说实话。来了呀！给我拉下去掌嘴。”赵氏一想：“我要等他打了我再死，我总算给赵氏门中丢脸，莫如我急速一死。”想罢，说：“老爷，不便动怒，小妇人我还有下情。”知县说：“讲！”赵氏说：“我死之后，千万老爷派隐婆相验，以表我清白之名，但愿老爷公侯万代。我死后老爷如不验，叫我皂白不分，老爷后辈儿女，必要遭我这样报应。”说着话，自己拉出刀来就要在大堂自刎。知县在上面也未拦，幸亏旁边差人手急眼快，伸手把刀夺过去。知县正在无可奈何，就听外面一阵大乱，有人喊嚷：“冤枉！图财害命，老爷冤枉！”老爷借这一乱，吩咐先把赵氏、李氏、李文芳、赵海明带下去，先办人命案要紧。差役人等将众人带下去，只见外面有一个和尚，带着一个人，两眼发直，扑奔公堂而来。书中交代：来者和尚非是别人，正是灵隐寺的济公长老。原来济公自带着赵氏鸣冤之后，赵福、赵禄追上和尚。赵福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别犯疯病，咱们走罢。”和尚跟着往前走，来到南街赵凤山的住宅门首，家人说：“师父，这里站一站，我们进去回话。”不多时，由里面二员外迎出来，赵凤鸣出来一看，见济公衣服褴褛不堪，心中暗想：“我打算请了什么高人来给治病，原来是一穷僧。”无奈拱手往里让。到书房落座，赵福、赵禄二人先把书信拿出来，二员外叫人献上茶来。打开书信一看，是自己哥哥亲笔手书，上写：

夕阳入律，曙气同春。伏念贤弟德门景福，昌茂之时矣！前接华翰，知家务一切事宜，仰赖贤弟料理，愚兄承情莫尽矣！兹者叩禀姆母太君，万福金安！以是侄仰赖祖宗之福庇，蒙圣主恩德，简任太守，不能日侍左右。前接二弟来函，知姆母太君玉体违和，瞳眸被蒙。奉读之下，感泣涕零，悲鸣之嘶，实伤五内。侄处请灵隐寺济公禅师治病，精通岐黄；手到病除，可急愈矣！侄遣家人赵福、赵禄捎至黄金数锭，重五十两，供为甘旨之资。已是侄尽忠则不能尽孝矣！并候均安不一。

不孝侄男赵凤山顿首拜

赵凤鸣看罢信书，这才重新给济公行礼，说：“圣僧佛驾光临，弟子有失远迎，当面恕罪！我兄长给请圣僧前来给我老母治病，不知圣僧应用何药？何等治法？”济公说：“贫僧自有妙法。”正说着话，听外面有脚步声，济公说：“外面什么人进来？”赵凤鸣也问：“什么人进来？”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位大汉，头挽牛心髻，身穿旧裤褂，白袜青鞋，原来是种稻地的长工笨汉。

和尚说：“你怎么这么没根基，把我的鞋偷了去？你一走到，我就听出来了。”那笨汉把眼睛一翻说：“和尚，你别讹人，我的鞋，你怎说是你的？”和尚说：“二员外你看，我由临安来，穿这草鞋这么远走的了么？我是穿着那鞋来的，到了门口我换上草鞋，他就把我那鞋偷了去。”只见这大汉方要给济公争竞，济公说：“你说是你的鞋，有什么凭据？说对了就算是你的。”大汉说：“我鞋底上有十四个钉子。”济公说：“我鞋上有十六个钉子。”大汉脱下来一数，果是十六个，急的要跟和尚打架。赵凤鸣说：“我给你两吊钱再买一双吧，这双鞋给圣僧留下。”大汉也不敢再争，拿钱去了。赵凤鸣说：“圣僧要这鞋何用？”济公哈哈一笑，说：“要给老太太治病，非这双鞋不可！”当时拿笔开了一个方子，赵凤鸣一看，暗为点头。不知济公写的是的何言语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四回 诱汤二县衙完案 两公差拜请济公

话说济公合赵凤鸣二人谈话：问圣僧要用什么妙药治眼。济公说：“这一双鞋是药引子，还要一个全单。药味不同，我开出来，你等照方儿预备罢。”叫家人取过文房四宝来，立刻，济公写完，给赵二员外一看，吩咐家人照样预备，用包袱包好，济公叫：“赵福，扛着包袱跟我去，找药引子去。没有药引子不能办。”赵福跟着和尚出了大门，又告诉赵福儿句话，立刻赵福去了。和尚信口唱着山歌，街前行走，唱的是：

得逍遥，且逍遥，逍遥之人乐陶陶。富贵自有前生定，贫穷也是你命该招。任你用  
机谋，难与天公绕。劝君跳出这朦胧，随意逍遥真正好。杯中酒不空，心上愁须扫。花前  
月下且高歌，无忧无虑只到老。

济公信口作歌，一直出了西门。只见前面有一人，扛着包袱，往前正走，那街市上之人全都让他说：“汤二哥，你老人家怎么会走了？我们都不知道，也没给你送行，有什么急事？”只听那人说：“我家来了一封急信，叫我急急回家。我回来再见罢！”众人让着他，他并不站住。济公一看，心中说：“要把此人捉住，方好办事。”想罢，随后就追，一直出了关厢。那人不住回头，直看和尚，和尚后面紧追。那人就把包裹放在地下，坐在包裹上，心说：“这个和尚，追我干什么？我又不认识他。看他过来怎么样？”和尚来到近前，也就坐在地下，扬着脸看着那人，目不转睛。那人气往上撞说：“和尚，你瞧我做什么？”济公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姓汤，你问我做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一说姓汤，我就知道你叫什么。”那人说：“我叫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你叫汤油蜡。”那人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和尚你又不认识我，你为何张嘴就跟我玩笑？”赌气拿起包袱来就走，和尚随后就追。

走了有一里之遥，和尚后面直嚷：“汤油蜡，你等等我！”汤二一想：“这个和尚真可气，我不认识他，跟我玩笑。往前走了不远，眼前一个镇市，有买卖铺户，也有酒馆，汤二一想：“我进酒馆喝两壶酒躲躲他，大概穷和尚他没钱，等过去我再走，省得他直叫我汤油蜡。”想罢，进了酒铺坐下，说：“伙计，你们这里卖什么酒菜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们这里有酒，有豆腐干，卖饺子，没别的。你要吃菜，南隔壁有卖的，我借给你一个盘子，你自己去买去。”汤二拿了个盘子说：“伙计，你给我照应着包袱。”伙计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去买去罢。”汤二拿着盘子，刚一出酒铺，见和尚一掀帘子，进了酒铺。汤二心中好后悔，说：“我要知道和尚来，我就不来了。”自己已然拿了人家的盘子，又不好不喝，就在隔壁买了一盘熟菜。进酒铺一看，和尚把包袱坐在屁股底下，汤二一看，也不问和尚。汤二问伙计：“我叫你看着包袱哪里去了？”伙计一看，和尚那里坐着包袱，伙计过来说：“和尚，你别坐着人家的包袱，给人家罢。”和尚说：“包袱是他的给他，我是才捡的，只当我又丢了。”伙计心说：“跑我们屋里捡东西来了。”立刻把包袱给了汤二。汤二在和尚对面坐下，每人要了两壶酒，伙计说：“有汤面饺，你们二位吃不吃？”和尚说：“吃得了。”伙计下去工夫不大，说：“汤面饺好了，你们二位要多少？”和尚说：“热不热？”伙计说：“刚出笼，怎么不热。”和尚说：“热，我怕烫了嘴，待凉再告诉我。”汤二说：“给我来十个。”和尚见汤二要，说：“我也要十个。”伙计给端过来两屉，每人一屉。汤二要醋蒜，还没吃呢，和尚把饺子掰开，啐了一口痰，复反放在嘴里嚼了

吃了。汤二一瞧，说：“伙计拿开罢，我呕心死。”伙计说：“大师父你别闹脏，你这么吃，人家一呕心，都不用吃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就不那么吃了，叫他吃罢。”汤二刚吃，和尚把草鞋脱下来，把热饺子搁在鞋里，烫得臭汗味熏人。汤二赌气，把筷子一摔：“不吃了！”和尚把筷子也往桌上一摔，说：“你不吃了，我还要吃呢。”跑堂的过来一算帐，说：“你们二位，都是一百六十八文。”汤二带着还有六百多钱，正要掏钱，和尚那边说：“俺勒令赫！”伸手掏出有六百多钱。汤二一瞧和尚掏出那串钱，心说：“是我的那串钱。”一摸怀中果然没了。心中纳闷：“我腰里的钱，怎么会跑到和尚腰里去？”自己哼了一声，和尚拿着这串钱说：“这串钱是你的罢？”汤二说：“和尚钱可是我的，我不要了，你拿了去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能，钱是我捡的。方才我一进来，见钱在地下，我捡起来。是你的，给你，我不要。”说着，把钱拿过去。汤二把钱拿起来说：“和尚，你倒是好人，你要不闹脏，我真请你喝几壶酒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就不闹脏，你请我喝两壶。”汤二说：“那有何妨，我就请你喝。”和尚说：“伙计，你给拿二十壶酒来。”伙计拿上酒来，汤二见和尚一口就是一壶，汤面饺三个一口，两个一口。汤二一看，大概吃完了，得一吊多钱，给我六百，得拐回去一半去，汤二就说：“和尚，我可没钱了，今天咱们别让，你吃你给，我吃我给，同桌吃饭，各自给钱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要小气，今天连你吃都是我给，我焉能扰你？我最实心的，我说我给你就别让。”汤二倒觉着过不去，和尚说：“我说我给就我给，算到一处。”伙计一算，二帐归一，两吊二百八十。和尚说：“我给，我最实心的。你别瞧我穿的破袍子，有肉不这上。”汤二说：“还是我给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给，你就给，我是实心的。”汤二无法，委委屈屈打开包袱给了钱，自己生气。和尚扛起汤二的包袱就走，汤二说：“和尚你吃了我的两吊钱，你还要抢我的包袱？”和尚说：“不是，人得有人心，我不能白吃你，我给你扛着好不好？”汤二一想，和尚倒也有良心，真倒罢了，说着话，出了酒铺。汤二往西走，和尚往东走，汤二一回头，说：“和尚，你怎么往东走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是东川的，你是西川的，我跟你往西做什么？”汤二说：“你拿我的包袱给我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的包袱给我拿着。”汤二说：“和尚，你要抢我？”和尚说：“不但抢你，还要打你。”和尚用手一指，口念：“俺嘛呢叭 吽，敕令赫？”汤二打了一个冷战，就迷糊了。和尚过去打了汤二一拳，把鼻子打破了，流出血来。和尚抹了一包袱血迹，带着汤二往城里走。刚到关厢，有人认得汤二，就问，“汤二哥，什么事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少管，图财害命事。”吓得这人也不敢问了。和尚带着汤二，一直来到昆山县。到了县衙，和尚往里走，口中直嚷：“阴天大老爷，和尚冤枉！”旁边有差人说：“和尚别胡嚷，哪有阴天大老爷？”和尚说：“图财害命，人命案。”说着往里走，直到公堂。老爷已派人把赵氏等带下去，见来了一个穷和尚，扛着包袱，上面污血，汤二迷迷糊糊来到公堂跪下。和尚一站，老爷说：“和尚，你见了本县，因何不跪？可有什么冤枉事？可有呈状？”济公说：“我和尚只因在庙中众僧人都欺负我，我师父叫我化缘，单修一个庙。把殿宇全都盖好了，正要开光，偏巧下了半个月的雨，又都坍塌了，又不能再化缘，我师父在这昆山县地面有两顷地，叫我卖了盖庙。我带着一个火工道，把地卖了，带着银子，走在半路，我那火工道他说要出恭，我和尚头里走。在三岔路等了有两个时辰，见这人他背着我的包袱来了，敢情他把我火工道图财害命了。”老爷把案桌一拍，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因何你把火工道图财害

命？”汤二才明白过来，一瞧这是公堂之上，自己就把方才之事，说了一遍。老爷说：“和尚，你这包袱是汤二的？”济公说：“我也不必跟他相争论，我和尚开个单子，他要说对了包袱的东西，我的单子不对，那是我诬告不实，老爷拿我治罪。如我的单子对了，他说不对，那是他图财害命。”老爷一听有理，就叫和尚写。写完了，呈给老爷一看，字还很好，上写：红绫两匹，白布两匹五尺，黄绫一块，纹银二百两，大小三十七块，钱两吊，旧衣裳一身，鞋一双钉子十六个。老爷一问汤二，焉想到由此人身上又勾出谋夺家产，暗害贞节烈妇之事。要搭救赵氏玉贞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五回 华云龙气走西川 镇八方义结英雄

话说知县看罢和尚写的单子，这才问汤二：“你说包袱是你的，你说里面都是什么东西？你要说对了，把包袱给你，你若说不对，我要办你图财害命。”汤二说：“我那包袱里有碎花水红绫两匹，松江白布两匹，有钱两吊，使红头绳串着，里面还有红绫一块，有旧头巾一顶，旧裤褂一身，旧鞋一双，有纹银二百两，余者并无他物。”老爷一听，说：“和尚，你写的跟他说的一样，叫本县把包袱断给谁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问的还不明白，老爷问他银子多少件？”汤二说：“我那银子就知是二百两，不知多少件？”老爷勃然大怒，说：“你的银子，你为何不知道件数？打开包袱一看！”立时把包袱打开，一点，别的东西都对，银子果然是三十七件。老爷说：“汤二，我看你这东西，必是久惯为贼。你把这和尚的香火道杀了，死尸放在何处？”汤二说：“小的实实不是图财害命，这个包袱有人给我的。老爷如不信，把给我包袱的人，传来一问便知。”老爷说：“什么人给你的包袱？”汤二说：“是本县的孝廉李文芳，他是我的主人，他给我的，我并未图财害命。”老爷就问手下书吏人等，本县有几个孝廉李文芳？书吏回禀，就是一个孝廉李文芳，老爷吩咐传李文芳上堂质对。李文芳正在书房坐着生气，众书吏都跟他认识，正在劝解他。外面差人进来说：“请李老爷过堂。”李文芳问：“什么事又叫我过堂？”差人说：“人命重案。”李文芳到堂上一看，汤二正在那里跪定，旁边站着一个穷和尚，也不知是所因何故。汤二说：“员外，你给我这个包袱，他讹我，说我图财害命。”济公在旁边说：“你拉出你窝主也不怕，咱们看看谁行谁不行。”知县那里问道：“李文芳，你可认识他吗？”李文芳一听：“这件事，甚不好办，我别合他受这牵连官司。”遂说：“回禀老父台，孝廉不认识他，包袱不是我给的。”知县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好大胆鼠辈，我不动刑，你也不肯直说来，看夹棍伺候！”二班人役，立刻喊堂威，吩咐人来，把夹棍一放，吓的汤二颜色改变，说：“老爷不必动刑，我还有下情告禀，我合李文芳还有案哪！”老爷吩咐：“招来！”汤二说：“小人原籍四川，自幼在李宅伺候我家二员外，书房伴读，指望我家二员外成名上达，我等也可以发财。不想，我家二员外一病身亡，我一烦闷，终日饮酒取乐，醒而复醉。这天我家大员外李文芳，把我用酒灌醉，问：‘你愿意发财不愿意？’小人说：‘人不为利，谁肯早起哪！’我说愿。他说：‘你要能赤身藏在你二主母院中，等我生日那天，我叫使人叫门，你从里面出来，我给你二百两银子。’小人一时被财所迷，就应允了。昨天是我暗中藏在二主母院中，候至天晚，我溜进房中，在床底下，把衣服全脱了，放在床上。我看见二主母抱着小孩睡熟，我自己出去一听，只听外面叫门，我往外一跑，被我家员外同赵海明看见，也没抓住我，我躲在花园书房之内。候至天明，我才知道把二主母休了，小孩子留下，要辞奶娘，奶娘只哭不走。我家大员外要谋夺家产，给了我二百两银子。连绫子带布，下余还等转过年来给我。我打算要回家，不想遇见这么一个要命鬼和尚，他说我图财害命，我并未作那样之事。这是已往之事，小人并无谎言。”知县一听，方才明白此事，旁边招房先生写着供，心中暗骂：“好一个李文芳混帐东西，还是个孝廉，做

---

孝廉：对举人的一种称呼。

招房先生：即录供之人。

出这样伤天害理之事！”招房先生写完了供，知县吩咐把赵氏李氏及赵海明带上堂来，叫招房先生一念汤二这篇供，赵海明一听，这才明白自己的女儿是贞节烈女，自己颇觉后悔，几乎叫我逼死，心中甚是可怜，这才给老爷叩头，求老爷作主。知县勃然大怒，说：“李文芳你既是孝廉，就应当奉公守分，竟做出这样伤天害理之事？为子不孝，为臣定然不忠，弟兄不义，交友必然不信。你兄弟既死，你应该怜恤孀妇，也是你李氏门中的德行。赵氏苦守贞节，你反施这样虎狼之心，设这等奸险之计，你就死在地府阴曹，怎么对得起你兄弟李文元的鬼魂？你知法犯法，本县要重重办你，你是认打认罚？”吓的李文芳战战兢兢，自己觉着脸上无光，心中惭愧，无话可答，求老父台开恩，请示：“认打怎么样？认罚怎么样？”老爷说：“认打，我行文上宪，革去你的孝廉，本县还要重办你。你要认罚，本县待你恩典，你快把你家中所有的产业，归赵氏经管，他母子如有舛错，你给我立一张甘结存案，那时有舛错，我拿治罪。”

我罚你五万银，给赵氏请旌表，立牌坊，你还得叫本处的绅士公用轿，把你弟妇迎接回去。如不遵行，本县我仍然重办你。”李文芳说：“那是老父台的公断，举人情愿认罚，遵老爷堂谕办理。”老爷说：“虽然如是，本县我还要责罚你，恐你恶习不改。来！传吏房书，给我责他一百戒尺！”吏房立刻上来。李文芳本是本处的绅士，苦苦的哀求，老爷说：“我不叫皂隶打你，就是便宜。”吏房过来，打了一百戒尺，打的李文芳苦苦求饶。老爷吩咐带赵海明，老爷说：“赵海明，你见事不明，几乎把贞节妇逼死，你认打认罚？”赵海明叩头说：“我认打如何？认罚如何？”老爷说：“认打，我把你员外革去，打二百军棍。认罚，罚你三千银，当堂交来，并非本县要，给你女儿盖一座节烈祠，留芳千古。”赵海明说：“那是老爷的恩典，我出六千银也愿意。”老爷又叫把李氏带上来，老爷说：“李氏，你要好生伏侍你二主母，你虽然是不指着当奶娘，既出来就得实心任事。你二主母有体恤你之心，你也该尽心，再说把孩子奶大，你也有名有利。”李氏说：“谨遵老爷之谕。”知县说：“汤二，你这厮狼心狗肺，你二主人在日，待你如何？”汤二说：“二员外在日，待我甚厚。”老爷说：“既是二员外待你甚厚，他死了，你就该在你二主母跟前尽心，你反生出谋夺家产，合谋勾串，陷害贞节烈妇。来人，把他拉下去，重责八十大板，用二十五斤的枷，在本处示众三个月，递解原籍，交本地方官严加管束。”众人具结，李文芳约请绅士迎接赵氏回家，与未郎儿团圆，这且不表。众人下了堂，老爷倒为了难，心说：“这个和尚怎么办？要没有和尚，我这案断不完，要说多亏他，他又说香火道图财害命，我哪里给他找凶手去？”老爷心中想：“我威吓他几句，说他诬告不实，打他几下，胡乱把他轰下去就完了。”老爷刚想到这里，还没说话。和尚说：“老爷你这倒为了难了，要没我和尚，这个案办不完，要说多亏我和尚，你又得给我办图财害命，莫如威吓我几句，打我几下，糊里糊涂把我逐出去。”老爷说：“和尚你猜着了，来，拉下去给我打！”官人过来就拉，说：“和尚你躺下！”和尚说：“铺上被了么？”官人说：“没有那些说。”和尚就嚷：“我要捱打了！我要捱打了！”连嚷了两声，就听外面有人嚷：“大老爷千万别打我们那位和尚。”由外面进来一人，背着包袱，跪到公堂。老爷一看，是个长随的打扮，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这人说：“我叫赵福，我是火工道，我和和尚走在半路，我要出恭，出完了恭，没追上和尚。我一打听，听说和尚打了官司。”和尚说：“老爷，这是我的火工

道，老爷打开包袱看，如里面东西不对，这算我和尚诬告不实。”老爷打开包袱一看，果然跟汤二的包袱一样，连银子件数都对。老爷一想：“这可怪！”看赵福不像火工道的人，老爷说：“赵福你不像火工道，你说实话，那和尚是哪庙的？”赵福把济公的根本源流，如长如短一说，怎么被赵太守所请来到昆山。知县一听，赶紧离了座位，恭恭敬敬过来行礼，说：“圣僧，原来是秦丞相的替僧济公，弟子实在不知，多有得罪！若非是你老人家前来，弟子这案焉能断的清？来，把这包袱赏给圣僧跟人罢！”和尚说：“谢谢！”当时告辞，把两个包袱，赏给赵福、赵禄，每人一个。一同来到二员外家中，掏出一块药来，和尚给老太太洗眼，就透清爽，一连三天，就透了三光。赵凤鸣先叫两个家人回临安，留济公住着，给老太太治眼。老太太眼也好了，济公在这里住了三个月，终日跟赵凤鸣讲文理，这天忽然家人进来回禀说：“现有临安来了两位班头，请济公有紧要大事。”和尚按灵光一算，就知临安出了塌天大祸。不知所因何故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六回 贺守正花群雄结拜 逛临安城巧遇王通

话说济公正在昆山县赵宅闲住，把老夫人眼也都治好了，屡次要走，二员外不放，苦留在书房之内。每日闲谈诗文，济公对答如流，二员外益加佩服，说：“可恨合济公相见之晚，自己要早见济公，文章必然大长。”济公在这里，不知不觉住百天之久。这天外面有人来回话，带进临安太守衙二位班头来，站在面前，给济公行礼，说：“圣僧你老人家这些日子未在临安，只闹的天翻地覆，我二人特来请你老人家。”和尚一问：“二位班头，怎么一段事？”二人从头至尾，述说一番。书中交代：是那西川路出了一个江洋大盗，此人姓华名忠字元龙，绰号人称乾坤盗鼠。由十八岁在绿林闯荡，跟鬼头刀郑天寿久在一处，都是有文武全材，就是好采花，都在镇山豹田国本家寄住。一拜之交有数十位，惟有五个至近之人，都是绿林人物，人称五鬼、内中有开风鬼李兆明，云中鬼郑天福，鸡鸣鬼全德亮，蓬头鬼云芳，黑风鬼张荣，人都知晓西川五鬼一条龙。只因窝主田国本由西川搬走，不知去向，这些人无地可居，都四散各投亲友。华云龙在西川采花作案，留下了九条命案，都是先奸后杀，地面官差总领各处寻踪访拿甚急，他一想“此地不能久住”，因此他离了西川，到了江西玉山县，听人传说此地有一位保镖达官，人称威镇八方杨明，乃是一位英雄，专好结交天下豪杰。华云龙去到凤凰岭如意村拜访杨明，家人回禀进去，杨明一听，知道华云龙是一个采花淫贼，告诉家人不见。家人出去告诉：“我家主人不在家。”华云龙无奈，已然走了。过了几天，又有人提杨明在家，华云龙去拜，又未见着，一连去了三次。这日杨明把他请进去，一说话，本来人又能说，对答如流，他一看杨明身長八尺，细腰扎臂，头戴宝蓝缎色扎巾，金抹额二龙斗宝迎门一朵绒桃，身披宝蓝箭袖袍，腰束丝鸾带，足下青缎快靴，闲披蓝缎团花氅，面如古月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准头端正，三山得配，四字方口，海下一部黑胡须，分为三绺飘洒胸前，五官清秀，品貌端方。华云龙甚为欣羨，说：“小弟之仰兄台大名，实深想念。今幸得会，实三生之大幸也！”杨明说：“愚下有何德能之处？多蒙雅爱，屡次在驾，未能面会。”二人说了几句谦虚话，华云龙说：“小弟异乡客居，年幼无知，求兄台教益。”杨明见华云龙说话和气，心中甚喜，留在客厅吃酒。提说他从前在西川采花作案之事，华云龙甚是后悔，杨爷要给他庆贺守正戒淫花，戴花不准采花，华云龙也愿意。杨明撒帖请人，内中有追云燕子黄云、铁面夜叉马敬、千里独行杨德瑞、千里腿杨顺、飞天火祖秦元亮、立地瘟神马兆雄、追风燕子姚殿光、过渡流星雷天化、登萍渡水陶芳、踏雪无痕柳瑞、顺水推舟陶仁、摘星步斗戴奎、飞天鬼石成瑞、夜行鬼郭顺、三忿鬼姚洞、金脸鬼焦亮、律令鬼何清、探花鬼马诚、矮月蜂鲍雷、雷鸣、陈亮等，共是三十六人结拜，给华云龙庆贺守正戒淫花，大家喝了血酒，从此别人走了，华云龙他在杨爷家中住着。无事也同到镖局里去，跟着杨爷学打镖，学了一路八卦篆还刀，就在这里一住三年之久。这日他想要去逛临安城，杨明给了他一百两纹银，临走嘱咐他：“到外面不可胡为，无事早回来。”他自己自离了江西玉山县凤凰岭如意村，在路上晓行夜住，饥餐渴饮。这日到了临安城，先到钱塘门外，在大街一看，只见人烟稠密，买卖铺户不少，只见路北有一座酒楼，字号是“望江楼”，挂着酒幌子、茶牌子，两旁抱柱上有对联，上写“醉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”。华云龙想要在这里吃两杯酒，迈步进去一看，楼上下甚乱，登楼梯上去，找了一张桌

坐下。方才要酒，猛抬头一看，见东面楼窗下坐定一人，头戴紫缎色六瓣硬包巾，身穿紫缎色箭袖袍，腰系皮挺带，肋下佩着腰刀，足下薄底缎靴，闪披绿色缎绣团花一件英雄氅，面皮微紫，紫中透红，黑真真两道重眉，一双怪眼皂白得分，准头丰隆，三山得配四字口，压耳两络黑毫，海下抱长一部刚鬃，看此人真是推垒着威风，一股杀气。华云龙一看那人，独自在那里摆着一桌酒，华云龙赶紧过去行礼说：“二哥少见，久违！你我自西川分手，倏经四载的光景，万不想你我在此相遇，兄台一向可好？”那人一看，哈哈大笑说：“原来是华二贤弟，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”书中交代：这个人姓王名通，绰号人称铁腿猿猴，乃是西川路的江洋大盗，跟华云龙是换帖的弟兄。二人是许久未会，今天在此相遇，彼此各叙离别。二人落座，从新要酒要菜，喝着酒，王通问道：“二弟你我由西川分手，贤弟在哪里存身？今天来此何干？”华云龙把在江西拜遇威振八方杨明，三十六友结拜庆贺守正戒淫花，从头至尾述说一遍，这才问：“兄长来此是闲逛，是有事呢？”王通说：“我来到这里，找一个仇人。只因我兄长在成都府当一名书办，因为二百两赃银，狗官把我兄长入狱，闷死在狱内。那时我并未在家，等我回去才知道。我要找那狗官，给我兄长报仇，无奈那狗官已然卸任，我来到京都，寻找于他。我今天才到，尚未打店，你我二人可以住在一处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好，我也才到。”二人正在说话，只听楼梯咚咚一响，上来一人，手内拿着果筐，此人有四十来往岁，头戴青布头巾，青布小夹袄，青布夹裤，白袜青靸鞋，淡黄的脸面，细眉圆眼，鹰鼻子，裂腮额，微有几根胡须，上头七根，下头八根。一上楼来是吃酒的，他向各桌上一看，忙到华云龙桌上，把筐子放下，说：“哎呀！原来是二位太爷，小人有礼！”趴地下就磕头。华云龙一看，说：“我打算是谁？原来是刘昌。”原来刘昌生长西川，久合这些绿林人物在一处，充当采盘子小伙计，只因被事牵连，他逃在临安城，作一个小本经营，今日遇这二位，连忙过去行礼。王通说：“起来，刘昌你在这里甚好？住在什么所在？哪里有繁华热闹所？你说说我听。我二人初到此地，人地不熟。”刘昌说：“二位太爷要逛这西湖，三条大街，买卖铺户都有。西湖十景，天下第一的城隍山，都是这热闹之处。二位大爷要逛，跟我走走，天晚也不必住店，我那里有间上房，院中静雅，并无闲杂人等，也可住。”华云龙一听这话，心中甚喜，刘昌坐下，跟着一同吃酒。三人用完饭，王通给了钱，三人下了酒楼一看，街市之上，人烟不断。信步到了城隍山上，一看，果然好一处山林，树木森森，来往游人不少。正往前走，只见对面来了一乘小轿，内中坐定一个女子，真真是梨花面，杏蕊腮，瑶池仙子，月殿嫦娥，不如也。华云龙一看，他是久惯采花之人，非得真好，不能入他的眼，他是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，今日一见这妇人，跟随轿后，直到钱塘外，路北有一座乌竹庵，那轿子进去。他一回头，见王通刘昌二人，也在后面跟来，到了无人之处，问刘昌：“你知道这个妇人的来历不知？”刘昌说：“这个人，二太爷你老人家别妄想，这个人赵通判之女，给孙孝廉之子为妻，未过门，孙家之子已死，赵家之女要去吊孝说：‘我合你儿有夫妻之名，没有夫妻之分，开开棺材我看看。’孙家叫人一开棺材，那姑娘把头发自己剪了，要守望门寡。婆家娘家两旁都劝她不要，她自己一气到乌竹庵出家，带发修行。这是娘家常接去，你老人家问，要想别的怕不行。”华云龙一听，心中一动，要夜入尼庵前去采花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七回 遇节妇淫贼采花 泰山楼复伤人命

话说华云龙听刘昌之言，自己也未答言。三人吃了晚饭，住在钱塘门外刘昌家中。天有初鼓之后，自己也睡不着，起来看了看王通刘昌二人都睡了，自己起来把夜行衣包打开，把夜行衣换好，把白昼的衣服换下来，用包裹斜插式系在腰间，把钢刀插在软皮鞘内，拧好了轧把簧，自己这才出离了上房，将门倒带。抬头一看，见满天的星斗，并有朦朦的月色，跳墙出了这所院落。见街市上路静人稀，来到尼庵以外，拧身纵上房去，往四野一看，这座庙是三层大殿，正大殿东边有一个角门，单有一所东跨院。来到东配房一看，见那院中是北上房三开，东西配房各三间，正南是一道墙，里面栽松种竹，院中倒也清雅，北上房东里间屋中，影影射出灯光，隐隐有念经之声，东配房北里间也有灯光。他这才由东配房上跳下来，直奔北上房台阶，来到窗榻以外，把纸湿破一看，这屋中是顺前檐的坑，坑上有一张小床，桌上面有一盏灯，有四个小尼僧，都是十四五岁，在那里抱着经本，那里念经。地上靠北墙一张条案，上面堆着许多经卷，头前一张八仙桌，两边有两张椅子，上首椅子上坐着一位老尼僧，有六十多岁，长的慈眉善目。华云龙看了一看，这里面并没有那一个带发修行的少妇，复又转身够奔东配房。来到北里间窗榻以外，把窗纸湿了一个小窟窿，往里一看，也是一张床，上面有一张小床桌，桌上搁着灯，旁边坐着正是那白天坐轿的那少妇，正在灯下唪经。华云龙看罢，推门而入，来到房中，把赵氏吓了一跳，自己正在念经之际，见外面进来一个男人，穿着一身青，背后插着刀，赵氏赶紧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此地乃是佛净地，黑夜光景来此何干？快些说！”华云龙说：“小娘子，白昼我见你坐轿由城隍山经过，我见你貌美，我跟到此处，故此找今夜前来寻你，你要从我片刻之欢，我这里有薄意相酬。”妇人一听，把脸一沉说：“趁此出去，不然我要嚷了！把我师傅叫来，将你送到当官，悔之晚矣！”华云龙一听这话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好！你要从我便罢，如不从我，你来看！”用手一指背后的刀。那妇人一看，本是位烈节的妇人，赶紧就嚷：“了不得了！杀了人了！救人哪！”华云龙一听，恐怕有人来，过去一揪青丝发，拔出刀扑的一刀，竟将妇人杀死，可怜红粉多娇女，化做南柯一梦西。华云龙本是一团高兴，今朝把人一杀，心中甚是懊悔，只见外面老尼姑说：“什么人在我这里扰闹？已把房门堵住。”华云龙急了，照定老尼姑头上就是一刀，老尼姑一闪身，正砍在膀背之上，老尼姑“哎呀！”一声，翻身栽倒。华云龙趁势纵在院中，拧身上房，自己仍由旧路回来。刘昌正醒了，说：“华二太爷上哪里去了？”华云龙也不隐瞒，就把方才采花之事，如此如此一说，王通也醒了，听的明白，说：“二弟初到此地，就做了这样的大案，惟恐你在此地住不长久。”华云龙一听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不要紧，就凭此地这几个班头，我有个耳闻报，不足为论。”说着话，二人起来。天光亮了，华云龙说：“刘昌你做你的买卖去，不要跟我二人闲逛，你有公事在身。”刘昌答应去了。王通同华云龙二人，够奔钱塘门，见街市上人烟稠密，二人就听纷纷传言：“乌竹庵回头验尸。”王通说：“兄弟，咱们二人找清雅地方喝酒去罢，不要在那里闲逛。”二人进了城，来到凤山街路北，有一座泰山楼，是一个大酒饭馆，二人想要进去喝杯酒。二人迈步进去，见里面虽有柜灶，并无人张罗座，二人上了楼一看，见柜里坐定一人，面如青粉，头戴宝蓝缎四棱巾，身穿宝蓝缎大氅，长得凶眉恶眼，怪肉横生，有四五个跑堂的，都

不像正经买卖人，二人坐下多时，也没人过来，就听那万字柜里，面如青粉那人说：“伙计们，方才我没起来，听你们大家嚷什么来着？”伙计说：“别提了，你回头吃碗饭去瞧热闹去罢，钱塘门外有座乌竹庵，庙里有一个守节的孀妇，带发修行。昨夜晚间被淫贼杀了，还把老尼姑砍了很重的刀伤，少时就验尸，你说这事多蹊跷？”就听这位青脸掌柜的说：“这个贼真可恨！可惜这样贞节烈妇，被淫贼给杀了。必是这个贼人，他上辈叫人家给淫过，他这是来报仇来了。”华云龙气得眼一瞪，又不好答话，自己在这里生气，把脚一蹬板凳，说：“你们这几个东西，没长眼睛，二太爷来了半天，怎么你们不过来？是买卖不是？”伙计一听，把眼睛一翻，说：“你先别嚷，你若要来挑眼，你打听打听这个买卖谁开的？告诉你罢，我们自从开张，打了也不是一个了，净说本地的匪棍，打了十几个，扫完了拿片子送县。告诉你这是好话，你先别挑眼。”华云龙一听此言，把眼一瞪，说：“二太爷不论是谁开的，你惹翻了二太爷，我放火烧你的楼。你把你们东家找来，二太爷我会会，莫非他项长三头，肩生六臂？二太爷我挑定眼了。”书中交代：这座酒楼的东家，原本是秦丞相的管家秦安他的侄儿叫净街太岁秦禄开的。这座酒楼，本不为卖散客座，所为是有人托人情打官司来，找秦禄他给秦相府走动，所拉拢都是几个仕宦人等买卖，很势利。今天见华云龙一发话，秦禄由柜里就出来说：“什么东西敢在我这里发横？来人给我打他，打完了他，拿我的名片，把他送县。”华云龙一听，气往上撞，伸手就把刀拉出来，秦禄说：“你敢杀人么？拿刀怎么样，给你砍？”自己倚为有势利，把脑袋往前一递，华云龙说：“杀你还不如碾臭虫。”手起刀落，秦禄脑袋分了家。吓得伙计喊嚷：“我的妈！”往下就跑，脚底下一软，“咕噜噜”滚下楼梯去。立时有人到本地面官厅去报，“我们酒楼上来了两个人，把我们东家杀了！”众官人说：“赶紧拿！”及至众人来到楼上一瞧，楼上并没了人。华云龙同王通早由楼窗跳出去，站在人群中看热闹，见泰山楼都围满了人，众人说：“贼跑了！”有说：“不要紧，这贼跑不了。咱们太守衙门，有四位班头，叫柴元禄、杜振英、雷四远、马安杰，这四位久惯办有名的江洋大盗，像这个贼，不等三天必办着。”华云龙在人群中听明白，记在心中，同王通找了个背向所在，进了酒铺，到雅座里坐下喝酒。王通就说：“贤弟，你太闹的不像，昨天你方到这里，晚间杀了一个，今天又杀了一个。”华云龙说：“我告诉大哥说，既我来到这里，我要做几件惊天动地之事，也是他自己找死。方才我听见说，此地有四个能办案的马快，我倒要斗斗他们这几个，晚间我到秦相府去，把当朝宰相秦喜的项上人头取来。我要在临安城住半年，倒要看什么样的人前来拿我。”王通说：“贤弟你真有这个胆量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我焉能说了不算。”王通说：“贤弟真要敢做这件事，愚兄也必跟着，我二人也是多贪了几杯酒。”王通拿话一激他，华云龙气往上冲，吃完了酒，二人就够奔秦和坊前去探道。两个人探完道，找了个僻静的酒铺，说话谈心。候至天色已晚，二人来到无人之处，把夜行衣包打开，换去白昼衣服，打在包裹之内。来到秦相府拧身上墙，蹿房越脊，如履平地相仿。来到秦相府的内宅，各处一寻找，见后宅北上房屋中，灯光闪闪。两个人一想：“这里是内宅，大概必是秦相所居之处。”瞧见里面有两个丫环，在那里坐着值宿，都是十四五岁，桌上点着蜡灯。二人蹿上房来，伸手掏出一支薰香点着，往房中一送，少时把两个丫环都薰过去。华云龙这才进到中间一看，只打算是秦相在屋里住，敢情是秦夫人卧室。华云龙一看，座头之上放着镯囊，内边

有奇巧玲珑透体白玉镯一对，半天产，半人工，实乃外国进贡之物，被秦相留下。华云龙说：“王二哥你要这个罢！”王通说：“我不要，你要罢！”又回头见那边有一个凤冠盒子，里边有十三挂宝贝，垂珠凤冠一顶，也拿起放在囊中，然后出来，见桌上有笔砚，拿起笔来，在墙上写了两首诗，投笔于桌，自己转身到外面，合王通二人竟自去了。秦相一早起来上朝，必要到里边来，一见丫环昏迷不醒，到屋中一看，失去镯囊玉镯凤冠，急派人先把夫人使女救活，一看墙上，秦相方知贼人已远去了。不知墙上写的是何诗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八回 赵太守奉命捉贼 昆山县迎请济公

话说秦丞相起来看墙上写的两首诗，是贼人留下笔迹。上写的是：

乾元宇宙逞英雄，坤刀一口任纵横。

盗取大位奸邪佞，鼠走山川乐无穷。

化日光天日正中，云游四海属我能。

龙天保佑神加护，偷盗奸臣气不平。

秦相看下面还有一首是四句，写的是：

一口单刀背后插，实是云龙走天涯。

丞相若见侠义客，着派临安太守拿。

秦相看罢，立刻到朝房，派人递了请假的折子，然后派人到临安太守衙门，把临安太守请来。不多时太守来到，一禀见，来到书房，赵凤山说：“丞相呼唤卑职，有何吩咐？”秦相说：“我请太守到我家验勘。昨天晚上竟有江洋大盗，把我的传家之宝，奇巧玲珑透体玉镯一对，十三挂宝贝垂珠凤冠一顶盗去，临走还留有两首诗。”太守一闻此言，吓的魂惊千里，说：“卑职即刻派人昼夜巡查，帝都之所，人烟稠密，最易藏奸。丞相开恩，候卑职回去，赶紧派差拿贼。”丞相说：“我给太守期限三天，要把贼人拿住，将我的传家之宝交回。”太守无奈，说：“遵钧谕。”把贼人所留的诗句抄下来，带着回衙。到了衙门，派人请钱塘、仁和二县，并镇虎厅所属的官员，一并前来。等众人齐到太守衙门，赵凤山说：“现在丞相府失去玉镯、凤冠，相爷把我传去，给了三天限，缉拿贼人，诸公回衙，赶紧派人访拿，如有人拿获贼人，一府两县共赏银一千二百两，诸公回去急办为妙，倘贼人逃窜无着落，你我有地面疏防之处，恐丞相开参。”大众立刻下去回衙，各派差，缉捕贼人。三天如何拿得着？钱塘县知县刘通英，原是两榜出身，为人正直，回衙立刻派赵大、王二等八名差役，出去防案。仁和县派田来报、万恒山出去，标出赏格，务宜各尽心。三天渺无踪迹，幸喜太守托罗丞相，见了秦丞相。又宽限三天。又过了三日，并未见贼的踪影，仁和县又求京营殿帅，转求秦相，再宽限三天。府县就求六部九卿十三科道，这个见秦相宽限三天，那个见秦相宽限三天，不知不觉就是两个多月的光景，也并未将贼拿住。这天太守又去求秦相，秦相说：“我原是给你三天限缉拿，皆因众大人来求，面目相观，已经两个月有余，你并未将贼拿获，实属捕务废弛，我明天必要开参于你。”太守说：“相爷格外施恩，卑职等现在派人去迎请灵隐寺的济公长老，只要他老人家一来，要拿这些贼人，易如反掌耳，毫不费吹灰之力。”秦相说：“你提的就是本阁的替僧济颠和尚，我正然想念他。他现在哪里？”赵凤山说：“济公现在我兄弟家中，给我婶母治眼，我已派人去请。”秦相说：“我看在济公的面上，再给你几天限，你赶紧把济公给我请来。”赵太守唯唯听令，回衙派柴元禄、杜振英带上盘费够奔昆山，去请济公。这天二人到了昆山赵凤鸣的门首，叫家人通禀进去，济公正在书房，同赵凤鸣谈话。家人进来一回禀：“现有临安太守衙门的班头，柴元禄、杜振英二人求见。”济公说：“叫他们进来。”家人带领两位班头来到书房。柴元禄、杜振英先给济公行礼，然后给二员外行礼，行完了礼，站在一旁，就把临安之事，从头至尾一说。济公听罢，说：“这件事我和尚得管。”当时就在二员外跟前告辞。赵凤鸣说：“师父可以明天再走，何以这样忙呢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有事不能久待。”赵凤鸣立刻吩咐摆酒，给济公送行。赏了两位班头的路费，

济公这才跟着二位班头，告辞出来。离了昆山，顺着阳关大路，在道路上饥餐渴饮，晓行夜宿。这日走在道路上，相离临安只有三十里路，济公说：“柴头、杜头你们二位愿意拿住盗玉镯凤冠之贼，还是不愿意？”柴头说：“那怎么不愿意？”济公说：“你们两个人要拿盗凤冠玉镯的贼，赶紧走到钱塘关的外门洞里头，里门洞外头站着一个人穿青衣的人，你两个人过去就揪，把他拿住就是贼人，到衙门领府县一千二百两银子赏格。”两个人说：“我二人就此前往。”心中甚为喜悦，以为是一趟美差，紧紧往前走。赶到钱塘关门洞一看，果然有一个穿青衣的人，在那里站着，两眼发直，直往东瞧。杜振英一看，喜出望外，说：“柴大哥，你我活该成功！把差事得着，到衙门领了赏，我们三人均分。”说着话，来至切近，掏出锁链“哗啦”一抖，把那人锁上。杜振英说：“朋友，这场官司你打了罢！你做的事你还不知道么？”那人大吃一惊，回头说：“二位为什么锁我？谁把我告下来了？”杜振英、柴元禄二人一看，认识这人是钱塘门里炭厂子掌柜的。柴头、杜头一愣，那人说：“二位公差为什么锁我？”柴杜二位话还没出来，这时和尚赶到，和尚说：“二位拿住了么？”柴头说：“你说叫我们拿穿青衣的，就是此人。”那人说：“和尚为什么拿我？”济公说：“我买你的炭，你不给好炭，净给烟炭。”柴头一听，这话不对，说：“师父，这人不是盗玉镯的贼。”和尚说：“不是，我跟他闹着玩呢。”柴头赶紧把铁链撤下来说：“师父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无故锁人家。幸亏他是老实人，要不然，人家不答应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倒不是撒谎，你们二位太走快了，贼还没来，你们先来了，跟我走罢。”那人也不敢说什么。和尚带领柴、杜二班头进了城，往家走了不远，和尚说：“柴头你瞧差事来了。”用手一指，柴头是久惯办案的人，抬头一看，见对面来了一人，两只眼东瞧西望，手中拿着包裹。柴头看此人有些形迹可疑，二人迎上去说：“朋友，你别走了，你的事犯了。”那人一听，拨头就往南胡同跑，柴、杜二位随后就追。这个人脚底下甚快，二人追进这条胡同，一直往南，和尚也后面跟着追。那人跑出南口往东一拐，就往北进了二条胡同，柴头杜头紧追贼人跑出北口。应该往东，他又往西跑，贼人岂非智哉？复又进了头条胡同。焉想到和尚在那里等着，用手一指说：“好贼哪跑？”把贼人用定身法定住。和尚就嚷：“拿住了！捉拿贼！”本地面官人过来说：“和尚他是贼，把他交给我们罢！”和尚说：“交给你，你放心我不放心。”正说着，柴元禄、杜振英赶到说：“师父你老人家放开，我把他锁上。”本地面官人一看认识，说：“柴头，你把他交给我罢。”柴头一看，是本地面官人，可不知姓什么。柴头说：“你姓什么？”那人说：“我姓槐，我们伙计姓艾，我叫槐条，他叫艾叶。”柴头说：“你们两个人帮着送到秦相府罢，到了相府，把贼交给相爷，听候发落。”二人答应，同着济公押着贼人，来到相府门首。相府当差人等，都认得济公，众人赶过行礼，到里面回禀相爷。相爷正在客厅，同钱塘、仁和二位和县、知府赵风山办理公事。家人进来说：“回禀相爷，现在有灵隐寺济公，同着太守衙门两个班头，押着一个贼人，现在府门外求见。”相爷吩咐有请济公，家人来到外面说：“我们相爷说了，衣冠不整，在客厅恭候，有请圣僧！”罗汉爷往里够奔，相爷降阶相迎，赵太守打恭，谢过济公给婢母把眼治好。来到里面落座，钱塘知县、仁和知县二人不认得济公是谁，一看是个穷和尚，“怎么相爷太守这样恭敬他？”心说：“这穷和尚有什么能为？”见济公与相爷分宾主落座，先谈了几句闲话，叙了离别。秦相说：“师父，我听说你老人家走在道路上，

把贼拿来？”济公说：“可不是，我听说相府失盗，案情紧急，我捎带着把贼拿来。”秦相一听，心中甚为喜悦，吩咐家人把贼给我带上来。下面答应，到了外面说：“相爷吩咐把贼人带进去审问。”柴元禄、杜振英二人，先把贼人包袱搜出来，还有单刀一把，留在外面，把贼人带进去，跪在厅房之外。秦相立刻问道：“下边跪的是何人？通上名来！你把我玉镯、凤冠偷去，卖在哪里？从实说来：”不知贼人如何招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九回 秦相府太守审贼 如意巷刺客捉拿

话说秦相一问那人叫何名，所偷物件放在哪里，那人说：“小人姓刘名二，乃西川人，做小本经营为业。只因今日要回家，走至大街，不知为何，官人把我拿来。至于玉镯、凤冠，小人一概不知。”秦相一听，向济公说：“圣僧，他是做小本经营之人。”和尚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大人不是问案之人，可派赵太守问问此事。定然明白。”秦相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来，太守你可问问此案。”赵凤山立刻到外边廊下，摆了一张桌儿，叫把贼人带过来，问道：“你既作小本经营，来把他所带物件拿上来看。”下面答应，立刻先把包袱刀都全呈上。太守说：“你这刀是做何使用的？”刘二说：“那是我走路防身之用。”太守问：“你做什么小本经营？”刘二说：“我卖鲜果子为生。”正问着，只见和尚过来说：“我问你，这小包只是什么物件？”刘二说：“是随身所用之物。”和尚把包袱打开一看，有两件衣服，翻到底下，有一双新袜子。和尚说：“你既做小本经营，还穿新袜子？”太守一听，这不像话，也不好答言。刘二说：“回禀老爷，我做小本经营，有钱买一双新袜子，也不犯法。”和尚往袜子里一掏，掏出一个包来，打开一看，是一颗大珍珠。和尚说：“你穿袜子不犯法，你这珠子是哪里来的？”刘二吓的颜色更变，说：“回禀老爷，那珍珠是我捡的。”秦相在那边看的明白，这颗珠子是凤冠上的珠子，叫家人把珠子拿过来细看，果然不错，说：“圣僧，这颗珠子是我失去的凤冠上的。”赵太守一听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你这厮，大概我不打你，你也不实说！”秦相府这里有的是竹棍，吩咐手下人打，刚要拉下去要打，吓的刘二说：“大爷不必动怒，我实说。小人姓刘名昌，绰号叫野鸡溜子，原本在西川路绿林中当小伙计跑道。这颗珠子并不是小人所偷的，原本是今天早晨，有一个西川路的大盗，叫华云龙，外号叫乾坤盗鼠，同着一个铁腿猿猴王通，他二人先在尼庵采花，后在饭馆杀人，又到秦相府盗的玉镯、凤冠，旧日我伺候过他们二人，今天他们二人给我的，叫我回西川，说这颗珠子能值四五百两银子，叫我卖了，可以做小本经营，也够我吃的了。今天我方要出钱塘门，不想被二位公差把我拿来，这是已往从前真情实话，并无半句虚言。”太守说：“这华云龙、王通在哪里住着？你定然知道。”刘昌说：“他们两个人原先在兴隆店住着，他现在搬了，小人我可不知道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太守，把他交钱塘县钉镣入狱，这案总算破了。相爷，赏他们原办。”相爷吩咐家人拿五十两银子，赏给柴元禄、杜振英，钱塘县地面官人帮着送来，每人赏他们二两银子。柴元禄、杜振英谢了赏，把刘昌带下去。秦相说：“圣僧，这个华云龙现在哪里？求师父可以帮着拿了，本阁过了事再谢。”济公说：“我给你算算他在哪里。”秦相说：“甚好！”和尚说：“你拿八锭金子来，我拿金子算。”秦相立刻吩咐家人，“到帐房取八锭金来。”立刻家人取来一两一锭八锭，交给济公。和尚搁在桌子上，嘴里咕哝咕哝也不知念些什么，念完了把金子带起来。和尚说：“仁和县的知识县呢？”秦相说：“现在外面。”立刻把仁和县知县叫进来。和尚说：“贵县你手下有一位班头田来报，给我叫来。”知县吓的颜色更变，也不知什么事，说：“不错，有一个田来报。”济公说：“给我叫来。”知县也不知济公什么心意，心中辗转，又怕田来报窝藏着盗玉镯、凤冠的贼人，赶紧派人把田来报叫来。此时田来报正同万恒山在班房说话，外面进来一个伙计说：“田头，了不得了，现在盗玉镯这案破了，拿住一个贼叫刘昌，招出盗玉镯的贼，一

一个叫乾坤盗鼠华云龙，一个叫铁腿猿猴王通。秦相叫灵隐寺济公给占算，这两个贼人落在哪里，济公占了半天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叫咱们老爷提说，叫你去有话说，把老爷都吓了一跳，也不知什么事，老爷派我叫你来了。”田来报一听，愣了半晌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了不得了！万贤弟，咱们哥俩知己相交，我这一去，倘有舛错，我家有老娘，有你嫂嫂，无人照管，你要多多的照应。”万恒山一听这话，诧异其中有因，万恒山说：“田兄长，你说这话从何而来？”田来报说：“你也不必问，少时你便知道。”站起来跟着来人，直奔相府。到了相府，往里回禀，把田来报带到，济公吩咐把他带进来。田来报来到里面，先给秦相济公行礼，然后给大众行完礼，往旁边一站，和尚过去说：“田来报你来了。”过去伸手，把他拉到厅房之内说：“你把这顶缨翎帽给我摘下来。”田来报一想：“要革我这个头役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把这皮挺带解下来，把青布衫脱下来，把靴子脱下来，把汗褂脱下来。”田来报一听，说：“师父，你叫我把衣服都脱下来做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叫你脱下来有好处，我问问你，这顶头巾值多少钱？”田来报说：“大约卖去得两吊钱。”和尚说：“不多，你这件青布靠衫多少钱买的？”田来报说：“也得两吊五百钱，连皮挺带汗衫靴子也得两吊五百钱。”和尚点了点头，吩咐家人去到帐房称二百两银子来。家人知道济公是相爷替僧，遂不敢违背，立刻取了二百两银子，交给和尚。济公一只手拿着二百两银子，递给田来报，田头接过，和尚说：“你拿去罢！”田来报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拿了二百两银子，出了相府。刚一出来，见万恒山在府门口站着，万恒山一看，田来报帽子衣裳靴子都没有，就剩了一条单裤子，赶紧问道：“田大哥，你的衣裳哪里去了？”田来报说：“衣裳卖了。”万恒山说：“卖了多少钱？”田来报说：“二百两银子。”就把方才之事一说，万恒山说：“你问问还要不要，我还有一身衣裳。”田来报说：“我不能再进去。”万恒山说：“田大哥你方才说的话甚凶，又说叫我照看老娘，照看嫂嫂，倒是什么事情？”田来报说：“你好粗心，咱们两个人做的事你忘了？当初兵围灵隐寺，锁拿济公，不是你我把济公诓到秦相府？我怕他记恨前仇。”万恒山这才明白，二人拿着银两回去。此时秦相见和尚留下田来报的衣裳，给了二百两银子，也不知是什么心思，刚要问和尚，济公说：“大守哪去了？”秦相说：“现在外面。”济公说：“请进来。”赵大守进来说：“师父，你呼唤我有什么吩咐？”和尚说：“你把你乌纱帽摘下来，蟒袍脱下来，玉带解下来，靴子脱下来。”秦相一想：“这倒不错，二百两银子买了一身，又买这身，这身衣裳得花二千，倒看和尚怎么样？”赵太守说：“圣僧不要诙谐，我非田来报可比，他是个头役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脱下来，自有好处。”赵太守无奈，只好脱下来。和尚说：“太守，你把田来报的这缨翎帽戴上，穿这件青布靠衫，穿这双布靴子。”太守就穿上，真就像头役了。和尚说：“太守，我叫你穿这身衣裳，你知道为什么不知道？”赵太守说：“弟子不知。”济公说：“你可知道盗玉镯的贼人临走留下诗句，末句有‘派着临安太守拿’的一句，我派你去拿贼。”赵太守说：“我如何能拿得了？自有差役人等去办案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帮你去拿贼，你带上柴元禄、杜振英、雷世远、马安杰四个人，今天三更至五更，我要把贼人拿来。”回头说：“相爷今天你可别睡觉，三更至五更，我把贼拿来，要审问盗玉镯贼人的口供。”秦相点头。和尚带着赵太守、四个班头出了秦相府，够奔大街。赵太守跟着和尚，直绕了一趟四城，天有二更，赵太守说：“师父，倒是上哪去？我实在走不动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到了。”

来到一条巷口，地名叫如意路，西边有一个更棚，里面墙上有一个黄磁碗点着灯，阴阴惨惨，打更的枕着梆子睡着的。和尚慢慢进去，拿半头砖，把梆子抽出来，替上半头砖，打更的也没醒。和尚告诉柴元禄、杜振英，叫打更的就说大人下夜，柴杜二班头进去一叫，打更的睡的迷迷糊糊，拿起砖头出来。和尚问：“几更天了？”打更的要打梆子，一瞧是砖，吓的惊慌失色。和尚说：“你不用害怕，我告你。”就附耳如此这等，打更的点头。和尚把梆子给了他，带着五个人来到一家门首，和尚用手一指，说：“要拿盗玉镯的贼，就在此门内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回 捉贼人班头各奋勇 办海捕济公出都门

话说济公带着五个人，到了如意巷路东，有一座大门。和尚说：“要办案，就在此地，柴头、杜头你们二位，在门缝北边站着，雷头、马头你们二位，在门缝南边站着。”四位班头说：“师父做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四位隔着门，由门缝往里吹气，就把贼吹出来。”这四个人也不敢不信，只好就得听和尚吩咐，上前用手拍门说：“开门来！开门来！”连拍了数下。里面门房有两个二爷，正在屋里要睡觉，听外面叫门，这个说：“你瞧瞧去。”这位二爷素来是胆子最小，点上白蜡，捻出来刚要扮门缝往里瞧，觉着一阵冷风，蜡烛也灭了，吓的拨头就走。屋中这个家人说：“怎么了？”这个说：“黑古隆洞，毛毛轰轰鬼吹风。”两个人正说，又听外面嚷：“开门！开门！”吓得这二位二爷也不敢出来开门。正在这番光景，里面老爷出来了。书中交代，这家主人，原本姓杨名再田，原任做过四川成都府正堂，因丁母忧，回家守制。今天正在书房，听门外喧哗，叫童子掌下灯光出来，叫手下开门，把门开开，一看门口站着几个官人，这个时节，济公早隐在一旁蹲着。赵太守一见大门开了，由里出来一人，头戴青四楞方巾，身穿蓝袍，腰系丝绦，篆底官靴，面如三秋古月，三绺黑胡须飘洒在胸前，赵太守一见认识，赶奔上前说：“原来是大哥，此时尚未睡觉？”杨再田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什么人敢跟我呼兄唤弟？”赵太守说：“小弟赵凤山，莫非兄长就不认识了？”这二人本来自幼同窗，又系同年，又是知己相交，今日见赵太守这样的打扮，黑夜的光景，没瞧出来，故此这样一问。听赵太守一说名字，杨再田说：“贤弟，拿着你堂堂的，怎么扮做这个样子？岂不失了官体，自讨下流。再说要被御史言官知道，定必奏参。”赵凤山说：“兄台有所不知，只因秦相府失去玉镯、凤冠，有灵隐寺济公长老拿住贼人刘昌，审问出盗玉镯的贼人叫华云龙、王通，故此叫我改扮出来拿贼。”杨再田一听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贤弟，你我乃念书之人，怎么也信服这攻乎异端，怪力乱神之事？和尚妖言惑众。”赵凤山说：“兄长不要如是，济公跟着我来办案。”济公站起来说：“赵太守，咱们在他这里歇歇坐坐再走可否？”赵太守说：“小弟我欲在兄这里歇息，叫我这几个人就在门房等候。”杨再田说：“请！”二人说着话往里走，和尚后面就跟着。院中北上房暗五明三，东西各有配房，和尚绕着头里进去，在上首椅子上坐，杨再田一看，大大不悦，心里说：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，他连身体都不顾。”心中虽不悦，是不好说。进来落座，赵太守说：“我也忘了给你们二位引见。”杨再田说：“不用引见，我已知道了。”吩咐家人倒茶。和尚说：“不用倒茶罢，摆酒！”杨再田故作未闻，问赵太守拿住的刘昌，审出来的贼人，是哪的人？和尚说：“摆酒呀！”赵太守把秦相府的事，述说一遍。和尚说：“摆酒呀！”二人这里谈话，和尚一连说了十几声，赵太守实忍不住了，说：“兄长，小弟也饿了，有什么吃的？预备点。”杨再田说：“方才和尚说，我已听见了，只因舍间酒菜不齐，不敢奉敬。既是贤弟饿了，来预备。”一句话把酒菜摆上。和尚也不让，拿酒壶就斟，和尚说：“咱们一见如故，不要拘束。”喝了两

---

正堂：即知府、知县。

守制：旧时父母或祖父母去世，儿子或孙子须谢绝人事，做官的解除职务，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，叫作“守制”，意思指“遵守居丧的制度”。

三杯酒，杨再田存心要试探和尚，杨再田说：“和尚你既善晓过去未来之事，我有一事奉求。我自己把我的生日忘了，不记的哪年哪月所生，求你给占算占算。”和尚说：“那容易，你是某年某月生辰，今年五十八岁。”杨再田一听，直对。素常他本不信服妖言惑众。今天和尚真对说了，又说：“和尚，你给我相相面，多怎能好？”和尚说：“你可别恼。”杨再田说：“是君子问祸不问福，只要说真情实话。”济公哈哈一笑说：“大人，你气色不好，此时印堂发暗，眼光已散，脖子是裂了纹了，今夜三更，定有掉头之祸。”杨再田一听，问道：“我今夜三更准死，有何为凭据？”济公说：“今有你本宅家人，勾引外来贼寇来杀你。”杨再田说：“我哪个家人？”济公说：“你把众家人全部叫来，我一看就知道。”杨再田立刻吩咐家人都来。这宅内总有二十七名男家人，九名仆妇丫环，于是男家人全来至书房以外，都站在那里。和尚一看，按名内中有一个三十五六岁家人，五官清秀，和尚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人说：“叫杨连升。”乃是老家人杨顺之子，为人忠厚。济公说：“你勾引贼人外来，今夜来杀你家主人。”杨连升一听，把脸一沉说：“和尚，你可是搬弄是非。我自幼受主人之恩，今日如何做出这样无礼之事？你说无凭无据之话。”济公说：“你别生气，我问你，今一早你扫大门之时，有一人向门里只瞧。你问他找谁？他说‘贵宅是作过成都府正堂杨大人吗？’你就说是，对不对？”杨连升一听和尚之言，想了想说：“不错，早晨虽有此事，我也没勾引贼来杀人家主人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一告诉他，是作过成都府正堂杨大老爷，他是你家主人仇人，今夜准来，与你无干。”杨再田半信半疑，自己又害怕，听见和尚问家人不是谣言，可就说：“圣僧，这件事应如何办法呢？”济公说：“杨太守放心，我等今来此，就为此贼而来。把我带来四个头役叫进来，我有话吩咐。”杨再田立刻派人把四个班头叫进来。济公说：“柴头、杜头你二人在东厢房廊下埋伏，雷头、马头你二人在西厢房廊下埋伏，候至三更以后，由东边来一贼人，等他落于地下，你四人过去，各摆兵器，把他围住拿获，杨太守自有重赏。”四人出来，分两边埋伏。那雷世远可说：“马二兄，咱们合柴、杜同衙门当差，今日他二人得了五十两银子，理应让让你我才是，他二人不但不让，连说一句也没说。今夜贼来之时，他二人过去，你我别过去，他二人捉了贼人，叫他二人进去领赏。他二人如不行，那时你我二人过去捉贼，得了赏也是你我二人均分，不能分给他二人。”马安杰说：“有理，就依你罢。”二人暗暗计议，不知不觉天有三更时分，不见动作。那边柴、杜二人也暗暗说：“天到这般时候，怎么不见贼来呢？莫非济公算的不灵？要是贼人不来，今夜看济公该如何？”二人正说之际，只听院中“咣”的一声，落下一个问路石子，后面随下一人，身穿夜行衣服，臂插单刀，身高八尺以外。方落下来，柴元禄、杜振英二人飞身窜下来，说：“呔！贼人休走！我二人在此等候多时！你今日可是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闯进来。”摆刀就剁。那贼人哈哈一阵冷笑，说：“好，杨再田你有防备，我叫你防备一年，早晚我二太爷必来取你首级。”拉出刀来，合柴杜二人杀在一处。两个班头见贼人刀法纯熟，武艺精通，实不能拿他。那铁尺到了贼人至命之处，不敢往下落，怕伤了他的性命，贼人刀可往二位班头致命处上剁。柴杜二人只累的力尽汗流，不见雷世远马安杰出来帮助动手，柴头真急，口中说：“济公，你老人家快出来罢，我二人可不行了。”济公在屋中答言说：“我出去。”从里面出来。贼人一见，透些慌张，往旁边一闪，说：“今日我饶你二人不死，改日再会罢！”

飞身蹿上房去。柴杜二人说：“不好，贼人逃走了，济公快念咒罢！”和尚说：“可以。”冲走贼人，用手一指，口中念六字真言。“唵，嘛呢叭 吽！唵，敕令赫！”那贼人从房上一滚，落下院中。柴杜二人过去，立刻先把贼人按住，把刀夺过来，捺于地下，绑好了抬至上房屋中。杨再田一看，果然长的雄壮，问道：“贼人，我与你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如何前来行刺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说来！”那贼人愣了半晌，抬起头来说：“可恨，可恨，别无话说，我也命该如此。”杨再田说：“你与我有什么仇，前来杀我？快些说来！如不然，我要重重责罚你。”贼人说：“不要动刑，我说。”从头至尾，如此如此，说了一番。要知说出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一回 救义仆同赴千家口 见拜弟各诉别离情

话说杨再田在书房内问刺客名姓，那贼人说：“我姓华名云龙，绰号人称乾坤盗鼠，乃是西川人。”赵太守说：“兄长不用问了，我把他带到秦相那里，听候相爷办理。”杨再田过来谢了济公，说：“要非圣僧来此，吾早为泉下人矣！从今我再也不敢不信服僧道了。”从新又另整杯盘，给和尚斟酒，只吃到东方发晓，鸡鸣三唱。天色大晓，外面声音一片，门上人进来回话说：“今有太守衙来轿接大人，在外边伺候。”不多时，只见赵福、赵禄二人，拿着衣包进来。赵太守立刻换了衣服，问：“何人给你等送信，知道我在这里？”赵福说：“是如意巷的更夫李三，奉济公之命令，一早给我们送信，叫我等在这里杨宅迎接大人。”赵太守一听这话，心中这才明白，立刻把衣服换好。问济公：“是坐轿是骑马？”济公说：“太守你先押解贼人去，我随后就到。”太守立刻告辞，出来上轿，杨再田送出到外面。柴元禄、杜振英、雷世远、马安杰四位班头，押解着贼人直奔秦相府，有人往里面回话。秦相自从和尚同太守走后，在书房直等到四鼓以后，不见和尚到来，身觉劳乏，眠在床上，和衣而卧。少时天亮，起来净面吃茶，方用过点心，只见家人进来回后说：“回禀相爷，现在赵太守带领班头，将贼人拿来，在府门外听候示下。”秦相说：“先把太守请进来，随后把贼人带上来。”家人到外面说：“相爷有请！”赵太守来到里面，给秦相行礼，将昨夜晚在如意巷口拿贼的事，多蒙济公将贼人拿获，一一述说一遍。秦相立刻吩咐将贼人带上来，两旁人答应，将贼人带到。秦相一看这贼人，比刘昌更透雄壮，穿着一身夜行衣服，怒目横眉。秦相说：“你姓什么？叫什么，哪里人氏？将我的玉镯凤冠盗去，放在何处？趁此实说，免得皮肉受苦！”下面贼人说：“大人不便细问，我是西川人，我叫华云龙，玉镯、凤冠是我盗的。”秦大人说：“你卖在哪里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我卖给过往客商，不知名姓，卖了一千三百两银子，被我随后将银子花了。”秦丞相一闻此言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我的传家之宝，竟被你盗去。”正在动怒，要打贼人，外面有人进来回禀：“济公禅师到！”秦相吩咐有请。书中交代，怎么济公到来晚了？只因济公由杨再田家中出来，出了如意巷，刚来到大街，只见一人拿着果篮，直奔向前，跪倒行礼，口称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一向可好？”济公用手相搀，原来是探囊取物赵斌。济公说：“徒弟你跟我来，我有话说。”赵斌说：“我今天刚到果子市，买点果子要做小本经营，师父有何话说？”济公说：“你跟我到酒铺喝盅酒。”赵斌点头，跟着济公来到酒铺，要了两壶酒。济公说：“赵斌，我看你这几日印堂发暗，气色不佳，我给你八锭黄金，你自己拿家去，余米买柴，过百日之后，再作买卖。”说罢把那八锭黄金取出来，交给赵斌。赵斌谢了圣僧，给了酒钱，二人出了酒馆，济公直奔秦府而来。到了门首，家人回禀进去，秦相叫请，和尚到了里边，见相爷正自审问贼人。济公说：“大人可曾问明了口供？”秦相说：“今已问明了，他叫华云龙，盗我玉镯、凤冠，卖给不知名姓之人，把我两种宝贝失迷了。”济公说：“贼人名叫华云龙，你别不要脸啦！你那样人物，连真名姓多没有吗？说姓华为是发财呀？”贼人一听，把眼一翻说：“和尚，你真是我的对头冤家，我打算替华二弟打一脱案，要招出我的案来，我也是死，不想和尚认识我。”大人说：“你姓什么叫什么？倒是怎么一段缘故？讲来！”贼人说：“我姓王

名通，乃是西川人，家住在成都府。因为我家兄在成都府，当一书办，因为使了二百两赃银，被杨再田收监入狱，置之死地。那时我正在外面流落，后来我回去，才知我家兄已死了。我要找杨再田报仇，不想赃官已然丁忧回籍，故我找到临安来。在酒楼，遇见华云龙，他也是西川人，绿林的朋友。我二人见面，就住在城隍山下刘昌家中。因为游城隍山，遇见一个带发修行的少妇，华云龙一见美色起意，晚间入乌竹庵意欲采花，不想因奸不允，他将那少妇杀死，又将老尼姑砍倒。他回到寓所，一告诉我，我就替他担惊。我二人次日到泰山楼喝酒，因为口角相争，他一刀把静街太岁秦禄杀死。后来我同他在酒楼吃酒，我劝他不可这样胡闹，倘被官人拿获，岂不有性命之忧？他说我胆小，他要做惊天动地事，要杀秦相。我又用话一激他，我二人晚间就来到秦相府。他到了相府，盗了奇巧玲珑白玉镯，十三挂嵌宝垂珠凤冠，他在粉皮墙题的诗，所有的事，都是他一人做的。”旁边也有先生写了招供，写完了，呈与秦大人过目。秦相一看，自己这才明白，问道：“王通，现在华云龙他在哪里住？你必知情。你如要说了实话，我必要从轻办你，你如不说实话，我必要重办你。”玉通说：“大人不必生气，我同华云龙原先是一处住，也不住店，或是庙宇钟楼鼓楼，或大户人家花园僻静之处存身。自从昨天晌午，听说刘昌犯了案，他不敢在临安再住。我二人商量好了，他到千家口通顺店去等我，不见不散，准约会我那时去，我二人同回西川。”秦相听明白，问：“济公，这此事如何办法？”济公说：“大人派人拿去罢。”秦相说：“手下官人如何拿得了这样贼？还是师父慈悲慈悲罢！”济公说：“我去拿也行，有功就得赏，有过就得罚，大人先赏二百两银子，给柴元禄、杜振英，他二人办此贼有功。再给二百两银子盘费，大人办一套海捕公文，相谕我带他二人去拿贼，先把王通交钱塘县钉镣入狱，不准难为他，候把华云龙拿来，当堂叫他二人对质。”秦相说：“甚好。”立刻叫太守回衙门，给办海捕公文，相爷亲笔标了相谕。和尚说：“柴头、杜头你们二位班头去跟和尚去办案，别穿这在官应役的衣裳，你们两个人改扮做外乡人的样，好遮盖众人的眼目。”两位班头点头答应，跟太守回衙门。太守办好文书，柴头杜头到街上买了两身月白粗布裤褂，左大襟白骨头钮子，两只岔配鞋，二人装扮起来，把官衣包在包裹之内，带着文书，来到相府。济公已吃完早饭，二班头领了相谕、盘费，秦相说：“师父这一到千家口，如将贼人拿获了，三衙门领一千二百两银赏格外，也是一种喜事。”济公同二人出了府门，往前行走，只见桃红柳绿，艳阳天气，野外芳草一色新。和尚信口作歌：

堪叹人为岁月荒，何时得能出尘疆？从容作事抛烦恼，忍奈长调远怨方。人因贪财身家丧，蚕为贪食命早亡。诸公携手回头望，元源三教礼何长！才见英雄邦国定，回头半途在郊荒。任君盖下千间舍，一身难卧两张床。一世功名千世孽，半生荣贵半生障。那时早隐高山上，红尘白浪任他忙。

和尚唱罢山歌，说：“二位头儿，你二人快走！华云龙在前边树林之内上吊哪，他要一死，亦不能拿他去了。”柴杜二人一听，立刻答应，飞身上前。快跑了有五六里之遥，果然见前边一树林，有一人正在歪脖树上拴套。柴元禄一瞧，说：“不得了，了不得！要是贼人一上吊，这一千二百两银子的赏，也不用要了，差事亦不要办了。”自己赶紧脚底下加劲，往前跑到树林，那人早已吊上。柴元禄急了，双手一抱，竟将贼人捉住。要知后事如何，

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二回 美髯公拜请济公 会英楼巧遇贼寇

话说柴元禄过去把上吊人抱住。杜振英追来一看，说：“大哥你把华云龙拿了？”柴元禄低头一看，说：“这是华云龙的老爷。”杜振英说：“怎么？”柴元禄说：“你看这个人胡须都白了，他这大年纪还采花么？”两个人就把这老丈扶起来，一个捶腰，一个呼唤“老丈醒来！”缓了半天，这老丈缓过一口气，一睁眼瞧了瞧，老丈反勃然大怒，说：“两个小辈，放着道路不走，多管闲事！”柴头等老头骂完了，说：“老头你真不讲理，要比我两个人在这里上吊，你瞧见了，你管也不管？人焉有见死不救之理？你别瞧我二人穿的衣服平常。你这大的年纪，为什么事情行这样愚志？是为银钱，是受人欺辱？你依实细细告诉我二人，或我二人能救得的，可以救你。你骂我二人，我们也不计恼，我问你实因怎么一段情节？”老者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方才我是一时的急火，多多得罪你二人。我倒不是因为别的骂你，我想我的事，细细告诉你二人，你们也管不了，我横竖还得死，你们倒叫我受两遍罪。”柴头说：“你说说为什么事寻死？我二人既说能办就能办。你瞧我们两人穿的衣裳，像村庄乡人，也不是在你面前夸口，说一句大话，勿论什么事，我二人都可管得了。”老丈说：“二位既要问我，二位请坐下，听我慢慢告禀。我本是阜丰县聚花村人，我姓傅名有德。我家主人姓冯名文泰，在安徽泾县做了一任知县。我家老爷是一位清官，两袖清风，爱民如子，病故在任上，官囊空虚，一贫如洗。我同着我家人、公子、小姐，扶柩回归故里原籍。我家小姐给的是临安城的官宦人家，婆家是吏部左堂朱大人，现在来信，婆家要迎娶。我家夫人无钱陪送小姐妆奁，叫我上镇江府，原本我家舅老爷，做那里的二府推官，叫我去要二百两银子，赔送小姐。去到镇江府，一见我家舅老爷，舅老爷一听说我家老爷死在任上，埋怨我何不把我家祖母送到他那里去？倒难为我家人带着儿女过这十分苦日子。我家舅老爷给了我六百两银子，说，五百两给我主母赔送姑娘，那一百两给我，叫我垫办着用，常看我年老受苦辛不易。我怕银子在路上不好拿，我买了十二锭黄金，做了一个银幅子，就带在腰中。我走到这树林子，觉着腹中疼痛，总是在道路上，是白天受暑夜晚着凉。我肚腹疼痛不能走，就在这树下歇息。正在发愁，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，手中拿着一条绳子，问我为何坐在树下不走？我说，‘我肚腹疼痛的厉害。’他过来给我两颗痧药万金锭，我吃下去，觉着一行动，就睡着了。后来我醒来一看，那男子踪迹不见，那条绳子在地下放着，我一摸腰里十二锭黄金银幅子都没有了。二位想想：我回去见了我家主母，怎么交代？我家夫人本来家寒，又要赔小姐，急等用钱。我有心再回镇江府，见了我家舅老爷，也是无话可答，我说：‘罢了，还许我家舅老爷不信。’我左思右想，是前进无门，后退无路，莫如我一死倒也干净，也就管不了我家夫人的事了。二位虽是好意救了我，我还是得死，岂不是受二遍罪？”柴、杜二位一听，就知道这是济公的取巧，支使我两个人来救人，哪里有华云龙？柴、杜一想，“我二人何不给和尚找点麻烦？”想罢，说：“傅有德，你别死，回头由南边来了一个穷和尚，你过去揪住他，跟他要银子。他不给银子，不叫他去，叫他给你想主意。”傅有德说：“甚好。”正说着，只见由北边来了一个穷和尚，一溜歪斜，脚步仓皇，来者正是济公。一边往

前走，和尚信口说道：“你说我疯我就疯，疯颠之症大不同，有人学僧疯颠症，须下贫僧酒一瓶。”口中正自唱歌。柴元禄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快来。”傅有德一看，是个穷颠和尚，衣服褴褛。和尚过来问：“二位，这是何人哪？”柴、杜二人把上项事细述一番，济公问道：“你二人有六百两银子哪？”二人说：“没有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两人既没有六百两银子，怎么能救得了傅有德？不是无故的找事。你们两个人现有多少钱？”柴头、杜头说：“我们两个人，就是这二百两银子盘费，别处并无一文钱。”傅有德一听这三个人说的话，自己一想，“我丢了银子，何必为难他们？”自己想罢，说：“你们三位不用管。”和尚说：“焉有不管之理？我方才已听明白两人说了，来罢！我给你把套拴上，你好上吊。”柴头、杜头说：“师父你老人家说这什么话？你叫我们来救他的，你老人家怎么又不管？总得想主意救了他才好。”和尚说：“事既是如此，傅有德你跟我们走罢，直奔千家口，你瞧有人大喊一声奔我来，那就是你的财了。”傅有德说：“就是罢。”三个人跟着济公，出了树林，一直往千家口走。还有四五里之遥，和尚一边往前走，口中说道：

你会使乖，别人也不呆，你爱钱财，前生须带来。我命非你排，自有天公在。时来

运来，人来还你债。时衰运衰，你被他人卖。常言道，“做善好消灾”，怕你无福难担待。

使机谋把心胸坏，一任桑田变沧海。

和尚唱着山歌，正往前走，忽然问由打千家口的村头，有人大喊一声说：“圣僧长老，你老人家可来了！弟子找你老人家，如同钻冰取火，轧沙求油。”后面还跟着一位，两个人跑到济公跟前，双膝跪倒。二班头一看，认识这二人。前头这位身高八尺，膀阔三停，头戴粉绫红缎软帕袖巾，绣团花分五彩，身穿粉绫红色箭袖袍，腰系丝绦，薄底快靴，面如白雪，两道细眉，一双大眼，裂腮额。后面跟定那位，头戴宝蓝缎色扎巾，身穿宝蓝缎箭袖袍，腰系皮挺带，薄底快靴，面似淡金，重眉阔目，三山得配，五岳停匀，海下一部黄胡须遮满胸前，外披一件宝蓝缎英雄大氅，这个乃是美髯公陈孝。前头一位，姓杨单名猛，外号病符神，这两个人乃是保镖达官。只因保着一支镖上曲州府，客人王忠住在千家口通顺店，忽然王忠得了禁口痢疾，忙请了一位先生来调治，又把药用反了，病症一天比一天沉重。王忠在床上睡着直哭，想起家里的父母，自己有病，在这里又无至近的亲人，带着三十万银子办货，倘如口眼一闭，原做他乡的怨鬼，异地的孤魂。杨猛、陈孝这两个人是忠厚人，看客人病的沉重，又是孝子，打算赶紧请先生给他治好了病。千家口这里，又没有高明医士，两个人去到灵隐寺问济公。到庙中一问，说济公并未在庙里，细细探听，说济公被人请到昆山县去治病。杨猛、陈孝二人无法，庙中留下话，仍回天兴店内等候。等了两天，也不见济公来，二人心中甚为愁闷，今天出来闲步，偶然听济公口唱山歌而来，杨猛大喊一声，二人过去行礼。和尚说：“你二人从哪里来？”陈孝就说：“客人病在店中，到灵隐寺去请你老人家，没见着，我们也不能走，求师父慈悲慈悲罢！”和尚点头说：“你二人起来！”柴头、杜头也认识，说：“二位达官从哪里来？”陈孝一瞧，是二位班头，陈孝也乐了，说：“二位为何这样的打扮？”柴头说：“我们出来私访办案。”这几个跟着济公进了村口，是南北的街道，东西有铺户，路西有一座酒楼，和尚站住不走了。此时这六个人是四样心意，柴头、杜头想要办案拿华云龙；傅有德心想有人大喊一声，我这六百两银子得跟他二人要；二位达官想济公来了，好把客人王忠治好，就可以起身；和尚见了酒楼，就想吃酒。说：“众位，我们进去喝盅酒。”大众虽不愿意，也不好

违背，众人同和尚进了酒馆。济公一看是会英楼，心中一动，说：“要捉拿采花淫贼华云龙，在此等候。”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五十三回 绿林贼偏遇路劫 设奸谋画虎不成

话说济公进了会英楼，掌柜的见他衣服平常，是一穷僧，并未逢迎。杨猛、陈孝等五个进来，他连忙过来说：“众位里边坐。”济公站在柜外说：“掌柜的，我也来了。”那掌柜的说：“和尚，你来甚好，里面请坐罢。”六人进去，到了后堂，跑堂的过来说：“你六位上楼还是在哪儿？”和尚问：“有雅座没有？”跑堂的说：“只有一个雅座，方才进去三人，已然要酒菜吃了。你六位上楼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不上楼，我到雅座，把三位让出来如何？”跑堂说：“那不行！”和尚说：“你不要管，我到雅座去。”一掀帘子进去，看见三人正自吃酒，是新拜的盟兄弟，大哥请两个兄弟吃酒。正在谈心，只见外边进来一个和尚，到这里来说：“你们三位在这里吃酒，酒钱我给了，我给你三位再要几样菜罢！”三人都站起来，大哥疑惑和尚合二位盟弟相好，那二人疑惑是大哥认识的，都连说：“和尚不必会帐，你在这里同吃酒罢。”和尚说：“请，请！”自己退身出去了。大哥问：“二位兄弟，这是哪庙里的和尚？”那二人说：“我们不知道，不是兄长的朋友吗？”他又说：“不是。”三人都笑了，说：“这是怎么件事呢？坐下喝罢。”三人方一落座，全都连忙起来，“哼”了一声，大哥说：“我方才一坐，不知什么扎我屁股一下。”那二人说：“叫跑堂的快拿盘来，你这屋中不好，我们挪外间去。”跑堂的可给他们搬出来。济公几人见人家出来，他们就进去。到了里边落座，要了酒菜，摆上喝了几杯，只听外面有人说话，声音宏亮，说：“合字并赤字，啃撒窑儿，把合字赤字窑儿英找孙。”说完，进来三个江洋大盗。书中交代：内中就有华云龙。只因华云龙自临安合王通分手，定准在千家口通顺店内约会，又不见不散，他在通顺店内，人家都当他是一个保镖达官。他往日住在后院上房之中，昨夜晚间他自己吃完晚饭，觉得心神不宁，发似人揪，肉似勾打，叫店中伙计算结店帐，说：“我要走，要有西川姓王名通来找我，你告诉他，我先走了，和他家中相见罢。”伙计答应。他出了店门，天已初鼓之际，走到村外，只见满天星斗，皓月当空，走了五六里之遥，有一座树林，从树林内跳出一人，口中说：

自幼生来心性鲁，好学枪棒懒读书。漂蓬四海免民祸，浪荡江湖临草庐。遇见良善

俺要救，专把贪官恶霸诛。我人到处居方寸，哪管皇王法有无。

说完了八句，把刀一亮，说：“呔！对面行路之人，快留下买路金银，饶你不死！”华云龙听罢说：“对面是合字。”那拦路之人，哈哈大笑说：“我是济字。”华云龙说：“你不是绿林中的合字么？”那人说：“我一概不懂。”说着话，摆刀过来搂头就剁。华云龙拉刀刚要动手，一看这人身高八尺，穿着翠蓝褂，面如蓝靛，发似朱砂，一部红胡髯飘洒胸前，长得凶如瘟神，猛似太岁。这人不自觉把刀还入鞘内，说：“原来是华二哥，从哪里来？因何连夜行路？”华云龙一看，说：“原来是雷二弟，提起来一言难尽。”华云龙就把由江西来到临安，所作所为事一说，只是没提乌竹庵采花之事。书中交代：来者这人姓雷名鸣，原籍是镇江府丹阳县龙泉坞人，也是一位绿林的英雄。他与陈亮是结义的弟兄，二人分手有一年多没见。雷鸣去到陈家堡找陈亮，陈亮家中人说：“陈亮已上临安去了。”雷鸣一听，心中甚不放心，要到临安去找陈亮。今天走在半路之上，见对面来了一个夜行人，雷鸣故意由树林蹿出来，亮刀截住，过来一看是华云龙，二人这才行礼毕，叙离别之情。华云龙说：“雷二弟，你方才念的八句诗词，是你自己做的吗？”雷鸣说：

“不是，这是杨明大哥做的。华二哥你在临安，可见着陈亮？我正要去找他呢。”华云龙说：“我倒没有见过陈亮。依我说，你别去找他，因我在临安泰山楼杀了人，秦相府盗了玉镯、凤冠，你要一去，恐怕人家瞧见你行迹可疑，把你办了，倒多有不便。”雷鸣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到临安没事便罢，倘若我要失了脚，我替二哥打一脱案。二哥你跟我同去，俺们二人在临安盘桓一月，你我一同回江西，也不为晚。”华云龙本是没准主意的人，一听雷鸣这话，自己动了心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雷二弟你我一同走。”二人刚走了不远，见眼前树林内转出一人，过来拦住去路，二人赶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圣手白猿陈亮。书中交代：陈亮自从前者济公要给开水浇头，切菜刀落发，吓的陈亮跑了，他就在临江城找了个僻静的店里住着。华云龙在临江城所做所为的事情，陈亮都知道，后来听说拿着野鸡溜子刘昌，济公奉命出都办案，陈亮才要追下华云龙送信，叫他远奔他乡。不想今天走在这里，遇见雷鸣、华云龙，三人见面行礼，坐在就地，各叙已往从前之事。无光已亮，陈亮说：“你们先到千家口沐浴净身，吃点东西，商量着再走。”华云龙点头，三个人一同来到千家口，沐浴净身，吃点心。喝了点茶，天已正午，三人要去吃酒，来到会英楼，华云龙说：“瞧见有翅子窑的鹦爪孙，留点神。”济公在雅座早已听见，和尚也未出来。三人上了酒楼，一看也干净，要几样冷荤菜，干鲜果品，烧黄二酒，只要好吃，就得不怕钱，跑堂的立刻到柜上要了酒菜。不多时摆好，三人吃酒谈话，真是开怀畅饮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雷鸣告诉华云龙说：“不必走，临安没有办案之人便罢，若要有办案之人，自有我认帐，管叫他来一个拿一个，来两个拿一双。”陈亮一听，说：“二哥，你别大意。现有济公长老，带着两个班头，要捉拿华二哥，那济公善晓过去未来之事。”雷鸣一听，哈哈大笑说：“陈老三，你怕和尚，我不怕和尚，凭他这三人要捉拿华二哥？不是我说句大话，二百官兵围上，也捉不住他。”陈亮说：“兄长你有所不知，我告诉你罢，那济公长老神通广大，法术无边，要用手一指，就不能动转。”雷鸣一听此言，拍案大嚷说：“陈老三，你真气杀我也！你这是长和尚的威风，减咱们弟兄的锐气。这个和尚不来便罢，他要来时，我先把他杀了。要不然，你二人在此等候，我到临安去访问灵隐寺，把这和尚杀了，方出我胸中之气。”陈亮说：“雷二哥，你趁早别说这个话，你不说倒许没事，你一说也许被济公掐算出来找你，真要一来，你我三人皆逃不了。”华云龙道：“你们二位喝酒罢，幸亏此地没人，要有人听见，多有不便，你我说话总要留心。”雷鸣说：“华二哥，你怕和尚，我不怕和尚。”正在说话之际，楼下就有人叫喊一声，说：“好贼，我就是拿华云龙的和尚来了，我今天全把你们拿住，一个跑不了。”书中交代：和尚在雅座，同着杨猛、陈孝二位班头、傅有德正在那里吃酒，听外面有人一调绿林中的黑话，和尚就知道是他们三个人来了。容他们坐下，和尚这才由雅座出来，告诉杨猛等几个人说：“我到外面方便。”和尚来到楼梯下，正听见雷鸣那里说大话，和尚这才答言，要上楼捉拿乾坤盗鼠华云龙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四回 显神通戏耍雷鸣 舍妙药义救王忠

话说济公在楼下一答，楼上华云龙是惊弓之鸟，贼人胆虚，一纵身跳出楼窗，竟自逃走。陈亮一听，说：“二哥你看如何？我说不叫你说，你看来了！”雷鸣伸手拉刀，奔到楼门，往下一看，见和尚衣服褴褛不堪，长着二寸多长的短头发，一脸的油泥，登楼梯正要上楼。雷鸣举起刀来，打算和尚一上来，用刀将和尚劈下去。和尚一抬头，早瞧见他，用手一指，口念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 吽！”用定神法，把雷鸣定住。济公上得楼来，由雷鸣旁边过去。陈亮一见，赶紧行礼说：“师父，一向可好？”和尚一瞧，说：“亮儿，你在这里，好呀！”陈亮说：“弟子在此等候多时，师父你来喝酒罢！”和尚过来坐下，陈亮斟了一杯酒，和尚端起来就喝，陈亮过来说：“师父，慈悲慈悲罢！把定神法撤了罢！要是有人看见，成什么样子？”和尚摇头。正在这番光景，只听楼下一声“哎呀！咕噜噜，哗啦啦，扑咚扑咚”，原来是跑堂的拿油盘托着菜，心中想，“楼上这三位大爷很富豪，要好好伺候，必多得酒钱。”拿着菜刚一上楼梯，猛抬头一看，见这位蓝脸红须，举着刀像欲杀人的样子，跑堂的一吓，手脚一软，油盘也打了，他也翻身栽倒，滚下楼梯，上面陈亮听见，又求师父说：“师父，你快把定神法撤了罢！叫人瞧见，实不是样子。”济公说：“便宜他。”用手一指，“你过来罢！”雷鸣这才能转动，方才心中明白，心中说：“这个和尚可不好惹，我先把刀还入鞘内，我再算计他。我过去嘴里跟他说好话，跟他坐在一处，冷不防给他一刀，把他杀了，就算给我华二哥报了仇，叫他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”想罢，过来跪倒，给济公磕头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既是我拜弟陈亮的师父，如同我师父一样，方才我一时间蒙昧无知，求你老人家恕罪。”陈亮一看，心中甚为欢喜，想：“我二哥倒是好人，知过必改。”陈亮这才说：“师父，我二哥知错认错，你老人家看在我的面上，饶恕他罢！”和尚说：“你起来罢！”雷鸣站起来，就坐在和尚这条板凳上，和尚站起来，就躲到那边去了。陈亮说：“师父为什么躲开？”和尚说：“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，冷不防一刀，不是玩的。”吓的雷鸣心中一惊。陈亮说：“师父，只管放心！我二哥是个粗卤的人，他也决不敢跟师父无礼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也知道。”正说着话，跑堂的上来，向雷鸣说：“大爷，我怎么得罪你了？你拿刀要砍我。吓得我摔下楼去，摔了四个盘子，糟踏了四碟菜。”雷鸣说：“不要紧，回头我照数赔你钱。我是听见楼下有我的仇人说话，我拉刀要下楼，并不是恨你。”把这件事也就遮过了。再一看和尚，只顾跟陈亮说话，也不往这边瞧。雷鸣冷不防拉出刀来要刺和尚，和尚用手一指，又把雷鸣定住。和尚拍桌子大嚷：“好贼人，你要谋害和尚！二位班头快拿贼，贼在楼上呢！”下面雅座众人都听了，柴元禄、杜振英说：“二位达官帮个忙，贼在楼上哩。”二位班头拿着铁尺，蹿出雅座，直奔楼梯。陈孝没兵刃，抄起一把铁铤，杨猛本是浑人，也没有兵刃，他出来一看，正见掌灶的掌通条通火，杨猛跑过去一个嘴巴，把掌灶的打了一个斤斗，夺过铁通条就跑，也奔楼梯上来。楼下众酒饭客，吓的一阵大乱。二位班头同杨猛、陈孝上楼，见和尚那里坐着，旁边一位白脸俊品人物，一位蓝脸红须，瞪着眼拿着刀，跑堂的在旁边站着，别无他人。柴头说：“圣僧，贼在哪里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一嚷，贼即跑了，这是我两个徒弟。二位班头过来，我给你们引见。”用手一指陈亮，说：“这是我徒弟亮儿。”柴头说：“亮爷。”陈亮说：“我姓陈。”柴头说：“原

来是陈亮爷。”和尚又一指雷鸣，和尚说：“这也是我徒弟鸣儿。”雷鸣此时也能动转，说的心里直跳，二位班头过来说：“鸣爷。”雷鸣说：“我姓雷。”二位班头说：“雷鸣爷。”和尚又给二位班头引见了。和尚说：“你们四位下去，在雅座等我。”四个人无法，转身下楼。刚一下楼，掌灶的过来把杨猛拦住说：“这位大爷，我又没有惹你，你把我的通条抢去，一个嘴巴，把我的牙给你打落了。”陈孝过去给人家赔罪，说了许多好话，这才四个人回雅座去。雷鸣见四个人下了楼，把刀还入鞘内，心说：“这个和尚可不好惹，我明着不行，暗着结果他的性命。”站起来答讪着下了楼。来到下面，问：“跑堂的，我们上面吃了多少钱？连雅座的饭帐，及方才你摔的家伙，一共多少钱？”堂官到柜上算清了，雷鸣拿出银子来给了，又要了一个酒瓶子，叫伙计给包上两只熏鸡子，说：“我们回头带着喝。”伙计到柜上要了一个瓶子，打了一瓶酒，将熏鸡子包好，交与雷鸣。雷鸣掏出一包蒙汗药来，放在酒内。书中交待：这蒙汗药可不是雷鸣自己配的。原本是雷鸣由镇江府来，走在道路上碰见一个人，姓刘名凤，外号叫单刀刘凤，原先在绿林中当小伙计，也伺候过雷鸣、陈亮。因为他好赌，胡作非为，把他辞了，有二年多没见。这天碰见雷鸣，刘凤穿着一身华美的衣服，骑着一匹马，一见雷鸣，赶紧翻身下马，过来行礼。雷鸣说：“刘凤你此时在哪里？作何生理？”刘凤说：“我现在开了一座黑店，遇有孤客行囊多，住下我就把他害了，我今是到慈云观去，买了十两蒙汗药。”雷鸣说：“你这十两蒙汗药，能害多少人？”刘凤说：“能害一百人。”雷鸣说：“拿来我瞧瞧。”刘凤由兜囊掏出来递给雷鸣，雷鸣说：“你瞧有人来了！”刘凤一回头，雷鸣一刀，将刘凤结果了，把尸骸捺到山涧之内，带药逃走。今天把药掏出来，放在酒瓶之内，立刻上楼见济公说：“师父，我有一事不明，要你老人家指教。我看这楼上人烟太多，说话多有不便，请师父跟我到后面无人之处细谈。”陈亮叫人来算饭钱，济公说：“不用算，早有人给了，咱们走罢。”三人下楼，和尚向雷鸣说：“拿着咱们那些东西再走。”雷鸣答应，带着酒瓶熏鸡，出了会英楼，一直往北走，到了村口外一二里之遥，前面有一松树林，倒也清雅，当中一块坟地，内有白石桌一块，三人到石桌旁边，把酒放下，雷鸣说：“师父，我请教你老人家，不为别故，我要问你一件事，你老人家是出家人，不应管在家之事。华云龙虽说是贼人，偷的是秦相府，又未上你老人家庙中偷了围桌偏衫五供，何必师父多管？”济公说：“这话不对，我和尚要不然也不拿他。他不应当往我们庙中去，闹到不堪。”陈亮说：“师父，他并未往你们庙中去呀！”和尚说：“没往我们庙中，他可往尼姑庵中去了，毁坏佛门静地，我故此拿他。”雷鸣说：“师父不要提那些闲话，我这里给你老人家预备有酒，你老人家喝酒罢！”和尚拿过来一瞧，又放下，雷鸣就把熏鸡打开说：“师父吃菜罢。”济公说：“这酒我不能喝，主不吃，客不饮。陈亮你先喝。”陈亮拿起来就要吃，雷鸣一把手给夺过来，说：“这是给师父预备的，你不要抢。”陈亮也不知其中缘故，就说：“师父喝罢！”济公接过酒瓶子来说：“陈亮，你可是我徒弟，我是你师父，师徒情如父子。我要叫人害了，你怎么样？”陈亮说：“我必要与你老人家报仇。”和尚说：“你所说这话当真？”陈亮说：“那是一定。”和尚又连说数遍，陈亮说：“师父太烦絮了，你老人家只管放心，真有人害你，我必要给你报仇。”济公说：“就是。”拿起酒瓶子晃了晃，连喝了十数口，和尚翻身栽倒，雷鸣哈哈大笑。不知济公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五回 天兴店施法见贼人 小镇店吃酒遇故旧

话说雷鸣见济公喝了酒，翻身栽倒，雷鸣哈哈大笑说：“和尚我打算你是个活神仙，事事未到先知，敢情你也被我制住了。”陈亮说：“二哥这是怎么一段情节？”雷鸣说：“三弟，是我酒内下了蒙汗药，将他麻倒。回头我把他捆在道路，等他还醒过来，我羞臊羞臊他，看他跟我说什么？”陈亮一听，说：“二哥，你这是不对，他是我师父，你也不应当。”雷鸣也不回言，提起和尚往东就走。陈亮只打算雷鸣把和尚提在道旁，焉想到雷鸣来到东岸，一撒手将和尚抛下涧去，拨头往西就走。陈亮也追过来，见雷鸣把和尚抛下涧去，刚要着急，见和尚往上一冒，露出半截身，咬着牙，吓了陈亮一跳。陈亮说：“二哥你这不对，你这个乱子惹大了。济公他老人家神通广大，法术无边，你要报应呢！”雷鸣说：“三弟，你别胡说了，我已然用蒙汗药把他迷住，抛在水内，还有什么法术？跟我走罢。”陈亮无奈，跟雷鸣往北走。走了有二里之遥，眼前是一道士岗，二人刚上土岗，就听得有人说：“我死的好冤屈，不叫我见阎罗天子，叫我见四海龙王。龙王爷没在家，巡江夜叉嫌我脏，把我轰出来，大庙不收，小庙不留，我死的好苦！我静等害我的人来，我们是冤家对头，我把他掐死！”雷鸣、陈亮抬头一看，正是济公，吓得二人魂不附体，拨头就向南跑，后面和尚彳亍彳亍就追，二人跑的紧，和尚追的紧，二人跑的慢，和尚追的慢。雷鸣、陈亮脚底下一按劲，跑出五六里远，好容易听不见草鞋响了，二人累的浑身是汗。雷鸣说：“老三，我们前面树林子下歇歇罢！”二人刚一到树林，和尚说：“二位才来呀！”二人一看是济公，吓的拨头就跑，和尚就追。二人好容易跑脱了，刚来到土岗，和尚站在土岗之上说：“才来！”雷鸣、陈亮又往回跑，心中暗怪道：“怎么和尚又跑到头里去？”二人复又跑到树林，和尚又早到了，说：“才来！”一连来回跑了六趟。雷鸣说：“别这样跑了，你我往西南去。”二人往西南岔路来，好容易听不见草鞋响了。二人实跑乏了，见前面有树林子，雷鸣说：“老三，你我爬上树去歇歇，躲避躲避。”说着话，雷鸣往树上就爬，刚爬到半截，和尚在树上说话了：“我看你往哪里跑去？”用手一指，用定神法把雷鸣定住。和尚下树说：“好东西！我也不打你，也不骂你，我拘蝎来咬你。”和尚一念咒，就见地下来了无数的青大蝎子，和尚摘下帽子来说：“我找蝎子去。亮儿，你给我看着。”说了，竟自往东去了。书中交代，杨猛、陈孝二位班头同着傅有德在雅座等候多时，不见济公下楼，众人到楼上一看，没了人。柴元禄说：“伙计，我们那位和尚呢？”跑堂的说：“早已走了，那位雷爷连你们雅座的饭帐都给了。”柴元禄一听，说：“二位达官，帮我们到通顺店去办案去。”杨猛、陈孝点头答应，说：“可以。”同着傅有德五个人，出了酒馆，直奔通顺店。到了店门首，柴头到柜房说：“辛苦，你们这个店里住着一位姓华的么？”掌柜的说：“不错，昨天走的。”柴元禄一听，说：“了不得了，贼走了！”陈孝说：“不要紧，济公他老人家神通广大，法术无边，要拿这样贼，亦不费吹灰之力，易如反掌。二位班头，跟我们到天兴店去瞧瞧，回头再说。”二位班头无法，连傅有德一同来到天兴店。见客人王忠卧在床上，哼声不止，陈孝说：“客人大喜！”王忠说：“唉，世界上最难受，莫过生死离别，我要做他乡的冤鬼，异地的孤魂，喜从何来？”陈孝说：“我给你请了灵隐寺的济公和尚来给你治病，他老人家神通广大，手到病除，回头少时就来。”偏巧这话给店里伙计听见，这店

里掌柜的生长一个腰痛，有碗口大，疼的要命。伙计就告诉掌柜的说：“你在门口去等着，回头你见了和尚就磕头，求他给你治病，那是济公活佛，手到病除。”这掌柜的果然到门口，搬了凳等着。偏巧来了个和尚，掌柜的趴下地就磕头说：“圣僧救命！”磕过头一看，是隔壁三官庙的二和尚，掌柜的说：“为什么给你磕头？”二和尚说：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给我磕头？”掌柜的说：“我等济公和尚。”这位二和尚走了。工夫不大，那边来了一个穷和尚，来到近前说：“辛苦了！这店里有闲房么？我住店。”掌柜的一看，和尚褴褛不堪，说：“我们这里是大客店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在街口绕了个弯看过了，就是你这个店小。”掌柜的一赌气，转过脸来不理穷和尚，焉想到和尚冷不防，照定掌柜的疮口就是一拳，打的脓血溅了一地，血流不止。店里伙计一看，各抄家伙，要打和尚，由里面杨猛、陈孝蹿出来，说：“千万别打，为什么？”就见掌柜躺在地下，“哎呀！哎呀！”直嚷，说：“和尚不好，和尚打死我了！二位达官别管，非打这和尚不可！”陈孝说：“先别打，你把情由说说。”掌柜就把方才之事一说，陈孝说：“这位和尚就是济公呀！”掌柜的一听，说：“既是济公，求你老人家给治治罢，这算白打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不白打，你好了。”说罢，由兜囊掏出一块药，放在嘴里嚼了嚼，给他敷在疮口之上，就见由疮口往外流出烂肉，和尚口念六字真言，“唵嘛呢叭 吽！”用手一摸，立刻腰痛好了，复旧如初。大众这才给济公磕头，把和尚让到店内。见上房东里间屋中，卧着客人王忠，哼声不止，一见济公进来说：“圣僧，我这里病体沉重，不能给你老人家行礼，圣僧慈悲慈悲罢！”和尚说：“好办！”叫伙计拿半碗凉水，半碗开水，和尚掏了一块药，扔在水内化开，给客人王忠喝下去。工夫不大，就觉着肚子“咕噜噜”一响，气引血走，血引气行，出了一身透汗，五脏六腑，觉着清爽，身上如失泰山一般，立刻病体痊愈。和尚出来，到外面屋中坐下，傅有德坐在那里，净等和尚给找黄金下落。和尚一看说：“柴头杜头你们救了人，不教人家上吊，又没有六百两银子，这不是叫我和尚为难？”傅有德说：“师父，不必为难，你们三位办你们的公事，我自己就走了。”屋里王忠听见，叫陈孝出来问是怎么一段情节。柴头就把上回事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客人王忠说：“把傅有德叫进来，我今日给他六百两，教他也不必寻死，就算我替济公济了他。”陈孝一听，心中甚为欢悦，一想：“这件事倒做的周全。”拿了六百两银子，递给傅有德，傅有德道了谢，拿着银子出来说：“师父你老人家不必为难了，有王客人周济我六百两银子。”济公一看，照傅有德脸上“呸”啐了一口，说：“你真好没根由！我给你找不着十二锭黄金，你再要人家的银子，你认识人家么？”闹得傅有德脸上一红一白，又把银子给送到屋里，自己一想：“倒莫如我一死。”和尚说：“傅有德你的十二锭金子被谁偷了去，你可知道？”傅有德说：“就是那少年拿绳子偷去。”和尚一撩衣襟，说：“你来看！”连柴元禄、杜振英都一愣，见和尚贴身系着一个银幅子，露着十二锭黄金，二位班头也不知和尚是哪里来的。和尚叫傅有德瞧瞧，“是你的银幅子不是？”傅有德一看，说“是。”济公说：“你看这十二锭金子，是你的不是？”傅有德说：“是。”和尚说：“是不是我和尚偷你的？”傅有德说：“我也没敢说你老人家偷我的。”和尚用手一指说：“你来看，偷金子的人来了。”傅有德抬头一看，见外面一个少年的男子，穿的衣服平常，后面跟定一个妇人，傅有德说：“果然是树林子给我药吃的人。”那人两眼发直，直奔天兴店而来。不知是怎么一段隐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六回 郑雄途中见济公 王贵林内劫孤客

话说济公在天兴店，用手一指点，见外面有一人两眼发直，后跟一妇人。书中交代，来者这人，住在千家口东街，姓马名茂。他父亲马振刚，他有两位兄长都务本分，耕读传家，惟有马茂是个逆子，吃喝嫖赌，无所不为，那日他在大街之上，把银钱衣服全都输了，无脸回家，买了一根绳子，意欲上千家口外，无人之处去缢死。偏偏巧遇见傅有德肚肠疼痛，他带有痧药，说：“我给你些药吃吃。”傅有德吃了，靠着树就睡着了。马茂见他一个孤单行客，想：“他身上必有金银，我摸一摸他肚腹，他要醒来，我就说，我摸你肚腹，还有疼痛否？他若不醒之时，有什么，我拿了就走。”便伸手一摸，把银幅子就摸出来，一看，里面有十二锭黄金，他把绳子扔下，拿着黄金幅子就走。自己一想：“我把我妻子接出来，找两间房子，把黄金换了一锭过日子，倒是乐事。”想罢往前便走。见北边有一个大苇塘，他四下一瞧，杳无一人，把银幅子连黄金埋在那里，留了一个暗记，自己回归千家口。刚到了家门口，他父亲马振刚立在门口，一见马茂气往上冲，说：“畜生，你在外面无所不为，怎么又回家来了？”马茂说：“我接儿媳来的。我也不在你家吃饭了，家里算没我这个人便了，以后你也不用再管我了。”马振刚听了，忙说：“好好！你趁早把你老婆接出去罢，不要在家里再生我的气。”马茂即到里房，唤出妻子，要他跟了就走。妻子不敢跟他出去，因知他在外面无所不为，怕他生出异心把她卖了。他妻子孙氏，本是贤德之妇，跟婆婆说：“我不愿去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只管跟他出去，有什么事，自有我给你做主。”孙氏无法，跟马茂出来，走到半路，马茂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若不发财，我也不能接你。”孙氏也不理睬他，跟他出了千家口的村口。到了苇塘，寻着埋黄金所在的暗记，马茂刨开一看，十二锭黄金踪迹不见，里面有一堆大粪。书中交代，十二锭黄金是被济公拿去了。当柴元禄、杜振英救了傅有德的时候，说：“你等着，由南边来一个穷和尚。”为何济公由北边来呢？那就是济公把柴头杜头支开去救傅有德的，和尚走到北边，把黄金刨出，带在贴身，出了一回恭，照旧埋上。这时候马茂一瞧就愣了，方才由家中接妻子出来，说的大话不小，把妻子接了出来，此时黄金没了，再把妻子送回去，那如何能行？真是话出如箭，岂可乱发？一入人耳，有力难拔，自己无法可想，连话也没了。带着妻子往前正走，刚来到天兴店门口，济公由里面看见，用手往外一指，说：“傅有德你看，偷你黄金的人来了！”傅有德往外一看，果然不错，见马茂两眼发直，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嘴巴，说：“众位，我今天是报应临头。”一边说，一边跑，刚到面前一个水坑，“扑咚”落下水去，冒了两冒，即时身死。他妻子孙氏一见，就放声大哭。正在痛哭之间家中有人跟了来，怕马茂卖了女人。跟来之人，见马茂落水溺死，把他妻子孙氏劝回，告诉他父亲并两位哥哥。马茂已死，把尸身捞起来掩埋，把孙氏送回娘家另聘，这话不表。单说这和和尚把十二锭黄金给了傅有德，叫柴元禄、杜振英把二百两银子盘费拿出来也给傅有德，说：“我和尚念你是个义仆，我赏你二百两银子。”傅有德是千恩万谢，拿着金银告辞走了。柴元禄可就说：“师父，我们已到通顺店去了，华云龙是昨天走了，你老人家把盘费都给了傅有德，这比不得在临安时节，眼前出门，在外吃饭要饭钱，住店要店钱；该当如何是好？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勿论大小饭铺店家，吃饭住店，只要我和尚一指鼻子就走不了。”杜振英说：“对，不指鼻子也走

了。”三个人这里说话，客人王忠听了，自己一想：“济公给我治好了病，我应当酬谢酬谢，人心都该如此。”随后拿出一百两银子来说：“给师父做盘费。”和尚一瞧恼了，说：“你拿这一百两银子，算谢我么？我家值万贯，谁来要你酬谢？快请拿回，我决不收领。”王忠听如此说，亦不敢再给了。济公说：“二位头儿，跟我拿华云龙去。”柴杜二人无奈，跟和尚出了天兴店，陈孝等送出来。济公带着二人，走了已有数十里之遥，到了一座小镇，进店坐定，三人也觉得腹中饥饿了。柴元禄一想：“和尚大慈悲了，把银子都施舍了，现在囊中一文钱也没有，如何是好？吃饭得给饭钱，住店得给店钱，只得把富余的夹衣裳当了得一吊或八百，方可食宿。”想定主意，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只顾行好事，把银子一两不留，这吃饭没钱，如何办法？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我自有道理。你们二位不用着急，跟我来！”二位班头无奈，只得跟着和尚走路，来至西面，有一座大酒饭店，厨下刀勺乱响，座客满堂，和尚就往里面跑，柴、杜二人跟进，一直来到后堂坐定。跑堂的一瞧，见一个穷和尚同着两个人，穿着月白褂裤，白骨钮扣，左大襟，两只岔配鞋。伙计心里暗忖道：“这个样子，还不愿在前头这桌子上坐，还到后堂来吃？”后堂一概是金漆八仙桌椅凳，和尚在当中坐下，柴、杜二人在左右坐下，伙计过来说：“三位来了！”和尚说：“算我没来。”伙计说：“来了，三位要什么酒菜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这里卖些什么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们这里烧烤红白，煮煎炒炖烹炸，大碟中碟小碗，应时小吃，随意便酌，果品珍馐，两京碗菜，粗细便饭，上等高摆海味全席，一应俱全。”和尚说：“上等海味，每席价需多少？”伙计说：“八两银子一席。”和尚说：“给我来一桌，要好绍酒一坛。”伙计答应，心里暗想，“这穷和尚吃这顿饭花这些饭资，何不换些齐整的衣服？岂不是好？看他们吃完了，拿什么钱来给我？”当时只得揩桌抹凳，杯盘狼藉，小菜碟杯筷摆好，随即将干鲜果品、冷荤熟炒、糖拌蜜饯、鸡鸭鱼肉各菜齐上。和尚说：“二位吃罢。”柴元禄、杜振英二人知道是腰内无钱，说：“师父，你吃罢！吃完了没钱给人家，我们不敢吃了。”和尚大声说：“没钱不要紧。”柴头说：“没钱你怎么讲？”和尚说：“不必担忧，吃完了没钱，他也无法。他要打，打轻了也不算什么，打重了他得给养伤之费，倒有了饭吃了。”柴杜二人也不敢吃，伏在桌边，和尚又吃又喝，说：“这鸭子欠烂，海参欠发，炖肉太咸，做的不入味，伙计过来！”伙计说：“大师父要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这些菜都不合口，你给我一条活鲫鱼，头尾烧汤，中段糟溜鱼片，放醋。”伙计答应。和尚拣什么好吃就要什么，也不嫌贵贱，并且越贵越高兴，大吃一顿，几乎吓坏了伙计。吃罢，叫伙计过来算帐，堂官一算说：“合共计纹银二十四两四钱。”和尚说：“不多，值得值得！外给小帐银二两。”伙计说：“谢谢师父。”和尚说：“不用谢得，惟小僧匆匆，未及带得分文。”伙计说：“没钱怎样？”和尚说：“你告诉掌柜的，给我写上帐罢。”伙计说：“小馆没有帐的。”和尚说：“没帐写在水牌上就是了。”伙计说：“写水牌，也是帐呀！我们一概不赊，你给钱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没钱，你瞧着办罢。”伙计一听，来告诉掌柜的说：“和尚吃了二十四两四钱，他说没有钱。”掌柜的一听，怒气上冲，说：“红口白牙，吃了东西，要甜的不敢给咸的，要辣的不敢给酸的，吃完了不给钱？打你也不值，就是不要打你也要打你。众友给我打他！”和尚说：“老柴老杜你瞧怎么办？”柴头杜头说：“我们没主意。”和尚说：“掌柜的不要着急，我给你变钱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你变罢，不给钱你今天走

不了。”和尚呆立半天说：“掌柜的，我们商量商量，我吃了你的东西，我给你吐出来对不对？”掌柜的一听，说：“你胡说！吐出来我卖给谁去？”和尚拍着桌子喊嚷：“哎呀，二十四两四钱呀！”伙计一瞧说：“哭也要给钱。”掌柜的正要打和尚，只听外面一声喊嚷：“贤弟，你我到里面吃杯酒。”扳帘一起，进来二人，带着十数个从人。一见济公，二人赶奔上前，要给和尚的饭帐。不知来者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七回 避难巧救遇难人 雷陈误入黑贼店

话说济公在酒馆吃完了酒饭，没钱会钞，掌柜的正不答应，帘栊一起，进来两个人。前头这位身高九尺，膀阔三停，头戴青缎壮士帽，身穿皂缎箭袖袍，腰系丝鸾带，足登单青薄底靴，面似乌金，重眉阔目，高鼻梁，四字方口，这位乃是临安城凤山街的天王郑雄，带着有几个从人。后面跟着一位武生公子打扮，俊雅人品，此人姓马名俊，绰号叫做白脸专诸，原籍是常山县人氏，为人最孝老母。他跟郑雄是因同年至好，马俊由常山县来到临安探望郑雄，见郑雄的母亲双目复明，因问郑雄说：“老太太的眼睛怎么好的？”郑雄把做寿，济公怎样治好的话，一一述说一番。马俊一听，说：“灵隐寺济公既能治眼，现在我娘亲也是眼睛看不见，何妨劳兄长同我去代求求济公？”郑雄答应“可以”，二人同到灵隐寺一问，说不在寺内，听说济公被临安太守赵凤山请到昆山县治病去了，二人无奈，回来后又连找数次，并未遇着济公。马俊要告辞回家。郑雄说：“我同贤弟去逛一逛。”收拾行囊，买了许多的东西，带着几个家人，二人一同起身。这天走在道路上，阴天飞细雨。面前是镇店，到了街上，见有酒馆，郑雄说：“贤弟你我吃杯酒罢。”二人便进了酒馆。往里走，听后面一嚷，郑雄抬头一看，正遇了济公，赶奔上前，忙行了礼说：“师父一向可好？”柴、杜二人一看，是认得的，说：“郑大官人，你二人从哪里来的？”郑雄一看说：“二位头目为何这样打扮？”柴头说：“我们办紧要机密事。”郑雄说：“师父嚷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哎呀！欺侮死了我也。”郑雄说：“哪个敢来欺负你老人家？”和尚用手一指伙计说：“就是他。”吓得伙计就跑。柴头说：“郑大官人你莫着急，且问为什么欺侮他老人家？”郑雄说：“师父，为什么欺侮你老人家？”和尚说：“吃完饭不放我们走，只管要钱。”郑雄一听，倒也好笑，说：“吃了人家东西，哪有不要钱的人？这也不算欺侮你。吃多少钱，我给还便了。师父，你出门为何不带钱？”和尚说：“什么不带钱，带着上二百两银子。”柴头说：“带的二百两银子，他都施舍了，一文钱没有留下。”郑雄说：“师父，既没钱不要坐下就吃，这幸亏我来，我若不来呢？”和尚说：“你若不来，我就不吃了呢。”郑雄一想：“这倒好，算计好了，吃我的。”连忙叫过马俊来引见，另整杯盘，连柴杜二人一同坐下吃酒。方才坐定，就见帘拢动处，进来两个人，前头这位文生公子打扮，人品俊雅，头戴蓝绸头巾，身穿翠蓝袍，白袜云鞋，儒儒雅雅。后面跟定一人，头戴青缎软帕包巾，身穿青小夹袄，腰束钞包，青夹裤，白袜子，打绷腿跟鞋，外罩一件青绸子铜鞮，面色青白，两道斗鸡眉，一双鸱口眼，鹰嘴鼻两腮无肉，长得兔头蛇眼，龟背蛇腰。济公一看，就知道这个不是好人。书中交代，前头这位公子，原来是龙游县人，姓高名广瑞，在龙游县北门外开高家钱铺，家中很称财主。原来三房合一单丁，伯、叔、父亲就是高广瑞一人，三房给他娶了三房媳妇，谁生养儿子，算谁院君之后。这高广瑞的舅舅，在临安城开绸缎铺，高广瑞在他舅舅铺子学习买卖。这天他要告辞回家，他舅舅说：“你要离不开家，你就不用来了。”高广瑞说：“不是我恋家，我昨天做了一梦，甚怕。梦见我祖母死了，我不放心，到家瞧瞧就来。”他舅舅给了他十两银子盘费，他自己

---

三停：“停”，把总数分成几份，其中的一份是“一停”。此处三停是指身高九尺的“三停”，即三尺，谓其身材魁梧。

还有二十多两银子，由临安起身。到了那千家口，在饭铺之中吃饭，过来一位老者说：“大爷，赏我几个铜钱，让我吃点东西。”高广瑞一看，老者须发皆白，甚为可怜，说：“老者，你那边吃顿饱饭，我给钱便了。”老者吃饱了要走，高广瑞打开银包，拿了一块银子，给了那老人，然后给了饭钱。刚要走出饭铺，过来一个人，穿一身青，说：“客人贵姓？”高广瑞说：“我是龙游县的，我姓高。”那人说：“我姓王，名贵，也是龙游的人氏，咱们是乡亲呢。方才那老者我看他不是好人，他是山贼的采盘子，瞧你有银子回头他在半路上等着你，不但你把银子去了，还要没了命，你我一同走罢。”高广瑞本来没出过门，听这话害怕，跟着王贵一同走了。到前方这座镇店，天飞起雨花来，王贵说：“贤弟，你我喝点酒再走。”二人进了酒馆。和尚一瞧，就知王贵不是好人。济公目不转睛瞧他，未免郑雄众人也都回头瞧他，王贵说：“贤弟，你我别处喝去罢。”二人出了酒馆往前走。出了镇，来到树林子中，四面无人，王贵说：“你站住！”高广瑞说：“做什么？”王贵说：“这就到了你姥姥家了，你打听打听大太爷我是做什么的？我姓王名贵，绰号叫青苗神，青苗不长，我没有路，青苗一长，我就有了饭吃了。我久在大道边做买卖，你趁早把银子衣裳都给了我，我把你一杀。”高广瑞一听，吓的颜色更变说：“王二哥，你我都是乡亲，我把银子给你，你饶我这条命罢！”青苗神王贵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你那妄想了，大太爷做了这些年的买卖，没留过活口。这时候我饶你了，明日你一个手指头就要我的命了，你用手一指说：‘你这人是路劫贼。’就办起我来了。你趁此把衣裳给我一件一件脱下来。要不然，我拿刀都剁坏了，衣裳少卖钱，我是要骂你的。你快把脑袋伸过来，给我杀了，不然烦躁了，我就拿刀乱砍。”高广瑞一听，吓的战战兢兢，口中说不出话，哀求道：“好爷爷，我把银子给你！”一边说一边把银递过，“我把衣服也都给你，只要留一条裤子。但求你饶我这条性命，我感你老人家的好处。”王贵听罢，一阵冷笑说：“小辈你不必多说，我是向例不留活口的。”高广瑞见哀求不转，自己气往上冲，伸手抓起一块石头，照定贼人打来。王贵哈哈大笑说：“你真胆大包天，敢在太岁跟前动土，老虎嘴边拔毛！”抡刀就刹，只听树林西边有人喊：“合字让我！”王贵回头一看，只见从那边来了三人。前头那人，有诗为证：

头大项短胆气豪，蓝脸红须耳生毛。专管人间不平事，剪恶安良乐陶陶。

后跟一位穿翠蓝褂，俊品人物，来者非是别人，乃是雷鸣、陈亮。只因济公禅师把二人用定神法制住，说拘蝎子蜇他二人，把两个人吓的战战兢兢。济公走远了，雷鸣、陈亮方能动转，两个人撒腿就跑，跑到这个树林子，天下起雨来，两个人在一棵枯柳里躲雨，两人心神不定，商量着回头上哪边去好。正在这般景况，只见来了两个人，陈亮一看说：“二哥，你看这两人来的不对，一个是儒儒雅雅老实人，一个是贼头贼脑滑溜的样式，怕其中有缘故。”正在猜疑，见二人进了树林，王贵叫住，高广瑞晓晓不休，两个人所说的话，雷鸣、陈亮都听得明明白白。二人正要赶过来，青苗神王贵瞧见两个人的样儿，先吓了一跳，说：“二位贵姓？”雷鸣说：“我姓雷名鸣。陈亮说：“我姓陈名亮。”王贵一听，说：“二位一说高姓，我就知道了。你就是风里云烟雷鸣雷大叔么？这是圣手白猿陈亮陈三爷么？”两人一听，把眼一瞪说：“我打你个球囊的！”“你是雷大叔，他是爷爷。”王贵说：“你是祖宗。”陈亮一拉刀，王贵说：“你是祖宗尖。”雷鸣说：“方才你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，你把银子给我拿过来！”王贵就把银子递给雷鸣，雷鸣又

说：“你腰里的银子也给我。”王贵也摸了出来。雷鸣说：“你把衣裳脱下来。”王贵说：“大爷莫这么办，咱们都是合字。”雷鸣说：“放你娘的狗屁！”过去一刀，把贼人耳朵砍下一个来。王贵说：“大爷我们瓢把子来了！”雷鸣、陈亮一回头，叽伶伶打一寒战，有一宗岔事惊人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八回 董家店双杰被害 济禅师报应贼人

话说雷鸣、陈亮正要杀王贵，王贵用手一指说：“我们瓢把子来了！”雷鸣、陈亮二人一回头，王贵撒腿就跑。陈亮随后就追，说：“奸贼，我要叫你跑了，算我不是英雄。”王贵连头也不回，急急如丧家之犬，忙忙如漏网之鱼，恨不得膀生双翅，跳出树林子，偏巧眼前遇一道水沟河，有三丈宽，王贵跳下水去，浮水过去逃命。陈亮见王贵跳下水去，有心绕过去再追也走远了。陈亮一想：“便宜了他罢！”高广瑞来说：“不是二位大太爷搭救，我这条性命死在贼人之手。”陈亮说：“你姓什名谁，哪里人氏？怎么跟贼人一同搭伴走路？”高广瑞说：“我姓高名广瑞。”就把在千家口吃饭之故，细说一遍。雷鸣说：“我们也不是绿林人，把这三十两还给你罢！”摸出来递给广瑞。广瑞感恩不尽，说：“二位救了命，积了德了。我家三门共我一条根，我在龙游县北门外开高家钱铺，二位倘到敝地，千万到敝舍屈驾枉临一叙。”陈亮说：“好，你赶路罢！”高广瑞方告辞别，陈亮他本是热心肠的人，说：“二哥，你看高广瑞他一个人走路，又没出过门，倘若在道路上，仍遇着歹人，就了不得了。咱们二人也没事，何妨在暗中跟着他，送一程。”雷鸣说：“也好。”二人说着话，就远远的跟着高广瑞，往那条路去。雷鸣、陈亮止住脚步，也觉着饿了，天仍然下小雨，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我到哪里去住店吃饭？天也不早了。”雷鸣说：“前面有座董家店，离此不远，那买卖做的和气，从前我在那店里住过，这话是上二年的事，而且我在那店里养过病。有一位董老掌柜很是慷慨，可不定那老掌柜在不在，或已换了人。”陈亮说：“好，你我就上董家店去。”说着话来到一座村庄，南北的街道，朝东的店，二人上前叫门，里面有人把门开了。陈亮一看，这人三十以外的年岁，淡黄的脸膛，身着蓝布褂，系着青围裙，白袜青鞋，像个伙计的打扮。看了看雷鸣、陈亮说：“二位住店么？”陈亮说：“住店。”说着话二人就缓步进内。一进大门，迎面是影壁，转过影壁一看，是转正的北上房，东西两溜单间上房，廊下有一张桌，上面有一个纱灯，有一人在那里吃酒。那人见雷鸣、陈亮进来，一扬手，把纱灯打灭了。雷鸣、陈亮也不措怠，也没瞧准是谁，伙计让着来到东配房坐下。书中交代，这座董家店，此时不是董家店了。皆因老掌柜一死，两位少掌柜的不务本分，跟青苗神王贵吃喝嫖赌。这天，王贵说：“二位少掌柜，把买卖让给我做吧，每年我给你们几百吊钱。”二位少掌柜就把店让给王贵。王贵本是打闷棍出身，找了绿林中几个小伙计，帮他做买卖，遇有孤单行客，行李稍丰的，他们就谋害了，大家分派资财。王贵素常跟他众伙计说大话，自称绿林中大有名的人都是他的晚辈，都叫他是大叔，众伙友也个知王贵有多大能为。今天王贵由外面回来，身上衣裳也都湿了，耳朵少了一个，流血不止，有一个伙计姓吴名纪方，爱说笑话，说：“寨主怎么耳朵丢了一只，衣裳湿透了昵？”王贵说：“莫提了，真是丧气。我在小镇店吃饭，遇见人家打架，动起刀来，无人敢劝，我过去一劝，误把我耳朵削了。我焉能容他？那人拿着刀一跑，我就追，他跳下水去要跑，我追下水去把衣裳也湿了。好些人给我跪着央求，我也不能不卖人情，大众劝我回来，明天必得给我来磕头，你把干衣裳给我拿出来换换。”伙计只当是真事，也不问了，拿出衣裳来。王贵换上说：“给我打点酒，做点心。”伙计打了两壶酒，做了两盘菜，王贵在廊檐下坐着喝酒，自己越想越后悔，幸亏我两条飞毛腿，不然死于雷鸣、陈亮之手。正在思想之际，听外面叫门，

王贵想要说不叫伙计开门，然而伙计已出去开了门，把雷鸣、陈亮往里一让，王贵一见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急把灯打在地上，一溜进了上房，心中乱跳，见伙计把雷鸣、陈亮让到东屋去。伙计出来，王贵把纪方叫进来，王贵说：“方才来的这两个人，你认识不认识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不认识他。”王贵说：“一个叫风里云烟雷鸣，那白脸的叫圣手白猿陈亮。”伙计一听，说：“这二位名头高大，咱们得跟他接交，回头不叫他们给饭钱。”王贵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这两个人是我的仇人。”伙计说：“怎么与你有仇？”王贵说：“今天我由千家口跟了一号买卖，来到大树林子下，刚要动手，雷鸣、陈亮过来说：‘王大叔你好。’过来给我请安，我说：‘你们二小子做什么？’雷鸣、陈亮说：‘见面分一半。’我不答应，他们倚仗人多，与我交手，他们也赢不了，偏巧我把银子丢了，我一捡银子，他们把我耳朵给削了去。今天活该回头把他们两个人害了，我正好报仇，有银子多少，你们大家分，我不要。”伙计说：“就是罢。”王贵附耳说“你如此如此”。伙计点头。来到东配房说：“二人吃什么？”陈亮说：“你们这里有些什么？”伙计说：“有炒豆腐，烩豆腐，豆腐干，豆腐丝。”陈亮说：“不吃，有别的没有？”伙计说：“没有，我们掌灶的，人家请了去办喜事，连我们家伙全借了去了，你要吃酒，小鸡子宰两只，白煮煮，无酱油，惟有酒没酒壶，要喝拿瓶打二斤。”陈亮说：“就是罢，要二斤瓶打二斤酒，烧鸡二只。”停了一息时光，伙计都拿了进来。雷鸣、陈亮喝了几口酒，陈亮说：“不好，二哥怎么我心里闷的慌。”雷鸣说：“我的心里也是如此。”陈亮说：“哎呀！合字朵尺窑吗？”说着活，雷鸣翻身跌倒。伙计一瞧，说：“寨主，这两个人老了。”王贵说：“好。”陈亮此时心尚明白，一听是青苗神王贵说话，情知没了命了。伙计见陈亮少时也躺了，就告诉王贵，王贵说：“他们两个人身上有一包三十两银子，那是我劫的人家的，还有一包五两，那是我的。他们身上倘有多余的银子，我不要了，均是你们伙计的。”伙计一听，不大愿意，分赃没分，犯法有名，先说为报仇，这时又要银子了，伙计无法可强，又不敢说。王贵拿着刀，由上房出来，要杀雷鸣、陈亮。刚到东房台阶，就听外面叩打店门，说：“开门开门！睡觉来了！”王贵一听，说：“纪方，你先把外面的人支发走了，莫教他来搅我。”伙计来到门洞说：“谁呀？”外面说：“我睡觉来的。”伙计说：“住店没有空房间了。”外面说：“上房没有，就住配房。”伙计说：“配房也没有了。”外面说：“配房住满了，厨房。”伙计隔门缝一看，是个和尚。书中交代，来者正是济公。原来日中在小镇店，同郑雄、马俊、柴、杜二位班头在酒馆吃酒，吃完了酒，天尚未晴，郑雄说：“师父，你我今天就住在这后面店内，倒也方便。”济公说：“好。”来到店中，说了回话，各自安歇。睡到有二更天，和尚说：“柴、杜二头，跟我起来拿华云龙去，他在树林上吊呢。”柴、杜二班头说：“真的么？”和尚说：“真的。”二人起来，同和尚出了店。天还下雨未晴，柴头说：“师父，华云龙在哪里上吊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不知道？”柴头说：“不知你说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叫你两人起来逛逛雨景，上头下雨，底下踏泥，这比睡觉还好。”柴头、杜头两个气就大了，也不好言语。和尚来到董家店首，讨过包袱，重新包大了些，包裹好，和尚才去叫门，伙计说：“没房。”和尚说：“别的不妨，惟我是保镖的，怕物丢了道上，赔不起人家，我故恳求一宿。”伙计隔门缝一窥，说：“你是个和尚，怎么说是保镖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保的暗镖。”伙计说：“你保的是什么物件？”和尚说：“水晶猫儿眼，整枝珊瑚树，古玩等

货。”伙计一听，进去告诉王贵：“外面来了一个和尚，暗保镖的，净是值钱重货宝贝等物，咱们先发大财好不好？这次做成了，倒有几万，每人可分七八千。”王贵说：“也好，先把东屋锁上，让他上房去。”伙计来到外面开门。济公要施佛法，大显神通，报应贼人，搭救雷鸣、陈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九回 济公火烧董家店 雷陈送信找云龙

话说王贵想要发财，先把东屋门锁上，叫伙计去开门。伙计开门一看，和尚同着两个人，搭着一个大包裹。和尚说：“你帮着搬包裹。”伙计过来搬不动，和尚说：“两位帮着。”柴、杜二人也帮着，四个人抬着往里走。来到上房，伙计心里想道：“这必是好东西，四个人搭着且费尽心力，不想他三个人怎么搭来的。”和尚来到上房说：“纪伙计，贵姓呀？”伙计说：“你知道我姓纪，还问我贵姓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瞧你像姓纪，我真猜着了。”伙计说：“大师父要用什么菜吃呢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有什么？”伙计说：“你要都有。”和尚说：“炒豆腐、烩豆腐、豆腐干、豆腐丝，没得别的。我们掌灶的，人家办喜事请了去，连家伙都借了，有小鸡子两只，没作料，对不对。”伙计一愣，心里说：“怪呀，这话是我刚才跟他们那两位说的，怎么和尚说这话？”济公答了话说：“我省得你说呀！”伙计说：“不是，你要什么菜全都有。”和尚说：“要三壶酒，来两样现成的菜。”伙计答应，嚷喊：“白干三壶，海海的迷字。”和尚说：“对，白干三壶，海海的迷字。”伙计一听，吓了一跳，心想：“了不得了，和尚也许懂的。”伙计想罢，说：“和尚，什么叫海海的迷字？”和尚说：“你讲理不讲理？你说倒来问我，我还要问你呢，什么叫海海的迷字？”伙计想了一想说：“不是，我说的是要好干酒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也是要好酒。”伙计然后把外边酒菜拿来，和尚拿了酒壶，瞧了半天说：“伙计你喝呀！”伙计说：“我不喝酒。”和尚说：“老杜、老柴喝。”柴、杜二人每人各拿一壶来，三人喝了三壶，俱皆翻身跌倒。伙计告诉王贵：“已把上房的三个人制住了。”王贵说：“好，先报仇，杀他们两个人，然后再发财。”带领手下人，各执钢刀直奔东配房，要杀雷鸣、陈亮。急急来到东房窗外，找不着东房的门了，王贵说：“伙计，东房的门，我怎么找不着了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也找不着门路了，怪不怪？”王贵一着急说：“咱们先到上房杀和尚，然后再报仇。”众人这才直奔上房。纪方说：“我动手。”他进了西里间，刚一举刀，和尚就咬着牙，吓了纪方一跳，站在那里不能动转。王贵在外面一瞧，见纪方举刀不杀，心中气往上冲，说：“我叫你杀他，你举着刀吓人家么？”王贵自己拿刀进去，要杀和尚，他刚一举刀，和尚用手一指，把王贵用定神法制住了。和尚说：“好东西，你要谋害我和尚，回头我叫你知道我的厉害。”和尚又用手一指，把外面几个伙计全都定住。和尚够奔东配房，推门进去，掏了一块药，把雷鸣、陈亮扶起来，把药用开水化开给两人灌下去。少时二人还醒过来，睁眼一看，见济公眼前站着，雷鸣忙跪下磕头：“弟子愚昧无知，我害你老人家，你老人家不记仇，反来救我，真是宽宏大量，弟子给圣僧陪罪！”和尚说：“你也不用陪罪，我两位班头叫人家拿蒙汗药治住在上房躺着，我给你两块药，你们去把他两个人救过来。他们要问你，如此这般。”雷鸣、陈亮点头，和尚仍回上房躺下装睡觉。陈亮、雷鸣来到上房，把柴头、杜头救过来，二位班头一睁眼，说：“原来是雷爷、陈爷，二位从哪里来？”雷鸣说：“我们由千家口来，到这里住店，叫不开门，我二人蹿房进来，见他们店内要害你们，我们把他等拿住，把你们二位救过来。”柴头、杜头一看和尚还睡呢，二位班头这个气就大了，柴头说：“好呀！和尚还是会掐算，叫我们住贼店，要不是你们二位，我们没了命了。你们二位拿药把和尚救过来，问问他。”陈亮说：“药可没有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浑蛋，打我腰里掏出块药来，放在我

嘴里，还不行么？”雷鸣等都笑了。济公说：“你们四个人先出去，我报应青苗神。”四个人出去，到了外面，只见和尚先取过干柴一把，连油亦覆添于上边，用火点着，霎时间只看见烈焰腾空，怎见得？有赞为证：

南方本是离火，今朝降在人间。无情猛火性炎炎，大厦宫室难占。滚滚红光照地，

忽忽地动天翻；尤如平地火焰山，立刻人人忙乱。

众人看着四面火起，就听济公在里面嚷：“了不得了，快救人哪！我出不去了，要烧死我了！”外面众人一听，说：“了不得了，济公出不来了。”雷鸣本是热心肠人，一听济公喊嚷，自己一想：“我用药酒害和尚，和尚反不记仇，来到店内拿住贼人救了我，总算宽洪大量。现在我瞧济公烧死在里头，我居心对不起和尚，我应该舍死忘生，闯进火场，把济公救出才是，人得知恩报德。”想罢，往火里就闯，连蹿带跳，蹿到里面，见和尚在里面站着。济公本是故意试试这几个人的心田。雷鸣蹿进里面说：“师父，不要着急，你老人家伏在弟子身上，我把你老人家背着蹿出去。”和尚说：“好，你过来背着我。”雷鸣往地下一蹲，和尚往雷鸣身上一扒，雷鸣背起来往墙上一蹿，和尚一打千金坠，连雷鸣带和尚都摔在火中，吓得雷鸣连蹿带跳躲开火。和尚说：“你背不动我？”雷鸣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别往下坠就好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别往下坠，那行。”雷鸣又把和尚背起来，刚往上一蹿，和尚一念：“唵敕令赫！”忽忽悠悠，连雷鸣起在半空中。陈亮、柴头、杜头一瞧，见雷鸣背着和尚直往上起。雷鸣吓的魂不附体，说：“师父，这要往下一掉，要摔死呢，要摔做肉泥烂酱的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摔不着。”口念：“唵敕令赫。”忽忽悠悠往下沉，一会儿，脚踏实地，也没摔着。雷鸣把和尚放下，吓了一身汗，心中乱跳，说：“师父，把我吓坏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要带你上天，拜望拜望玉皇爷，你没那么大造化，咱们快走罢！回头叫人家瞧见，说咱们是放火抢夺，再把咱们办了。”陈亮说：“对，你我快走罢。”四个人同着和尚往前走，出了村口，陈亮说：“二哥，我跟你说话，你们三位头里走。”和尚说：“二位班头，咱们头里走，他们两人要出恭。”陈亮同雷鸣止住脚步，雷鸣说：“三弟叫我做什么？”陈亮说：“咱们是同师父一同走好，还是单走好？”雷鸣本是直肠汉，说：“单走亦可，同师父走也好，那有什么？”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真没心眼，要说飞檐走壁之能，窃取灵妙之巧，刀棒棍枪，长拳短打，能为武艺，二哥比我强，我不如你，要论机巧灵便，见识精明强干，足智多谋，见景生情，你可不如我。你想师父带着二位班头去拿华云龙，咱们跟着师父走，到见了华云龙是帮着师父拿华二哥，是帮着二哥跟师父动手呢？”雷鸣说：“对，怎么办呢？”陈亮说：“我有主意，这叫一举二得，三全其美，都不致得罪。跟师父说：‘咱们帮着找华云龙去。’见了华二哥，再告诉他，济公带人到来拿他，叫他快躲。咱们两头都不伤，你瞧好不好？”雷鸣说：“好，还是贤弟你的主意比我高。”商量好了，二人追上济公，和尚说：“你们二人商量好了。”陈亮说：“我们两个人打算替师父找华云龙去。”和尚说：“对，见了华云龙就告诉他，说我要拿他，叫他快走。你们两头全不得罪，对不对？”陈亮说：“不是，我们访着他，必来给师父送信。”说着话，雷鸣、陈亮就走。和尚说：“咱们哪见哪？”陈亮说：“师父说罢。”和尚说：“咱们在龙游县小月屯见罢。”说着话，和尚同二位班头竟自去了，陈亮一听和尚说小月屯相见，陈亮一想：“不好，小月屯有绿林的朋友在住着，也许华云龙上小月屯去。”跟雷鸣一商量，二人直奔小月屯去。头一天，离小月屯还有三十

余里，天黑了，住在半路镇店。第二天，给了店饭帐，二人直奔小月屯来。刚一到村内，见对面来了一人，头戴粉绫缎六瓣壮士帽，上按六颗明珠，绣云罗伞盖，花贯鱼长迎门一朵素绒球，秃秃乱晃，身穿粉绫缎窄袖瘦领箭袖袍，上绣三蓝花朵，腰系丝鸾带，单衬衫，薄靴子，白脸，手中拿着菜筐，里面有几样果子，右手提着一条活鲤鱼。雷鸣、陈亮一看，正是华云龙。不晓得华云龙由何处而来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回 众匪棍练艺请英雄 登山豹赌气邀拜兄

话说雷鸣、陈亮来到小月屯，正往前走，眼前来了一人，正是华云龙。书中交代，华云龙怎么会来到这里？原本这小月屯住着一位老侠义士，姓马双名元章，绰号人称千里独行。此人武艺出众，本领高强，平生不收徒弟，就传授了两个侄儿。一个叫马静，外号人称铁面夜叉，又叫黑虎怪海，皆因马静是黑脸膛所起，一个叫马成，外号皆称探海龙，弟兄两个，是家传武艺。老英雄马元章在外面闯荡江湖数十年，永远不跟绿林人搭过伴。他手下有两个人，一个叫探花郎高庆，一个叫小白虎周兰，他俩成家立业，就是本地人不知他俩是绿林中人，则知道他是财主有产业。老英雄看破红尘，自己有一座家庙毗卢寺，就在庙中出家。虽然出了家，没受过戒，不知道僧门中有什么奥妙。自己虽好道，常习经卷，总不得准根，就把庙中事交给高庆、周兰看守，自己出外方游去。老英雄走后，家中一切事务都归马静料理。每年马静出去一趟，或是一千八百里。找一处地方住下，做买卖，偷的都是官长富户、大买卖人家，得些银钱，打着骡子驮了回来，街坊邻居要问，马静就说取了租子回来。马静也是一身好武艺，平生就交了一个朋友，也是本地人，姓李名平，跟马静学了有五成能为，人送外号叫登山豹子李平。有一个兄弟叫李安哥，住在小月屯村外，开酒铺为生。常有本地的匪棍，在他铺子喝酒，三五成群，凑了十数位，竟要跟李平学艺。这些人本来都是无赖匪棍，游手好闲，无所不为，狐假虎威，这些人都有外号，叫做：平天转、满天飞、转心狼、黑心狼、满街狼、花尾狼等，凑了十几个人。在小月屯村外有座破三皇庙；在庙内立把式场，认李平为师。人家练工夫，为的是身子健壮，这些人练能为，所为充光棍，李平交结这些人，可以多卖点酒，各有所贪。这些人吃别人的东西不给钱，吃李平的酒饭不敢不给钱。时常跟李平练工夫，这个练一趟刀，那个练一趟枪，后来，这些人里有一个外号叫军师的，说：“你们不用练了。”大众说：“怎么不用练？”军师说：“师父无能弟子浊，李平本来就是有名无实，跟他练不行了。”大众说：“不跟他练，跟谁练去？”军师说：“咱们这地方算谁有名？”大众说：“要讲真有名，就是铁面夜叉马静。”军师说：“咱们何不把马大爷请出来，咱们跟他练。”大众一想：“这话对呀！”众人商量好了，次日早晨，大众来到马静门首叫门，拿着红白帖，有家人进去一回禀，马静由里面出来。大家一瞧，说：“马大爷早起来了。”马静说：“众位找我什么事？”众人说：“我等久知马大爷威名远振，特意来请你老人家。我等在三皇庙立把场子，要跟你老人家学武艺，马大爷只要肯教我等，必有一分人情。”马静一瞧，心里说：“交结你们这些匪徒，把我都沾染坏了。”嘴里不肯得罪，都是老街旧邻，马静说：“众位既来约我，按说我不当辞却，无奈现在我母亲病着，我所以不能从命，众位请罢。等我母亲好了，我必去。”大众碰了个大钉子回来，都埋怨军师胡出主意，叫我们碰钉子。军师说：“你们众位不用埋怨我，我要不叫李平把马静请出来，我不叫军师，叫我小卒，好不好？”大众说：“就是。”正说着话，李平来了，军师说：“李大爷，有人给你带了个好来。”李平说：“谁给我带好？”军师说：“就是马静。”李平说：“你胡说！我跟马静是知己的朋友，情如手足，又常见，不是带好的交情。”军师一听，说：“李大爷，你别说了，终日间你老说马大爷跟你至好，今天我见了马大爷，我说：‘马大爷我提一位朋友，跟你至好，你必认得。’他问我：‘是谁？’我说‘登山

豹子李平。’他想了半天，他说：‘土居三十载，无有不亲人，就算认识罢，跟我没多大交情的。’”李平一听，气往上冲，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并未借马静的字号，闯我的人物，我们交情是有不假。”军师说：“李大爷你要真跟马爷有交情，你能把马爷请到这里来，踢一趟腿，打一趟拳，我算信服你。”李平说：“那算什么？我要请他，他不来也得来。”军师说：“就是罢。”李平赌气，一直够奔马静家来，不用叫门，来到里面，马静一见，说：“贤弟，从哪里来呀？”李平说：“兄长，小弟我合你怎么没交情？今日你叫那军师何苦来给我带一个‘好’去呢？”马静说：“何出此言？”李平把在三皇庙合军师说的话，从头至尾述说一番，马静说：“贤弟，他这些话是激你，你别听他那话。”李平说：“无论是他激不激，请兄长明天跟我去一趟，给我转转脸。”马静说：“好，明日我就去。”李平说：“我走了，明日见。”次日李平找马静回到三皇庙内，众人一瞧马静来了，大家欢喜非常，全部给马静行礼，说：“马大爷来了，我等正在盼望你老人家。”这个倒茶，那个买点心，大家众星捧月，马静一瞧，大殿前摆着十八般兵器，一应俱全，马静在大殿前，有桌椅处坐下，内中有一人姓胡名叫胡得宜，外号叫黑心狼，说：“马大爷，我练一趟拳你看看。”说着话，胡得宜打了一趟拳，平天转贾有元练了一路单刀，满天飞任顺拿过大刀劈了一套，练完了，问：“马大爷，你看这趟刀好不好？”马静说：“好，大刀乃百般兵刃的元帅，自古来廉颇、黄忠的大刀，恐不如你的刀法纯熟。”任顺一听，把脑袋一晃，心思道：“我这能为行了。”又过来一个白花蛇贾有礼说：“马大爷，你瞧我一路花枪。”拿起花枪来练了一趟，说：“马大爷，你瞧怎么样？”马静说：“好，花枪为百兵之首，古来子龙、子胥真不如你这枪的着数。”贾有礼一听，心中甚为喜悦，自己觉着能为大了。他练完了，又过来一位叫邹士元，外号叫狼狈，说：“马大爷，请你看我练一趟宝剑。”说着拿过剑来，练了半天，练完了，问马静，马静说：“真好，这路剑可赴鸿门。”邹士元一听，也乐了。大众都练了，马静看了心里想道：“刀不像刀，枪不像枪。”马静说：“李平，我教你一场，你也练一趟，叫他们瞧瞧。”李平说：“可以。”当时把拳脚一拉，真似：

太祖神拳丢四平，斜身绕步逞英雄。使到迎门刀入鞘，倒退一步不留情，低水势，

扫地龙，十二连拳往上攻。拳打南山斑澜虎，脚踢北海滚江龙，上使马蹄高，下使低个平。

练完了，真是气不涌出，面不改色，心满意足，大众齐声说：“好，果然强将手下无弱兵。”众人说：“马大爷辛苦辛苦，给我等开开眼睛，见见世面。听说马大爷你老人家双铜出名，求你老人家练一趟。”马静一想：“叫他们开开眼。”自己把双铜拿起来，说：“众位多包涵。”把门路一分，施展开了，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出手式双龙摆尾，梢带着枯树盘根。托鞭挂印惊鬼神，暗藏毒蛇吐信。白猿翻身献

果，操式巧任双针。阴阳铜上下分，藏龙伏虎紧护身。夜叉探海无敌将，摘星换斗取命追魂。

马静一练，大众都瞧愣了，焉想刚练完了，就听庙的土墙外有人说：“练的好！”马静不瞧则可，抬头一看，吓的亡魂皆冒，不知叫好之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一回 托义弟英雄离故土 见嫂嫂李平生疑心

话说马静练了一趟双铜，外面有人叫好。马静一看，是一位年高的和尚，面如满月，身穿古铜色的僧衣，拿着一百零八颗念珠。马静一看，吓的惊慌失色，赶紧把双铜扔下，往外就跑，说：“众位我要失陪！”大众说：“马静爷哪去？”李平一看，说：“了不得了，马静的叔父来了。”书中交代，这位和尚乃是千里独行马元章，由外面游方回到家中，问嫂嫂侄儿马静上哪里去，马静之妻何氏说：“被人约出去练把式去了。”马元章一听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好孩子！我马氏门中在这方住居多年，没人知道我家是做贼的，他恐怕人家不知道，在外面招摇是非，我去找他！”故此来到三皇庙外，有心进去叫他，当着众人多有不便，故此失声一阵冷笑。马静一看，连忙出去，到他叔父跟前叩头行礼，马元章立刻转身回家，到了家中说：“马静你自己好不知自爱！咱们马氏在这小月屯居住多年，并无人知道是绿林，你还要在众目所观之处去练把式？”马静一听，说：“叔父你老人家有不知，皆因是有我拜弟李平所约，是给他圆脸。”把上项之事，从头至尾说述一番。那马元章听罢，如梦方醒，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从今以后不准再和他们去练把式。”马静答应。叔侄二人吃酒，马元章说：“明日我要访道游方，毗卢寺庙内你两个师弟高庆、周兰，如要是没有日用之费，你给他们些银钱使用。”马静答应。次日他叔父马元章游方去了，马静在家中侍奉老娘，见太太病体越发沉重，自己一想，今年手下并没有什么余钱，倘若老太太有一个山长水远怎得办事？又要给毗卢寺庙里送钱，有心出去做一趟买卖，家中又没有照应，左思右想，还是得出去弄点钱要紧，家中可以托付李平给他照应。想罢，这天自己够奔李平酒馆，来到门首，李平一见，赶紧把马静让到后面柜房。马静一看，见李安躺在炕上，咳声不止，马静说：“二弟还没好哪？”李平说：“只见他的病势沉重，请了许多先生也治不好。”马静说：“须得请高明医家，赶紧给他调治。我今天来找你，非为别故，我来求贤弟一件事，我打算要出外，家中老太太也病着，你嫂嫂也无人照应，我出外走后，早晚你没事去照看照看家里。要是没零用钱的时节，你可以给垫办垫办，我回来必如数奉还。”李平说：“你我知己弟兄，何必说还不还。兄长不必嘱咐，小弟必当从命，兄长打算哪天走？”马静说：“我明天就起身。”李平说：“兄长如若是明天走，我后天必到你家去。每天我给你家中老太太送两吊钱零用，要有别的用项，只管叫嫂嫂跟我提，我多了不敢说，三五个月，我可以垫办。”马静说：“甚好，我这就告辞。”马静回到家中，收拾行李，告诉何氏：“我走后李平兄弟来给送钱，你就留下，我已然托付好了，如有什么用项，只管跟李平借，我回来再还，大概多者两个月，少者四十天，我就回来。邻居要打听我，就说我取租子去。”何氏娘子点头。次日马静起身走了，不表。单说李平过了一天，自己一想：“马大哥托付了我，我得去瞧瞧。”把铺子的事，交代伙友照管，自己带上两吊钱，出了酒馆，一直的向东往前走着。离马静的门首不远，看见马静家里出来一个妇人，李平远远一看，乃是何氏娘子，穿着一身华美的衣裳，浓妆艳抹，心说：“我马大哥在家，家规甚严，平素他家的妇女，大门不出。今日我大哥刚走，她这样打扮出去，恐其中有什么缘故，我何不去问问马老太太，是什么一段缘故。”想罢，李平刚要往前走，只听后面有人叫：“李大爷！”李平回头一瞧，是店中的小伙计。李平说：“什么事？”小伙计说：“铺子有人找你。”李平复又回来，一看是

东街冥衣铺掌柜的杨万年。一见李平，杨万年说：“李大爷，我在这里等你半天了，所为当初我赁房时节，是你老人家的中保人，立字为许推不许夺，现在他把房租给别人，硬要拿钱赎房，他赎也可以得，我开铺子，他应得赔偿我损失。不然，我们是一场官司。”李平说：“杨大哥你不用着急，你做你的买卖，我去找房东，跟他说说，凡事都有个情理。”李平立刻去给找房主说合。这件事办完了，天也晚了，李平一想：“明天再到马家去罢。”一夜无话。次日带上几吊钱，吩咐伙计：“好好照应酒座，我到马爷家里去一趟。”自己来到十字街，抬头一看，见马静家双扉一开，何氏娘子浓妆艳抹又往村东去了。李平紧走几步，要打算赶上何氏问问，见何氏走的甚快，已去远了，李平一想：“我问问老太太，她到底是上哪去？”到马静门首，正要打门，小伙计追来喊嚷：“李大爷，李大爷，可了不得了！你快回去罢！有一个醉鬼，在酒店中合邻酒座打起来，这个拿酒壶把那个脑袋打破了，还不知是死活？地方官人都去了，你快回去瞧瞧罢！”李平无奈，回到酒铺中一看，果然是两个醉鬼，因说闲话打起来，有本地街坊众人帮着解劝。忙乱了半天，劝完了，算没成官司，大也晚了，李平一想：“今天又不能去了，明天再说罢。”到了次日起来，把铺子事忙乱完了，天已日中，自己带上几吊钱，出了酒铺。刚一到十字街，见何氏已出了东村头，李平一想：“怪呀，我马大哥不在家，他妻子接连三大打扮着出去，怕其中定有情节。”自己一想了不得，大丈夫难免妻不贤，子不孝，我别到他家去了。倘若这妇人见了我，说出不三不四无廉耻的话，我如何能做那伤天害理之事？我跟马大哥是知己的朋友，我断不能做无礼之事。倘若他老羞变成怒，我马大哥回来她说我调戏她，我马大哥准信，红粉之言，能入英雄之耳。自己愣了半天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可惜我马大哥是一位朋友，叫妻子给染了。”自己一想：“我何不到东村头去等她，看她到什么时候回来？”想罢，自己直奔东村头，一直等到二更以后，并未见何氏回家，李平这才回归酒馆，从此永不到马静家去。自避嫌疑。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不知不觉就是两个月的光景。马静此次出去，很为得意，正遇见罗相的侄儿，在外面一任太守，剥尽地皮饱载而归，道路上马静得便，偷了些金珠细软，买了许多的土产物件，打着骡驮子回家。来到小月屯，把东西卸了，先瞧瞧老太太，见老太太仍是病体沉重。何氏见丈夫回来，赶紧预备茶水点心酒饭，马静问：“娘子，自我走后，李平贤弟给送了多少钱来使用？他共来家几次？”何氏一听，说：“你交的这个朋友甚好，你走后一次未来，也未送钱，我当了几两银子使用。他在咱家酒饭也吃过无数，实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。”马静一听，心中甚是有气。吃完了饭，拣了几样礼物，说：“我给李平送礼去，看他见了我，应该如何说话。”自己出了大门，到西头李平酒馆。一进去，马静问：“伙计，你们掌柜的可在家么？”伙计说：“现在后面。”马静直奔后面，李平一瞧，赶忙的迎出来。马静本是大丈夫，面不改色，带笑开言说：“贤弟我给你带了些吃的来，都是你爱吃的。”李平说：“兄长一向可好？请里面坐。”把礼物接过去，二人来到屋中落座，坐了半天，李平也没话说，马静说：“贤弟买卖好？”李平说：“快关门了。”马静又问：“二弟可好了？”李平说：“快死了。”说完了话，李平愣了半天说：“马大哥，我有句话，有心不告诉你，耽误你我弟兄的交情，有心告诉你罢，实在难以出口。”马静说：“贤弟有什么话

难出口，你告诉我听听？”就见李平不慌不忙，说出一席话来。马静一听，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五灵豪气腾空。当时回家，又生出一场是非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二回 暗访察路遇乾坤鼠 得私信雷陈遇盟兄

话说李平见了马静无话可说，愣够多时，自己一想：“要不说罢，又耽误了弟兄的交情，要是说罢我又难以开口。”马静说：“你有什么话只管说，不要隐瞒。”李平就把头一天拿了两吊钱送去，碰见嫂嫂浓妆艳抹，穿着华美的衣服，由家中出来，往东而去，正要追过去问，有人找我有紧要事，我就回来。第二天，第三天，怎么在村头等着，从头至尾，述说一遍。马静听了，“哈哈”一声，说：“贤弟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来，原打算跟你画地绝交，我不知有这缘故，既然如是，我也不必多说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你这一分心，我今日方知非真知己，也不能说这些话。我走了！”站起身来，回到家中，也并不提这段事。过了一两天，告诉何氏：“你好生看家，龙游县有一家财主请我去看家，大约得两月回来。”带上单刀，辞别了老娘，由家中出来，直奔正南。离小月屯二里有庆丰屯，原是小镇，也有买卖铺户，路南有座万盛客舍，马静进去，店里伙友都认识，大众说：“马爷怎么闲着？”马静说：“给我找一间房，我家中来了几个亲友住不开。”伙计说：“是。”给马静找了一间上房。马静来到屋中，要了酒菜，心中闷闷不乐，正是：

人得喜事精神爽，闷来愁肠困睡多。

喝了几壶酒，叫伙计把残桌撤去，自己躺下就睡了。睡醒了，又吃了些东西，自己一想：“奸乱情热，互相难拴，奸夫必找淫妇，淫妇必找奸夫，知道我不在家必要往一处凑合。我今晚带上钢刀，到村头去等候，要遇见贱婢，我一刀将他杀死。”自己想罢，直奔小月屯村头。一直等到三更以后，并未见一人，自己到家门口一瞧，双门紧闭，蹑身上房，各处偷听，并没有动作，自己复返回店。到店门口，叫开了门，到了屋中倒头便睡。白天除了喝酒，就是睡觉，晚上带刀出来，就在小月屯东村头等候。天有二鼓之时，听东边有男女欢笑之声，及至临近一看，听有人说：“你快走罢，明天就要请你去，请了好几位吉祥婆都不好。”马静一听，是请收生婆的，急忙退身，隐在树后。刚隐在树后，只见由正东来了一人，脚底下甚快，电转星飞，大约有三十多岁，白脸膛，看不甚真，马静见这人一直的奔他的住宅去，来到他的门首，愣了半天，那人意思是要叫门，又害怕不敢叫的意思。马静在暗中瞧着，见这人围着门首来回绕了几个弯，就听这人说：“哎呀！有心叫门，又怕大哥不在家，有心不叫门，黑夜的光景无地可投。”马静一听是熟人，即至临近一看，原来是乾坤盗鼠华云龙。说：“二弟，你从哪里来呀？”华云龙连忙过来行礼，叙离别之情，说：“兄长，黑夜因何在此？”马静说：“二弟，我在这里等人，你我家中坐罢！”二人越墙而过，到里边开了东配房门。何氏娘子起来，立刻烹茶伺候。马静同华云龙在屋中落座，问华云龙是从哪里来，华云龙把在临安所做之事，述了一遍，就是没提尼姑庵采花之事。马静说：“华二弟，你只管放心，在我这里住，没有人会到我这里办案。就有人来，我这里有现成的夹壁墙地窖子。还告诉你，我这里属龙游县管，本地面官人决不能来，没人知道我是绿林人。”华云龙一听，说：“甚好。”谢过马静，两个人说着话，天光已然大亮。二人正在净面吃茶，忽听门外人声嘈杂，一阵大乱，吓得华云龙颜色改变。马静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我出去瞧瞧。”到外面开门一看，门口站定有五六位都是小月屯本地绅士富户、举监生员，大众一看说：“马大哥在家甚好，我们约你有一件事，此事非马大爷出去不能完全。皆因前街庆丰屯骡马市争税帖，帖主方大成跟姓柳的争税帖，打了

官司，现在又要打架了，两头都约了有一二百人，这场架要打成，就得出几十条人命。听说这两家都跟马大爷至厚，我们说合了两天，没说合好，约你老人家出去就可完了。”马静说：“就是罢，我该让众位家里坐，地方可是狭小，多有不便。众位在此少待，我到家里告诉一声。”众人说：“是。”马静到里面，拿了两吊钱，一个菜筐，说：“贤弟，人家约我说合事，家中没人买菜，回头贤弟你辛辛苦苦，到前街庆丰屯去买两条活鱼，买两只小鸡，买些干鲜水菜，买回来交给你嫂嫂做去。我少时就回来，你我弟兄好吃酒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就是罢。”马静走后，华云龙拿了菜筐出去，买了些菜，正往回走，只见雷鸣、陈亮二人慌忙跑来。一见华云龙，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华二哥，你原来在此！你还不快跑？后面有灵隐寺济公长老前来拿你。”华云龙向二位说：“贤弟，你我由千家口分手，你二人上哪里去了，你们怎么知道济公来拿我？”雷鸣、陈亮把上项之事，如此如此，述了一番。“现在济公领着二班头随后就到，他说小月屯见，大概必是算出你在这里。”华云龙一听这话，心中犹疑，正打算扔下菜筐要跑，只见那里马静来了。三个过去，给马静行礼，马静说：“雷、陈二位贤弟，既来到这里为何不到我家，你们三个站在这里说话？”雷鸣、陈亮又把上项之事也说了一遍，马静说：“不要紧，雷、陈二位贤弟，华二弟，都跟我来。”四个人一同直来到马静家中。马静把菜拿到里面去，四个人来到东配房，华云龙说：“马大哥，我来到这里尚未给老伯母请安，你带我去见见伯母。”雷鸣、陈亮一听说：“原该如是。”马静说：“老太太有点身体不安，倒不必惊动她老人家，三位贤弟请坐罢。”少时间酒菜得了，四个人吃酒，谈心叙话。马静又细问雷鸣、陈亮济公的根本源流，陈亮从头至尾，又细说一遍。马静一听，哈哈大笑说：“二位贤弟，就凭一个和尚带同两个班头，就要拿你华二哥，就有二百官兵将他围上，也未必拿得了他。再说他在我这里，更没人敢来拿他。他不来便罢，他要来时，我先拿他，将他结果了性命。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马大哥你趁早别说这话，你可不知济公长老的能为，你要一念道，他可就来了。他能掐会算，算你要从前门跑，他在前门堵着，你要打后门走，他在后门等着，你往东，他在东面迎你，你往西，他又在西面候你，叫你够四面八方无处可跑，就得为他束手被擒。”这几句话，马静一听，气得拍案大嚷，说：“你两人休要长他人威风，灭自己的锐气，如来时，你看！”用手一指，“在东墙有一轴富贵牡丹图，把画卷起来，里面是转板门夹壁墙，进去就是地窖子，你们可以在这里面藏躲。”这句话尚未说完，就听外面打门说：“华云龙在这里没有？在这里叫他出来，见见我和尚。”雷鸣、陈亮一听，吓得颜色改变，说：“马大哥，你瞧，和尚来了。”马静就把这轴画卷起来，说：“你们三个人都进去，自有我一面承管。”三个人无法，进到夹墙之内，马静把画放下来，往外够奔。书中交代：济公从哪里来？和尚自从雷鸣、陈亮走后，和尚领着两位班头往前走，走来走去，天也不早了，肚也饿了，见前有酒馆，济公进去，柴头心说：“要是和尚吃我们就吃，反正有给钱的。”三个人坐下，和尚要了几壶酒，吃了个酒足饭饱，和尚说：“堂官，给我拿个溺壶来，我要溺尿。”堂官说：“我们管拿酒壶，不管拿夜壶，你外头去溺去罢。”和尚站起来说：“给我拿两壶酒搁着，我回头来喝。”说着话，和尚出去。柴头、杜头等着和尚，老是不来了，柴头说：“老杜，了不得了，吃酒饭没有钱，和尚走了拿我两个人押了桌。”柴头说：“咱们两个也溜罢。”瞧伙计要端菜没留神，柴、杜二人一溜出来，到外面正碰见和尚。柴头说：“好

呀，你出来拿我两个人押了桌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两人跟我走，晚上我有钱。”柴头、杜头嘴里答应，心里说：“晚上我们两人吃完了先走，拿和尚押桌。”果然晚上三人到酒馆吃饭，柴杜二人忙忙吃完了，站起来就走，和尚说：“你们两个人走呀？”柴头、杜头说：“早起你拿我们两人押帐，我们不走怎么样？”说着话，两个人走了，跑堂过来把济公看上。不知济公如何走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六十三回 四英雄马宅谈心 济掸师酒馆治病

话说济公柴杜二位班头在酒馆吃饭，柴头杜头先吃跑了，杜头站起来说：“出恭去了。”柴头站起来说：“我要小便去。”和尚说：“对，你们两个人都走，拿我和尚押桌。”柴头说：“你上次怎么先走了，把我两人留下？横竖没钱，我们先走。”说着话，二人都出去。伙计一听：“这两个人是蒙吃蒙喝的。”伙计留神看着和尚，和尚在那里，也不言语。偏巧外面有一个人，端了一碗木樨汤，端着正往外走，外面进来一人，慌慌张张，把碗碰掉了，汤也洒了，洒了那人一身，这个叫赔碗，那个叫赔衣裳，两个人口角相争打起来了。众位酒客也一阵大乱，伙计只顾劝架，没留神，和尚趁乱出了酒馆。来到村头，见柴、杜二头那里坐着，和尚说：“好的，你二人吃饱了也不管了。”柴头说：“你早起为何吃完了走了？”和尚说：“对，算你有理。”柴头说：“师父你怎么出来的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叫掌柜的写上帐。”柴头说：“人家认识你吗？给你写帐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就不用管了。我出个主意，我们三个人捉迷蒙，我藏起来，你们要找着，明天早起我给饭吃，你们要找不着，明天我吃你们。”柴头一听，说：“这倒不错。”和尚就藏起来，这两个人找遍了也找不着，焉想到和尚连夜够奔小月屯而来。天亮，和尚来到李平的酒店门首，伙计将挂幌子，和尚迈步进了酒馆，一瞧有六张桌，桌上都摆着四碟，一碟煮鸡子，一碟豆腐干，一碟盐水豆，一碟糖麻花。和尚找了一张桌子坐下，拿过一个鸡子，往桌上磕，和尚说：“掌柜的。”磕一下鸡子，叫一声“掌柜的”。伙计一瞧说：“大清早起，和尚你够多讨人嫌，磕着鸡子叫掌柜的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卖几个大钱？”伙计说：“这么大的，卖几个大钱？”和尚说：“我问你是鸡子。”伙计说：“鸡子卖六个钱。”和尚说：“豆腐干卖几个大钱？”伙计说：“三个钱一块。”和尚说：“这碟豆儿卖几吊钱？”伙计说：“这一碟豆子，怎么可卖几吊钱？”和尚说：“倒不是别的，我瞧这豆子皮上，难为你做的折子，工夫大了。”伙计说：“和尚你真是有心，这豆子是水泡的自来折。”和尚说：“敢情你是自来的折子。”伙计一听，说：“和尚，别玩笑，我有自来折？”和尚说：“不是，我也说是豆子，你给我拿两壶酒来。”伙计就拿了两壶。和尚喝完了，又添了几壶，一共吃了六壶酒。和尚叫伙计算帐，伙计一算，一共二百五十六文。和尚说：“你给我写上罢。”伙计说：“大清早起，你搅了半天，吃完了酒不给钱，那不行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便写上，怎么不行？”二人正在争论，李平由里面出来，问：“伙计，什么事？”伙计说：“喝完了酒不给钱。”李平说：“和尚你没带钱，坐下就喝酒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是在你这酒店等人，是你们这方熟人，他约会我叫我来喝酒等他，不然，我也不喝酒。我等他半天也没来，故此我和尚没给酒钱。”李平说：“你几时定的约会？”和尚说：“去年定的。”李平说：“在什么地方约定的？”和尚说：“路遇约的。”李平说：“跟你约会这个人姓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忘了。”李平是打算问问和尚，只要和尚提出个熟人，就不跟和尚要酒钱，叫他走。一听这话，李平说：“和尚，你这可是胡说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不胡说，因我和尚会瞧内外两科，勿论男妇老幼的病症，我都能瞧。这个人约我来，叫我瞧病，我把这个人的名姓忘了。”李平一听和尚会瞧病，想起兄弟李安病的已在垂危之际，倘若和尚能治，岂不甚好。想罢说：“和尚，你既能治病，我兄弟是痲病，你能瞧不能？”和尚说：“能瞧，可以手到病除。”李平说：“你

要真能给治好了，不但不跟你要酒钱，还要谢谢你，给你和尚换换衣裳。”和尚说：“感谢。”李平领着和尚来到后面，一瞧，只见李安在炕上躺着，哼声不止，面如白纸，一点血色也没有了，眼睛角也开了，鼻子翹发讪，耳朵边也干了。他本是童子癆，李平为叫他兄弟保养身体，叫他在铺子住着，焉想到病体越发沉重，今天和尚一瞧，李平说：“和尚你能治不能？”和尚说：“能治，我这里有药。”和尚掏出一块药来，李平说：“什么药？”和尚说：“伸腿瞪眼丸。”李平说：“这个名可不好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这药吃了，一伸腿一瞪眼就好了。告诉你，我这药是：

此药随身用不穷，并非丸散与膏丹；专治人间百般症，八宝伸腿瞪眼丸。”

和尚把药搁在嘴里就嚼，李安一瞧，嫌和尚脏，直说：“哎呀，我不吃。”和尚把药嚼烂了，用手一指，李安的口不由的张开，和尚“呸”的一口，连药带吐沫粘痰啐在李安嘴里，“咕噜”把药咽下去。工夫不大，就觉着肚子“咕噜噜”一响，气引血走，血引气行，五脏六腑透爽快，四肢觉得有力，身上如失泰山一般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立刻说：“好药，好药，如同仙丹。”坐起身来就要喝水，喝下水去就觉着饿，要吃东西。李平一瞧，心中甚为喜悦，说：“师父这药，果然真好，就是名儿不好听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这药还有一个名儿。”李平说：“叫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叫要命丹，你兄弟是已然要死没了命，吃了我这药，把命要回来，故此叫要命丹。”李平说：“这就是了，还有一位老太太是痰中带血，师父能瞧否？”和尚说：“能瞧，不算什么。”李平说：“师父既能瞧，我拜兄马静的母亲，是多年的老病，痰中带血，病的甚厉害，我同你老人家去给瞧瞧。”和尚说：“瞧病倒行，就怕人家又没请先生，你同了去，到门口不叫进去，那是多么难以为情。”李平说：“他家如同我家一样，要不是，我也不能管。师父只管放心，跟我同去罢。”和尚同着李平由酒店出来，李平问：“师父在哪里出家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是西湖灵隐寺出家，上一字道，下一字济，讹言传说济颠就是我。”说着话，二人来到马静的门首。李平刚要叫门，和尚说：“我叫。”这才一声喊嚷：“华云龙在这里没有？”李平说：“师父方才你说什么？”济公说：“你不用管。”少时，马静出来一开门，说：“贤弟，你叫门来着。”李平说：“不是我叫门，是这位大师父，是我同来的。这位和尚是灵隐寺济禅师，把我兄弟病给治好，我同他老人家来给老太太治病。”马静一愣，说：“贤弟你来的不凑巧，我这里坐着朋友，你先把和尚邀回去，候我去请罢。”和尚说：“对不对？我猜着了。是不是不叫进去？”李平说：“大哥，你胡闹！有什么朋友在这里坐着，我见不得？给老太太瞧病，何必瞒人呢？老太太的病不可耽误，要不是济公给我兄弟治好，我也不同来了。”马静还说：“过天再瞧。”李平真急了，带着和尚望里就走。这两个人本是知己的患难朋友，马静也不好说什么，也就随着进来。和尚自向东配房走，马静赶忙一把手把和尚揪住，说：“大师父，请上房坐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怎么不叫上这东屋里去？”马静说：“有客。”和尚说：“有三位堂客，反正一个跑不了。”李平也不知内中底细，心说：“这是书房应该让客，怎么马大哥不叫和尚进去？”扒窗户瞧瞧没有人，李平纳闷，三个人来到上房，李平说：“师父你给瞧病，我回去预备酒菜，回头师父到我铺子去吃酒，咱们茶水不扰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去罢。”李平走后，和尚掏出一块药来，要阴阳水化开，给老太太灌下去。少时，老太太觉着神清气爽，就坐起来说：“儿呀，为娘病了这好几月不能翻身，怎么今天忽然好了。”马静说：“娘亲不知，现有灵隐寺济公给你老

人家吃了灵丹妙药。”老太太一听是灵隐寺济公给他治的，知道济公爱吃酒，说：“儿呀，你给济公磕头，同济公喝酒去罢。”马静过来说：“我娘亲教我给师父磕头，请师父到外面喝酒去。”济公说：“好。”站起身来，直奔东配房。不知济公怎样捉拿华云龙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四回 李平为友请济公 马静捉奸毗卢寺

话说马静见济公给老太太把病治好，心中甚为喜悦，遵母命给济公磕了头，无奈请和尚到东配房来喝酒。和尚跟着来到东配房，一看摆着一桌残菜，四份杯筷，和尚说：“谁在这里喝酒。”马静说：“我喝酒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喝酒，为甚四份杯筷？”马静说：“我四面转着喝。”立刻把残菜撤去，另整杯盘，同济公落座吃酒。和尚说：“你贵姓？”马静说：“我叫马静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跟你打听一个人，你可认识？”马静说：“谁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有个徒孙马元章，你认得不认得？”马静心说：“这个和尚真可恨，说我叔父是他徒孙。”瞪了和尚一眼，说：“不认得这马元章。”和尚说：“我给你母亲把病治好了，你怎么谢谢我？”马静说：“师父任你要多少药钱，多少金银？你说，我必从命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倒不要钱了，我最喜爱字画。”马静说：“你喜爱字画，只要我有的，你只管拿了去。”和尚说：“别的我俱不要，我就要这张富贵牡丹图。”马静说：“可以，回头你走的时节给你带了去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说要就要。”站起来就要去摘，马静连忙挡住，说：“师父别动，一摘就有许多尘土，这饭菜怎么吃？你且吃完饭再摘。”和尚说：“这也行得，反正我今天不出房子，看他一个也跑不了。”此时雷鸣、陈亮同华云龙在夹壁墙里，听得明明白白，吓得三个人战战兢兢。马静心说：“这个和尚可留不得，莫若我一刀把他杀了，省得他找我二弟。他死后，我给他修一座塔，报答他给我母亲治病之恩，逢年过节，给他烧点纸钱。”想罢，自己到屋中，暗把单刀带好，陪着和尚喝酒。拿酒灌和尚，想要把和尚灌醉。给和尚斟一盅，和尚喝一盅，直喝到天有掌灯以后。和尚自言自语，说：“喝了这些酒老不醉，醉了也好，就省得喝了。”和尚坐在那里直哼哼，马静说：“师父为什么哼哼，喝醉了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要出恭。”马静说：“要出恭外头去。”和尚站起来，马静跟着出来，一边走着，和尚道：“马静你瞧我这药好不好？”马静说：“好。”和尚说：“马静你猜那药值多少钱？”马静说：“多少钱？”和尚说：“我那药合一文钱一丸。”马静说：“那药真便宜。”和尚说：“便宜可便宜，我今后打算不再配了。如今的人没好良心，我和尚给治好了病，反倒安心要杀我，我死后还给我修一座塔，逢年过节还给我烧化纸钱，就算报答我。”马静一听这话，暗想：“这个和尚真怪。”说着话，来到东村口，和尚蹲下，马静绕来绕去，绕到和尚身后，拉刀照和尚就砍，和尚用手一指，用定身法把马静定住。马静举着刀不能转动，和尚就嚷：“了不得了，杀了和尚了。”小月屯村庄居户甚多，听见喊嚷，大家拿着灯光出来看。马静可吓着了，心说：“我这里拿着刀不能动，人家问我，我说什么？”焉想到和尚一使佛法，大众都没看见，过去了。马静说：“师父，我错了，你老人家不要跟我一般见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跟我动刀，你何不把刀拿你妇人的情人，杀他好不好？”马静说：“我不知在哪里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跟我去捉奸。”马静跟着和尚来到毗卢寺，和尚说：“就在这庙里。”马静说：“待我敲门。”和尚说：“捉奸哪有敲门的？你真是呆笨。”马静说：“捉奸还有行家？我没捉过，不叫门怎么样呢？”和尚说：“你蹿进墙去。”马静说：“我蹿墙，你怎么。进去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也会蹿。”马静这才一扭身蹿上墙去，一瞧和尚已在墙内蹲着。马静说：“你怎么进来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挤进来的。”马静说：“由哪里挤进来的？”和尚说：“由墙里挤进来的。”马静说：“师父挤我瞧瞧。”济公往墙上一挤，

口念：“唵敕令吓！”马静一瞧，和尚没了。和尚又念：“唵敕令吓！”马静一瞧，和尚又有了。马静说：“这个挤法倒不错，明天我学学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跟我走。”和尚带领马静往后奔。这座庙原本是三层殿，越过头层大殿，来到二层大殿，由东角门穿过去，是东跨院，这院子里栽松种竹，清气飘然，北上房灯光朗朗，人影摇摇。马静来到窗棂外，把窗纸湿了个小窟窿，往里一看，这上房本是前廊后厦，屋内靠北墙是一张大床，地上有桌椅条凳，床上搁着一张小床桌，点着蜡灯，正当中坐着一个妇人，穿着一身华美衣服，打扮着浓妆艳抹，甚是鲜明。马静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妻子何氏，两边坐着两个和尚。上首坐的这个和尚，身体胖大，赤着背，穿着阳绉中衣，白袜青鞋，面皮微黑，粗眉大眼。马静一看，认得是探花郎高庆，下面这个和尚，黄脸膛，瘦小枯干，穿着灰色僧袍，白袜青鞋，乃是小白虎周兰。就听高庆、周兰说：“嫂嫂今天怎么这样闲着？我二人听说马静回来，嫂嫂不能出来，我二人真是茶思饭想。没想到，今天嫂嫂来了。”何氏说：“不然，我也不能来。今天是家里来了一个济颠和尚，给老太太治病，马静陪着和尚吃酒，我告诉家里，说上娘家去，我才到这里来，省得你们两个人想我。我今天也不回去了，明天再回去，我就说住在娘家。你二人快给我预备点吃的，我还没吃饭呢。”马静一看，气得三尸神暴跳，自己一想：“真是大丈夫难免妻不贤，子不孝。辱贱婢，做出这样无廉无耻之事！”立刻伸手拉出刀来，闯到屋中，手起刀落，先把探花郎高庆杀死。小白虎周兰，踹后窗户出去逃命，何氏站起来往外就跑，马静随后就追，刚赶到院中，见何氏用手一摸脸，两个眼珠子掉出来，有一尺多长，吓得马静大吃一惊。这妇人说：“好好，焉敢管我的事。”说着话，一张嘴，一口黑气喷来，马静翻身栽倒。书中交代：马静的妻子何氏，可并不会喷黑气，这其中有一段隐情。原本何氏娘子，乃是知三从，晓四德，明七贞，懂九烈，根本人家之女。他娘家兄弟叫律令鬼何清，乃是玉山县三十六友之内的侠义英雄，当初马静与何清乃是结义的弟兄，先交朋友，从后结的亲。这天何清来探望马静，两个人坐在书房谈话，何清说：“姐夫，咱们三十六友之内有一个人出了家，当了老道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马静说：“谁出了家？”何清说：“黑沙岭的郭爷，夜行鬼小昆仑郭顺，他出了家。那一天我碰见他，瞧他带着道冠，穿着道袍，我说：‘你疯了。’他说：‘怎么疯了？’我说：‘你为何穿老道的衣服。’他说：‘我看破了红尘，人在世上，如同大梦一场。’他出了家，他师父是一位高道，乃是天台山上清宫的，复姓东方双名太悦，人称老仙翁，外号昆仑子。有一宗宝贝，名曰‘五行奥妙大葫芦’，这葫芦能装三山五岳，勿论什么精灵，在里面一时三刻，化为脓血，将来老道一死，葫芦就是他的，他师父给他三道符，一道能捉妖净宅，一道避魑魅魍魉，一道能保身，避狼虎豺豹。我把他那道捉妖的符偷来，你瞧瞧。”马静一看，何清说：“我不知道他灵不灵？”马静说：“咱们试试。”何清说：“怎么试？”马静说：“现在庆丰村王员外家，他儿子被妖精迷住，贴出告白条来，谁能捉妖把他儿子病治好了，谢银二百两。我去举荐你，你就充何法官。”何清说：“就是，倘要能了，就得了二百两银子。”马静就到庆丰村王员外家一说，王员外求之不得，就把何清请了。王员外问：“何法捉妖，用什么东西？”何清说：“一概不用。”王员外说：“人家捉妖，都用黄纸朱砂等类，何法官怎么全不用呢？”何清

说：“你就把你儿搭出来，我到你儿的卧室去等捉妖。”王员外立刻吩咐，把公子挪出来。何清吃过了饭，有人带领来到后院公子的卧室，何清就把这道符贴在里面屋门上。他在床上一躺，瞪着眼，等到天有二鼓，只听外面狂风大作。何清睁眼一看，吓得毛骨惊然。不知何清怎样捉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五回 律令鬼王宅捉妖 醉禅师古寺治狐

话说何清躺在公子卧室，时有二鼓，听外面一阵狂风。何清本不会捉妖，心中暗自担惊，心里说：“真要是妖精一来，若这道符不管事，我趁早踹窗户逃走。”正在思想之际，听外面有“咯哒咯哒”木头的声音，由外面进来一个女人，长得千娇百媚，万种风流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一阵阵香风扑面，一声声燕语莺啼。妖滴滴柳眉杏眼，嫩生生粉脸桃腮。樱桃口内把玉排，粉面香腮可爱。身穿蓝衫可体，金莲香裙可盖；恰似嫦娥降玉台，犹如神仙下界来。

何清一看，心说：“敢情这就是妖精。”就听这妇人说：“什么人胆大，敢来到仙姑的卧室？”说着话就往里走。刚一走进里间屋门，只看见那道符显出一道金光缭绕，直射那妇人。那妇人“哎呀！”一声，拨头便走。何清赶过去一刀，剁下一只红绣鞋，鲜血淋漓，何清就说：“抓住妖精了。”王员外有许多的家人俱在别的屋里伺候，点着灯，听何清一嚷：“拿住了。”大家掌灯光过来，说：“何法官可将妖精捉住？”何清说：“你们看红绣鞋成精，被我杀了。”大众一看，果然是只红绣鞋，鲜血淋漓。王员外谢了何清二百两银子，把那道符留下贴着。何清走后，妖精果不闹了，焉想到王宅不闹了，马静家里闹起来，平白无事，眼见着桌上的茶壶茶碗没人动，自己会滚在地下。马静胆子也大，把刀拉出来往桌上一拍，破口大骂说：“什么东西敢在我家闹？”可是骂也不行，马静一想，何清那道符避邪，就使人到王员外家把那道符要来。贴在马静家中，果然马静家中就不闹了，王宅又闹起妖精来，王员外又遣人把符要回来贴上，就不闹了，马静刚把符给了王员外，马静家又闹了。这样往返两家，闹了有半年。马静正走鸿运，也不理论，焉想妖精跟马静结了仇。妖精就在毗卢寺庙里住着，凡事是以邪招邪，祸无根不生，探花郎高庆、小白虎周兰他两个人本是淫贼，跟马元章出了家，有马元章看管，他两个人不敢胡作非为。先前两个人常到马静家中去，或要钱、或送东西，高庆见马静之妻何氏美貌，高庆在庙里常跟周兰说：“你瞧马静的媳妇，长的有多好。”后来何氏向马静说：“不必叫高庆、周兰到家里来，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，和尚到家里来总不便。庙里没钱，你可以给送去。”马静一想也是。这天到庙里告诉高庆、周兰：“不便到家去，如没钱我给你们送。”这两个人遂不能到马家去，也见不到何氏了。高庆跟周兰在庙里，天天念道：“恨不能再见何氏一面方快。”这天忽然外面打门，高、周二人开门一看，乃是马静之妻何氏。书中交代：可不是真何氏，乃是妖精变的。这两个人一看，说：“嫂嫂由哪来？怎么这样瞧着？”妖精说：“二位贤弟到家里去，我早看出你两人的心思，今天你马大哥出了外，我来瞧瞧你两个人。”高庆、周兰一听，喜出望外，说：“嫂嫂请里面坐。”把假何氏让到里面，高庆、周兰二人争先求欢，假何氏任其云雨巫山之事，高、周二人如获至宝。妖精一来为盗取真阳；二则跟马静有仇，变作何氏的模样，直由马静家里出来到庙内，免得高、周二人疑心，叫李平瞧见，好教李平告诉马静，马静必把妻子何氏杀了，闹得他家务自乱。妖精天天到庙里来，与高、周二人作乐。这天忽然不来了，高庆一打听，知道了马静在外回来，两个人茶思饭想。今天忽又来了，妖精说，马静陪着和尚给老太太治病，他偷空来的，高、周二人欢喜非常。今天马静也认作真何氏，把高庆杀死，再追出何氏来。妖精把马静喷倒，说：“好马静，仙姑老不吃人，今天活该把你吃了。”妖

精正要上前吃马静，济公赶过来说：“你先别吃人来，我给你看看我这相貌好不好？咱们二人商议商议，你跟我去罢。”妖精一看，说：“，好和尚，你真不要脸，敢和我说这样无脸的言语？我来拿你！”照定和尚吐了一口黑气，立刻和尚哈哈大笑说：“妖精，你爱和尚，可知道有一个故事吗？在大晋朝，有个柳太师知道有一个高僧在深山修道，名为红莲和尚，派人去请三次，并不下山，柳太师甚恼，叫人把勾栏妓女荷花找来，告诉她：‘你能到深山把红莲和尚合你办那件云雨之事，叫他失了真道，我给你二百银子。’荷花说：‘大人给我一乘小轿，两个婆子，我扮做官宦人家小姐，叫他不敢小看我。’柳太师照样全给了，荷花乃乘轿到山内古庙进香拜见老和尚。到了方丈之内，只见老和尚端端正坐，闭目养神。荷花故作妖声说：‘老和尚慈悲慈悲，我肚腹疼痛，我病非男子肚脐对我肚脐才能好，此时我肚腹疼痛难过了。’和尚一听口念：‘阿弥陀佛。’说：‘小姐，不要胡说，男女因片刻之欢，误了一生之名节。我和尚乃出家人，坐守深山，应该戒杀盗淫妄酒，小姐乃闺门秀女，我焉敢做这伤天害理之事？再说小姐必系官宦之女，尚未出阁，恐将来闹出是非，岂不玷污了上人的脸面？小姐请要三思。’荷花本是妓女，被柳太师所托，今天见和尚所说之话，荷花‘噗哧，一笑，往和尚怀中一扑，说：‘老和尚慈悲慈悲罢，奴家心中难过。’老和尚一闻脂粉头油，异香扑鼻，见荷花百般献媚，俗言说的不错，‘眼不见，嘴不馋，耳不听，心不烦，人非草木，谁能无情？’老和尚一阵心神飘荡，被荷花缠绕的欲火难耐，当时从荷花那件云雨之事。荷花回到柳太师府，把引诱和尚、和尚依从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太师给了荷花二百两银子，随后作了一首诗，派家人给和尚送到庙里去。和尚打开一看，上写的是：

红莲和尚修行好，数载苦守在庙中；

可惜十年甘露水，流入荷花两瓣中。

和尚一瞧，明白其中隐情，自己羞愧难当，悬梁自缢。死后阴魂不散，转世投胎，柳太师家的夫人所生一女，系和尚所托生，姑娘大了，名叫柳翠云，专好勾引和尚，那就是红莲和尚的报应柳太师。常有人说：‘大头和尚戏柳翠’，就是爱和尚的这段故事。”且说济公过来戏耍妖精，妖精哪里看得起济公？施展妖术，要和和尚斗法。和尚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你来我看有何能为？”妖精祭起混元石子，照定和尚打去，济公说：“你这孽畜，胆大无知！”伸手把石子接住，又把草鞋脱下来，照定妖精打去，妖精往旁边一闪。济公手一指，说：“拐弯，拐弯。”那草鞋一拐，正打在妖精脸上。妖精大怒，说：“好一颠僧，仙姑我和你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何必跟我做对？”济公说：“你今无故搅乱他安善之家，害王员外之子，又在马静家中闹的人不安生。你又假托人之面貌，败坏佛门。”说罢，将僧帽摘下来，说：“看我法宝来取你。”照定妖精一扔，立刻一片红光把妖精罩住，和尚先过去，到房中取了一碗水，把妙药一块放在碗内，一化成药，给马静灌下，水到肚内，只听“咕噜噜”一响，“哇”的吐出几口黑水来，翻身起来说：“好贱婢，你害的我好苦。”济公说：“你不要生气，你看看你妻子在哪里？已现原形。”马静回头一看，“呀”了一声，不知看见是怎么一段原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六回 卧虎桥淫贼杀和尚 庆丰屯济公救文生

说话马静睁眼一看，见济公僧帽罩着一个狐狸，有狗大小。济公说：“你瞧，这就是你媳妇。”马静说：“师父，我妻子乃是狐狸？”济公说：“你妻子不是狐狸。这个狐狸跟你有仇，它变的你妻子模样，扰乱家务要害你。你媳妇现在家里，她原本是好人，你不要听了李平的话，先前李平瞧见的，就是妖精变的。你把李平找来，叫他瞧瞧，也可以洗出你的朋友。”马静听罢，赶紧去到酒铺把李平找来。李平来到庙中一看，是一个大狐狸，李平说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马静就把从头至尾的话，对李平一说，李平这才明白何氏嫂嫂是好人。和尚说：“马静，你把狐狸杀了。”马静拉出刀来，照狐狸一刀，和尚用手一指，狐狸脑袋掉下来。和尚说：“你找柴草点着，把狐狸同高庆的死尸一并烧了。”马静就找了柴草，连高庆的死尸并狐狸一并烧了。和尚说：“马静，你可把华云龙放出来呀！还是我到你家里去拿他？”马静说：“慈悲慈悲罢！可以看在我的面上，饶了他罢。”和尚说：“那可不行！华云龙罪大恶极，你要不放出来，我到你家拿他，你得跟着打官司。”马静说：“我还是把他放出了，师父再拿他。”和尚说：“也好，你去罢。”马静谢过了济公，自己这才回到家中一看，果然他妻子回娘家去刚才回来。马静甚为感激济公的好处，自己来到东配房把夹壁墙开了，说：“三位贤弟出来。”华云龙、雷鸣、陈亮三个人说：“马大哥，和尚哪里去了？”马静说：“华二弟，你快逃命罢！济公他算出你在我这夹壁墙内，我实不能隐瞒你了。我托我的朋友把和尚绊住，少时和尚就来拿你，你快走罢！出了门，你可快走，我也不管你在东西南北，任凭你自己。和尚也不定在哪边等你，你自己酌量。”华云龙一听，吓的颜色更变，不能不走，这才谢过了马静，马静送出大门，华云龙慌不择路，一直够奔正南。往南走了有三里路，眼前有一道桥，名叫卧虎桥，华云龙一看，桥下有一个和尚，正探头在外瞧。华云龙吓的就要跑，自己又一想：“尽跑当了什么，莫如我掏出镖来打和尚一镖，叫他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，打不了他，我姓华的这条命也不要了，跟他一死相拼。”想罢，掏出镖来，和尚又一探头，华云龙抖手一镖，正打在和尚的咽喉。华云龙赶过去一刀，把和尚脑袋砍下来，“咕噜”滚在河内。华云龙把刀擦了擦入鞘内，自己一阵狂笑说：“我打算这么个济颠和尚，项长三头，肩生六臂，敢情就是这样无能之辈，也是个肉体凡胎。听雷鸣、陈亮一说，济颠不亚如神仙，我华云龙还要到临安，再闹个二次，叫他等看看。”自己正在扬扬得意，就听后面有人说：“好华云龙，我看你往哪里走？”华云龙回头一看，是济颠和尚，贼人吓的魂飞魄散，撒腿就跑。书中交代，这是怎么一段事呢，方才华云龙杀的和尚，不是济颠，乃是由毗卢寺跑出来的小白虎周兰在桥底下藏着。他只当是马静追下来，细一瞧不是马静，他也没想到华云龙拿镖打他。这小子也没做好事，他叫小白虎，犯了地名，这道桥叫卧虎桥，华云龙认着是把济公打死，故此济公一说话，华云龙吓的没了魂，尽命逃走。和尚随后紧紧赶来，华云龙围着庆丰屯绕，和尚直追了一夜，天光亮了，把华云龙也追丢了。和尚慢慢往前寻找，见眼前围了一圈人，和尚说：“我进去瞧瞧。”内中有一个人，最讨人嫌。和尚说：“借光。”那人说：“借光给多少钱利钱？”和尚说：“要多少钱给多少钱。”那人说：“我还挤不进去呢，你还挤什么？”和尚照定头里的人脖子上一吹，那人觉着脖子一股凉气，一回头，和尚挤进去。那人说：“和尚，你为什么吹我脖子？”

和尚说：“你脖子上停着一个蚊子，我怕叮了你，我是好心吹蚊子呢。”和尚又照头里那人一吹，那人一回头，和尚挤到里面去。那人说：“你做什么又吹我？”和尚说：“那蚊子由他的脖子上，飞到你脖子上来。”和尚走到里面一瞧，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，赤身露体，身上一根线都没有，头挽牛心发髻，品貌端方，长的不俗。众人问：“你这是怎么一段事？”这人说：“渴。”众人问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”这人说：“渴。”众人说：“你姓什么呀？”这人说：“渴。”众人说：“你叫什么呀？为何不穿衣裳？”这人说：“渴。”和尚说：“他是河沽县的，叫河沽。”大众说：“和尚别胡说了。”和尚来到旁边一铺户说：“掌柜的，借我一个碗，给点水给那赤身露体的喝，他直嚷渴。”掌柜的说：“我们不给，倘喝了水竟自死了，我们反担不起。”和尚一瞧，那边菜园子有人在那里打轱辘汲水，和尚过去说：“辛苦，有水没有？”那打水的说：“做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跳井。”那人说：“跳井别处跳去，我们不准在这里跳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有桶，借我一个桶打点水。”那人说：“没有，你要好好来说，倒许借给你，你说跳井，有也不借给你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要不借给我，我就跳下井去，叫你打一场人命官司。”那人说：“你只要不要命，跳了井，我就打一场人命官司，就怕你不敢死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瞧我敢死不敢死。”说着话，和尚跳下井去。那人大吃一惊，前到井口一看，和尚没跳下井去，两只脚挂住井口，倒挂蜡烛，脑袋冲下，和尚拿僧帽舀水呢。本来井也浅，那人一瞧说：“和尚你吓杀了我，我看你怎么上来。”和尚使了一个鲁鱼单摇鹞子翻身上来，说：“我不用跟你借桶，你瞧我帽子舀水行不行？”本来帽子的油垢多了，盛水都不漏，和尚拿着来到这赤身男子的跟前，把水给他喝了，和尚把僧衣脱下来，给这人盖上。工夫不大，这人出了一身冷汗，大众一瞧说：“好了。”就见这人“哎呀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好和尚，你害的我好苦。”破口大骂。众人瞧着，就有气不平的说：“你这人可真太不懂情理，和尚给你找了水，把僧衣给你盖上，你出了汗好了，你不说谢谢和尚，反倒骂和尚，真是以怨报德，太实无礼。”这人“唉”了一声说：“众位有所不知，我骂的不是这位和尚。我姓张叫张文魁，乃是文生秀才，在龙游县北门外张家庄住家。因家中这几年种落不收，度日艰难，我到临安找我娘舅，借了二百两银子回家，好垫办过日子。没想到走在半路上，我觉着肚腹疼痛，坐在树林子歇息，来了一个秃头和尚，面如喷血紫脸膛，一脸的斑点，他问我‘怎样了’，我说‘肚腹痛’。他给我一丸黑药，我吃了就觉着不能动转，他把我的包裹连银子都拿了去。我一发迷蒙，也不知道怎么会来到这里，落到这般光景，我骂的是那个和尚。”大众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济公说：“我把僧衣给你穿，你跟我走罢。”张文魁站起来，跟着济公走。跟前有一座酒馆，和尚就往里走，伙计一瞧，一个和尚穿着破衣草鞋，光着背，一个穿着破僧袍。伙计只当是要饭的乞丐，伙计说：“喂，和尚，没有剩的。”和尚说：“新鲜的都不爱吃，吃剩的？胡说！”和尚带领张文魁，直奔后堂落座。和尚说：“掌柜的，你别瞧我们穿的破，包子有肉不在褶上，招好顾主，财神爷来了。”伙计说：“是。”和尚说：“给我煎炒烹炸，配十六个菜来，两壶人参露酒。”伙计说：“人参露卖一吊二百钱一壶，这里便宜一半呢。”伙计也不敢说不卖给他，饭馆子又没有先要钱的规矩，只得揩抹桌案，把菜给要了，把酒拿过来。菜都给上好，和尚让文魁吃，张文魁说：“我不吃。”和尚说：“你怎么不吃？”张文魁说：“吃完了，没钱给人家。”和尚说：“没钱你嚷什么，反正吃完了再说。他要打，

就卖给他两下，他打轻了不怕，打重了得给养伤，倒有了下落。”伙计在旁一听：“这倒不错，和尚卖打来了。”和尚正同张文魁说着话，忽然由外面闯进两个人来，一声叫嚷：“好和尚，你在这里！”说着话，直奔济公而来。不知来者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七回 二班头饥饿寻和尚 两豪杰酒馆求济公

话说济公正在酒馆跟文魁说话，由外面进来了两个人。伙计一看，这两个人穿着月白裤褂，左大襟，白骨头钮子，原来是柴元禄、杜振英二位班头。他两人自从跟和尚捉迷藏，这两个人找不着和尚，柴、杜二人腰中一文钱没有，连夜追到小月屯。次日直饿了一天一夜，围着小月屯找遍了，也没找着和尚。两个人又饿又气，正在街上闲游，远远望见济公赤着背，同着一个人，穿着和尚的僧衣，进了酒馆。柴、杜二人来到酒馆一看，柴头说：“好，你在这里吃上了，我们两个人直饿了一天一夜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两个人嘴懒，为什么不吃呢。”柴、杜二人说：“没钱，吃什么？”伙计说：“这倒不错，又来了两个白吃的。”柴、杜二人饿急了，坐下就吃。伙计暗中告诉掌柜的说：“一个穷和尚同着一个光眼子的，又来了两个怯货，大概都是没钱。”掌柜的说：“等他们吃完再说。”正在这般光景，只听外面一声喊嚷：“老三，你我到里面吃杯酒，好一座庆丰楼。”说着话，进来两个人。头前一位赤发红须蓝靛脸，紫缎色壮士帽，紫箭袖袍，腰系皮挺带，披蓝缎色英雄大氅，后跟这位身穿白褂，翠白脸膛，俊品人物，正是风里云烟雷鸣，圣手白猿陈亮。这两个人在马静家，自华云龙走后，马静说：“雷、陈二位贤弟，在我这里多住几天罢。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兄台不必相留，我二人还有事呢，天亮我二人就要告辞。”等到天亮，雷鸣、陈亮告辞，马静说：“二位贤弟，吃了饭再走。”陈亮说：“我二人实有要紧事呢，你我知己之交，何在一顿饭。”当时二人由马静家出来，一直往南，来到庆丰楼。二人想要吃杯酒再走，迈步进了酒馆，二人直奔后堂，抬头一看，见济公同柴、杜二位班头在那里吃酒，雷鸣、陈亮赶紧上前给济公行礼。掌柜的见这二人穿的衣裳整齐，过去给穷和尚行礼，心中甚为诧异。雷鸣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从哪里来？怎么赤着背，把僧衣给他穿上？这位是谁？”济公就把救张文魁事说了一遍，雷、陈二位这才明白。和尚说：“陈亮你先同着张文魁出去，到故衣铺中给他买一身衣服鞋袜。”陈亮点头答应，领着张文魁出去，到了衣铺，买的文生中，文生氅，白袜云鞋，裤袜襟衫，俱都穿好，回到酒馆，把僧衣给了和尚。大家归座，要酒添菜，和尚说：“雷鸣、陈亮，你们两个人谁带着钱？周济周济张文魁。”陈亮说：“我有四锭黄金，自留两锭，把他两锭，每锭可以换五十两银子。”雷鸣说：“我有五十两银子，给他罢。”说着，两个人便摘出来，递给张文魁。文魁说：“我与二位萍水之交，如此厚赠，我实惭愧之甚。”雷鸣说：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区区银两，何足挂齿。”众人吃酒，陈亮、雷鸣二人把济公拉到别的桌上无人之处，济公说：“你们两个人鬼鬼祟祟什么事？”陈亮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慈悲慈悲罢，看在我二人面上，你老人家别拿华云龙。你回临安去，我二人给你老人家叩头。”济公说：“你二人不叫我拿华云龙，好办。陈亮，你去买一张信纸，一个信封，到柜上借一枝笔来。”陈亮不知和尚要写什么东西，即到外面买了信纸信封，到柜上借了枝笔，拿过来交给和尚。和尚背着雷鸣、陈亮写了半天，把信封封好，信面上画了一个酒坛子，这是和尚的花样。陈亮说：“师父，这是有什么用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把信交给你二人带回，回头你二人把张文魁送到龙游县北门外张家庄，你二人进北门路西有一座酒楼，字号是‘会仙楼’，你两个人进去，上楼在楼门口头一张桌上坐下，打开我这封信来看，要是华云龙今天晚上没有做这件事，我和尚就不拿他。”雷鸣、陈亮也不知和尚写的是

什么东西，二人只得点头答应。和尚说：“我叫你两个人把张文魁送到家里去，你两个人若不送到了，叫我和尚算出来，和尚要你两个人的命。”雷、陈二人说：“是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两个人送到了张文魁，若不入北门，不上会仙楼去，我和尚算出来，要你两个人的命。你两个人到会仙楼去，若不上楼，不在靠楼门头一张桌上坐下，我和尚算出来，要你两个人的命。你两个人在头一张桌上坐下，不打开我这一封信瞧，我算出来，要你两个人的命。”雷鸣、陈亮一听，这倒不错，错一点就要命。二人点头，把信收好。吃喝完了，把酒饭帐给了，和尚说：“张文魁，我派他二人把你送到家去，你跟他二人走罢。”张文魁给和尚磕了头，跟着雷鸣、陈亮，三个人在和尚跟前告辞。出了酒馆，顺大路直奔龙游县，三十余里也不甚远，三个不知不觉到了龙游县北门，张文魁说：“既然离我家不远，二位恩公到我家里坐坐罢。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既是离你家不远，你回去罢，我二人还有事呢。”张文魁再三谦让，这两个人不去，张文魁无法。又谢了雷鸣、陈亮，自己告辞去了。雷鸣说：“三弟，你我进北门瞧瞧去。”两个人进了北门，往南行走，抬头一看，果然路西里有一座会仙楼，门口挂着酒牌子，上有“李白斗酒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。应时小卖，午用果酌，闻香下马，知味停车，里门刀叉乱响。二人迈步往里面奔，一进门南边是灶，北边是灶！二人直奔后面，地方甚为宽阔，楼下酒饭座甚多。靠北墙是楼梯，二人登楼梯上楼，靠楼门有一张桌，雷鸣、陈亮刚才落下座，就听楼下有人让帐说：“华二哥你不用让，这笔帐我们早给了。”陈亮一听一愣，往楼下一瞧，原来是华云龙同着两个人在楼下让帐，一个人是壮士打扮，头戴翠蓝色六瓣壮士帽，上安六颗明珠，身穿翠蓝箭袖袍，腰系丝鸾带，薄底靴子，肩披一件蓝缎色英雄大氅，三十以外的年岁，黄脸膛，细眉圆眼。一个人是武生打扮，二十以外的年岁，青白的脸膛。陈亮一看，说：“雷二哥，你看两个人同着华二哥，决不是好人。”雷鸣说：“你不必管他，你瞧瞧师父这封字柬写的是什么。”陈亮把字柬拿出来一看，就是一愣，说：“二哥，你看，了不得了。”雷鸣说：“我看什么？我又不识字，你念与我听就得了。”陈亮说：“师父只是八句解话，我念你听了，上写是：

侠心义胆壮千秋，为救云龙苦谋求。今至龙游三更后，北门密访赵家楼。有染美女

伊须护，剪恶先当断贼头。云龙今夜无此事，贫僧明日返杭州。”

陈亮念罢这张字柬说：“二哥，师父这八句话，是说华云龙今夜要在赵家楼采花。师父又说，华二哥今天要是没这事，他老人家就不拿他。这件事可真假难辨，叫你我二人暗中瞧着，保护贞节烈女。咱们打听打听赵家楼在哪里。”雷鸣说：“就是。”二人这才要了几壶酒，要了四碟菜，吃喝完了，给了酒饭帐，二人一同下楼，出了酒馆往北走，见对面来了一位老者，苍头皓首，须发皆白，陈亮过去施礼说：“借问老丈，有一个赵家楼在哪里？叩求老丈指示明白。”那老者一听，说：“尊驾打听赵家楼？小老儿今年七十余岁，在这里根生土长，大小胡同没有我不知道的，只是没有赵家楼这个地名。哎呀！我们这本地倒有一家财主姓赵，人称他赵善人，他家里可有楼房。”陈亮一听，真是随机应变，赶紧说：“不错，是人家托我带一封信，说龙游县北门里有一家财主姓赵，有楼，是我方才说的不明白。”老丈说：“你要找赵善人家，你往北瞧路东有一座德泰裕粮店，北边那条胡同叫兴隆街，你

进胡同一直往东，到东头路北的大门口有‘乐善好施’的匾额，有棵大槐树，那就是赵宅。”陈亮、雷鸣打听明白，二位英雄这才要夜探赵家楼，保护贞节烈女，捉拿淫贼华云龙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八回 看字柬寻访赵家楼 见孝妇英雄施恻隐

说话雷鸣、陈亮听老丈说明了道路，二人一直往北，走了不远，果见路东有一座德泰裕粮店。北隔壁是一条大街，二人进了旧兴隆街一直往东头一看，见路北里是广亮大门，门口有两个龙爪槐，门上有“乐善好施”的匾额。陈亮一看，知道里面栽着内挂。书中交代，什么叫内挂呢？此乃是江湖绿林中的黑话。保镖的调坎，说叫内挂，街上卖艺的叫星挂。陈亮看罢，同着雷鸣二人又往东走。瞧大门东边有一个向北小胡同，雷鸣、陈亮二人进了小胡同，一直往北，这个胡同甚窄，大约也只有二尺度。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瞧这个小胡同，要是对面来了胖子就挤不过去。”二人来到北头一看，西墙里是赵宅的花园子。雷鸣、陈亮站在高坡之处一望，见一座花园，里面极其讲究，有假山子石，有月牙河，牡丹亭，蔷薇架，小舟船，留芳阁，避暑楼，赏雪亭，真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草。花园子当中有三间楼房，支着楼窗，挂着帘子，有几个仆妇丫环拿了小筐下楼摘花，摘后又复上楼。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看这楼上必住着姑娘妇女。”隔着帘子，也瞧不出是姑娘还是少妇，二人也不肯紧望里瞧，又怕人家里面瞧见。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我今天晚上就由这条路来探访。”说着话，二人复又往南。刚才出了小胡同，只见赵善人门口，围着一圈子人。陈亮一愣：“方才进小胡同的时候，这里并没见人，这是什么事？”陈亮分开众人，挤进去一看，是一个年轻的少妇，头上抹着白布，身上穿着孝衣，系着麻辫子，白布蒙鞋，旁边站着一个老者，在地下铺着一张纸，上写着一张告白：

四方爷台得知，小妇人刘王氏，在旧兴隆街西头路北住家。只因家中寒难，婆婆忧虑日深，旧疾复发，服药无效，于昨日申时病故。小妇人丈夫素作小本营生，现在身患恶疮，不能动转，小妇人婆婆一故，衣衾棺木皆无，家中素无隔宿之粮，当卖俱空，遭此大难，惟唤奈何？万出无奈，叩乞四方仁人君子，施恻隐之心。自古有麦舟之助，脱骖之谊，今古皆然。倘蒙垂怜，量力资助，共成善举，以免小妇人婆婆尸骸暴露，则殁存均感矣！

陈亮一看，甚为可惨，就听旁边站着那老者说：“众位大爷，这妇人是老汉的邻人，只因她婆婆死了，她丈夫生了疮，不能殡葬，她家里又没人，我同着她出来，求四方仁人君子老爷们，行好积德，有一个赈济她一个。”大家辐辏，旁边就有好行善的，瞧着可怜，刚要掏钱，旁又有一人说：“老兄，你不必信，这个不知是真是假？怕是借此做生意的。”这一句话，那人要掏钱就不掏了。这就是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。说坏话这人，姓陈，名叫事不足，外号叫坏事有余。陈亮一瞧，说：“二哥，这是好事，我们两个人周济周济她。”雷鸣说：“好。”掏出一包银子，有十余两，递给那妇人，陈亮说：“这银子一共约有四十两，你拿去回家买棺木罢，省得你一个妇人人家在这里抛头露面的。”这妇人一见陈亮给这些银子，赶紧问：“二位恩公贵姓大名？”陈亮说：“你也不用问我，我们也不是这里人，你也不必打算报答，你回去罢。”书中交代，这个妇人倒没想到过路的人有如此行好事的，她本意化赵善人家。当初赵善人常施舍棺材，皆因无耻之徒闹坏了事，没有死人，也穿了孝袍到赵家磕头化材，诓了棺材，他把木头劈开卖了，因此赵宅现在不施材了，非得瞧见是真死人才舍。这妇人原打算到赵宅门口来化赵善人、没有想到雷鸣、陈亮二人周济她这些银两，那妇人谢了陈亮二位竟自

---

辐（fú）辏（còu）：形容人或物聚集像车条集中于车轴一样。

去了。雷、陈二人做了这件好事，见妇人去后，才出了兴隆街西口，找了一座酒楼，二人吃酒，直吃到天有初鼓以后。会了酒饭帐，二人出了酒馆，找在无人之处，把夜行衣包打开，换上皂缎色软扎中，迎门拉慈茹叶，穿上三岔通口寸帕衣，周身扣好了骨钮，寸半罗汉股丝绦，在胸前双拉蝴蝶扣，把走穗掖于两肋，头前带好了百宝囊的兜子，里面有千里火、自明灯、拨门撬户的小家伙，一切应用的物件，皂缎兜当棍裤、蓝缎子袜子、打花绷腿、倒纳千层底的鞞鞋，把刀插在软皮鞘内，拧好了扎把簧，把白昼的衣服包在包囊之内，斜插式系在腰间，抬了抬背膀，收拾停当，二人拧身蹿上房去，越脊穿房，往前够奔。二人走到一所院落，是北房三间，东里间屋中有灯光闪闪，人影摇摇，猛然听屋中说：“娘子，你把二位恩公供上了么？烧了香么？”就听有妇人说：“供上了。”又听说：“娘子，你歇歇罢，明天再去买棺材。真难为你，这几天受这样累，你歇息睡觉罢。总算老天爷没绝人之路，真有这样挥金如土的人。”陈亮在房上一听，说话甚耳熟。一拉雷鸣，二人由房上蹿下来，到窗棂外，把窗纸湿了个大窟窿，往屋中一看，见地下停着一个死人，是老太太；顺前檐的炕上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，腿上长着有碗大疮；靠东墙有一张桌，桌上供着牌位，上写“二位恩公之神位”。烧着三住香，地下站立一个妇人，正是那白天的化棺材的妇人。陈亮见这妇人往炕上一躺，和衣而卧，把灯吹了。陈亮一拉雷鸣，二人来到东墙根，陈亮低声说：“了不得了，那妇人把咱们两个供上烧香牌位，上写着‘二位恩公之神位’。”雷鸣说：“供上怕什么？”陈亮说：“二弟你可不知道，你没看过闲书，古来隋唐上有一位叔宝秦琼，他在临潼山救了唐王李渊，唐王李渊问他姓叫什么，秦琼走远了说：‘我叫秦琼’。唐王李渊没听明白，回去供琼五大将军，折受的秦琼在潞州城当铜卖马。你我凡夫俗子，他若供着烧香，岂不把你我折受坏了？”雷鸣说：“我去把牌位偷出来。”陈亮说：“你偷出来，明天他再写了。”雷鸣说：“怎么样办？”二人正说着话，只见墙上往下一掉土，陈亮、雷鸣只当是华云龙到赵家楼采花去，走在这里。二人赶紧往墙根下一贴，翻着脸往上瞧着，只见由墙外立起一根杉杆，上面绑着横棍，这叫蜈蚣梯子，由外面上来一个小毛贼，眼望四下里瞧。书中交代，来的这个贼人姓钱，叫钱心胜。小小子原来在兴隆街住，素日无所不为。吃喝嫖赌，把老人家的产业都花完了，媳妇出去给人家当仆妇，他在家里也无甚事。今日白昼，他瞧见雷、陈二人周济刘王氏一包银子，有四十余两，钱心胜恨不能把银子给他。晚间，他这才想出主意，做好了蜈蚣梯子，来到刘家，上了墙瞧了一瞧，顺梯子下去，掏出一把小刀，来到上房拨门，拨一下，听一下，拨了三下，将门拨开。贼人进去一瞧，屋内也没有箱子柜。刘王氏夫妇睡着了。本来也没地方搁银子，就在席底下搁着，贼人一摸就摸到手中了，心中颇为欢喜。由屋中出来，顺着蜈蚣梯子爬上墙去，骑在墙上把杉杆提出去，立在墙外，顺着梯子下去。雷、陈二人看的明明白白，心上说：“好贼人，真是狼心狗肺，人家死了人没棺材，叩头化来的银子他给偷了去。”陈亮气往上撞，说：“二哥，你在这里等我，别走，我去追他。”雷鸣说：“就是。”陈亮这才伸手拉刀，蹿出墙外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九回 钱心胜黑夜偷银两 圣手猿暗探赵家楼

话说陈亮拉刀蹿出来一看，见贼人一晃，进了路北一个门楼。陈亮赶过去，由门缝一看，见贼人在院中把蜈蚣梯子解了，拿着进了北上房。陈亮扭身蹿到院内，这院内是北房三间，见贼人到北房东里间，点上了灯。陈亮来到窗外，把窗纸湿了个小窟窿，往屋中一看，这屋里是顺后檐的炕，炕上搁着一张床桌，搁着一堆棉被，地下有八仙桌，钱柜机凳，桌上搁着一盏灯。贼人坐在炕上，把银子掏出来，乐得心花俱开，把钱包打开，瞧着自言自语，拿出一块银子来说：“这块银子置房，这块银子买地，这块银子做买卖。”说了半天，把银子包起来，搁在钱柜之内，由钱柜里拿出一吊钱来，拿了一百文，拿酒壶出去打酒。陈亮早藏在房上。钱心胜出来把门带上，唱着哈哈腔，又唱二簧，又唱时调小曲，自己欢喜的不知如何是好。来到酒铺，说：“王掌柜给我打酒。”这个酒铺掌柜的是山西人，叫老西。钱心胜先前常逛老西的酒喝，到晚上去打酒，老西上门，隔着小洞儿卖酒，钱心胜带两把一样的酒壶，灌上一壶凉水，拿空壶给老西打酒，老西打好了递给钱心胜，钱心胜说：“掌柜的给我记上帐罢。”老西说：“不赊。”钱心胜说：“不赊，你把酒倒下罢。”他把那壶凉水递给老西，老西倒在酒坛子里，钱心胜白换一壶酒。日子长了，老西生了疑心，因近来吃酒的都说酒不好。这天钱心胜又打酒，把酒打上，他要赊，老西说：“不赊。”钱心胜说：“不赊，你倒下罢。”又把凉水递进去。老西一尝是凉水，出来把钱心胜揪住，一瞧他是两把壶，老西跟钱心胜打起来，有人给劝了。今天钱心胜一说打酒，老西道：“钱先生你又来骗酒来。”钱心胜说：“我先给你钱，打一百钱的酒。”把酒打上，钱心胜拿着酒壶，心满意足回来。刚到门口，陈亮由后面一把手，把钱心胜的脖子一捏。书中交代，钱心胜走后，陈亮到他屋中，开了钱柜，把银子拿出来，连他剩的九百钱也拿着，把他炕上的棉被，用火点着，拿桌一押，来到外面等着。见钱心胜打酒回来，陈亮过去将贼人揪住，拉出刀来说：“你要嚷，我要你的命。”贼人也不敢嚷。陈亮把他捆上，把嘴塞上，往大门口外头一搁，陈亮说：“我乃夜游神是也，专察人间善恶，你偷了人家的银子，应当叫你报应。”说完了活，陈亮走了。钱心胜往院里一瞧，屋中烟直往外冒，钱心胜着急，又不能动，塞着嘴又不能嚷，直哼的嚷不出来。由东面过来两个打更的，一个拿梆子，一个拿锣，这个说：“这条胡同甚不清净。”那人说：“你别吓我，我胆子小呀！”说着话，就听“哼”的一声，吓得两个打更的背脊发麻，这个说：“是鬼呀。”那个说：“多怕呀。”正说着，又听“哼”了一下，这个打更的壮着胆子过来一瞧，认得原来是钱心胜，鼻子内嚷嚷不出来，想叫人听得，好过来把他放了。于是，两个打更的这才把他解开，嘴里的东西掏出来，打更的说：“钱先生，你怎么被人捆上？把我两个人吓着了。”钱心胜说：“我遇见夜游神了，你们二位请罢。”贼人赶紧到屋中，一瞧被褥全烧着了，即忙把火救灭，再开钱柜一瞧，银子没有了，连钱也没有了，这是贼人报应。不讲钱心胜，再说陈亮拿着银钱回到刘王氏院中，偷进屋中，把老太太的死尸手扳开，把银子搁到死尸左手里，把钱搁到右手里，把桌上供的牌位撕了，来到院中，拿了个破盆“扒叉”往地上一掷。刘王氏夫妻也惊醒了，赶紧点上灯一瞧，见老太太死尸左手拿着银子，右手拿着钱，夫妻二人正在纳闷。陈亮外面喊嚷说：“本家主人听真，明天不准再供恩公的牌位，再供必有大祸，我要去也。”说完了话，雷鸣、

陈亮拧身上房，直奔赵家楼来。来到赵家花园，暗中瞧探，院中一无人声，二无犬吠。二人蹿到里面，直奔楼下，拧身蹿到楼上，见阁上东间点着灯，二人来到窗外，把窗纸湿破，往里一看，这屋里真是幽雅佳境，靠北墙是一张湘妃竹的床，床上挂着洋绉的帐幔，当中挂着花篮，里面有茉莉夜来香，床上有藤席凉枕，香牛皮的夹被，两旁是赤金的帐钩，线缎的床围；靠东墙有一张俏头案，当中摆着水晶金鱼缸，里面养着龙睛凤尾淡黄鱼，桌上摆着金钟玉磬，两头摆着一支珊瑚树，一棵翡翠的白菜，还有各种磁器；靠西墙外边，有一张月牙桌，桌上有镜子，上面有粉缸，梳头油瓶，一切妇人应用的物件；靠窗户一张八仙桌，镶着墨玉的棋盘心，两边有把太师椅子，桌上有图书，盘里面搁着文房四宝，有斑竹镌成一支笔筒，里面有几支笔；东墙上挂着一轴条山，画的是富贵牡丹图，两旁有两条对联，上写：

女虹各月四十有五，饮酒百年三万六千觞。

陈亮看够多时，见屋中只有一个仆妇，并无别人，复返同雷鸣二人下楼。陈亮说：“这楼上没有人，二哥，你我同到前面瞧瞧去。”二人施展飞檐走壁蹿房越脊本领，如履平地相仿，往前够奔。这院中是三层房，头一层是待客厅、外书房，陈亮、雷鸣二人来到二层子东配房，趴在后房坡，往下一看，见房檐下挂着八角灯，北上房屋中灯光闪的，见有两个男暹暹抱着弦子胡琴，两个女暹暹弹琵琶打洋琴，正在弹唱。原来今天是赵员外的寿诞之期，大家忙乱了一天，亲友来祝寿，天色已晚，大家陆续告辞。雷鸣、陈亮看够多时，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我到后面去等着罢，本家大概有喜事，总得亲友散净了，本家才能安歇呢。”二人复反蹿房越脊，来到后面，在暗中等着。直等到天交二鼓，忽见由前面灯光一闪，有两个丫环打着灯笼，两个仆妇搀着一位女子，雷鸣、陈亮暗中借灯光一看，这位女子真是千娇百媚，万种风流，怎见得？有词为证：

只闻香风阵阵，行动百媚千娇。巧笔丹青难画描，周身上下堆俏。身穿蓝衫可体，金钗轻笼鬓梢，坠金小扇手中摇，粉面香腮带笑。

陈亮暗中一看，果然绝世无双，头上脚下，无一不好。陈亮再一看，这女子后面，又有两个丫环搀着一位女子，也不过十八九岁，尤加美貌。见这位女子怎样打扮？有赞为证：

头上乌云，巧挽盘龙髻。髻心横插白玉簪，簪插云鬓飞彩凤。凤袄衬花百子衫，衫袖半吞描花腕。腕带钏镯是法蓝，蓝缎绉裙捏百褶。褶下微露小金莲，莲花裤腿鸳鸯带。带佩香珠颜色鲜，鲜妍长就芙蓉面。面似桃花眉柳弯，弯弯柳眉衬杏眼。眼含水鼻悬胆，丹朱一点樱桃口。口内银牙糯米含，合情不露多娇女。女中魁元，好似仙女临凡。

陈亮看罢，心中暗为赞美，再一看后面，还有一位十六七的女子，也有两个丫环搀着。陈亮细看：

这佳人，天然秀，不比寻常妇女流。乌云巧挽青丝髻，黑真真长就了未擦油。眉儿弯，如春柳，秋波儿眼情儿漏。鼻梁端正樱桃口，耳坠金环挂玉钩。穿一件，藕色氅；翠挽袖，内衬罗衫楼外楼，百褶宫裙把金莲透，端又正，尖又瘦。瞧着好像不会走，行动犹如凤点头。心儿灵，性儿秀，美貌天仙比她丑，真正是貌美丰姿体态温柔。

雷鸣、陈亮看了这三位女子，真是一个比一个强，梨花面，杏蕊腮，瑶池仙子月殿嫦娥恐不如也。这三位小姐，这个说：“你碰了我了。”那个说：“你踩了我的脚。”说说笑笑，都顺着楼梯上楼进去，陈亮同雷鸣来到窗外一瞧，见三位姑娘都把衣裳脱了，这个说：“姊姊，你可累着了，老员外的生日，有多少亲友来，哪里得走？你我此刻且歇息罢。”只见三位姑娘喝了

一碗茶，把床帐一放，和衣而卧。丫环把灯吹了，众人够奔西里间安歇。陈亮、雷鸣在暗中等着，天交三鼓，忽然来了三个江洋大盗要来采花。不知二侠义如何捉拿淫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回 见美丽淫贼邀知己 遇故旧三人同采花

话说雷鸣、陈亮见三位姑娘安歇，两个人奉济公之命，在暗中保护，等候捉拿淫贼。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看这三位女子，果然是十分人才，世上第一的美人，不怪华云龙要来采花。”两个人说着话，在暗中藏着，忽然打一块石子来，见东墙上一连三条黑影，行走如飞，都是穿着夜行衣。陈亮说：“二哥你看，果然师父未卜先知，有先见之明。你看这三个人，当中走的是华云龙，头里走的那个，我认识他，也是西川人，跟华云龙是拜兄弟，也是个采花淫贼，叫桃花浪子韩秀，后面走的那个人，我可不认识。”雷鸣说：“后面那个我认识，叫白莲秀士恽飞。”说着话，见三个贼人直奔楼房东里间去了。书中交代，华云龙自从马静家出来，被济公追了一夜，好容易逃脱了，自己直奔龙游县而来。刚来到北门，抬头一看，见眼前来了两个人，一个是穿翠蓝褂，壮士打扮，乃是桃花浪子韩秀，一位是武士公子打扮，正是白莲秀士恽飞。这两个人也是西川路上有名的江洋大盗，跟华云龙是知己相交同类之友。今天一见华云龙，两个人赶奔上前行礼说：“华二哥你一向可好，怎么今日会来到这里？”华云龙一看，说：“原是二位贤弟，哎呀！呼吸之间，你我弟兄恐今世不能见面了。”韩秀、恽飞说：“兄长何出此言？”华云龙说：“你我弟兄自西川分手，我在外面事多了。”就把三访凤凰岭，巧遇威镇八方，后来在临安乌竹庵采花伤人，泰山楼杀死秦禄，秦相止府盗玉镯凤冠的事，从头至尾对二人述说了一番。韩秀、恽飞说：“好，兄长中京都做这样惊天动地的事，真算出类拔萃。兄长这打算上哪去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我也无地可投。”韩秀说：“兄长可曾带熏香盒子？”华云龙说：“做什么？”韩秀说：“我告诉二哥，我们两个人来到这龙游县，住在十字街富盛店，有十数大。我二人没事闲游，在兴隆街有一家赵姓，是大财主家，里有花园楼房，我们那日瞧见楼窗口有三个女子，长得绝类无双，真可算天下第一佳人，世间罕有。我二人没熏香盒子，不敢去采花，恐怕人家里头人多，倒反为不美。我二人自那天瞧见，时刻惦念在心，没有主意，要不碰见兄长，我二人打算要走。你要带着熏香，该当你我作乐，要得这样美人，你我生平之愿足矣！”华云龙一听，淫心一动说：“好办，你我弟兄先喝酒去。”三个人这才一同复返进城，来到会仙楼要酒要菜，开怀畅饮，快乐非常。三个人都吃的酒足饭饱，伙计一算帐，三个人一让帐，楼上陈亮、雷鸣刚来到，瞧见华云龙同着两个人，这三个人可不知雷鸣、陈亮在楼上，韩秀会了帐，三个人出来酒饭店，韩秀说：“华二哥，你我仍回富盛店罢，不必在街市闲游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好。”三个人同来到十字街富盛店。伙计一瞧，说：“二位大爷又回来了？”韩秀说：“我们碰见朋友，暂且不走了，还要盘桓几天，你把上房开了。”伙计答应，拿钥匙把门开了，三个人来到上房，伙计端上一壶茶来，三个人也俱有点醉了，华云龙说：“你我没事，可以睡一觉。”三个人就躺下睡了。睡到天黑起来，要酒要菜吃喝完了，天有初鼓，韩秀、恽飞说：“二哥，咱们走罢。”华云龙说：“你们两个人真是笨头，哪有这么早去的？人家没有睡呢。倘被人瞧见一嚷，看家的、护院的出来，把你我拿住了，如何是好？偷盗采花总在三更以后，路静人稀，都睡着了才能使熏香。”这两个贼人无奈，急得了不得，好容易盼到三更。三个贼人换好夜行衣，由屋中出来，店里早都睡了，将门反带，留了个记号，拧身上房。蹑房越脊，行走如飞，心急似箭，来到花园，见静寂寂，空落落，一无人声，二

无犬吠，先用问路石一打探，听没有动静，三个贼人直奔楼房。来到窗儿外，华云龙先掏出六个布卷，三个人把鼻孔塞好，华云龙把熏香盒子点着，一拉仙鹤嘴，把窗纸通了个小窟窿，把仙鹤嘴搁了进去，一拉尾巴，两个翅膀一扇，这股烟由嘴里冒进屋子里去。此时陈亮、雷鸣来到楼房上前坡趴着。三个人觉着工夫不小了，把熏香盒子撤出来收好，把上下的窗户摘下来，三个人蹿到屋里，华云龙一晃火折把灯点上。此时那三位姑娘都被香熏过去，人事不知，这乃赵员外一个侄女两个女儿，华云龙撩起帐子，借灯光一看，这三女子真正貌比西施。贼人心中甚为喜悦，韩秀说：“华二哥你瞧，好不好。”华云龙说：“果然是好，你我弟兄每人一个，也不必挑选。我出个主意，写三张字，一、二、三，咱们三个人拈阄，省得争夺。”韩秀说：“也好，这三个女子，我都爱。要依我说，咱们三个人乐完了，每人背一个走，每人有这么一个媳妇，总算这世没白来。”雷鸣二人在房上一听贼人所说的话，二位英雄把肺都气炸了，陈亮赶紧够奔前面，自己要去给本家送信，雷鸣揭起瓦来，照定华云龙就是一瓦。华云龙正要写字拈阄，脸向里说话，由后面来了一瓦，正打在后脑海上，把脑袋也打破了。雷鸣打了贼人一瓦，赶紧跳下来要跑，三个贼人由里面蹿出来就追。雷鸣赶紧把香牛皮的隔面具戴上，遮住本来面目，见三个贼人追出来，雷鸣准知道这三个贼人的能为，都是艺业出众，自知敌不过了，不敢动手，蹿房越脊就跑。贼人要想把雷鸣追上瞧瞧是谁，焉想到前面人声喊嚷起来。原本是陈亮先来到前面，站在房上喊嚷：“本家主人听真，后面楼上有贼，快去拿贼去，晚了可就了不得了！”陈亮说完了话，隐在一旁。本家的看家的、护院的、打更的、打杂的，众人听见，各执灯球火把，齐声喊嚷“拿贼”。三个贼人本打算要追杀雷鸣，听得人声嘈杂，三个贼人不敢再追。华云龙说：“合字风紧，扯活罢。”三个人蹿房越脊，竟自逃走。雷鸣找着陈亮，二人也蹿出来，到无人之地，把包裹打开，将夜行衣脱了，把白昼衣换好。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我不必管了，叫济公拿华云龙罢。”雷鸣说：“对，咱们不管。这三个人真可恨，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”说着话，等到天光大亮，红日东升。陈亮说：“二哥，咱们找师父去。”二人慢慢往前正走，只见对面来了两个行路的，这个说：“二哥，你去瞧热闹去罢，在东门外头，有一个人买棺材搁着正往前走，来了一个穷和尚把棺材截住不叫走，他问：‘买棺材是装衣裳，是装钱？’人家说‘是装死人’，和尚就要躺在棺材里试试。人家不叫试，和尚把棺材踢坏了，打起架来。你去瞧去罢。”陈亮一听，说：“二哥，这必是济公，咱们去瞧瞧。”二人来到东门外一瞧，果然是济公。书中交代，济公在酒馆打发雷鸣、陈亮送张文魁走后，同柴、杜二班头由酒馆出来，柴头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说到千家口就把华云龙拿住，直到如今倒是怎么样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跟我到龙游县去，准把华云龙拿住。”柴、杜二人跟着济公来到龙游县。天已黑了，三个人找了宿店，要酒要菜，吃喝完毕，要了三份铺盖，躺下睡了。柴头道：“师父，明天店钱饭钱怎么办呢？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都有我呢。”睡到四更天，和尚起来，悄悄到了院中，一拍窗户说：“柴、杜头，明天龙游县见。没有店钱饭钱，我可不管，我要走了。”说完了话，和尚跳墙出店一直来到东门外。和尚一蹲，等到太阳出来，只见由那边来了四个人抬着棺材，后跟着一个老丈。和尚过去把抬棺材的拦住，和尚说：“抬上哪里去？”抬棺材的说：“进城。”和尚说：“这棺材是盛衣裳的，是盛钱的？”有掌柜的跟着过来说：“和尚你疯了，哪有买棺料盛衣裳的？这是装死人的。”和

尚说：“装死人先得活人试试长短，你搁下，我躺下里头试试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不能叫你试。”和尚过去一脚，把棺材踢破了。掌柜的一瞧，气往上冲，吩咐伙计要打和尚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一回 奉师命趋吉避凶 华云龙镖伤三友

话说济公过去一脚把棺材踢了。掌柜的一瞧真急了，要打和尚。书中交代，济公为什么拦住棺材不叫走呢？皆因棺材铺掌柜的心田不公。这个买棺材的老丈姓李，就是跟着刘王氏化棺材的。那老者原是因刘王氏家中没人，她丈夫刘福生了疮，不能动转，所以帮他们的忙。有雷鸣、陈亮周济四十多两银子，刘王氏就烦李老丈去买棺材。李老丈也不会买，来到东门外同峰桅厂，一瞧这口棺材，足够四五六的尺寸，漆着黑油。一问掌柜的卖多少钱？这位掌柜的说：“十五两银子。”这口棺材，是削檐钩头，原是两层板包的，里面是刨花锯末，外头一上油，瞧着好像杉木，实是碎木头做的，尽值五两银子。掌柜的是成心冤人，向李老丈要十五两，连抬代理二十两银子。李老丈也不懂还价，就答应了。掌柜的一想：“这号买卖做着了，可以剩十几两银子，又够定一个月的伙食。”赶紧叫四个伙计，抬着跟去入殓。哪想刚走到东门，和尚拦住，要躺在里头试一试。掌柜的不肯，和尚用脚一踢，把一层薄板踢碎了，由里面直掉下锯末。李老丈一瞧说：“我不要了。我只说是厚木头，哪知里面净是锯末，我不能要。”掌柜的一想，已然银子到手，和尚给他破了，气往上冲。吩咐伙计：“你们拉住尽打！”四个伙计就奔上来，要揪济公。济公用手一指，口念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迷吽，唵，敕令赫。”这四个伙计眼定了，瞧着他们掌柜的，当是和尚。四个伙计揪住掌柜的就打。掌柜的说：“别打，是我！”伙计说：“打的就是你。你为什么搅我的买卖？”掌柜的说：“我是王掌柜。”四个伙计方才明白过来，一瞧把掌柜的打了。复反四个人又要揪和尚打。这个时光，雷鸣、陈亮赶到。陈亮说：“别打，怎么回事？”掌柜的一瞧，这两个都是壮士打扮，相貌不俗。说：“二位大爷别管，我跟和尚是一场官司。”李老丈一瞧，认识是二位恩公。陈亮说：“因为什么？”李老丈说：“二位恩公要问，皆因刘王氏家中没人，托我买棺材，我上了年岁瞧不真，我只当这棺材真有四五寸厚。哪知是两层薄板夹着锯末。”陈亮一看说：“掌柜的，你这就不对了，作买卖不准欺人，你趁早给人家换一口好棺材。不准争斗。要不然，我拿片子送你。”掌柜的也不知雷鸣、陈亮有多大势力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济公掏出一块药来，说：“李老丈，你把这块药拿回去，给刘福敷在疮上，包管药到病除。”李老丈说：“大师父什么称呼？”陈亮说：“这是灵隐寺济公长老。”李老丈谢了济公，拿着药，同棺材铺掌柜的回店，另换了一口棺材，抬到刘福家。把药给刘福上了，疮也好了，把他母亲葬埋了，一家人感念济公的好处，这话不表。单说济公见了雷鸣、陈亮，和尚说：“你们两个人由哪里来？”陈亮说：“别提了，我二人再也不管华云龙的事了。”济公说：“好，咱们喝酒去罢。”三个人进了城，来到一座酒店。到了后堂，要酒要菜。济公喝着酒，叹了一口气。陈亮说：“师父为何叹气唉声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看你两个人怪惨的。”陈亮说：“惨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天有什么时候？”陈亮说：“天有已初，早的很。”和尚说：“天交正午，你两个人就准要死。”陈亮一听，大吃一惊，知济公是未卜先知。陈亮说：“师父，既知道我二人有大难，可以躲得了躲不了？”济公说：“你二人要打算趋吉避凶，天到正午，你两个人须出了龙游县的交界，方可躲得了。”陈亮也不知龙游县有多大地方。忙问走堂的：“这龙游县的交界有多远？”伙计说：“往西有三十余里，向东有五六十里，往南北俱有七八十里。”陈亮一听，就是往西近。这才说：“师父，我两个

人这就逃命了。”济公说：“你走罢。天交正午千万可要离开。”陈、雷二人说：“是。”二人给了酒钱，出了酒店，一直往西。刚一出西门。雷鸣道：“老三，我实困了，走不了。一夜没睡，我眼睛睁不开，腿也走不动。”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快走罢。师父的话，不可不信。”说着话又往前走。眼前是大柳林。雷鸣说：“我可实在走不动了。”陈亮说：“你不走，可许有性命之忧。”雷鸣说：“这里又没有人，我歇息罢。”说着话，他就在地下一坐。往树上一靠就睡着了。陈亮心神不安，也不敢睡，坐在旁边。工夫不大，只见由南来了一个人，正是华云龙。书中交代，华云龙自从赵家楼逃走，三个贼人回了店。华云龙是埋怨韩秀、恽飞：“要不是你两个人，我何至涉这危险！”恽飞说：“你别埋怨我们，倒是你愿意去。我们两个人要上临安逛去。你走你的罢。”这两个人今天一早走了。华云龙心中很烦，自己出来闲游，正走在大柳林。一瞧是雷鸣、陈亮。华云龙心中一动：“昨天在赵家楼跟我动手，好像雷鸣？也许是他。”陈亮这个人机灵，赶紧站起来说：“华二哥一向可好？从哪里来，怎么还不远走？”华云龙说：“你们两个人从哪里来？”陈亮说：“我们由小月屯来。”正说着话，雷鸣醒了。一睁眼说：“华二哥，恭喜，贺喜，大喜呀！”华云龙说：“喜从何来？”雷鸣这个人口直心快，不懂撒谎说：“你在赵家楼采花做案，还不是大喜？”华云龙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雷鸣说：“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华云龙说“好，昨天是你这小辈跟我动手。”雷鸣一听说，“好，狗娘养的，你骂我小辈，我拿刀剁了你！”说着话，拉出刀来，照云龙就剁。贼人摆刀相迎。二人杀在一处。陈亮说：“华二哥、雷二哥，不可动手。三两句话翻了脸，你我自己弟兄，岂不被人耻笑？”雷鸣哪里肯听，一刀跟着一刀，恨不能把华云龙杀了，方出胸中恶气。贼人的武艺，比雷鸣强的多。故意游斗，把雷鸣擂的浑身是汗。陈亮一瞧，把刀拉出来说：“雷二哥闪开！”雷鸣闪身躲开。陈亮说：“华二哥，你也站住。咱们弟兄是金兰之好，你们两个人一动手，叫兄弟帮谁？华二哥你走你的。”雷鸣把口气缓过来，又摆刀过来动手。工夫大了，还是不行。陈亮一瞧，又过来拦住说：“华二哥，你是个做哥哥的，总得有容让。异姓有情非异姓，同胞无义枉同胞。”说着话，雷鸣把气歇过来，仍然摆刀照华云龙要砍。陈亮又过来相劝。如是者三次。华云龙说：“好呀！你两个人使这车轮战法。他乏了，你过来说，他歇了又动手。就叫你两个小辈摆刀来过，华二太爷也不放在心上。”正动着手，忽然华云龙掉头就跑。雷鸣刚往前一追，贼人回头喊说：“镖来！”抖手就是一毒药镖。雷鸣见镖打来，一闪身没躲开，正打在华盖穴上，翻身栽倒。雷鸣觉着镖打上，半身一发麻，就知道没了命了。陈亮赶过来说：“二哥怎么样？”雷鸣说：“我完了。我受了毒药镖，十二个时辰准死。贤弟，你走罢。你要念兄弟之情，你到玉山县凤凰岭，找威镇八方杨明。告诉杨大哥，说华云龙拿毒镖打我。杨大哥若念兄弟交情，叫他撒绿林帖，请绿林人布四网阵，拿华云龙。你只要把他的心搁到我灵前一祭，就是你尽了弟兄的义气。”陈亮一听这些话，好似万把钢刀穿心。不亚如刀挖肺腑、箭刺心窝一般。谁知道华云龙的毒镖，跟杨明学的，打上没有解药，情知雷鸣准死。华云龙在那里站着，听雷鸣叫陈亮送信。华云龙一想：“真要那么办，我这条命活不了。莫若我斩草除根。”想罢照陈亮一镖，正打在陈亮背脊之上。陈亮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姓华的，你成全了我。绿林中知道，有雷鸣就有陈亮。雷鸣一死，我焉得独生。我两个一处为人，死了一处做鬼。”说着话，药性一发，雷鸣、陈亮疼的就

地乱滚。华云龙一看，心上说：“我跟他二人是拜兄弟，何必瞧着他乱滚受罪？莫若把他二人杀了。”贼人还算是好心，伸手拉刀要结果他二人性命。不知二位英雄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二回 镇八方赌气找张荣 乾坤鼠毒镖打杨明

话说淫贼华云龙在大柳林用毒镖打了雷鸣、陈亮，正要过去杀二人。只听后面有人说：“华二贤弟，你要杀什么人？”华云龙回头一看，只见后面来了一人。身高八尺，头戴翠蓝色扎巾，搵金抹额，二龙斗宝，迎门一朵绒球，秃秃乱晃。身穿蓝箭袖袍，丝鸾带系腰，足下薄底快靴，身披宝蓝英雄大氅，周身绣牡丹花。面如满月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准头端正，颌下三绺须髯，飘洒胸前，肋下佩刀。手中提小包袱，来青非别，正是大义威镇八方杨明！华云龙一看，吃一惊。暗说：“他来了可不好办。”贼人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赶紧说：“杨大哥，一向可好？”杨明说：“你要杀什么人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我要杀雷鸣、陈亮。”杨明一听一愣，说：“华二弟，为什么要杀他两个人？”华云龙说：“兄长要问，只因雷鸣、陈亮两个人无所不为。在临安府乌竹庵采花，因奸不允，杀死带发修行的少妇，刀伤老尼姑。又在泰山楼杀死净街太岁秦禄。在秦相府盗了秦相的玉镯凤冠。昨天在这龙游县北门里赵家楼采花。是我今天碰见他两个人。我用好言相劝，他两个人拉刀跟我动手，反杀我。我才用毒药镖将他二人打倒。我一想不必叫他两人受罪，我要杀他。”杨明一听说：“二弟，你不该用毒药镖打他。自己弟兄，下这样的毒手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兄长，你看有人来了。”用手一指。杨明一回头，华云龙也就抖手一毒镖，正打在杨明的琵琶骨上。眼瞧杨明翻身栽倒。书中交代，杨明本不是出门的人。家中开着镖局子，又有银钱，又有势利。皆因华云龙有一个拜弟，叫黑风鬼张荣，也是西川人。张荣这天到杨明家找华云龙。家人进去一回禀，杨明出来一看，见张荣有二十来往的年岁，武生公子打扮。杨明说：“尊贺贵姓，来此何干？”张荣说：“我乃是西川人，姓张名荣，跟华云龙是拜兄弟。我听说他在这如意村杨大爷家中住着，我特来找他。”杨明一听，说：“你既是华云龙的拜弟，你我弟兄，都不是外人。现在华云龙到临江城逛去了，又约三两个月就回来。你也不必去找他，就在我这里住罢。”杨明这个人最好交友，就把张荣让到家中。说：“你要闷时，可到镖局子去坐坐。”张荣就在杨明家住着。不想张荣忽然病了。杨明给请先生调治，精心用意，好容易把张荣调养好了。张荣说：“兄长待我这番光景，我实感激。我给兄长叩头，认为义兄。”杨明说：“张贤弟是华二弟的拜弟，就如同我拜弟一样，何必再要磕头呢？”张荣说：“那不算。”一定要给杨明磕头。当时给杨明磕了头，到里面见太太行了礼，见过了满氏嫂嫂。从此就拿他更不当外人，内外不避。杨明的妻子，本来长的容颜美貌，人才出众，很贤惠无比。张荣这小子，素常说话一点规矩没有。杨老太太是一位正直人，常常当面说张荣。满氏娘子怕给他丈夫得罪朋友，常给张荣掩盖。焉想到张荣这小子误想了。他疑满氏心中有了他。那天杨明不在家，张荣也就到里面去。老太太正睡午觉。满氏娘子在屋中做活。张荣说：“嫂嫂，做什么活？”满氏说：“做袜子。”张荣说：“我瞧瞧。”满氏一递。张荣并不是要瞧。他没怀好心，要调戏满氏。他一接，伸手一拉满氏的手腕子。满氏立刻把脸一沉。说：“你这厮可真不要脸！”满氏照定张荣脸上就是一个嘴巴。这小子可不知道满氏是一身的好能为。她父亲名叫满得公，绰号人称铁棍无敌。膝下无儿，把一身的武艺，都传授了女儿。满氏今天一变脸，把张荣打了一个嘴巴。吓得那小子跑到前面，拿上自己的小包袱，不辞而别，竟自逃走。后来杨明回来，问张荣哪去了。满氏还不肯说，怕丈夫知道生气。

有这两句话：“父不忧心因子孝，家无烦恼为妻贤。”这话一点不错。满氏不肯说，杨明再三追问。满氏无法，才把张荣如何调戏的话说了。杨明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五灵豪气腾空。杨明说：“非得找他不可。哪里见着，哪里结果他小辈的性命。他竟敢在我家这样无礼！我拿他当自己兄弟，这厮真是人面兽心。”越想越气。次日告诉老太太，说要出去保镖。带上盘费兵刃，由家中出来，寻找张荣。这天走在龙游县的西南，见眼前有一片苇塘。有一位老者，欲要跳河。杨明过去一把揪住，说：“老丈为何跳河”这大的年岁，寻此短见。你跟我说。”老丈抬头一看，唉了一声，说：“这位大爷，要问小老儿，我姓康双名得元。我膝下无儿，过继了一个侄儿，叫康成。自己有一个女儿，许配临安开杂货铺的张家，尚未过门。前者来了信，要娶我的女儿。我把家里房产卖了几百银子，叫我女儿骑着一条驴，连我继儿，打算一同到临安去就亲。今天早起出了店，连我儿带我女儿都走丢了。我也找不着了，我故此要跳河一死就完了。”杨明说：“你儿多大年岁？你女儿多大年岁？”康得元说：“我继子今年二十八岁，我女儿十八岁。”杨明说：“素常他们和睦不和睦？”康得元说：“他兄妹素常不和。”杨明说：“你别寻死。我代你找去。找着更好，找不着你也别死。你跟我走。”康老丈说：“大爷贵姓。”杨明通了名姓。老丈一听，说：“原来是保镖达官、威镇八方杨爷。我久仰久仰！”杨明说：“你跟我走。”领了老丈正向前走，见大柳林华云龙拿刀要去杀人。杨明说：“华二弟要杀什么人？”华云龙回头一瞧，是保镖师父来了，贼人心中暗说：“不好。我要说拿毒镖打了雷鸣、陈亮，他准要我的命。莫如我一狠二毒三绝计。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”当初华云龙不会打毒镖。他知道杨明会打毒镖，他苦苦要跟杨明学。杨明就嘱咐过他，说：“这毒镖是三十六味毒药，十八味草药，非有蛇红蛋尾木变石不能配。你学会了，不可轻易妄动。打上了只要一见血就死，没有解药。”今天华云龙见杨明走来，贼人暗说不好，赶紧过来行礼。杨明问要杀什么人，华云龙说要杀雷鸣、陈亮。杨明说为什么事，华云龙把他做的事说了，我才拿毒镖打他。杨明一听，就一愣，说你不该拿毒镖打他。华云龙说，你瞧有人来了。杨明一回头，贼人抖手一镖，正打在琵琶骨。杨明被打倒。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好，这是我交朋友的下场！我教会了你，你能拿镖打我。天下人，你都可以打了。”康得元一瞧，气往上冲。说：“好贼人，你嘴里说好话，你施展这样狠毒之心！把杨大爷打了，我这条老命不要了，跟你拼了！”华云龙一瞧，说：“老头儿，你休要前来送死。”说着话，贼人把刀拉出来。杨明此时痛的乱滚。汗珠子真有黄豆大小，直往下流。说：“康老丈，你去你的罢。我本打算要救你，替你把女儿找回来。这我的命没了，我也救不了你。你趁此去罢，不必生瘵气。这是我杨明交朋友的好处！来来，华云龙，你把我杀了罢。”康得元倒是个热心肠的人。见杨明这般光景，心中瞧着难过。老头说：“好淫贼，你这厮人面兽心。你先把我的命杀了罢，我正不愿意活着。”说着话，把脖子一伸。华云龙说：“你这老匹夫！真是放着天堂大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找寻。”康得元说：“你把我杀了好。”华云龙一想：“我何必杀他，跟他远日无冤；近日无仇，便宜他去罢。”想罢说：“老匹夫，你不必自己讨死。我杀你，我也不算英雄。你去罢。”贼人一想：“莫若我把他三人一杀，我远走高飞，也没人知道。”想罢，拉刀要结果杨明、雷鸣、陈亮三个人。正在这般光景，就听草中呱哒的一响。华云龙回头一看，来者正是济公禅师。大约贼人难脱活命。不知济公由何处而来，且看下回分

解。

### 第七十三回 大柳林济公惊淫贼 小酒馆班头见圣僧

话说华云龙见济公，吓得魂飞胆裂。济公说：“好华云龙，你往哪里走！”书中交代，济公从哪里来呢？只因和尚半夜里由店里走了，柴头、杜头也不敢睡了，怕的第二天没钱给店饭帐。两个人没等店里起来，二人也跳墙出来，一直够奔龙游县衙门。来到衙门口一瞧，对过是茶铺子。两个人进了茶馆一瞧，有几位龙游的班头在那里喝茶。柴头说：“借问有一个和尚，你们众位瞧见没有？”众人说：“回头就过堂。”柴头说：“什么事。”那人说：“不是三官庙的二和尚拐带妇人那案么！”柴头说：“不是。我打听的是一个穷和尚。”旁边有一人说：“方才有一个穷和尚，在东门外拦住抬棺材的不叫走。你们二位上那里去找罢。”柴、杜二人，复又来到东门外一找，还是没有。二人到各处酒馆，找来找去，找到一座小酒馆，把济公找着了。柴头说：“好的，你在这里。你半夜里又跑了，我们两人没受这个罪，你趁早说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二人坐下。”柴头、杜头坐下。和尚叫添酒添菜。二人喝着酒，和尚说：“小便。”由酒馆出来，一直出了西门。正往前走，两旁是河，当中一条小道。由对面来了一匹驴，骑着一个女子，跟着一个男子。这男子长的兔头蛇眼。正是康成同康得元的女儿。原本康成这小子没好心，他打算把妹子卖几百两银子，娶个媳妇，岂不是乐事。早起由店里出来，他牵着驴子，趲了小胡同。姑娘问：“爹爹哪去了？”康成说：“你走罢，在头里等呢。”姑娘不愿意，在驴上又下不来。正走在这股小道，济公早已占算明白。在那里一站，挡着路过不去。康成就说：“和尚，你回去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回去罢。”康成说：“我们是驴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是人。”康成说：“你没瞧见我们是堂客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是官客。”康成说：“我们回不过去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拐不过弯来。”康成说：“你这和尚真可恨。”和尚说：“好东西！”用手一指，口念“唵嘛呢叭 吽”。用定神法将康成定住。和尚又一指驴，姑娘就迷住了。和尚牵驴就往前走。来到大柳林，和尚一指，驴就站住。华云龙正要杀雷鸣、陈亮、杨明，和尚说：“好华云龙，你往哪走！”华云龙一瞧，拨头就跑。和尚随后就追，此时雷鸣、陈亮还醒过来，心里明白。陈亮一瞧说：“杨大哥怎么了？”杨明说：“华云龙拿毒镖打了我。你们两人为什么被他打了？”陈亮说：“我因为在临安要出家，济公收我做徒弟。要开水浇头，切菜刀落发，我跑出来。在店里住着，听着华云龙在临安城乌竹庵采花，因奸不允，杀死少妇。又在泰山楼杀死净街太岁。又在秦相府盗了奇巧玲珑透体白玉镯，十三排嵌宝垂珠凤冠。后来铁腿猿猴王通、野鸡溜子刘昌，破了案被拿，招出华云龙来。有灵隐寺济公，带着两位班头，到千家口去拿他。我听见，到千家口给他送信，碰见雷二哥。我二人同华云龙在小月屯马静的夹壁墙藏着。后来济公要拿他。我二人苦求济公不要拿他。济公给我二人一封信，说华云龙在这龙游县北门内赵家楼采花，叫我二人保护闺门贞洁。果然昨天华云龙同韩秀、恽飞三个人去采花。已然用熏香把人家姑娘熏过去。三个人已进了屋子。被我二人给搅了。今天在这里碰见，说翻了，他用毒镖把我两个人打了。”陈亮说完了话，疼的又昏过去了。杨明一听。说：“好华云龙，做这场伤天害理的事，真算我交朋友交着了！”康得元说：“杨大爷，你觉怎么样？”杨明说：“我不行了。”雷鸣说：“你死不得的。我二人死了倒不要紧。上无父母的牵缠，下无妻子的挂碍。死了死了，一死就了，万事皆休。你老兄台有白发的娘亲，绿鬃的

妻子，未成丁的幼儿。母老妻单子幼，你死了怎么办？”这一句话，说的杨明心中一惨。雷鸣此时也疼的昏过去。杨明心中万把钢刀扎心。猛一抬头，见那边树上有一个穷和尚上了吊，手足乱蹬乱划。杨明一看，说：“康老丈，你过去把那上吊的救下。”康得元一看，果然树上吊着一个人。赶紧往前跑去。刚来到和尚跟前，和尚跳下来了。倒把康老丈吓了一跳。康得元说：“和尚你没死呀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吊的是后脑勾子。我试试难受不难受。要难受，我才上吊呢。”康得元说：“你为什么上吊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师父交我五两银子买僧袍僧鞋，我把银子丢了。我不敢回去，怕师父打我，故此上吊。”康老丈说：“为几两银子，何必如此短见？你跟我来。”带着和尚来到杨明跟前。杨明问：“为甚事寻死？”和尚一一告诉。杨明说：“你为五两银子，何必寻死？我这腰中银幅子有银，你拿几两去。”和尚伸手把银幅子打开，有散碎银子二十多两，和尚一瞧，说：“比我的银子还多呢，就是太碎些，有点成色。”杨明一听，说：“和尚，你将就用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也只得将就些。”拿着银子就走了。康老丈在旁，瞧着气就大了。说：“这个和尚，真不知事，倒像该给他的，连一句情理话也不说，真是可气。白给他银子，他还挑成色。”正说着话，和尚走了几步，又回来说：“当局者迷。我只顾了银子，也忘了问你。你为什么在这里躺着睡了？”杨明说：“我是被贼人打了毒镖，活不了了，十二个时辰准死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要死你死罢。我走了。”说完了就走。走了几步又回来，和尚说：“你贵姓？”杨明说：“我姓杨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真要死，我同你商量一件事。”杨明一想：“必是和尚听说要死，他不忍把银子都拿了走，他许给我买一口棺材。”想罢说：“和尚，你商量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瞧你这身衣服很好，可值几两银子。你死了也是给人剥去，白便宜了人家。莫如你脱下来送给我罢。”杨明一听，气往上撞，说：“你这和尚，好不通情理。气死我也！”心中一气，镖伤一疼，就昏过去了。康得元说：“你这和尚真太淘气。杨大爷周济你银子，你不说谢谢，反说这些话。你不是欺负人么？”正说话间，雷鸣、陈亮又醒过来。睁眼一瞧，见济公在那里站着。

两个人挣扎起来磕头。口嚷：“圣僧救命！”康得元也不知和尚是谁。和尚过去说：“你们两个人怎么了？”陈亮说：“华云龙拿毒镖打了我们。师父救命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叫你二人出龙游交界，你们不听。受了毒镖，我也救不了你。你我师徒一场，你们死了，我给你念三卷往生咒罢。”陈亮说：“师父救命罢！”和尚说：“可不定行不行。”掏出药来，给雷鸣、陈亮每人吃一块。把镖拔下来，把药嚼了，上在伤口。二人展眼之际，复旧如初，好了。过来给济公行礼。陈亮说：“求师父替杨大哥治治罢。”和尚又把杨明镖拔下来。杨明一疼，苏醒过来。和尚上了药，也把一块药与杨明吃了。杨明也好了。陈亮说：“杨大哥，这就是灵隐寺的济公长老。”杨明过来行了礼。济公在雷鸣耳边说：“你知道为什么华云龙拿镖打你？”雷鸣说：“不知。”和尚说：“有一个坏人，我已拿住，在南边小道站住。你杀他去。”雷鸣说：“我去。”雷鸣走后，杨明、陈亮还不知道做什么去。杨明说：“康老丈你过来，见见这位灵隐寺活佛济公。你求求他老人家，好给你找女儿。”康得元过来叩头，求圣僧慈悲慈悲。和尚说：“你不用着急，你女儿在树林外头。”和尚把验法一撤，康得元一瞧，果然女儿骑着驴子站在那里发楞。康得元说：“和尚，给我找找儿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派雷鸣杀他去了。”康得元说：“怎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你问你女儿就知道了。要留着，他就要害

你了。”康得元谢过济公，带着女儿走了。不久雷鸣也回来。和尚说：“你们跟我拿华云龙去。”众人跟济公往北走。走了不远，忽然和尚不见了。再一看，华云龙同着一个人，在那里站着。三位英雄一瞧，气往上冲，伸手拉刀要捉拿淫贼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四回 施佛法戏耍豪杰 杨雷陈又遇淫贼

话说济公叫杨明、雷鸣、陈亮跟着往北走了不远。三位英雄一瞧，济公没有了。再一看，眼前树林子，华云龙同一个人在那里站着。三英雄一瞧，这人身长一丈，头如麦斗。头戴皂缎色六瓣壮士巾，身穿皂缎色箭袖袍，腰系丝鸾带。单衬袄，薄底靴子。面似黑锅底，粗眉大眼，直鼻阔口。扛着一条四楞铁铜。杨明细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就是绛丰县的原籍、姓陆名通。这个人天生的一条大汉。父早丧，母王氏。家中也是寒苦，全仗王老太太做针黹度日。陆通长到一十六岁，人情世故一概不懂。这天王老太太说：“儿呀，你也这么大了，肩不能挑担，手不能提篮。为娘的也老了，你有什么能为找饭吃？”陆通说：“不要紧，我找去。”说着话就出去了。少时陆通拿回二斤饼来，说：“娘呀，吃罢。”老太太一瞧，说：“你哪里拿来的？”陆通说：“我方才出去。见有一小子拿着饼。我过去打他一个嘴巴，把饼就抢来了。”老太太一听，说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这样浑！国有王法，律有明条。你在街上打抢，叫人家拿着，就了不得了！明天不准抢了。”陆通本是个浑人，出去抢惯了，不管是谁，瞧见了便抢。人都不敢惹他，因他天生来的力气大，再也打他不过。这天本地有一位吴孝廉，家里是财主，最好行善。开着许多的店铺。见陆通在他铺子门口抢东西，吴孝廉就问：“什么人？好大胆！竟敢白昼打抢。把他揪住，拿片子送在衙门里治罪！”旁有一位老者是好人，说：“吴大爷，你老人家不认得他。他叫陆通，是个浑人。他家中孤儿老母，没有养活。这个人虽然太浑，最孝母，抢了东西给他母亲吃。你老人家可以周济他，也是德行。”吴孝廉本是个善人。一听陆通是个孝子，人人可敬。叫陆通过来，说：“你姓什么？”陆通说：“我姓陆叫通。”孝廉说：“你别抢了。每天到德裕粮店取一吊钱，给你母子度日，好不好？”陆通说：“你一天给一吊钱，好小子！”吴孝廉一听，这倒不错。施舍一吊钱，落一个好小子，倒不错。知道陆通是个浑人，也不怪他。陆通就每天拿一吊钱，买了吃的，先给母亲吃，剩下的他全吃了。这天他吃完了饭，把家里一条铁棍，拿出山里去游玩。正赶上有二十一家猎户打围，赶上许多的獐猫野鹿。陆通瞧见，他过去拿棍全给打死，挑起来就走。众猎户赶到。大众说：“我们撒下围赶下来的野兽，黑汉你别给拿了走。”陆通说：“不许爷爷拿去，你们抢罢，谁抢了去是谁的。”猎户过来跟他动手，不是他的对手。大众无法，不要了。陆通把野兽挑着一卖。他不知值多少钱，给钱就卖。把钱带回家去，就不上粮店要那一吊钱。天天到山里去打野兽，众猎人都不敢惹他。大众一商量说：“陆通天天搅咱们。咱们跟他商量，每天给他一吊钱，叫他帮咱们打猎，省得他抢我们。”这天又碰见陆通，跟他商量。一天给他一吊钱，叫他帮着打野兽，给众猎户分。陆通也愿意。一天拿一吊钱到家里，给老母买吃的。这天他老娘死了，陆通回来，他也不懂。见老娘在炕上躺着，也不说话。陆通就叫：“娘呀，吃饭罢。”街坊上过来一瞧，说：“你老娘死了！”陆通说：“什么叫死了？”街坊说：“死了，就不说话了，不吃东西啦。你买一口棺材埋了。不然，搁两天就臭了。”陆通说：“这叫做死了？也不说话，也不吃东西。买一口棺材埋去，不然搁两天就臭了。”街坊说：“对了。”陆通过去，把老娘背起来，往外就走。街坊说：“你上哪去？”陆通说：“上棺材铺，瞧哪口棺材好，搁里头就得了。”街坊说：“你真是个浑子！没有背着死尸满街跑的。你搁下，你去找猎户，叫他们买一口棺材

埋了。”陆通答应，到猎户家去。大众问：“你做什么来了？”陆通说：“老娘死了，也不说话，也不吃东西了。买一口棺材埋了。要不然，过两天就臭了。我找你们给买棺材。”大众一想：“这倒不错，他是个孝子。”内中就有好人说：“这是好事，咱们大家凑着买一口棺材，把他老娘给埋了。”陆通剩自己一个人，仍然帮众人打猎。一天要一吊钱，这二十一家猎户，都不愿意，又不敢不给他。这天内中有一个姓殷的，外号叫殷到底，说：“咱们每天给陆通一吊钱，冤不冤？”大众说：“没法子。”殷到底说：“你们众位每人交给我一吊钱，我能把他发出去。”大众说：“你能办的了，我们二十家，交你二十吊钱。”殷到底允了。大众给了他的钱。这天请陆通吃饭。陆通本是浑人，请吃就吃，殷到底说：“陆通，你跟着我们这些猎户在一处，一天一吊钱，你也发不了财。你发财愿意不愿意？”陆通说：“怎么发财？”殷到底说：“你到常山县去，找南路镖头追云燕子黄云。你把他捉住，跟他要二百银子。就凭你这个脑袋，这个身量，他就有得给你，你算是人物字号。”陆通说：“我就去。”殷到底说：“我给你两吊钱盘费，你拿了去。”陆通本是浑人，拿了棒锤认真，拿着两吊钱就起身。来到常山县，他不知道打听人要说句谦恭话。过去把过路的人一把揪住，这个人吓的不知道为什么。陆通说：“小子，你告诉我，追云燕子黄云在哪里住？”这人说：“就在这路北店里。”陆通说：“你要冤我，我把你脑袋砍下来。”挟着这人到店门首。那人说：“把我放开罢。就是这店里。”陆通这才把人家放开用。那人瞧陆通这个样，也不敢惹他，自己竟自去了。陆通站在店门口，喊嚷：“姓黄的给银子！”追云燕子黄云，正在店里。听外面叫姓黄的给银子。黄云一想：“我并不欠人的银子。”自己来到外面一瞧，站着一个大汉，并不认识。黄云说：“你找谁呀？”陆通说：“我找姓黄的。”黄云说：“做什么？”陆通说：“要二百银子。”黄云说：“该你的？”陆通说：“不该。”黄云说：“你认识姓黄的么？”陆通说：“不认识。”黄云说：“你不认识，为什么找他要银子？”陆通说：“姓殷的叫我找姓黄的，要二百银子。说我就长了人物，立了字号。就凭我这个脑袋，这个身量，不给不行。”黄云一听，心中明白，知他是个浑人，必是有人叫他来的。黄云一想：“这个人倒很雄壮。莫如我把他支到杨明兄处，叫杨明兄长调理来。入在嫖行里，倒是个膀臂。”想罢，说：“你进来。”陆通就跟着来里面。黄云问：“你姓什么？”陆通说：“我姓陆，叫通。你姓什么？”黄云说：“我姓黄。”陆通说：“你是黄云？给我二百银子。”黄云说：“你别忙，我告诉你一个人。你找他跟他要四百银，你去不去？”陆通说：“去。”黄云写了一封信，拿出十两银子说：“你到玉山县，去找威镇八方杨明。见了，和他要四百两银子。”陆通答应，拿了书信银子出来。他不认得玉山县。要打探人，见了人问一声：“，站着！”吓的人家就跑。问了好多人，一就跑。陆通想出主意。见村头站着两个人说话，陆通绕在人家身后，伸手把那人脖子一捏。陆通说：“你小子别跑！”吓得旁边那人拔脚就跑。这个跑不了了，他问：“怎么了？”陆通说：“我问你上玉山县往哪里去？”这人说：“往北。”陆通一放手，把那人跌在地上，腿也折了。从此不敢再在外头踉着。陆通他也这样问人，遇见坏人，明是往北说往南。遇见好人，才告诉他正道。走了八天，才到玉山县。好容易遇见好人，告诉他杨明的门口。陆通两天没吃饭，有银子也不知换钱。来到门口，用铁棍一打门。管家出来开门。问：“找准？”陆通说：“你姓杨？”管家说：“是。”陆通说：“给我四百银子。”管家到里面回

禀。杨明出来一瞧不认识，问：“找谁？”陆通说：“找姓杨的要四百银子。”杨明一愣，说：“你找姓杨的要银子，可该你的？”陆通说：“不该。”杨明说：“不该，要什么银子？”陆通说：“是保镖姓黄的叫我来。”连十两银子一封书信，同拿出来，交给杨明。杨明拆书一看，心中这才明白。不知信上写着何话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五回 猛汉听言找黄云 义士见信收陆通

话说杨明拆开书信一看，原本是黄云叫杨明把陆通收下。教训教训他，将来可以当镖局子伙计。杨明这才问他贵姓。陆通说：“我姓陆，叫陆通。”杨明唤他进来。陆通来到里面。杨明说：“你家中有什么人？”陆通说：“家里有老娘。”杨明说：“你有老娘，你出来谁替你照应？”陆通说：“我老娘死了。不吃东西，也不说话了。拿棺材装上埋了，不然，搁两天就臭了。”杨明说：“你没吃饭么？”陆通说：“两天没吃了。”杨明说：“你为什么有银子不换吃？”陆通说：“什么叫银子，我不知道。”杨明吩咐给预备饭。当时叫厨子一备。陆通这顿吃了有三斤米饭，真吃饱了。杨明说：“陆通，你就在我这里住着罢。每天我给你饭吃，我收你做兄弟。”陆通说：“我也叫你兄弟。”杨明说：“不对，你叫我兄长。”陆通说：“就是罢。”杨明把陆通留在家里，天天教给他人情世故。住了有两个多月，还是教不清楚。陆通是天生来的浑人。这天老太太知道了，问杨明：“外面住着什么人？我听说你留野人在这住着。”杨明说：“倒是一个浑浊的人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你带来我瞧瞧。”杨明来到外面说：“贤弟。”陆通也懂了，说：“兄长。”杨明说：“我带你进去见见老娘。”陆通说：“死了，也不说话了。”杨明说：“谁死了？”陆通说：“我老娘死了。”杨明说：“你老娘死了，我老娘没死。”陆通说：“怎么还不死？”杨明说：“胡说！见了老太太，你可规矩些。”陆通点头。跟着杨明往里走。刚一进上房，杨明说：“你在外间屋子站着，等我到里面回禀老太太一声。”杨明进里间去。陆通抬头一看，正面上是穿衣镜。他没见过，瞧里面一条大汉。陆通一睁眼，镜子里自然也一睁眼。他用手一指，镜子里他的影也向他一指。陆通赶上前一脚，把镜子踢了。杨明出来说：“怎么了？”陆通说：“跑了。这小子直跟我睁眼。”杨明一瞧，见镜子也碎了，也无法。带陆通进到里面，说：“你见见。”陆通说：“老娘在上，兄弟有礼。”杨明说：“胡说。你见我称兄弟，怎么见老娘也称兄弟？”陆通说：“称什么？”杨明说：“你说，老娘在上，孩儿有礼。”陆通又说：“老娘在上，孩儿有礼。”杨明说：“对了，你见嫂嫂。”陆通说：“嫂嫂在上，孩儿有礼。”杨明说：“又不对了。”陆通说：“怎么？”杨明说：“你见嫂嫂，称呼兄弟。”陆通说：“嫂嫂在上，兄弟有礼。”杨明说：“这是你侄儿侄女。”陆通说：“侄儿侄女在上，兄弟有礼。”杨明一听也笑了，说：“你跟我到外面去罢。”陆通就在杨明家住着。杨明也不拿他当外人。素常没事，杨明就教他说话。后来杨明见他略明白些。杨明叫他够奔陆阳山去找碗饭吃。陆阳山莲花岛有一位和尚，叫花面如来法洪，也是在长江五省保镖的镖头。杨明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叫陆通去跟花面如来法洪当伙计。出去跟着保镖，每月挣十几两银子，也都交给杨明。没衣裳跟杨明要，杨明的家就算他的家。陆通在外面，保镖有四五年的景况，人送外号万里飞。来皆因他是天生两只飞毛腿。今天是保镖回来，要到杨明家去瞧瞧。正走在这里，见华云龙慌慌张张，由对面跑来。原本华云龙被济公追下来。陆通一瞧，认识华云龙，在杨明家里见过。陆通说：“你小子哪去？”华云龙一瞧，说：“陆贤弟，你怎么叫我小子？”陆通说：“我忘了。华二哥你哪去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我有事。”陆通说：“你同我瞧杨大哥去。”华云龙说：“我不去。”陆通说：“你不去，我把你捆上扛着去。”华云龙一想，知道陆通的脾气，说得出来行得出来。贼人一想，莫如我拿镖打他。又知道

陆通跟法洪和尚炼的一身金钟罩。华云龙一想，非得拿镖打他的眼睛、或梗嗓、或肚脐。金钟罩这三处是命门。华云龙说：“你瞧，树上有两个脑袋的乌鸦！”陆通扬着眉一瞧，问：“在哪里？”华云龙正要掏镖打他，只见杨明、雷鸣、陈亮赶到。雷鸣一声喊：“好球囊的，你往哪走？”华云龙一瞧，撒腿就跑。杨明这才说：“陆通，你干什么呢？”陆通说：“我瞧两个脑袋的乌鸦。”过来给杨大哥行礼。又见过雷二哥、陈三弟。陆通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把云龙追跑了？”雷鸣说：“方才华云龙拿毒药镖把我二人连杨大哥都打伤了。”陆通一听，把眼一睁说：“好狗娘养的！镖打雷鸣、陈亮我倒不恼，决不该打我杨大哥。我去找上他，要他的命。”说着话，撒腿就跑。杨明见陆通追华云龙去，知道他是飞毛腿，这三个人也赶不上。遂说：“雷、陈二位贤弟，你我找个地方住罢，天也不早了。”陈亮说：“这北边就是蓬莱山，咱找孔二哥去罢。”杨明说：“也好。你我见了朋友，千万不必提着华云龙镖打咱们。”陈亮说：“怎么还给他瞒着？”杨明说：“倒不是帮他瞒着，恐其朋友错想。不知道的，倒许说你我交朋友不好，要好，怎么朋友会打咱们呢？咱们不必提他。叫他自己行去，大约必有恶贯满盈之时。”说着话，够奔山坡而来。这山上有一座蓬莱观。有一位老道，叫矮脚真人孔贵。当初这个人，也在玉山县三十六友之内。他自己看破了绿林没下场头，因此上山出了家。今天杨明、雷鸣、陈亮三个人忽然想起来，要到蓬莱观瞧瞧孔贵，这才一同顺着山坡上山。来到半山一看，这庙头里有一个牌楼，上有四个字，写的是：“蓬莱仙境”。这庙是两层殿，坐北向南，正中山门，两旁边角门。三个人来到东角门一拍，里面出来了一个道童，把门开来，一瞧认识，说：“杨大爷、雷叔父、陈叔父，由哪里来？”道童赶紧行礼。杨明说：“你师父可在庙里？”道童说：“在里面。”杨明说：“你到里面，回禀一声，说我三个人来看望他的。”道童说：“是。三位伯父叔父先到里面坐。”杨明同雷鸣、陈亮进去。小道童把门关好。这殿中北房是大殿，东西各有配房三间。把三个人请到西配房。一打帘子，三个人进去。见这屋中甚是干净。靠西头一张俏头几，摆着老子道德五千言。头前一张八仙桌。两边有太师椅子。迎面挂着一轴大挑条山，画的是四仙出洞。两旁有一幅对联，写的是：

怕事忍事不生事，自然无事。

平心守心不欺心，何等放心。

三个人落了座，陈亮说：“杨大哥，你看这庙里，极其清雅。院中栽松种竹，清气飘然，这鹤轩里倒很洁净，真是别有一洞天。”说着话，小道童出去烹茶。只听外面有脚步声，口念“无量寿佛”。口中又信口说道：“寻真误入蓬莱岛，青松不改人自老。采药童子未回来，落花满地无人扫。”只见帘板一起，孔贵由外面进来，这个人是五短的身材，头戴青缎道冠，身穿蓝布道袍，白袜云鞋。面皮微紫，燕尾髭须，浓眉大眼。一进来说：“原来大哥二弟三弟来了。由哪里来？”雷鸣说：“差一点你我弟兄不能见了。”孔贵说：“雷二弟这话从哪里说起？”杨明瞧了雷鸣一眼，陈亮一睁雷鸣。孔贵说：“杨大哥，陈三弟，你我弟兄知己的朋友，有什么话瞒我呢？”雷鸣说：“杨大哥，老三，不必瞧我，反正我不说华云龙拿镖打咱们。”杨明一听，说：“你这是不说！要说该怎么说呢？”孔贵说：“华云龙怎么回事？”杨明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孔二弟，你问陈老三，叫他说说。”陈亮这才把华云龙在临安怎么采花杀人，盗玉镯凤冠，怎么在赵家楼采花，怎么镖伤三友，多亏济公搭救，已往从前之事，细说一遍。孔贵一听，说：“好华云龙，真是

忘恩负义！我要是前三年的脾气，当时下山，拿刀找他去。当初要不是杨大哥给撒绿林帖，三十六友结拜，谁认得华云龙是谁？”杨明说：“孔二弟，不便提了，你我谈别的。”孔贵吩咐童子，捡素菜，预备酒。当时童子把里间桌椅排好。四个人来到屋中吃酒谈心。正喝着酒。外面童子说：“了不得了，厨房有了火了。”四人一听，赶紧奔到后面。一瞧，厨房窗户纸着了。赶紧拿花盆里水扑灭。孔贵要打小道童不留神。杨明说：“孔二弟你倒别打童子。你闻，有硫磺味。你我是做什么的，这分明是调虎离山计！你我到外面去。”四个人来到外面西配房。刚才坐下，就听床下咕咕噜噜一响，仿佛肚子里肠响。杨明说：“孔二弟，你养狗哪？”孔贵说：“没有。”杨明说：“我听床底下有肠鸣之声。拿灯来照照。”正说着话，由床下往外一窜，正是华云龙，杨明伸手拉刀。不知贼人由何处而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六回 蓬莱观四英雄谈心 密松林猛豪杰受骗

话说杨明、孔贵、雷鸣、陈亮四位英雄，把火救灭，复又来到前面西配房。听床下有一阵肠鸣之声。刚要拿灯照，只见华云龙由床底下出来。书中交代，华云龙自从树林逃走，正往前跑，后面猛英雄万里飞来陆通追赶下来。口中叫喊：“好华云龙球囊的！你镖打杨大哥，我把你脑袋拿下来。”华云龙回头一看，吓得惊慌失色。知道陆通是两只飞毛腿，贼人料想走不脱。眼看就赶到了，华云龙赶紧上了一个棵大树。陆通他不会上树，来到这里说：“华云龙你下来。我打你一百棍，就饶了你。”华云龙一想，慢说打一百棍，恐怕打一棍就死了。陆通在下面直嚷：“你要不下来，我把树打倒了。”说着话拿棍就打。华云龙一瞧，他拿棍打的这个树直晃，工夫大了，真许打倒了。华云龙贼心生智，把英雄瞥脱下来，说：“陆通，你瞧，我要驾云。”把英雄瞥往西一捺。陆通本是浑人，拿棍就追过去。华云龙往东跳下来。陆通没瞧见。贼人这才逃脱了。一看天色已晚，华云龙一想：“我奔蓬莱观，找矮脚真人孔贵。”想罢来到庙外。刚要叫门，自己心中一动：“且慢。倘若杨明、雷鸣、陈亮在这里，可了不得。莫若我暗中瞧瞧探探。”主意已定，拧身蹿上房去。一见西配房有灯光。华云龙来至切近，暗中一听，正是雷鸣、陈亮跟孔贵提起这件事，云龙一想：“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我一不做，二不休。用调虎离山计，将他几个人调出去，我藏在屋中。等他睡了，我全要把他们结果了性命。”自己这才到后面放一把火，把四个人调出去。贼人来到屋内，藏在床底下，焉想到天不由人，华云龙肚子饿了。咕噜咕噜一响，被杨明等听见，要拿灯照。华云龙实在藏不住了，由床底下跳出来，给杨明跪下。雷鸣一瞧眼就红了，伸手拉刀要结果华云龙性命。杨明紧说：“雷二弟，不准。只可叫他不仁，你我兄弟不可不义。”华云龙向雷鸣跪着说：“小弟身该万死。我也没脸活着。兄长你把我杀了罢。”杨明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我杀你做什么。我同你也无冤无仇。你趁此请罢。”雷鸣又要拉刀。杨明这个人是大德君子，宽洪大度，倒解劝雷鸣不可，叫华云龙起来去罢。华云龙立起身来也不走，无皮无脸说：“孔二哥，我饿了，你给我吃点。”孔贵心中有些不悦，也有些不肯，说：“酒也没了，菜也完了。你要吃，叫童子来给你华二叔熬点粥。”童子进来说：“华二叔好呀，我给你磕头。”华云龙赶紧上前拦住。童子说：“我再给你磕一个。你再来，可别放火来了。山上没有水，我师父还打我们，说我们不留神。”说的云龙脸上一红一白的。小童出去，把粥熬好了，端上两碗来。华云龙一瞧，小米粥，热气腾腾。端起来刚要喝，就听外面打门甚急，叫：“开门来！开门来”大众一听，声音像是陆通。华云龙一听，吓得惊魂千里，说：“杨大哥你救我救到底。陆通他一瞧见了，就要把我脑袋揪了去。”杨明说：“他是个浑人，一见你也不容我说话，他就跟你动手。叫我怎么救你？你去躲罢。”华云龙说：“我在哪躲？”杨明说：“你方才在哪儿躲着，还在哪儿躲去罢了，又来问我！”华云龙无法，又往床底下一躲。孔贵吩咐小童出去开门。道童来到外面，开门一看，正是陆通。书中交代，陆通被华云龙所骗，说要驾云，捺起英雄瞥来。陆通追过去一看，衣裳掉在地上，里面有一支镖。陆通一瞧华云龙没了。他说：“这小子会地遁。”自己站了半天，天色已晚，刚往北一走，只见眼前黑呼呼的三尺多高，也没脑袋也没腿，冲陆通鸣的一声。陆通一瞧说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！”拿棍过去，照这个一打。这个东西蹿起来有一丈多高，落在

陆通身上。把陆通砸了一个筋斗，吓得陆通心中乱跳。爬起来就向南跑。刚向南一走，眼前一晃。这个东西又叫了一声，又把陆通跌了一个筋斗。陆通也不知道是鬼是魔，是妖怪，吓得又往西跑。西边也有一个三尺多高的，没脑袋没足。陆通掉头往东跑。幸喜东面没有。陆通往前飞跑。自己一想，无处可去。忽想起蓬莱观。这才顺着山坡，来到庙门叫开门。道童一开门，陆通往里就跑，跑进西配房中。杨明众人一瞧见陆通颜色都改了。杨明说：“陆通，你打哪来？”陆通说：“也不知什么，三尺多高，也没脑袋也没足，把我吓了。”杨明说：“你坐下。我问你，你如见了华云龙怎么样？”陆通说：“我见了他，把球囊的脑袋揪下来。”杨明说：“不可。若以后见了华云龙，不准你无礼。”陆通最听杨明的话，自己哼了一声说：“要不是杨大哥说，我决不饶他。”雷鸣向床下一指，伸了两个手指，用手一比，是告诉陆通说，华二在床底下，叫他揪出来，把华云龙摔死。雷鸣把手一比，陆通错想了。瞧桌上有两碗粥，只当是叫他喝粥，喝完了把碗摔了。陆通拿起粥来就喝，喝完了把碗摔在地下，摔碎了。孔贵一瞧说：“这做怎么了？”陆通说：“雷鸣叫我摔了。”雷鸣说：“你浑蛋！”杨明说：“陆通，不准你打华云龙，听见没有。”陆通说：“是了。”华云龙听了明白，这才由床底下钻出来，就给陆通作揖。陆通一瞧说：“你小子在这哪！要不是杨大哥说，我不揪你脑袋，我非得要你的命。”华云龙说：“你别跟我一般见识。你把我的粥也喝了。孔二哥，我还是饿，怎么办？”孔贵无奈，又吩咐道童：“再给你华二叔熬点粥来罢。”两个道童就有些不愿意，嘟嘟囔囔地两个人去熬粥，这个把米里搭一把沙土，那个就把咸菜拿尿泡了，说：“给他爱吃不吃！”工夫不大，把粥熬熟了，给华云龙端过去。华云龙一闻，打鼻子里就嗅见粥香。正是：“饿咽糟糠甜似蜜，饱饫烹宰也无香。”华云龙刚要喝，就听外面打门说：“借光您哪。华云龙在这里没有？”华云龙一听，是济公的声音。吓得惊伤六叶连肝肺，吓坏三毛七孔心。雷鸣一听，哈哈大笑说：“华云龙你这可跑不了了，你别听和尚在前面叫门，你往后跑他能后面等着；你往东，他在东边截着；往西，他在西边堵着。你不用打算跑。”华云龙说：“众位给我讲讲情，我先躲着。众位给我求求和尚行不行？我给众位叩头。”雷鸣是好人，见云龙苦苦的哀求，说：“你出去且躲。我们见了济公，给你求情。”华云龙赶紧出去。躲在西配房的北墙极角。陆通说：“我没见过和尚，我也躲出去。”雷鸣这才叫小道童去迎接济公。书中交代，济公打哪来呢？自从白天济公由大柳林拿着杨明的银子，回到酒馆。柴、杜二人等急了，见和尚回来，柴头说：“师父出恭，怎么这半天？”和尚把银子掏出来，往桌上一搁。柴头说：“这是哪来的银子？”和尚说：“对你说，工夫大，得等着，有好处。”跑堂一看，心说：“这个和尚不老实，必是个贼，偷来的银子。”和尚给了酒饭帐，刚要走，就听众饭座有人说：“二哥，你瞧咱们龙游县好几任知县，都是贪官。好容易升来了这位吴老爷，真是两袖清风，爱民如子。没想到南门外头秀才高折桂家花园子闹妖精，请了一位叶半仙捉妖，妖没捉成，却把脑袋没了。一无凶手，二无对证。北门外高家钱铺门口，无缘无故砍死一个叫刘二混的，也没凶手。这两条命案，知县就担不了，恐怕要革职。”柴头一听，说：“师父，你知南门外高家花园子死的这个老道，跟北门高家钱铺门口死的这个是谁杀的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两个人少说话，少管闲事。岂不知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？不用管人家的事。”柴头碰了个钉子。三个人出了酒馆，柴头说：“咱们住店罢。”和尚走过好几座店，都不

住。来到一座德兴老店，和尚进去。伙计说：“三位来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来了。有上房么？”伙计说：“上房有一位大师父住着，你住配房罢。”三个人来到东配房。和尚说：“柴头，你猜方才众人说本地那两条命案谁杀的？”柴头说：“方才问你，你又不说。我不问你，你又问我。”和尚说：“方才是茶馆，莫谈国事。这是店家，就同家里一样，可以讲得。”柴头说：“你说是谁杀的？”和尚说：“凶手杀的。”柴头说：“我也知道是凶手。凶手是谁？”和尚说：“凶手是杀人的那个。”柴头说：“你是开玩笑吗？”和尚用手一指，说：“你瞧，凶手来了。”柴头只听外面一声叫喊。往外一看，不知凶手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七回 德兴店班头见凶僧 蓬莱观济公找淫贼

话说济公同柴头、杜头三个人在店中正提说龙游县这两条命案。柴头问：“和尚，知道不知道？”和尚用手望外一指说：“你瞧，凶手来了。”柴头往外一看，听外面一声叫喊“阿弥陀佛”，由外面进来一个和尚，身高九尺，头大项短，披散着发，打着一道金箍。面如喷血，粗眉大眼，两只眼朔朔的放光。穿了青僧衣，肋下佩着戒刀。伙计就嚷：“大师父回来了。酒菜都预备齐了。”那和尚说：“罢了。”说着话进了北上房。柴头说：“师父你瞧这个和尚，长的甚凶恶。”济公说：“不用管他，咱们要酒要菜。”当时叫伙计要酒要菜。吃喝完了，济公说：“伙计，你给我说一声，告诉住店的，说我们这东配房住着一位大师父，两位在家，别的屋中不准哼哼咳嗽。要吵了和尚，和尚就到他们屋里去咳嗽一夜。”伙计说：“我不管这个事。”济公说：“我不叫你白说，我给你一块银子。”掏出一块银子，有二两多重。伙计一瞧，说：“和尚你真把银子给我，我就说。”和尚说：“给你，我和尚有钱，就爱这么花。”伙计接过银子去就嚷：“众位住店的听真，我们这东配房住着一位和尚，两位在家人。和尚说，不叫别的屋里哼哼咳嗽。谁要一咳嗽，和尚上谁屋里去咳嗽一夜。”济公说：“伙计，你回来。你说，住店客人睡觉老实点睡去。要在一个屋里凑合，我和尚知道，也上他们屋里凑着睡去。”伙计说：“这话我可不敢说，我怕人家打我。”济公说：“你要说，我再给你一块银子。”伙计说：“你给我银子我就说。”柴头说：“师父，你这是有银子白受用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愿意这样花。”又给了伙计一块银子。伙计又给照样说了一遍。旁边屋里住店的一听，赶紧叫伙计给我搬屋子。伙计说：“做什么？”住店的这个人说：“我是痨病，爱咳嗽，我趁早躲开些儿好。”伙计说：“不要紧，你睡你的，我为得几两银子。这个和尚是半疯，不用管他。”说着话，伙计到前面去。济公同柴头、杜头也睡觉。柴头、杜头枕着包裹，和尚头枕着茶壶，睡到有二更天，和尚把茶壶也弄碎了，弄了一炕的茶。和尚就喊：“了不得了，杀了人了！快救人哪！”吓得掌柜的、伙计全起来了。伙计跑过来一瞧说：“怎么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要出恭。”伙计说：“你要出恭，你怎么嚷杀人？吓我们！”和尚说：“我要不这么说，你们就不出来了。我叫你起来，跟我出恭去。”伙计说：“你出恭有茅房，我不跟你去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给我打着灯笼，跟我去出恭。不叫你白跟着，我给你五两银子。”伙计说：“真的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不说瞎话。”伙计就把灯点着，跟了和尚奔茅房。和尚说：“你就在茅房外头立着，把灯笼举高的，不许探头探脑往里瞧。要瞧一瞧，五两银子我就不给。”伙计说：“就是罢。”和尚进了茅房，一使验法，跳墙出去，直奔蓬莱观。走到树林里，见陆通正拿棍打华云龙的英雄肇。和尚用僧袍把脑袋一蒙，向陆通喊了一声，把陆通跌了一个筋斗。三面截着，叫陆通奔向蓬莱观。罗汉爷后面跟着，来到蓬莱观门首。等陆通进去，里面乱完了，和尚这才一拍门，说：“借光。华云龙在这里没有？”吓得华云龙央求众人给讲情，他同陆通躲在院内。杨明叫道童掌灯，众人出来迎接。一开门，众人过来行礼。和尚哈哈一笑说：“你们都在这哪。”杨明说：“是，师父打哪来”济公说：“我由龙游县来。”杨明说：“师父请里面坐。”和尚点头，进了庙门。小道童把门关好。众人围着来到西配房。和尚一瞧，床桌上有酒有菜，就在靠北墙椅子上面向南坐下。杨明说：“师父喝酒罢。”斟了一盅酒递给济公。孔贵就在和尚对面椅

子上坐下。他本是矮子，向椅子上就一蹿。和尚一抬头，说：“这位道友贵姓呀？”孔贵赶紧跳下来说：“弟子姓孔叫孔贵，人送小号矮脚真人。”和尚说：“坐下坐下，不要拘束。”孔贵刚跳上椅子坐下，和尚说：“道友，你出家多少年了？”孔贵又跳下说：“弟子是半路上出家的，有七八年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坐下说话。”孔贵又跳上椅子坐下。和尚说：“庙内有几位令徒？”孔贵又跳下来说：“四个童子。”和尚说：“别拘束，坐下坐下。”陈亮一瞧也乐了，说：“孔二哥，你坐着说罢。你不知道师父的脾气，最好耍笑。瞧你身材矮，跳上去跳下来，这是成心和你作玩。”济公哈哈一笑说：“好陈亮，我正要瞧海里蹦，给你说破了。”孔贵说：“师父，你我一家人，别瞧海里蹦呀，师父喝酒罢。”这时，外面华云龙直央求陆通，给陆通叩头说：“陆贤弟，你把英雄髻给我罢。”陆通本是肉眼佛心人，见华云龙一磕头，他就把英雄髻给了他，华云龙说：“陆贤弟你蹲下来，我踏着你的肩头，趴窗户。我要瞧瞧这个颠和尚什么样？”陆通说：“你瞧瞧就下来。不然，我摔个球囊的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就是。”踏了陆通的肩膀。贼人一趴背墙的窗户，往里一瞧，见和尚面向南坐着。华云龙一想：“我叫他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我一镖把他打死，省得他拿我。”想罢掏出镖来，照定和尚后脑海就是一镖。和尚一闪身，这镖正打在孔贵的椅子上。吓得孔贵跳下椅子说：“无量佛，无量佛！”和尚说：“哟，好东西，你要谋害和尚。陆通，你把他腿攥住，别叫他跑了。”陆通在外面就答应喊嚷：“攥住了！”和尚站起来，往外就要走。孔贵赶紧拦住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要拿他。哪里都拿得了，何必在我这庙里拿他。这要送当官，在我庙里拿的，连我得跟着打官司，我就跟他是一党。师父慈悲慈悲罢。”杨明也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今天看在我等的面上饶了他。孔贵已然是出家有好几年了，别叫他受了连累。师父慈悲慈悲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也罢。既是你等大众给华云龙讲情，我看在你等面上，今天我不拿他。陆通，你攥着华云龙的腿，把他隔墙摔出去。外面是山涧，把他摔到外面，滚下山涧喂了狼罢。”陆通本是个浑人，说什么听什么。他就攥着摔华云龙的腿，隔着庙墙往外一摔。也不知华云龙摔死没摔死，暂且不表。陆通把贼人摔出去，他这才来到西配房屋中。睁眼一瞧，见和尚一脸的泥，头发有二寸多长。破僧衣，短袖缺领。腰系丝绦，疙里疙瘩。光着两只脚，穿着两只草鞋。猛英雄上下直打量和尚。杨明说：“陆通你还不给师父行礼。”陆通说：“这不像师父！”济公说：“好东西，你说不像师父，你瞧我样儿不好。”当时把僧袍往脑袋上一蒙，冲他喊了一声。吓的陆通往外就跑。杨明说：“怎么了？”陆通说：“好利害。”杨明说：“你进来，快给师父叩头罢。”陆通这才跪向济公行礼。济公说：“给你怕不怕？”陆通说：“怕了，师父别喊了。”杨明说：“师父喝酒罢。”济公喝了一杯酒，叹了一口气。杨明就问：“师父怎么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瞧着你五个人脸上气色不好，必有大凶危险。不出一个月之内，你五个人有性命之忧。”杨明众人一听，大吃一惊。知道济公说话必应，赶紧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得救我们！”和尚说：“你们要听我和尚的良言相劝，这一个月之内，你五个人要出了蓬莱观，可以趋吉避凶。要不听我的话，一个月之内，你五个人别出蓬莱观有性命之忧。我可不救了。你们可别说我和尚心狠。”杨明、孔贵说：“就是。我们一个月不出去，谨遵师父之命。师父在这里可以住几天再走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还有事情，少时就走。”大众说着话，天色大亮。和尚说：“我要走了。我嘱咐你们的话，可要记住了。”大众点点头，送济公够

奔外面。和尚直到庙门，又谆谆嘱咐一遍。和尚这才顺山坡下山。刚一进城，来到十字街，只见由对面来了许多的官兵。有几位班头锁着两个人，正是柴元禄、杜振英。和尚按灵光一算，早已明白。不知柴、杜二位班头因何被人锁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八回 丢公文柴杜被捉 说假话圣僧投案

话说济公刚走到十字街，见许多的官兵衙役锁着柴元禄、杜振英。书中交代，一支笔难写两件事。怎么柴、杜二位班头会被人锁上呢？这其中有一段隐情。和尚由店里起来说出恭，柴、杜二人在屋中等候。工夫大了，不见和尚出恭回来。柴头可就说：“杜贤弟，你瞧和尚真是半疯。把茶壶弄碎了，洒了一炕的茶，把包裹也沾湿了。”杜振英说：“打开包袱瞧瞧罢，也许海捕公文也湿了。”二人把包袱打开一看，果然文书湿了一个尖角。虽有油纸包着，日子多了，油纸磨破了，故此印进水去。二人把文书拿出来，放在炕上。又等了半天，和尚还不进来。柴头说：“咱们瞧瞧去，和尚又许出了岔子。”二人出了东配房。来到茅房一瞧，见伙计拿着灯笼在茅房外头站着发愣。柴头说：“我们那位和尚出恭，还没出完呢？”伙计也等急了，探头往里一瞧，和尚踪迹不见。伙计说：“怪呀，怎么会没有了？”柴头说：“怎么啦？”伙计说：“我瞧着和尚进了茅房，怎么会没有了？”柴头说：“是不是和尚走了？”杜振英说：“真是被你猜着了。”说着话二人转身往回走。只见由东配房他们住的房里出来一个人，穿着一身夜行衣，拧身上房。柴头、杜头一愣，这个时节要追也追不上。柴头说：“快到屋里瞧瞧丢了东西没有。”二人赶紧来到屋中一看，办华云龙的海捕文书没有了。柴头就嚷起来，伙计过来问：“什么事？”柴头说：“我们丢了东西了。”伙计说：“这倒不错。你们来了三个人，剩了两个。反说丢了东西，打算讹我们可不成？你打听打听我们这店里，开了不是一年半年。都要这样讹起来，我们的买卖就不用做了。”柴头是真急了，伙计一吵闹，掌柜的也过来。这个店的东家，原本是龙游县的三班总头杨国栋。在本地很是人物，无人不知。今天掌柜的过来一问，伙计说：“他们来了三个人。有一个和尚，也不知哪去了。他们两个人还说丢了东西。”掌柜的一听说：“好，这必是和尚把东西拿了走，他们活局子讹咱们。伙计，你问问住居的众位客人去，丢东西没有？要丢了东西，跟他们两个人要！”伙计就嚷：“众位住店的客人，瞧瞧屋里丢东西没有？要丢了，趁早说。”各屋里全点上灯。伙计按着屋子问，里面都答话说没丢什么。问来问去，问到上房屋里，没人答话，伙计说：“上房的大师父丢东西没有？”连问了数声，屋里并不答言。伙计一推门，门虚掩着。伙计进去一瞧，里间屋子有灯光，伙计刚一掀帘子，“哟”了一声，吓的掉头往外就跑。掌柜和众伙友一瞧，这个伙计颜色都变了。大众就问：“怎么了？”这个伙计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缓了半天，说：“我的妈，吓死我了！”大众来到上房一看，见那个秃头和尚的大脑袋掉在地下，死尸坐在椅子上。半倚半靠，掌柜的一瞧说：“别叫东配房那两个人走了！这必是他们一同来的那个穷和尚，把这个秃头和尚杀了跑了。”大众一想，这话对。赶紧来到东配房，就把柴元禄、杜振英堵住。掌柜的说：“穷和尚杀了人跑了。你两人必知道。人命关天，我担不了，咱们是一场官司。”柴元禄、杜振英实不知情，哪能应答。大众一吵，嚷了半夜。掌柜的说：“众位别叫这两人走了。”当时叫地保给县里送信。少时，该班头役官兵都来了，刘头说：“你们二位，打官司去罢。”哗啦一抖铁链，把柴元禄、杜振英锁上。柴头说：“众位班头锁

---

海捕：旧时对逃亡或隐藏的人犯，以文书形式通行各地，犹如后来的通缉。

活局子：即“设圈套”之意。

我们，因为什么？”刘头说：“你们二位不必分说，有什么话到堂上说去。”柴元禄、杜振英把公文丢了，本来着急。这又出了人命案，心中暗恨和尚。天光亮了，众官兵衙役拉着柴元禄、杜振英够奔龙游县去过堂。出了杨家店，刚走到十字街，济公由对面来了。和尚一瞧说：“好的，你们这两行人，到底是晕天亮。还要把花把的瓢摘了。摘了，不急付流扯活，可叫翅子窑的鹦爪孙把你们两个浮住。这还得叫我跟着打官司。”柴头、杜头一听和尚这话，把眼都气直了。书中交代，和尚说的这是什么话？这原本是江湖黑话。晕天，就是夜里，把花把的瓢摘了，是拿刀把和尚杀了。不急付流扯活、叫翅子窑的鹦爪孙浮住，说是不跑被官人拿住。柴头一听，说：“好和尚，谁教给你这些话？”和尚说：“不是你们两人教给我的吗？”官人一听说：“大师父是朋友，全说了。官司你打了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打了。好朋友做好朋友当。”小伙计散役过来，一抖铁链，把和尚锁上，拉着就走。这个散役说：“和尚真是好朋友。”和尚说：“那是。冲这一手，喝你的酒多不多？”这个散役本是新当差的，一听和尚要喝酒，他说：“你走罢。你喝我的酒，你真是得了屋子想炕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这东西，给脸不要脸。我和尚冲你官司不打了！”说着话，和尚一抖铁链上了房。刘头一瞧，过来打了伙计一个嘴巴说：“你这是把差事挤走了，你担得了？”小伙计也不敢言语。刘头说：“大师父请下来。喝酒我请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冲你官司打了。”说着话，和尚窜下来，说：“刘头贵姓呀？”刘头说：“大师父这是存心。叫我刘头，又问我贵姓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请我哪喝？”刘头说：“龙游县衙门对过，有一座大酒馆，什么都有。你想吃什么要什么，我决不吝惜。我那里有帐，现钱我可没有。”和尚说：“就是罢。”说着后来龙游县衙门对过。一瞧，路南的酒馆字号是“三义居”。和尚同众人进了酒店，来到后堂落座。刘头说：“和尚你是好朋友，不能叫我们费事。你回头把案全说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全说。一点不留。”刘头说：“南门外头那案是你罢？”和尚说：“是我。”刘头说：“北门外高家钱铺门口那案也是你罢？”和尚说：“是我。有什么话，吃完了再说。”刘头说：“也好。回头吃完了饭，到班房，你把案一说，一写单子递上去，就得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先吃。伙计过来！”柴头、杜头知道和尚这是没安好心，要吃人家。伙计过来问：“大师父吃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有什么？”伙计说：“应时小卖，上等海味席，一应俱全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给我办一桌上等海味席，五斤陈绍。”伙计答应，当时擦抹桌案。菜碟摆好，酒烫热了，干鲜果品、冷荤热炒，摆了一桌子。和尚说：“柴头、杜头，你们两个人不吃，瞧我吃。”和尚又吃又喝。刘头一瞧，心说：“和尚这是想开了。这几条人命，反正一定案，就得当时立斩之罪。”见和尚吃了个酒足饭饱。叫伙计一算帐，共合十两四钱。刘头说：“写我的帐。”这才带领和尚与柴、杜二人，一同来到衙门班房。刘头说：“和尚你说吧。南门外秀才高折桂的花园里，请了老道叶秋霜捉妖，在法台上，老道的脑袋没了，是怎么一段事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刘头说：“你这就不对了。方才你说南门外的案子是你做的，你怎么又不认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说的是南门外我偷过一个小鸡子，人命案我可没做过，我没有那么大胆子。”刘头说：“北门外高家钱铺门口，无缘无故一刀之伤，脖脰连筋。那条命案是你呀？”和尚说：“不是。我在北门外，那一天在高家钱铺门口，捡了一个大狸花猫。我偷了走，别的我不知道。”刘头说：“你这可是不对。我没问你偷鸡偷猫的案。东门外杨家店杀死秃头和尚，这总是你了？”和尚说：“那我更不知

道了。”刘头说：“你这时不说，回头等老爷一升堂，用刑一拷，三推六问，你也得招认！那就晚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我真不知道。那也无法。”众班头赌气，也不问了。有人进去回禀老爷。老爷当时传壮皂快三班，立刻升堂，吩咐带和尚。不知济公上堂该当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九回 龙游县日办三案 二龙居耍笑凶徒

话说济公来到衙门，工夫不大，老爷升堂，吩咐带和尚。济公来到大堂一站。见这位老爷，五官端正，一表非俗。老爷往下面一瞧：“你这僧人，见了本县为何不跪？”济公说：“老爷为官，官宦自有官宦贵，僧家也有僧家尊。我又不犯国法王章，这里又没有佛祖，我跪的是哪个？”老爷一听说：“你这僧人叫什么？在哪里庙里出家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要问，我乃是灵隐寺济颠和尚。老爷可知道济公的名头高大？”老爷一想：“济公乃是秦相的替僧，焉能这个样子？”心中有些不信。老爷说：“你是济颠，东门外杨家店内脱头和尚被杀，你必知情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一概不知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既是灵隐寺的济颠，来此何干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要问，我是奉秦相谕，带着临安两个班头出来办案，捉拿临安盗玉镯凤冠的贼人华云龙。”老爷吩咐：“把两个班头带上来。”立刻把柴、杜二人带上公堂。柴元禄说：“老爷在上，下役柴元禄给老爷请安。”杜振英也给老爷行礼。老爷问说：“你两个人是临安的班头？”柴元禄说：“是下役在临安太守衙门当捕快。”老爷说：“既是你们出来办案，可有海捕公文？拿来我看。”济公说：“老爷要问公文，是昨天晚上在店里丢的。”老爷一听这话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没这么巧事。大概我抄手问事，万不肯应。先把和尚给我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，打完了再问。”旁边皂班一声答应，过来就把和尚拉下堂去。和尚就说：“我要挨打了。”连嚷了两声。皂班说：“和尚你嚷也不行，快趴下，叫我们费事。”正在这般光景，只听外面一声叫嚷：“千万别打，我来了！”说着话由外面跑进一个人来。直奔公堂之上，道：“老爷千万别打和尚。下役尹士雄，我认得这是灵隐寺济公。”知县说：“尹士雄你怎么认的？”尹士雄说：“当初救徐治平徐大老爷，我在秦相府阁天楼盗五雷八卦天师符，我见过济公一次。老爷，打不得的！”书中交代，尹士雄怎么会在这衙门当官人呢？只因前者在临安秦相府盗五雷八卦天师符之后，搭救了徐治平。后来徐治平连登科甲，榜下即用知县。尹士雄去找徐治平，要跟徐治平去当差役。徐治平说：“你是我救命的恩人，你跟我当差，我坐着叫你站着，我居心不安。要叫你坐着，又不成规矩。我给你荐举一个地方去当差罢。”就把尹士雄荐在龙游县。吴大老爷跟徐治平乃是同窗知己的朋友，也不能错待了尹士雄。就留下他叫他当八班的班总。今天尹士雄正在外面班房坐着，听说要打济颠和尚，尹士雄一想：“要是济颠和尚，我认识，我去瞧瞧去。”故此这才来到公堂。一看，果然是济公。尹士雄赶紧回禀老爷。老爷听说，急忙下了坐位，上前说：“圣僧千万不可见怪，弟子是一时的懵懂。今请圣僧上坐。”和尚说：“老爷说哪里话来，你不知不为罪。”知县忙忙赔礼，说：“弟子久闻圣僧大名，善晓过去未来之事，佛法无边。现在弟子这龙游县出了三条命案，都是一无凶手，二无对证。求圣僧你老人家给占算占算罢。”济公说：“不用占算。老爷把文房四宝拿来，我和尚给你写出来好不好？”老爷一听，赶紧取过纸墨笔砚，交与济公。济公背着人，在袖口里写好封好。和尚说：“老爷，你把我这张字柬带好。等着你到东门外杨家店验完了尸回来，那时轿子一落平，你打开我这张字柬瞧。这三条命案，我都给你写明白。可别早打开。如早打开，可不灵了。”知县吴老爷点头，接过字柬一看，上面画一个酒坛

子，钉着七个锯子。这是和尚的花样。老爷把字柬收好，和尚说：“老爷，你派你的两位班头杨国栋、尹士雄跟我和尚办案去。叫我这两个班头暂在衙门歇歇。”知县答应，叫杨国栋、尹士雄跟圣僧去办案。两位班头答应，跟着和尚下堂，一同出了衙门。尹士雄说：“圣僧一向可好？”和尚说：“好。没有病。”尹士雄说：“杨大哥，我听说嫂嫂不是病着么？”杨国栋说：“不错。”尹士雄说：“大哥你给济公叩头，求求他老人家。真称得妙药仙丹，手到病除。无论什么病，都能治的好。”杨国栋一听，立刻给和尚行礼，说：“圣僧慈悲慈悲罢，给我点妙药灵丹。”济公说：“不要忙。丹药倒有，咱们先办案去要紧。”尹士雄说：“师父上哪去办案？”和尚说：“上五里碑。”这两个人一瞧，和尚往前走三步，往后退两步。尹士雄说：“圣僧你怎么这样走？什么时候走得到呢。快点走呀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要快走，你两个人跟得上么？”杨国栋说：“跟得上。”和尚迈步“踢踏踢踏”就走，电转星飞。这两人随后就追，展眼之际，和尚没影子了。这两个人一想，快追罢，反正同到五里碑相见。两个人一追，焉想到和尚藏在小胡同里。等这两个人追过去，和尚由小胡同出来，慢慢往前走。走了不远，见路西里有一座酒馆。掌柜的姓孙，正拿笔写花帐。到节下一算，说多少是多少。多写两笔，人家也不查细帐。掌柜的翻着帐，拿着笔正要往下写。和尚迈步进去说：“辛苦，掌柜的姓孙吗？”掌柜的说：“我姓孙。什么事？”和尚说：“你跟龙游县的三班班总杨国栋是拜弟兄是不是？”掌柜说：“不错。”和尚说：“杨国栋的媳妇死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掌柜的一听，吃了一惊。一着急，笔往下一落，把帐上画了一道黑圈。自己一瞧，反把帐都勾了。掌柜的说：“和尚你怎么知道？”和尚说：“今天早起，杨头到我的庙里去，讲接三焰口。他说五个和尚接三，七个和尚放焰口，搭鬼面坐。我说七个人接三，十一个人放焰口，搭天花座。临完了唱一出四郎探母，代打脸挂胡子。”掌柜的一听，说：“你们庙里焰口真热闹。”和尚说：“热闹。杨头告诉我说，叫我顺便来给个信。故此我才来送信。”掌柜说：“大师父劳驾。里面坐，喝碗茶，吃盅酒罢。”和尚说：“好。我正想喝酒。”掌柜的立刻叫伙计拿了两壶酒给和尚喝。掌柜的说：“我跟杨头换帖，我不能不去。回头先到饽饽铺定一桌饽饽。记我的帐。”那几个伙计说：“素日杨头跟咱们都不错。咱们大家送份公礼，到布铺撕八尺蓝呢，叫刻字铺做四个金字，要‘驾返瑶他’。”大众说：“就是罢。”和尚喝完了酒，说：“我走了。”大众还说：“劳驾。”和尚无故给人家报丧，诓了两壶酒吃。出了酒店，慢慢往前走，来到十字街。和尚抬头一看，见路南有一座酒饭店，字号是“德隆居”。刀砧乱响，过卖传菜，里面酒饭座挤不动，偏挤满了。对过路北也有一座酒饭馆，字号“二龙居”，里面一个饭座没有，掌柜的坐在店内冲盹，跑堂的坐着发愁，灶上空敲擀面仗。和尚迈步进了二龙居。和尚说：“伙计，你这屋里怎么这样清静？”伙计说：“大师爷别提了。先前老掌柜的在日，这屋里的买卖，龙游县是要算头一家，谁不知二龙居？现在我们老掌柜的去了世。我们少掌柜的，可就差得多。真是买卖在人做。他一接手，买卖就不好。又偏巧我们这屋里的伙计出去，在对过开了一座德隆居。虽然说船多不碍江，可是人家那屋里一天比一天好，我们一天不如一天。昨天卖了八百多钱，大家吃了，今天还没开张。我是这屋里的徒弟。我打算赌口气，多买点货，跟对过比着卖。他卖一百二的菜，我卖一百。无奈我有心没力。”和尚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你愿意多卖钱不愿意？”伙计说：“怎么不愿意？”和尚说：“你既愿意，我有主

意。”罗汉这才施佛法大展神通，要在二龙居招酒座，捉拿凶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回 听闲言一怒打和尚 验尸厂凶犯吐实情

话说济公来到二龙居，听伙计一说，和尚说：“你愿意多卖钱不愿意？”伙计说：“我愿意多卖钱。可是你瞧，没有多少货。就是几斤肉，还有十几斤面，有一只小鸡子，酒也不多。就是有座没东西，怎么多卖钱？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。有水没有？”伙计说：“后头有井。”和尚说：“有水就得有酒。你就打水当酒卖，我准保没人挑眼。我能叫你当时卖一百吊钱。我叫掌柜的摇摇算盘。叫灶上小勺敲大勺。我要两壶酒，你就唱白干两壶。叫他们嚷卖，回头就有座。做饭馆子的买卖，是要热闹才好。”伙计也是穷急了，就依着和尚主意，告诉掌柜的摇算盘，灶上就敲勺，摔擀面杖。和尚说：“来两壶酒。”伙计喊道：“白干两壶。”掌柜的、众人全都答应，喊嚷卖呀。伙计刚把酒给和尚拿了来，外面进来了酒客，伙计一瞧，认得是对过杂粮店的陈掌柜。素常这位陈掌柜最恼喝酒的人。他屋里的伙计，要一喝酒，被他知道就不要了。今天他自己刚吃完饭，在门口漱口，心里一迷，进了二龙居说：“来两壶酒。”伙计知道陈掌柜素不吃酒，就问道：“陈掌柜，今天怎么也要喝酒？”陈掌柜把眼一瞪，说：“我要喝。你管我么！”伙计碰了个钉子，给他拿了两壶酒过来。陈掌柜心里一明白，自己一想：“我刚吃完饭，我又不喝酒，怎么心里一糊涂就要喝酒呢？”自己再一想：“既然要了，我倒尝尝酒是什么味。”他不喝酒的人，今天也喝上了。这个时节，又进来一个酒客。两眼发直，手里端着一个碗。买了三个钱的韭菜花，一个钱香油。他出来买东西，走到二龙居门口，心里一迷，进来坐下说：“来两壶酒。”伙计答应，把酒拿过来。这个人忽然明白了，自己一想：“我家的饭没吃完，怎么我进来要酒呢？”自己正发愣，外面又是进来一个人。也端着一个碗，里面有两块豆腐，原本家里等作做菜。走在酒店门口，自己不由的进来了，坐下就要酒。伙计把酒拿过来。这才明白了，回想家里等着做菜，叫我买豆腐。自己说：“干什么进来要两壶酒吃呢？”这个说：“我有韭菜花，你把豆腐搁在内拌着，咱们两个喝罢。我也没打算成心来喝酒。”这两人也喝上了。三五成群，直往里走，忽见外面进来一人。手里拿着五包菜，进来坐下，自言自语说：“老二，给你一包。老三，给你一包。老四，给你一包。老五，给你一包。伙计，来十壶酒，先来六个菜。你们哥四个，想什么要什么。”伙计一瞧，见他一人好像跟几个人说话。也不知怎么回事。书中交代，这个人原本是拜兄弟五个，他行大。请四位兄弟吃饭，它定的是德隆居。那四个人进了德隆居。他一迷糊，仿佛瞧见那四个人都在这里坐着，因此把酒菜要了。伙计给端了来，他这明白了。自己一想：“这是二龙居。”已然把菜要了，也无法了。即到德隆居一瞧，那四个人等着他，还没要菜。他把四个人叫过来。少时，酒座就满了。伙计也忙不过来了。人一多，酒都打完了。伙计一想，没酒打凉水。当时到后面打了一桶凉水，倒到酒坛子里拿酒壶灌了，就给酒座拿过两壶去。刚给拿过去，那位酒座就叫：“伙计过来。”伙计一想：“了不得了，必是给凉水，不答应了。”伙计赶紧过来说：“大爷什么事。”这位酒客说：“你们这酒怎么改了？”伙计说：“许是打错了。”这位酒客说：“这个酒比先前的好得多。要是老卖这个酒，我就每天来吃。”伙计一想：“真怪！怎么给他凉水，他反说好呢？”屋中酒客，随来随往，拥挤不堪。只见由外面又进来两个人。头里这人是青白脸膛，两道短眉毛，一双三角眼，莺鼻子，俏下颏，两腮无肉，穿着一身青，歪戴着帽子，肩披

着大擎。后面跟定一人，也是兔头蛇眼，龟背蛇腰。这两个人一进来，众酒客全嚷：“三爷四爷，这边喝罢。”这两个人说：“众位别嚷。”走进来就在和尚后面一张桌子坐下。伙计一瞧，是这两个人，就一皱眉，知道这两个人素常净讲究嘴上抹石灰白吃。伙计无奈，过来擦抹桌案说：“二位要什么酒菜？”这两个人要了两壶酒，两个菜，喝上了。和尚一回头说：“二位才来呀。”这二人没听见，也没答话。和尚把桌子一拍说：“我和尚让好朋友，不理我还罢了。就凭你们两个忘八，也在这里充好朋友不理我。我和尚二十顷稻田地、两座庙，都花在你们媳妇身上，把你们养活了。这回不理我，充好朋友。”这两个人也不知道和尚是骂谁，也不能答话。众酒饭客可都知道和尚是骂这两个人。众人心说：“敢情这两个人是忘八，不是好朋友。”都拿眼瞧着这两个人。和尚直骂，这两个人有一个说：“我问问他骂谁呢。”说着话，就站起来。那个说：“老四，你坐下。和尚说二十顷稻田地、两座庙都花了，花在你家里。你去问他是吗？”这个说：“别胡说，那是花在你家里！”这个说：“你既不认得，你何必去问他？”说着话这个又坐下了。和尚说：“我骂的是你！”两人一听这话，真急了，站起来说：“和尚你骂谁呢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二十顷稻田地、两座庙都花在你们家里，你二人媳妇身上。今天叫我做衣裳，明天叫我打锄子。你们两人见我穷了，不理我了。”这两个人一听这话，气得颜色更改，说：“好和尚，你认得我们两个人是谁？只要你说出我二人的名姓来，就算你把二十顷稻田地花在我们女人身上了。”和尚一听，说：“你叫抓天鹄鹰张福，行三。你家里就是两口子，你媳妇是白脸膛，今年二十五岁。你叫过街老鼠李禄，行四。你家里也是小两口。你媳妇是黑黄脸膛。我花了许多钱，你还不知道？连你们家里有几床被，我都知道。”这两个人一听，真急了，就要跟和尚动手。和尚说：“要打，咱们外头街上打去，别连累人家的买卖。”说着话，张福、李禄同和尚三人出了酒店。张福、李禄就要揪和尚。和尚围着这两个人绕弯。拧一把，掐一把，这两个人老揪不住和尚。张福急了，抡拳照着和尚脑袋就是一拳，正打在后脑袋上。直仿佛打在豆腐上，扑的一下，拳头打在脑袋里去，立刻花红脑浆进流。和尚说：“你可打了我了。”翻身栽倒，蹬蹬腿，咧咧嘴，和尚气绝身亡。张福大吃一惊，心说：“好糟脑袋！我一拳就会打碎了。”本地面官人过来说：“好，你们打死人了。”张福说：“是李禄打死的。”李禄说：“是张福打死的。”官人说：“你们二人不用争论，到衙门再说去罢。”哗啦一抖铁链，把两个人锁上。刚要带着走，就见由正东上鸣锣开道。说：“闲人躲开，县太爷轿子来了。”书中交代，知县是坐着轿子，到东门外杨家店去验尸。带着刑房仵作，来到杨家店。仵作找本地面官人，给预备五十斤酒，洗洗手。要一领新席，一个新锅。地方姓干，叫干出身。赶紧跑来说：“众位头儿闭闭眼罢。验完了，我必有个面子。”仵作说：“就是。你给预备半斤酒洗洗手。”当时一验，仵作一报说：“皮吞肉卷，生前致命。一刀之伤，并无二处。”先生写了尸格。老爷把店里掌柜的叫过来一问：“这个和尚被谁杀死，你可知道？”掌柜的回老爷：“昨日三更，不知被谁杀死？”老爷问：“他在这里住了多少日子？几个人住店？”掌柜的说：“就是他一个人，住了二十三天。”老爷说：“你店里几个伙计？谁跟和尚不对？”掌柜的说：“八个伙计，都在这里。没有跟和尚不对。”老爷吩咐：“你且把死尸成验

---

仵（wù）作：旧时官府中检验尸首的役吏。

起来。”掌柜的答应。老爷吩咐打轿回衙。件作找地方问：“怎么样？”地方说：“你们几位要面，到对过每位吃两碗，我来算。”件作说：“我只当是验完给我们几吊钱哪。哪知叫我们吃面。我们也不吃，底下有事。咱们再说。”赌气跟着老爷的轿子，一同回衙。刚走到十字街，官人过来说：“回禀老爷，打死和尚了！”老爷说：“哪里的和尚？”官人说：“一个穷和尚。已然拿住两个凶手。”老爷吩咐轿子落平，带凶手。当时把张福、李禄往轿前一带。老爷一审问口供，焉想到又招出一条人命案来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